

## 列传第十九

阮籍

（兄子咸 咸子瞻 瞻弟孚  
 从子修 族弟放 放弟裕）  
 嵇康 向秀 刘伶 谢鲲  
 胡毋辅之（子谦之） 毕卓  
 王尼 羊曼 光逸

阮籍，字嗣宗，陈留尉氏人也。父瑀，魏丞相掾，知名于世。籍容貌瑰杰，志气宏放，傲然独得，任性不羁，而喜怒不形于色。或闭户视书，累月不出；或登临山水，经日忘归。博览群籍，尤好《庄》《老》。嗜酒能啸，善弹琴。当其得意，忽忘形骸。时人多谓之痴，惟族兄文业每叹服之，以为胜己，由是咸共称异。

籍尝随叔父至东郡，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，终日不开一言，自以不能测。太尉蒋济闻其有隗才而辟之，籍诣都亭奏记曰：“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，据上台之位，英豪翘首，俊贤抗足。开府之日，人人自以为掾属；辟书始下，而下走为首。昔子夏在于西河之上，而文侯拥篲；邹子处于黍谷之阴，而昭王陪乘。夫布衣韦带之士，孤居特立，王公大人所以礼下之者，为道存也。今籍无邹、卜之道，而有其陋，猥见采择，无以称当。方将耕于东皋之阳，输黍稷之余税。负薪疲病，足力不强，

补吏之召，非所克堪。乞回谬恩，以光清举。”初，济恐籍不至，得记欣然。遣卒迎之，而籍已去，济大怒。于是乡亲共喻之，乃就吏。后谢病归。复为尚书郎，少时，又以病免。及曹爽辅政，召为参军。籍因以疾辞，屏于田里。岁余而爽诛，时人服其远识。宣帝为太傅，命籍为从事中郎。及帝崩，复为景帝大司马从事中郎。高贵乡公即位，封关内侯，徙散骑常侍。

籍本有济世志，属魏、晋之际，天下多故，名士少有全者，籍由是不与世事，遂酣饮为常。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，籍醉六十日，不得言而止。钟会数以时事问之，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，皆以酣醉获免。及文帝辅政，籍尝从容言于帝曰：“籍平生曾游东平，乐其风土。”帝大悦，即拜东平相。籍乘驴到郡，坏府舍屏鄣，使内外相望，法令清简，旬日而还。帝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。有司言有子杀母者，籍曰：“嘻！杀父乃可，至杀母乎！”坐者怪其失言。帝曰：“杀父，天下之极恶，而以为可乎？”籍曰：“禽兽知母而不知父，杀父，禽兽之类也。杀母，禽兽之不若。”众乃悦服。

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，有贮酒三百斛，乃求为步兵校尉。遗落世事，虽去佐职，恆游府内，朝宴必与焉。会帝让九锡，公卿将劝进，使籍为其辞。籍沈醉忘作，临诣府，使取之，见籍方据案醉眠。使者以告，籍便书案，使写之，无所改窜。辞甚清壮，为时所重。

籍虽不拘礼教，然发言玄远，口不臧否人物。性至孝，母终，正与人围棋，对者求止，籍留与决赌。既而饮酒二斗，举声一号，吐血数升。及将葬，食一蒸肫，饮二斗酒，然后临诀，直言穷矣，举声一号，因又吐血数升，毁瘠骨立，殆致灭性。裴楷往吊之，籍散发箕踞，醉而直视，楷吊唁毕便去。或问楷：“凡吊者，主哭，客乃为礼。籍既不哭，君何为哭？”楷曰：

“阮籍既方外之士，故不崇礼典。我俗中之士，故以轨仪自居。”时人叹为两得。籍又能为青白眼，见礼俗之士，以白眼对之。及嵇喜来吊，籍作白眼，喜不悻而退。喜弟康闻之，乃赍酒挟琴造焉，籍大悦，乃见青眼。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，而帝每保护之。

籍嫂尝归宁，籍相见与别。或讥之，籍曰：“礼岂为我设邪！”邻家少妇有美色，当垆沽酒。籍尝诣饮，醉，便卧其侧。籍既不自嫌，其夫察之，亦不疑也。兵家女有才色，未嫁而死。籍不识其父兄，径往哭之，尽哀而还。其外坦荡而内淳至，皆此类也。时率意独驾，不由径路，车迹所穷，辄恸哭而反。尝登广武，观楚、汉战处，叹曰：“时无英雄，使竖子成名！”登武牢山，望京邑而叹，于是赋《豪杰诗》。景元四年冬卒，时年五十四。

籍能属文，初不留思。作《咏怀诗》八十余篇，为世所重。著《达庄论》，叙无为之贵。文多不录。

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，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，登皆不应，籍因长啸而退。至半岭，闻有声若鸾凤之音，响乎岩谷，乃登之啸也。遂归著《大人先生传》，其略曰：“世人所谓君子，惟法是修，惟礼是克。手执圭璧，足履绳墨。行欲为目前检，言欲为无穷则。少称乡党，长闻邻国。上欲图三公，下不失九州牧。独不见群虱之处裈中，逃乎深缝，匿乎坏絮，自以为吉宅也。行不敢离缝际，动不敢出裈裆，自以为得绳墨也。然炎丘火流，焦邑灭都，群虱处于裈中而不能出也。君子之处域内，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！”此亦籍之胸怀本趣也。

子浑，字长成，有父风。少慕通达，不饰小节。籍谓曰：“仲容已豫吾此流，汝不得复尔！”太康中，为太子庶子。

咸字仲容。父熙，武都太守。咸任达不拘，与叔父籍为竹

林之游，当世礼法者讥其所为。咸与籍居道南，诸阮居道北，北阮富而南阮贫。七月七日，北阮盛晒衣服，皆锦绮粲目，咸以竿挂大布犊鼻于庭。人或怪之，答曰：“未能免俗，聊复尔耳！”

历仕散骑侍郎。山涛举咸典选，曰：“阮咸贞素寡欲，深识清浊，万物不能移。若在官人之职，必绝于时。”武帝以咸耽酒浮虚，遂不用。太原郭奕高爽有识量，知名于时，少所推先，见咸心醉，不觉叹焉。而居母丧，纵情越礼。素幸姑之婢，姑当归于夫家，初云留婢，既而自从去。时方有客，咸闻之，遽借客马追婢，既及，与婢累骑而还，论者甚非之。

咸妙解音律，善弹琵琶。虽处世不交人事，惟共亲知弦歌酣宴而已。与从子脩特相善，每以得意为欢。诸阮皆饮酒，咸至，宗人间共集，不复用杯觞斟酌，以大盆盛酒，圆坐相向，大酌更饮。时有群豕来饮其酒，咸直接去其上，便共饮之。群从昆弟莫不以放达为行，籍弗之许。荀勖每与咸论音律，自以为远不及也，疾之，出补始平太守。以寿终。二子：瞻、孚。

瞻字千里。性清虚寡欲，自得于怀。读书不甚研求，而默识其要，遇理而辩，辞不足而旨有余。善弹琴，人闻其能，多往求听，不问贵贱长幼，皆为弹之。神气冲和，而不知向人所在。内兄潘岳每令鼓琴，终日达夜，无忤色。由是识者叹其恬澹，不可荣辱矣。举止灼然。见司徒王戎，戎问曰：“圣人贵名教，老庄明自然，其旨同异？”瞻曰：“将无同。”戎咨嗟良久，即命辟之。时人谓之“三语掾”。太尉王衍亦雅重之。瞻尝群行，冒热渴甚，逆旅有井，众人竞趋之，瞻独逡巡在后，须饮者毕乃进，其夷退无竞如此。

东海王越镇许昌，以瞻为记室参军，与王承、谢鲲、邓攸俱在越府。越与瞻等书曰：“礼，年八岁出就外傅，明始可以

加师训之则；十年曰幼学，明可渐先王之教也。然学之所入浅，体之所安深。是以闲习礼容，不如式瞻仪度；讽诵遗言，不若亲承音旨。小兒毗既无令淑之质，不闻道德之风，望诸君时以闲豫，周旋诲接。”

永嘉中，为太子舍人。瞻素执无鬼论，物莫能难，每自谓此理足可以辩正幽明。忽有一客通名诣瞻，寒温毕，聊谈名理。客甚有才辩，瞻与之言，良久及鬼神之事，反覆甚苦。客遂屈，乃作色曰：“鬼神，古今圣贤所共传，君何得独言无！即仆便是鬼。”于是变为异形，须臾消灭。瞻默然，意色大恶。后岁余，病卒于仓垣，时年三十。

孚字遥集。其母，即胡婢也。孚之初生，其姑取王延寿《鲁灵光殿赋》曰“胡人遥集于上楹”而以字焉。初辟太傅府，迁骑兵属。避乱渡江，元帝以为安东参军。蓬发饮酒，不以王务婴心。时帝既用申、韩以救世，而孚之徒未能弃也。虽然，不以事任处之。转丞相从事中郎。终日酣纵，恆为有司所按，帝每优容之。

琅邪王昶为车骑将军，镇广陵，高选纲佐，以孚为长史。帝谓曰：“卿既统军府，郊垒多事，宜节饮也。”孚答曰：“陛下不以臣不才，委之以戎旅之重。臣僉勉从事，不敢有言者，窃以今王莅镇，威风赫然，皇泽遐被，贼寇敛迹，氛昆既澄，日月自朗，臣亦何可爵火不息？正应端拱啸咏，以乐当年耳。”迁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。尝以金貂换酒，复为所司弹劾，帝宥之。转太子中庶子、左卫率，领屯骑校尉。

明帝即位，迁侍中。从平王敦，赐爵南安县侯。转吏部尚书，领东海王师，称疾不拜。诏就家用之，尚书令郗鉴以为非礼。帝曰：“就用之诚不快，不尔便废才。”及帝疾大渐，温峤入受顾命，过孚，要与同行。升车，乃告之曰：“主上遂大

渐，江左危弱，实资群贤，共康世务。卿时望所归，今欲屈卿同受顾托。”孚不答，固求下车，峤不许。垂至台门，告峤内迫，求暂下，便徒步还家。

初，祖约性好财，孚性好屐，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。有诣约，见正料财物，客至，屏当不尽，余两小麓，以著背后，倾身障之，意未能平。或有诣阮，正见自蜡屐，因自叹曰：“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！”神色甚闲畅。于是胜负始分。

咸和初，拜丹阴尹。时太后临朝，政出舅族。孚谓所亲曰：“今江东虽累世，而年数实浅。主幼时艰，运终百六，而庾亮年少，德信未孚，以吾观之，将兆乱矣。”会广州刺史刘顗卒，遂苦求出。王导等以孚疏放，非京尹才，乃除都督交、广、宁三州军事、镇南将军、领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、假节。未至镇，卒，年四十九。寻而苏峻作逆，识者以为知几。无子，从孙广嗣。

修字宣子。好《易》《老》，善清言。尝有论鬼神有无者，皆以人死者有鬼，修独以为无，曰：“今见鬼者云著生时衣服，若人死有鬼，衣服有鬼邪？”论者服焉。后遂伐社树，或止之，修曰：“若社而为树，伐树则社移；树而为社，伐树则社亡矣。”

性简任，不修人事。绝不喜见俗人，遇便舍去。意有所思，率尔褰裳，不避晨夕，至或无言，但欣然相对。常步行，以百钱挂杖头，至酒店，便独酣畅。虽当世富贵而不肯顾，家无儋石之储，宴如也。与兄弟同志，常自得于林阜之间。

王衍当时谈宗，自以论《易》略尽，然有所未了，研之终莫悟，每云“不知比没当见能通之者不”。衍族子敦谓衍曰：“阮宣子可与言。”衍曰：“吾亦闻之，但未知其臆癖之处定何如耳！”及与修谈，言寡而旨畅，衍乃叹服焉。

梁国张伟志趣不常，自隐于屠钓，修爱其才美，而知其不

真。伟后为黄门郎、陈留内史，果以世事受累。

修居贫，年四十余未有室，王敦等敛钱为婚，皆名士也，时慕之者求入钱而不得。

修所著述甚寡，尝作《大鹏赞》曰：“苍苍大鹏，诞自北溟。假精灵鳞，神化以生。如云之翼，如山之形。海运水击，扶摇上征。翕然层举，背负太清。志存天地，不屑唐庭。鸢鸠仰笑，尺鷃所轻。超世高逝，莫知其情。”

王敦时为鸿胪卿，谓修曰：“卿常无食，鸿胪丞差有禄，能作不？”修曰：“亦复可尔耳！”遂为之。转太傅行参军、太子洗马。避乱南行，至西阳期思县，为贼所害，时年四十二。

放字思度。祖略，齐郡太守。父顓，淮南内史。放少与孚并知名。中兴，除太学博士、太子中舍人、庶子。时虽戎车屡驾，而放侍太子，常说《老》《庄》，不及军国。明帝甚友爱之。转黄门侍郎，迁吏部郎，在铨管之任，甚有称绩。

时成帝幼冲，庾氏执政，放求为交州，乃除监交州军事、扬威将军、交州刺史。行达宁浦，逢陶侃将高宝平梁硕自交州还，放设饌请宝，伏兵杀之。宝众击放，败走，保简阳城，得免。到州少时，暴发渴，见宝为祟，遂卒，朝廷甚悼惜之，年四十四。追赠廷尉。

放素知名，而性清约，不营产业，为吏部郎，不免饥寒。王导、庾亮以其名士，常供给衣食。子晞之，南顿太守。

裕字思旷。宏达不及放，而以德业知名。弱冠辟太宰掾。大将军王敦命为主簿，甚被知遇。裕以敦有不臣之心，乃终日酣觞，以酒废职。敦谓裕非当世实才，徒有虚誉而已，出为溧阳令，复以公事免官。由是得违敦难，论者以此贵之。

咸和初，除尚书郎。时事故之后，公私弛废，裕遂去职还家，居会稽剡县。司徒王导引为从事中郎，固辞不就。朝廷将

欲征之，裕知不得已，乃求为王舒抚军长史。舒薨，除吏部郎，不就。即家拜临海太守，少时去职。司空郗鉴请为长史，诏征秘书监，皆以疾辞。复除东阳太守。寻征侍中，不就。还剡山，有肥遁之志。有以问王羲之，羲之曰：“此公近不惊宠辱，虽古之沈冥，何以过此！”人云，裕骨气不及逸少，简秀不如真长，韶润不如仲祖，思致不如殷浩，而兼有诸人之美。成帝崩，裕赴山陵，事毕便还。诸人相与追之，裕亦审时流必当逐己，而疾去，至方山不相及。刘惔叹曰：“我入东，正当泊安石渚下耳，不敢复近思旷傍。”

裕虽不博学，论难甚精。尝问谢万云：“未见《四本论》，君试为言之。”万叙说既毕，裕以傅嘏为长，于是构辞数百言，精义入微，闻者皆嗟味之。裕尝以人不须广学，正应以礼让为先故终日静默，无所修综，而物自宗焉。在剡曾有好车，借无不给。有人葬母，意欲借而不敢言。后裕闻之，乃叹曰：“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，何以车为！”遂命焚之。

在东山久之，复征散骑常侍，领国子祭酒。俄而复以为金紫光禄大夫，领琅邪王师。经年敦逼，并无所就。御史中丞周闵奏裕及谢安违诏累载，并应有罪，禁锢终身，诏书赏之。或问裕曰：“子屡辞征聘，而宰二郡，何邪？”裕曰：“虽屡辞王命，非敢为高也。吾少无宦情，兼拙于人间，既不能躬耕自活，必有所资，故曲躬二郡。岂以骋能，私计故耳。”年六十二卒。三子：侗、宁、普。

侗，早卒。宁，鄱阳太守。普，骠骑谘议参军。侗子歆之，中领军。宁子腆，秘书监。腆弟万龄及歆之子弥之，元熙中并列显位。

嵇康，字叔夜，谯国铨人也。其先姓奚，会稽上虞人，以避怨，徙焉。铨有嵇山，家于其侧，因而命氏。兄喜，有当世

才，历太仆、宗正。康早孤，有奇才，远迈不群。身長七尺八寸，美词气，有风仪，而土木形骸，不自藻饰，人以为龙章凤姿，天质自然。恬静寡欲，含垢匿瑕，宽简有大量。学不师受，博览无不该通，长好《老》《庄》。与魏宗室婚，拜中散大夫。常修养性服食之事，弹琴咏诗，自足于怀。以为神仙禀之自然，非积学所得，至于导养得理，则安期、彭祖之伦可及，乃著《养生论》。又以为君子无私，其论曰：“夫称君子者，心不措乎是非，而行不违乎道者也。何以言之？夫气静神虚者，心不存于矜尚；体亮心达者，情不系于所欲。矜尚不存乎心，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；情不系于所欲，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。物情顺通，故大道无违；越名任心，故是非无措也。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，以通物为美；言小人则以匿情为非，以违道为阙。何者？匿情矜吝，小人之至恶；虚心无措，君子之笃行也。是以大道言‘及吾无身，吾又何患’。无以生为贵者，是贤于贵生也。由斯而言，夫至人之用心，固不存有措矣。故曰‘君子行道，忘其为身’，斯言是矣，君子之行贤也，不察于有度而后行也；任心无邪，不议于善而后正也；显情无措，不论于是而后为也。是故傲然忘贤，而贤与度会；忽然任心，而心与善遇；佻然无措，而事与是俱也。”其略如此。盖其胸怀所寄，以高契难期，每思郢质。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、河内山涛，豫其流者河内向秀、沛国刘伶、籍兄子咸、琅邪王戎，遂为竹林之游，世所谓“竹林七贤”也。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，未尝见其喜愠之色。

康尝采药游山泽，会其得意，忽焉忘反。时有樵苏者遇之，咸谓为神。至汲郡山中见孙登，康遂从之游。登沈默自守，无所言说。康临去，登曰：“君性烈而才隽，其能免乎！”康又遇王烈，共入山，烈尝得石髓如饴，即自服半，余半与康，皆

凝而为石。又于石室中见一卷素书，遽呼康往取，辄不复见。烈乃叹曰：“叔夜志趣非常而辄不遇，命也！”其神心所感，每遇幽逸如此。

山涛将去选官，举康自代。康乃与涛书告绝，曰：

闻足下欲以吾自代，虽事不行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。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，引尸祝以自助，故为足下陈其可否。

老子、庄周，吾之师也，亲居贱职；柳下惠、东方朔，达人也，安乎卑位。吾岂敢短之哉！又仲尼兼爱，不羞执鞭；子文无欲卿相，而三为令尹，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。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，穷则自得而无闷。以此观之，故知尧、舜之居世，许由之岩栖，子房之佐汉，接舆之行歌，其揆一也。仰瞻数君，可谓能遂其志者也。故君子百行，殊途同致，循性而动，各附所安。故有“处朝廷而不出，入山林而不反”之论。且延陵高子臧之风，长卿慕相如之节，意气所托，亦不可夺也。

吾每读《尚子平、台孝威传》，慨然慕之，想其为人。加少孤露，母兄骄恣，不涉经学，又读《老》《庄》，重增其放，故使荣进之心日颓，任逸之情转笃。阮嗣宗口不论人过，吾每师之，而未能及。至性过人，与物无伤，惟饮酒过差耳，至为礼法之士所绳，疾之如仇仇，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。吾以不如嗣宗之资，而有慢弛之阙；又不识物情，暗于机宜；无万石之慎，而有好尽之累；久与事接，疵衅日兴，虽欲无患，其可得乎！

又闻道士遗言，饵术黄精，令人久寿，意甚信之。游山泽，观鱼鸟，心甚乐之。一行作吏，此事便废，安能舍其所乐，而从其所惧哉！

夫人之相知，贵识其天性，因而济之。禹不逼伯成子高，全其长也；仲尼不假盖于子夏，护其短也。近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，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，此可谓能相始终，真相知

者也。自卜已审，若道尽途殚则已耳，足下无事冤之令转于沟壑也。

吾新失母兄之欢，意常凄切。女年十三，男年八岁，未及成人，况复多疾，顾此悵悵，如何可言。今但欲守陋巷，教养子孙，时时与亲旧叙离阔，陈说平生，浊酒一杯，弹琴一曲，志意毕矣，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！若趣欲共登王途，期于相致，时为欢益，一旦迫之，必发狂疾。自非重仇，不至此也。既以解足下，并以为别。

此书既行，知其不可羈屈也。性绝巧而好锻。宅中有一柳树甚茂，乃激水圜之，每夏月，居其下以锻。东平吕安服康高致，每一相思，辄千里命驾，康友而善之。后安为兄所枉诉，以事系狱，辞相证引，遂复收康。康性慎言行，一旦縲继，乃作《幽愤诗》，曰：

嗟余薄祜，少遭不造，哀茕靡识，越在襁褓。母兄鞠育，有慈无威，恃爱肆姐，不训不师。爰及冠带，凭宠自放，抗心希古，任其所尚。托好《庄》《老》，贱物贵身，志在守朴，养素全真。

曰予不敏，好善暗人，子玉之败，屡增惟尘。大人含弘，藏垢怀耻。人之多僻，政不由己。惟此褊心，显明臧否；感悟思愆，怛若创磐。欲寡其过，谤议沸腾，性不伤物，频致怨憎。昔惭柳惠，今愧孙登，内负宿心，外慙良朋。仰慕严、郑，乐道闲居，与世无营，神气晏如。

咨予不淑，婴累多虞。匪降自天，实由顽疏，理弊患结，卒致囹圄。对答鄙讯，縶此幽阻，实耻讼冤，时不我与。虽曰义直，神辱志沮，澡身沧浪，曷云能补。雍雍鸣雁，厉翼北游，顺时而动，得意忘忧。嗟我愤叹，曾莫能畴。事与愿违，遭兹淹留，穷达有命，亦又何求？

古人有言，善莫近名。奉时恭默，咎悔不生。万石周慎，安亲保荣。世务纷纭，只揽余情，安乐必诚，乃终利贞。煌煌灵芝，一年三秀；予独何为，有志不就。惩难思复，心焉内疚，庶勗将来，无馨无臭。采薇山阿，散发岩岫，永啸长吟，颐神养寿。

初，康居贫，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，以自赡给。颍川钟会，贵公子也，精练有才辩，故往造焉。康不为之礼，而锻不辍。良久会去，康谓曰：“何所闻而来？何所见而去？”会曰：“闻所闻而来，见所见而去。”会以此憾之。及是，言于文帝曰：“嵇康，卧龙也，不可起。公无忧天下，顾以康为虑耳。”因譖“康欲助母丘俭，赖山涛不听。昔齐戮华士，鲁诛少正卯，诚以害时乱教，故圣贤去之。康、安等言论放荡，非毁典谟，帝王者所不宜容。宜因衅除之，以淳风俗”。帝既昵听信会，遂并害之。

康将刑东市，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，弗许。康顾视日影，索琴弹之，曰：“昔袁孝尼尝从吾学《广陵散》，吾每靳固之，《广陵散》于今绝矣！”时年四十。海内之士，莫不痛之。帝寻悟而恨焉。初，康尝游于洛西，暮宿华阳亭，引琴而弹。夜分，忽有客诣之，称是古人，与康共谈音律，辞致清辩，因索琴弹之，而为《广陵散》，声调绝伦，遂以授康，仍誓不传人，亦不言其姓字。

康善谈理，又能属文，其高情远趣，率然玄远。撰上古以来高士为之传赞，欲友其人于千载也。又作《太师箴》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。复作《声无哀乐论》甚有条理。子绍，别有传。

向秀，字子期，河内怀人也。清悟有远识，少为山涛所知，雅好老庄之学。庄周著内外数十篇，历世才士虽有观者，莫适论其旨统也，秀乃为之隐解，发明奇趣，振起玄风，读之者超

然心悟，莫不自足一时也。惠帝之世，郭象又述而广之，儒墨之迹见鄙，道家之言遂盛焉。始，秀欲注，嵇康曰：“此书诂复须注，正是妨人作乐耳。”及成，示康曰：“殊复胜不？”又与康论养生，辞难往复，盖欲发康高致也。

康善锻，秀为之佐，相对欣然，傍若无人。又共吕安灌园于山阳。康既被诛，秀应本郡计入洛。文帝问曰：“闻有箕山之志，何以在此？”秀曰：“以为巢许狷介之士，未达尧心，岂足多慕。”帝甚悦。秀乃自此役，作《思旧赋》云：

余与嵇康、吕安居止接近，其人并不羁之才，嵇意远而疏，吕心旷而放，其后并以事见法。嵇博综伎艺，于丝竹特妙，临当就命，顾视日影，索琴而弹之。逝将西迈，经其旧庐。于时日薄虞泉，寒冰凄然。邻人有吹笛者，发声寥亮。追想曩昔游宴之好，感音而叹，故作赋曰：

将命适于远京兮，遂旋反以北徂。济黄河以泛舟兮，经山阳之旧居。瞻旷野之萧条兮，息余驾乎城隅。践二子之遗迹兮，历穷巷之空庐。叹《黍离》之愍周兮，悲《麦秀》于殷墟。惟追昔以怀今兮，心徘徊以踟躇。栋宇在而弗毁兮，形神逝其焉如。昔李斯之受罪兮，叹黄犬而长吟。悼嵇生之永辞兮，顾日影而弹琴。托运遇于领会兮，寄余命于寸阴。听鸣笛之慷慨兮，妙声绝而复寻。伫驾言其将迈兮，故援翰以写心。

后为散骑侍郎，转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，在朝不任职，容迹而已。卒于位。二子：纯、悌。

刘伶，字伯伦，沛国人也。身長六尺，容貌甚陋。放情肆志，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。澹默少言，不妄交游，与阮籍、嵇康相遇，欣然神解，携手入林。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。常乘鹿车，携一壶酒，使人荷锺而随之，谓曰：“死便埋我。”其遗形骸如此。尝渴甚，求酒于其妻。妻捐酒毁器，涕泣谏曰：

“君酒太过，非摄生之道，必宜断之。”伶曰：“善！吾不能自禁，惟当祝鬼神自誓耳。便可具酒肉。”妻从之。伶跪祝曰：“天生刘伶，以酒为名。一饮一斛，五斗解醒。妇儿之言，慎不可听。”仍引酒御肉，隗然复醉。尝醉与俗人相忤，其人攘袂奋拳而往。伶徐曰：“鸡肋不足以安尊拳。”其人笑而止。

伶虽陶兀昏放，而机应不差。未尝厝意文翰，惟著《酒德颂》一篇。其辞曰：

有大人先生，以天地为一朝，万期为须臾，日月为扃牖，八荒为庭衢。行无辙迹，居无室庐，幕天席地，纵意所如。止则操卮执觚，动则挈榼提壶，惟酒是务，焉知其余。有贵介公子、搢绅处士，闻吾风声，议其所以，乃奋袂攘襟，怒目切齿，陈说礼法，是非蜂起。先生于是方捧甕承槽，衔杯漱醪，奋髯箕踞，枕曲藉糟，无思无虑，其乐陶陶。兀然而醉，怳尔而醒。静听不闻雷霆之声，熟视不睹泰山之形。不觉寒暑之切肌，利欲之感情。俯观万物，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。二豪侍侧焉，如蜾蠃之与螟蛉。

尝为建威参军。泰始初对策，盛言无为之化。时辈皆以高第得调，伶独以无用罢。竟以寿终。

谢鲲，字幼舆，陈国阳夏人也。祖纘，典农中郎将。父衡，以儒素显，仕至国子祭酒。鲲少知名，通简有高识，不修威仪，好《老》《易》，能歌，善鼓琴，王衍、嵇绍并奇之。

永兴中，长沙王乂入辅政，时有疾鲲者，言其将出奔。乂欲鞭之，鲲解衣就罚，曾无忤容。既舍之，又无喜色。太傅东海王越闻其名，辟为掾，任达不拘，寻坐家僮取官稿除名。于时名士王玄、阮修之徒，并以鲲初登宰府，便至黜辱，为之叹恨。鲲闻之，方清歌鼓琴，不以屑意，莫不服其远畅，而恬于荣辱。邻家高氏女有美色，鲲尝挑之，女投梭，折其两齿。时

人为之语曰：“任达不已，幼舆折齿。”鯤闻之，敖然长啸曰：“犹不废我啸歌。”越寻更辟之，转参军事。鯤以时方多故，乃谢病去职，避地于豫章。尝行经空亭中夜宿，此亭旧每杀人。将晓，有黄衣人呼鯤字令开户，鯤愴然无惧色，便于窗中度手牵之，胛断，视之，鹿也，寻血获焉。尔后此亭无复妖怪。

左将军王敦引为长史，以讨杜弼功封咸亭侯。母忧去职，服阕，迁敦大将军长史。时王澄在敦坐，见鯤谈话无勸，惟叹谢长史可与言，都不眄敦，其为人所慕如此。鯤不徇功名，无砥砺行，居身于可否之间，虽自处若秽，而动不累高。敦有不臣之迹，显于朝野。鯤知不可以道匡弼，乃优游寄遇，不屑政事，从容讽议，卒岁而已。每与毕卓、王尼、阮放、羊曼、桓彝、阮孚等纵酒，敦以其名高，雅相宾礼。

尝使至都，明帝在东宫见之，甚相亲重。问曰：“论者以君方庾亮，自谓何如？”答曰：“端委庙堂，使百僚准则，鯤不如亮。一丘一壑，自谓过之。”温峤尝谓鯤子尚曰：“尊大君岂惟识量淹远，至于神鉴沈深，虽诸葛瑾之喻孙权不过也。

及敦将为逆，谓鯤曰：“刘隗奸邪，将危社稷。吾欲除君侧之恶，匡主济时，何如？”对曰：“隗诚始祸，然城狐社鼠也。”敦怒曰：“君庸才，岂达大理。”出鯤为豫章太守，又留不遣，藉其才望，逼与俱下。敦至石头，叹曰：“吾不复得为盛德事矣。”鯤曰：“何为其然？但使自今以往，日忘日去耳。”初，敦谓鯤曰：“吾当以周伯仁为尚书令，戴若思为仆射。”及至都，复曰：“近来人情何如？”鯤对曰：“明公之举，虽欲大存社稷，然悠悠之言，实未达高义。周顛、戴若思，南北人士之望，明公举而用之，群情帖然矣。”是日，敦遣兵收周、戴，而鯤弗知，敦怒曰：“君粗疏邪！二子不相当，吾已收之矣。”鯤与顛素相亲重，闻之愕然，若丧诸己。参军王

骄以敦诛顓，谏之甚切，敦大怒，命斩峤，时人士畏惧，莫敢言者。鯤曰：“明公举大事，不戮一人。峤以献替忤旨，便以衅鼓，不亦过乎！”敦乃止。

敦既诛害忠贤，而称疾不朝，将还武昌。鯤喻敦曰：“公大存社稷，建不世之勋，然天下之心实有未达。若能朝天子，使君臣释然，万物之心于是乃服。杖众望以顺群情，尽冲退以奉主上，如斯则勋侔一匡，名垂千载矣。”敦曰：“君能保无变乎？”对曰：“鯤近日入觐，主上侧席，迟得见公，宫省穆然，必无虞矣。公若入朝，鯤请侍从。”敦勃然曰：“正复杀君等数百人，亦复何损于时！”竟不朝而去。是时朝望被害，皆为其忧。而鯤推理安常，时进正言。敦既不能用，内亦不悦。军还，使之郡，涖政清肃，百姓爱之。寻卒官，时年四十三。敦死后，追赠太常，谥曰康。子尚嗣，别有传。

胡毋辅之，字彦国，泰山奉高人也。高祖班，汉执金吾。父原，练习兵马，山涛称其才堪边任，举为太尉长史，终河南令。辅之少擅高名，有知人之鉴。性嗜酒，任纵不拘小节。与王澄、王敦、庾敳俱为太尉王衍所昵，号曰四友。澄尝与人书曰：“彦国吐佳言如锯木屑，霏霏不绝，诚为后进领袖也。”

辟别驾、太尉掾，并不就。以家贫，求试守繁昌令，始节酒自厉，甚有能名。迁尚书郎。豫讨齐王冏，赐爵阴平男。累转司徒左长史。复求外出，为建武将军、乐安太守。与郡人光逸昼夜酣饮，不视郡事。成都王颖为太弟，召为中庶子，遂与谢鯤、王澄、阮修、王尼、毕卓俱为放达。

尝过河南门下饮，河南驸王子博箕坐其傍，辅之叱使取火。子博曰：“我卒也，惟不乏吾事则已，安复为人使！”辅之因就与语，叹曰：“吾不及也！”荐之河南尹乐广，广召见，甚悦之，擢为功曹。其甄拔人物若此。

东海王越闻辅之名，引为从事中郎，复补振威将军、陈留太守。王弥经其郡，辅之不能讨，坐免官。寻除宁远将军、扬州刺史，不之职，越复以为右司马、本州大中正。越薨，避乱渡江，元帝以为安东将军谘议祭酒，迁扬武将军、湘州刺史、假节。到州未几卒，时年四十九。子谦之。

谦之字子光。才学不及父，而傲纵过之。至酣醉，常呼其父字，辅之亦不以介意，谈者以为狂。辅之正酣饮，谦之规而厉声曰：“彦国年老，不得为尔！将令我尻背东壁。”辅之欢笑，呼入与共饮。其所为如此。年未三十卒。

毕卓字茂世，新蔡颍阳人也。父谌，中书郎。卓少希放达，为胡毋辅之所知。太兴末，为吏部郎，常饮酒废职。比舍郎酿熟，卓因醉夜至其甕间盗饮之，为掌酒者所缚，明旦视之，乃毕吏部也，遽释其缚。卓遂引主人宴于甕侧，致醉而去。卓尝谓人曰：“得酒满数百斛船，四时甘味置两头，右手持酒杯，左手持蟹螯，拍浮酒船中，便足了一生矣。”及过江，为温峤平南长史，卒官。

王尼，字孝孙，城阳人也，或云河内人。本兵家子，寓居洛阳，卓犖不羁。初为护军府军士，胡毋辅之与琅邪王澄、北地傅暢、中山刘舆、颍川荀邃、河东裴遐迭属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阳令曹攄请解之。攄等以制旨所及，不敢。辅之等贳羊酒诣护军门，门吏疏名呈护军，护军叹曰：“诸名士持羊酒来，将有以也。”尼时以给府养马，辅之等入，遂坐马厩下，与尼炙羊饮酒，醉饱而去，竟不见护军。护军大惊，即与尼长假，因免为兵。东嬴公腾辟为车骑府舍人，不就。时尚书何绥奢侈过度，尼谓人曰：“绥居乱世，矜豪乃尔，将死不久。”人曰：“伯蔚闻言，必相危害。”尼曰：“伯蔚比闻我语，已死矣。”未几，绥果为东海王越所杀。初入洛，尼诣越不拜。越问其

故，尼曰：“公无宰相之能，是以不拜。”因数之，言甚切。又云：“公负尼物。”越大惊曰：“宁有是也？”尼曰：“昔楚人亡布，谓令尹盗之。今尼屋舍资财，悉为公军人所略，尼今饥冻，是亦明公之负也。”越大笑，即赐绢五十匹。诸贵人闻，竞往饷之。洛阳陷，避乱江夏。时王登为荆州刺史，遇之甚厚。尼早丧妇，止有一子。无居宅，惟畜露车，有牛一头，每行，辄使子御之，暮则共宿车上。常叹曰：“沧海横流，处处不安也。”俄而澄卒，荆土饥荒，尼不得食，乃杀牛坏车，煮肉啖之。既尽，父子俱饿死。

羊曼，字祖延，太傅祐兄孙也。父暨，阳平太守。曼少知名，本州礼命，太傅辟，皆不就。避难渡江，元帝以为镇东参军，转丞相主簿，委以机密。历黄门侍郎、尚书吏部郎、晋陵太守，以公事免。曼任达赧纵，好饮酒。温峤、庾亮、阮放、桓彝同志友善，并为中兴名士。时州里称陈留阮放为宏伯，高平郗鉴为方伯，泰山胡毋辅之为达伯，济阴卞壶为裁伯，陈留蔡谟为朗伯，阮孚为诞伯，高平刘绥为委伯，而曼为黯伯，凡八人，号兖州八伯，盖拟古之八隗也。

王敦既与朝廷乖贰，羈录朝士，曼为右长史。曼知敦不臣，终日酣醉，讽议而已。敦以其士望，厚加礼遇，不委以事，故得不涉其难。敦败，代阮孚为丹阳尹。时朝士过江初拜官，相饰供饌。曼拜丹阳，客来早者得佳设，日宴则渐罄，不复及精，随客早晚而不问贵贱。有羊固拜临海太守，竟日皆美，虽晚至者犹获盛饌。论者以固之丰腆，乃不如曼之真率。

苏峻作乱，加前将军，率文武守云龙门。王师不振，或劝曼避峻。曼曰：“朝廷破败，吾安所求生？”勒众不动，为峻所害，年五十五。峻平，追赠太常。子贲嗣，少知名，尚明帝女南郡悼公主，除秘书长郎，早卒。弟聃。

聃字彭祖。少不经学，时论皆鄙其凡庸。先是，兖州有八伯之号，其后更有四伯。大鸿胪陈留江泉以能食为谷伯，豫章太守史畴以大肥为笨伯，散骑郎高平张疑以狡妄为猾伯，而聃以狼戾为琐伯，盖拟古之四凶。

聃初辟元帝丞相府，累迁庐陵太守。刚克粗暴，恃国戚，纵恣尤甚，睚眦之嫌辄加刑杀。疑郡人简良等为贼，杀二百余人，诛及婴孩，所髡锁复百余。庾亮执之，归于京都。有司奏聃罪当死，以景献皇后是其祖姑，应八议。成帝诏曰：“此事古今所无，何八议之有！犹未忍肆之市朝，其赐命狱所。”兄子贲尚公主，自表求解婚。诏曰：“罪不相及，古今之令典也。聃虽极法，于贲何有！其特不听离婚。”琅邪太妃山氏，聃之甥也，入殿叩头请命。王导又启：“聃罪不容恕，宜极重法。山太妃忧戚成疾，陛下罔极之恩，宜蒙生全之宥。”于是诏下曰：“太妃惟此一舅，发言摧咽，乃至吐血，情虑深重。朕往丁荼毒，受太妃抚育之恩，同于慈亲。若不堪难忍之痛，以致顿弊，朕亦何颜以寄。今便原聃生命，以慰太妃渭阳之思。”于是除名。顷之，遇疾，恆见简良等为祟，旬日而死。

光逸，字孟祖，乐安人也。初为博昌小吏，县令使逸送客，冒寒举体冻湿，还遇令不在，逸解衣炙之，入令被中卧。令还，大怒，将加严罚。逸曰：“家贫衣单，沾湿无可代。若不暂温，势必冻死，奈何惜一被而杀一人乎！君子仁爱，必不尔也，故寝而不疑。”令奇而释之。后为门亭长，迎新令至京师。胡毋辅之与荀邃共诣令家，望见逸，谓邃曰：“彼似奇才。”便呼上车，与谈良久，果俊器。令怪客不入，吏白与光逸语。令大怒，除逸名，斥遣之。

后举孝廉，为州从事，弃官投辅之。辅之时为太傅越从事中郎，荐逸于越，越以门寒而不召。越后因闲宴，责辅之无所

举荐。辅之曰：“前举光逸，公以非世家不召，非不举也。”越即辟焉。书到郡县，皆以为误，审知是逸，乃备礼遣之。寻以世难，避乱渡江，复依辅之。初至，属辅之与谢鲲、阮放、毕卓、羊曼、桓彝、阮孚散发裸袒，闭室酣饮已累日。逸将排户入，守者不听，逸便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。辅之惊曰：“他人决不能尔，必我孟祖也。”遽呼入，遂与饮，不舍昼夜。时人谓之八达。元帝以逸补军谘祭酒。中兴建，为给事中，卒官。

史臣曰：夫学非常道，则物靡不通；理有忘言，则在情斯遣。其进也，抚俗同尘，不居名利；其退也，餐和履顺，以保天真。若乃一其本原，体无为之用，分其华叶，开寓言之道，是以伯阳垂范，鸣谦置式，欲崇诸己，先下于人，犹大乐无声，而跕鸞斯应者也。庄生放达其旨，而驰辩无穷；弃彼荣华，则俯轻爵位，怀其道术，则顾蔑王公；舐痔兼车，鸣鸞吞腐。以兹自口，于焉玩物，殊异虚舟，有同攘臂。嵇、阮竹林之会，刘、毕芳樽之友，驰骋庄门，排登李室。若夫仪天布宪，百官从轨，经礼之外，弃而不存。是以帝尧纵许由于埃盎之表，光武舍子陵于潺湲之濑，松萝低举，用以优贤，岩水澄华，兹焉赐隐；臣行厥志，主有嘉名。至于嵇康遗巨源之书，阮氏创先生之传，军谘散发，吏部盗樽，岂以世疾名流，兹焉自垢？临锻灶而不回，登广武而长叹，则嵇琴绝响，阮气徒存。通其旁径，必凋风俗；召以效官，居然尸素。轨躅之外，或有可观者焉。咸能符契情灵，各敦终始，怆神交于晚笛，或相思而动驾。史臣是以拾其遗事，附于篇云。

赞曰：老篇爰植，孔教提衡。各存其趣，道贵无名。相彼非礼，遵乎达生。秋水扬波，春云敛映。旨酒厥德，凭虚其性。不玩斯风，谁亏王政？

## 列传第二十

### 曹志

庾峻（子珉 散） 郭象 庾纯（子勇） 秦秀

曹志，字允恭，谯国谯人，魏陈思王植之孽子也。少好学，以才行称，夷简有大度，兼善骑射。植曰：“此保家主也。”立以为嗣。后改封济北王。武帝为抚军将军，迎陈留王于鄴，志夜谒见，帝与语，自暮达旦，甚奇之。及帝受禅，降为鄆城县公。诏曰：“昔在前世，虽历运迭兴，至于先代苗裔，传祚不替，或列籓九服，式序王官。选众命贤，惟德是与，盖至公之道也。魏氏诸王公养德藏器，壅滞旷久，前虽有诏，当须简授，而自顷众职少缺，未得式叙。前济北王曹志履德清纯，才高行洁，好古博物，为魏宗英，朕甚嘉之。其以志为乐平太守。志在郡上书，以为宜尊儒重道，请为博士置吏卒。迁章武、赵郡太守。虽累郡职，不以政事为意，昼则游猎，夜诵《诗》《书》，以声色自娱，当时见者未能审其量也。

咸宁初，诏曰：“鄆城公曹志，笃行履素，达学通识，宜在儒林，以弘胄子之教。其以志为散骑常侍、国子博士。”帝尝阅《六代论》，问志曰：“是卿先王所作邪？”志对曰：“先王有手所作目录，请归寻按。”还奏曰：“按录无此。”帝曰：

“谁作？”志曰：“以臣所闻，是臣族父罔所作。以先王文高名著，欲令书传于后，是以假托。”帝曰：“古来亦多有是。

“顾谓公卿曰：“父子证明，足以为审。自今已后，可无复疑。

后迁祭酒。齐王攸将之国，下太常议崇锡文物。时博士秦秀等以为齐王宜内匡朝政，不可之籓。志又常恨其父不得志于魏，因怆然叹曰：“安有如此之才，如此之亲，不得树本助化，而远出海隅？晋朝之隆，其殆乎哉！”乃奏议曰：“伏闻大司马齐王当出籓东夏，备物尽礼，同之二伯。今陛下为圣君，稷、契为贤臣，内有鲁、卫之亲，外有齐、晋之辅，坐而守安，此万世之基也。古之夹辅王室，同姓则周公其人也，异姓则太公其人也，皆身在内，五世反葬。后虽有五霸代兴，桓、文谪主，下有请隧之僭，上有九锡之礼，终于谪而不正，验于尾大不掉，岂与召公之歌《棠棣》周诗之咏《鸛鸣》同日论哉！今圣朝创业之始，始之不谅，后事难工。干植不强，枝叶不茂；骨髓不存，皮肤不充。自羲皇以来，岂是一姓之独有！欲结其心者，当有磐石之固。夫欲享万世之利者，当与天下议之。故天之聪明，自我人之聪明。秦、魏欲独擅其威，而财得没其身；周、汉能分其利，而亲疏为之用。此自圣主之深虑，日月之所照。事虽浅，当深谋之；言虽轻，当重思之。志备位儒官，若言不及礼，是志寇窃。知忠不言，议所不敢。志以为当如博士等议。“议成当上，见其从弟高邑公嘉。嘉曰：“兄议甚切，百年之后必书晋史，目下将见责邪。”帝览议，大怒曰：“曹志尚不明吾心，况四海乎！”以议者不指答所问，横造异论，策免太常郑默。于是有司奏收志等结罪，诏惟免志官，以公还第，其余皆付廷尉。

顷之，志复为散骑常侍。遭母忧，居丧过礼，因此笃病，喜怒失常。九年卒，太常奏以恶谥。崔褒叹曰：“魏颖不从乱，

以病为乱故也。今谥曹志而谥其病，岂谓其病不为乱乎！”于是谥为定。

庾峻，字山甫，颍川鄢陵人也。祖乘，才学洽闻，汉司徒辟，有道征，皆不就。伯父嶷，中正简素，仕魏为太仆。父道，廉退贞固，养志不仕。牛马有踠啮者，恐伤人，不货于市。及诸子贵，赐拜太中大夫。峻少好学，有才思。尝游京师，闻魏散骑常侍苏林老疾在家，往候之。林尝就乘学，见峻流涕，良久曰：“尊祖高才而性退让，慈和泛爱，清静寡欲，不营当世，惟修德行而已。鄢陵旧五六万户，闻今裁有数百。君二父孩抱经乱，独至今日，尊伯为当世令器，君兄弟复俊茂，此尊祖积德之所由也。”

历郡功曹，举计掾，州辟从事。太常郑袤见峻，大奇之，举为博士。时重《庄》《老》而轻经史，峻惧雅道陵迟，乃潜心儒典。属高贵乡公幸太学，问《尚书》义于峻，峻援引师说，发明经旨，申畅疑滞，对答详悉。迁秘书丞。长安有大狱，久不决，拜峻侍御史，往断之，朝野称允。武帝践阼，赐爵关内侯，迁司空长史，转秘书监、御史中丞，拜侍中，加谏议大夫。常侍帝讲《诗》，中庶子何劭论《风》《雅》正变之义，峻起难往反，四坐莫能屈之。

是时风俗趣竞，礼让陵迟。峻上疏曰：

臣闻黎庶之性，人众而贤寡；设官分职，则官寡而贤众。为贤众而多官，则妨化；以无官而弃贤，则废道。是故圣王之御世也，因人之性，或出或处，故有朝廷之士，又有山林之士。朝廷之士，佐主成化，犹人之有股肱心膂，共为一体也。山林之士，被褐怀玉，太上栖于丘园，高节出于众庶。其次轻爵服，远耻辱以全志。最下就列位，惟无功而能知止。彼其清劭足以抑贪污，退让足以息鄙事。故在朝之士闻其风而悦之，将受爵

者皆耻躬之不逮。斯山林之士、避宠之臣所以为美也，先王嘉之。节虽离世，而德合于主；行虽诡朝，而功同于政。故大者有玉帛之命，其次有几杖之礼，以厚德载物，出处有地。既廊庙多贤才，而野人亦不失为君子，此先王之弘也。

秦塞斯路，利出一官。虽有处士之名，而无爵列于朝者，商君谓之六蝎，韩非谓之五蠹。时不知德，惟爵是闻。故闾阎以公乘侮其乡人，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。汉祖反之，大暢斯否。任萧、曹以天下，重四皓于南山。以张良之勋，而班在叔孙之后；盖公之贱，而曹相谏之以政。帝王贵德于上，俗亦反本于下。故田叔等十人，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，而未尝干禄于时。以释之之贵，结王生之袜于朝，而其名愈重。自非主臣尚德兼爱，孰能通天下之志，如此其大者乎！

夫不革百王之弊，徒务救世之政，文士竞智而务入，武夫恃力而争先。官高矣，而意未满足；功报矣，其求不已。又国无随才任官之制，俗无难进易退之耻。位一高，虽无功而不见下，已负败而后见用。故因前而升，则处士之路塞矣。又仕者黜陟无章，是以普天之下，先竞而后让，举世之士，有进而无退。大人溺于动俗，执政挠于群言，衡石为之失平，清浊安可复分？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，今之为弊，是故功成必改其物，业定必易其教。虽以爵禄使下，臣无贪陵之行；虽以甲兵定功，主无穷武之悔也。

臣愚以为古者大夫七十悬车，今自非元功国老，三司上才，可听七十致仕，则士无怀禄之嫌矣。其父母八十，可听终养，则孝莫大于事亲矣。吏历试无绩，依古终身不仕，则官无秕政矣。能小而不能大，可降还涖小，则使人以器矣。人主进人以礼，退人以礼，人臣亦量能受爵矣。其有孝如王阳，临九折而去官，洁如贡禹，冠一免而不著，及知止如王孙，知足如疏广，

虽去列位而居东野，与人父言，依于慈，与人子言，依于孝。此其出言合于国检，危行彰于本朝。去势如脱屣，路人为之陨涕；辞宠如金石，庸夫为之兴行。是故先王许之，而圣人贵之。

夫人之性陵上，犹水之趣下也，益而不已必决，升而不已必困。始于匹夫行义不敦，终于皇舆为之败绩，固不可不慎也。下人并心进趣，上宜以退让去其甚者。退让不可以刑罚使，莫若听朝士时时从志，山林往往间出。无使入者不能复出，往者不能复反。然后出处交泰，提衡而立，时靡有争，天下可得而化矣。

又疾世浮华，不修名实，著论以非之，文繁不载。九年卒，诏赐朝服一具、衣一袭、钱三十万。临终，敕子珉朝卒夕殡，幅巾布衣，葬勿择日。珉奉遵遗命，敛以时服。二子：珉、歆。

珉字子琚。性淳和好学，行己忠恕。少历散骑常侍、本国中正、侍中，封长岑男。怀帝之没刘元海也，珉从在平阳。元海大会，因使帝行酒，珉不胜悲愤，再拜上酒，因大号哭，贼恶之。会有告珉及王伉等谋应刘琨者，元海因图弑逆，珉等并遇害。初，洛阳之未陷也，珉为侍中，直于省内，谓同僚许遐曰：“世路如此，祸难将及，吾当死乎此屋耳！”及是，竟不免焉。太元末，追谥曰贞。

歆字子嵩。长不满七尺，而腰带十围，雅有远韵。为陈留相，未尝以事婴心，从容酣畅，寄通而已。处众人中，居然独立。尝读《老》《庄》，曰：“正与人意暗同。”太尉王衍雅重之。

歆见王室多难，终知婴祸，乃著《意赋》以豁情，犹贾谊之《服鸟》也。其词曰：“至理归于浑一兮，荣辱固亦同贯。存亡既已均齐兮，正尽死复何叹。物咸定于无初兮，俟时至而后验。若四节之素代兮，岂当今之得远？且安有寿之与夭兮，

或者情横多恋。宗统竟初不别兮，大德亡其情愿。蠢动皆神之为兮，痴圣惟质所建。真人都遣秽累兮，性茫荡而无岸。纵驱于辽廓之庭兮，委体乎寂寥之馆。天地短于朝生兮，亿代促于始旦。顾瞻宇宙微细兮，眇若豪锋之半。飘摇玄旷之域兮，深漠暢而靡玩。兀与自然并体兮，融液忽而四散。”从子亮见赋，问曰：“若有意也，非赋所尽；若无意也，复何所赋？”答曰：“在有无之间耳！”

迁吏部郎。是时天下多故，机变屡起，敞常静默无为。参东海王越太傅军事，转军谘祭酒。时越府多隍异，敞在其中，常自袖手。豫州牧长史河南郭象善《老》《庄》，时人以为王弼之亚。敞甚知之，每曰：“郭子玄何必减瘦子嵩”。象后为太傅主簿，任事专势。敞谓象曰：“卿自是当世大才，我畴昔之意都已尽矣。”

敞有重名，为搢绅所推，而聚敛积实，谈者讥之。都官从事温峤奏之，岂女更器峤，目峤森森如千丈松，虽礪砢多节，施之大厦，有栋梁之用。时刘舆见任于越，人士多为所构，惟敞纵心事外，无迹可间。后以其性俭家富，说越令就换钱千万，冀其有吝，因此可乘。越于众坐中问于敞，而敞乃赧然已醉，帻堕机上，以头就穿取，徐答云：“下官家有二千万，随公所取矣。”舆于是乃服。越甚悦，因曰：“不可以小人之虑度君子之心。”王衍不与敞交，敞卿之不置。衍曰：“君不得为耳。”敞曰：“卿自君我，我自卿卿。我自用我家法，卿自用卿家法。”衍甚奇之。石勒之乱，与衍俱被害，时年五十。

郭象，字子玄，少有才理，好《老》《庄》，能清言。太尉王衍每云：“听象语，如悬河泻水，注而不竭。”州郡辟召，不就。常闲居，以文论自娱。后辟司徒掾，稍至黄门侍郎。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，甚见亲委，遂任职当权，熏灼内外，由

是素论去之。永嘉末病卒，著碑论十二篇。

先是，注《庄子》者数十家，莫能究其旨统。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，妙演奇致，大畅玄风，惟《秋水》、《至乐》二篇未竟而秀卒。秀子幼，其义零落，然颇有别本迁流。象为人行薄，以秀义不传于世，遂窃以为己注，乃自注《秋水》、《至乐》二篇，又易《马蹄》一篇，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。其后秀义别本出，故今有向、郭二《庄》，其义一也。

庾纯，字谋甫，博学有才义，为世儒宗。郡补主簿，仍参征南府，累迁黄门侍郎，封关内侯，历中书令、河南尹。初，纯以贾充奸佞，与任恺共举充西镇关中，充由是不平。充尝宴朝士，而纯后至，充谓曰：“君行常居人前，今何以在后？”纯曰：“旦有小市井事不了，是以来后。”世言纯之先尝有伍伯者，充之先有市魁者，充、纯以此相讥焉。充自以位隆望重，意殊不平。及纯行酒，充不时饮。纯曰：“长者为寿，何敢尔乎！”充曰：“父老不归供养，将何言也！”纯因发怒曰：“贾充！天下凶凶，由尔一人。”充曰：“充辅佐二世，荡平巴、蜀，有何罪而天下为之凶凶？”纯曰：“高贵乡公何在？”众坐因罢。充左右欲执纯，中护军羊琇、侍中王济佑之，因得出。充惭怒，上表解职。纯惧，上河南尹、关内侯印绶，上表自劾曰：“司空公贾充请诸卿校并及臣。臣不自量，饮酒过多。醉乱行酒，重酌于公，公不肯饮，言语往来，公遂诃臣父老不归供养，卿为无天地。臣不服罪自引，而更忿怒，厉声名公，临时喧饶，遂至荒越。礼，‘八十月制’，诚以衰老之年，变难无常也。臣不惟生育之恩，求养老父，而怀禄贪荣，乌鸟之不若。充为三公，论道兴化，以教义责臣，是也。而以枉错直，居下犯上，醉酒迷荒，昏乱仪度。臣得以凡才，擢授显任。《易》戒濡首，《论》诲酒困，而臣闻义不服，过言盈庭，黷慢台司，

违犯宪度，不可以训。请台免臣官，廷尉结罪，大鸿胪削爵土。敕身不谨，伏须罪诛。”御史中丞孔恂劾纯，请免官。诏曰：“先王崇尊卑之礼，明贵贱之序，著温克之德，记沈酗之祸，所以光宣道化，示人轨仪也。昔广汉陵慢宰相，获犯上之刑；灌夫托醉肆忿，致诛毙之罪。纯以凡才，备位卿尹，不惟谦敬之节，不忌覆车之戒，陵上无礼，悖言自口，宜加显黜，以肃朝伦。”遂免纯官。

又以纯父老不求供养，使据礼典正其臧否。太傅何曾、太尉荀顗、骠骑将军齐王攸议曰：“凡断正臧否，宜先稽之礼、律。八十者，一子不从政；九十者，其家不从政。新令亦如之。按纯父年八十一，兄弟六人，三人在家，不废侍养。纯不求供养，其于礼、律未有违也。司空公以纯备位卿尹，望其有加于人。而纯荒醉，肆其忿怒。臣以为纯不远布孝至之行，而近习常人之失，应在讥贬。”司徒石苞议：“纯荣官忘亲，恶闻格言，不忠不孝，宜除名削爵土。”司徒西曹掾刘斌议以为：“敦叙风俗，以人伦为先；人伦之教，以忠孝为主。忠故不忘其君，孝故不忘其亲。若孝必专心于色养，则明君不得而臣；忠必不顾其亲，则父母不得而子也。是以为臣者，必以义断其恩；为子也，必以情割其义。在朝则从君之命，在家则随父之制。然后君父两济，忠孝各序。纯兄峻以父老求归，峻若得归，纯无不归之势；峻不得归，纯无得归之理。纯虽自闻，同不见听。近辽东太守孙和、广汉太守邓良皆有老母，良无兄弟，授之远郡，辛苦自归，皆不见听。且纯近为京尹，父在界内，时得自启定省，独于礼法外处其贬黜，斌愚以为非理也。礼，年八十，一子不从政。纯有二弟在家，不为违礼。又令，年九十，乃听悉归。今纯父实未九十，不为犯令。骂辱宰相，宜加放斥，以明国典。圣恩恺悌，示加贬退，臣愚无所清议。”河南功曹史

庞札等表曰：

臣郡前尹关内侯纯，醉酒失常，《戊申诏书》既免尹官，以父笃老不求供养，下五府依礼典正其臧否。臣谨按三王养老之制，八十，一子不从政；九十，其家不从政，斯诚使人无阙孝养之道，为臣不违在公之节也。先王制礼垂训，莫尚于周。当其时也，姬公留周，伯禽之鲁，孝子不匮，典礼无愆。今公府议，七十时制，八十月制，欲以驳夺从政之限，削除爵土。是为公旦立法，还自越之，鲁侯为子，即为罚首也。石奋期颐，四子列郡。近太宰献王诸子，亦有藩外。古今同符，忠孝并济。

臣闻悔吝之疵，君子有之。尹性少饮多，遂至沈醉。尹醒闻知，悼恨前失，执谦引罪，深自奏劾，求入重法。今公府不原所由，而谓傲很，是为重罪过醉之言，而没迷复之义也。臣闻父子天性，爱由自然，君臣之交，出自义合，而求忠臣必于孝子。是以先王立礼，敬同于父，原始要终，齐于所生，如此犹患人臣罕能致身。今公府议云，礼律虽有常限，至于疾病归养，不夺其志。如此则为礼禁正直，而陷人以诈，违越王制，开其殆原。尹少履清苦，事亲色养，历职内外，公廉无私，此陛下之所以屡发明诏，而尹之所以仍见擢授也。尹行己也恭，率下也敬，先众后己，实是宿心。一旦由醉，责以暴慢。按奏状不忠不孝，群公建议削除爵土，此愚臣所以自悲自悼，拊心泣血也。

按今父母年过八十，听令其子不给限外职，诚以得有归来之缘。今尹居在郡内，前每表屡蒙定省。尹昆弟六人，三人在家，孝养不废。兄侍中峻，家之嫡长，往比自表，求归供养，诏喻不听。国体法同，兄弟无异，而虚责尹不求供养如斯，臣惧长假饰之名，而损忠诚之实也。夫礼者，所以经国家，定社稷也。故陶唐之隆，顺考古典；周成之美，率由旧章。伏惟陛

下圣德钦明，敦礼崇教，畴谘四岳，以详典制。尹以犯违受黜，而所由者醉。公以教义见责，而所因者忿。积忿以立义，由醉以得罪，礼律不复为断，文致欲以成法。是以愚臣敢冒死亡之诛，而耻不伸于盛明之世。惟蒙哀察。

帝复下诏曰：“自中世以来，多为贵重顺意，贱者生情，故令释之、定国得扬名于前世。今议责庾纯，不惟温克，醉酒沈湎，此责人以齐圣也。疑贾公亦醉，若其不醉，终不于百客之中责以不去官供养也。大晋依圣人典礼，制臣子出处之宜，若有八十，皆当归养，亦不独纯也。古人云：‘由醉之言，俾出童羖。’明不责醉，恐失度也。所以免纯者，当为将来之醉戒耳。齐王、刘掾议当矣。”复以纯为国子祭酒，加散骑常侍。后将军荀勖于朝会中奏纯以前坐不孝免黜，不宜升进。侍中甄德进曰：“孝以显亲为大，禄养为荣。诏赦纯前愆，擢为近侍，兼掌教官，此纯召不俟驾之日。而后将军勖敢以私议贬夺公论，抗言矫情，诬罔朝廷，宜加贬黜。”勖坐免官。

初，勖与纯俱为大将军所辟，勖整丽车服，纯率素而已，勖以为愧恨。至是，毁纯。勖既免黜，纯更以此愧之，亟往慰勉之，时人称纯通恕。

迁侍中，以父忧去官。起为御史中丞，转尚书。除魏郡太守，不之官，拜少府。年六十四卒。子勇。

勇字允臧。少有清节，历位博士。齐王攸之就国也，下礼官议崇锡之物。勇与博士太叔广、刘暉、缪蔚、郭颐、秦秀、傅珍等上表谏曰：

《书》称帝尧“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”。武王光有天下，兄弟之国十有六人，同姓之国四十人，元勋睦亲，显以殊礼，而鲁、卫、齐、晋大启土宇，并受分器。所谓惟善所在，亲疏一也。大晋龙兴，隆唐、周之远迹，王室亲属，佐命功臣，咸

受爵土，而四海义安。今吴、会已平，诏大司马齐王出统方岳，当遂抚其国家，将准古典，以垂永制。

昔周之选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，则周公为太宰，康叔为司寇，聃季为司空。及召、芮、毕、毛诸国，皆入居公卿大夫之位，明股肱之任重，守地之位轻也，未闻古典以三事之重出之国者。汉氏诸侯王位尊势重，在丞相三公上。其入赞朝政者，乃有兼官，其出之国，亦不复假台司虚名为隆宠也。

昔申无宇曰“五大不在边”，先儒以为贵宠公子公孙，累世正卿也。又曰“五细不在庭”，先儒以为贱妨贵，少陵长，远间亲，新闻旧，小加大也。不在庭，不在朝廷为政也。又曰：“亲不在外，羈不在内。今弃疾在外，郑丹在内，君其少戒之。”叔向有言：“公室将卑，其枝叶先落。”公族，公室之本，而去之，谚所谓芘焉而纵寻斧柯者也。

今使齐王贤邪，则不宜以母弟之亲尊，居鲁、卫之常职；不贤邪，不宜大启土宇，表建东海也。古礼，三公无职，坐而论道，不闻以方任婴之。惟周室大坏，宣王中兴，四夷交侵，救急朝夕，然后命召穆公征淮夷。故其诗曰“徐方不回，王曰旋归”，宰相不得久在外也。今天下已定，六合为家，将数延三事，与论太平之基，而更出之，去王城二千里，违旧章矣。

莠草议，先以呈父纯，纯不禁。太常郑默、博士祭酒曹志并过其事。武帝以博士不答所问，答所不问，大怒，事下有司。尚书硃整、褚等奏：“莠等侵官离局，迷罔朝廷，崇饰恶言，假托无讳，请收莠等八人付廷尉科罪。”莠父纯诣廷尉自首：“莠以议草见示，愚浅听之。”诏免纯罪。

廷尉刘颂又奏莠等大不敬，弃市论，求平议。尚书又奏请报听廷尉行刑。尚书夏侯骏谓硃整曰：“国家乃欲诛谏臣！官立八座，正为此时，卿可共驳正之。”整不从，骏怒起，曰：

“非所望也！”乃独为驳议。左仆射魏舒、右仆射下邳王晃等从骏议。奏留中七日，乃诏曰：“莠等备为儒官，不念奉宪制，不指答所问，敢肆其诬罔之言，以干乱视听。而莠是议主，应为戮首。但莠及家人并自首，大信不可夺。秦秀、傅珍前者虚妄，幸而得免，复不以为惧，当加罪戮，以彰凶慝。犹复不忍，皆丐其死命。秀、珍、莠等并除名。”后数岁，复起为散骑侍郎。终于国子祭酒。

秦秀，字玄良，新兴云中人也。父朗，魏骁骑将军。秀少敦学行，以忠直知名。咸宁中，为博士。何曾卒，下礼官议谥。秀议曰：

故太宰何曾，虽阶世族之胤，而少以高亮严肃，显登王朝。事亲有色养之名，在官奏科尹模，此二者实得臣子事上之概。然资性骄奢，不循轨则。《诗》云：“节彼南山，惟石岩岩，赫赫师尹，人具尔瞻。”言其德行高峻，动必以礼耳。丘明有言：“俭，德之恭；侈，恶之大也。”大晋受命，劳廉隐约，曾受宠二代，显赫累世。暨乎耳顺之年，身兼三公之位，食大国之租，荷保傅之贵，执司徒之均。二子皆金貂卿校，列于帝侧。方之古人，责深负重，虽举门尽死，犹不称位。而乃骄奢过度，名被九域，行不履道，而享位非常。以古义言之，非惟失辅相之宜，违断金之利也。穆皇代之美，坏人伦之教，生天下之丑，示后生之傲，莫大于此。自近世以来，宰臣辅相，未有受垢辱之声，被有司之劾，父子尘累而蒙恩贷若曾者也。

周公吊二季之陵迟，哀大教之不行，于是作谥以纪其终。曾参奉之，启手归全，易箦而没，盖明慎终，死而后已。齐之史氏，乱世陪臣耳，犹书君贼，累死不惩。况于皇代守典之官，敢畏强盛，而不尽礼。管子有言：“礼义廉耻，是谓四维，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”宰相大臣，人之表仪，若生极其情，死

又无贬，是则帝室无正刑也。王公贵人，复何畏哉！所谓四维，复何寄乎！谨按《谥法》：“名与实爽曰缪，怙乱肆行曰丑。

“曾之行己，皆与此同，宜谥缪丑公。

时虽不同秀议，而闻者惧焉。

秀性忌谗佞，疾之如仇，素轻鄙贾充，及伐吴之役，闻其为大都督，谓所亲者曰：“充文案小才，乃居伐国大任，吾将哭以送师。”或止秀曰：“昔蹇叔知秦军必败，故哭送其子耳。今吴君无道，国有自亡之形，群率践境，将不战而溃。子之哭也，既为不智，乃不赦之罪。”于是乃止。及孙皓降于王濬，充未之知，方以吴未可平，抗表请班师。充表与告捷同至，朝野以充位居人上，智出人下，益以秀为知言。

及充薨，秀议曰：“充舍宗族弗授，而以异姓为后，悖礼溺情，以乱大伦。昔鄆养外孙莒公子为后，《春秋》书‘莒人灭鄆’。圣人岂不知外孙亲邪！但以义推之，则无父子耳。又案诏书‘自非功如太宰，始封无后如太宰，所取必己自出如太宰，不得以为比’。然则以外孙为后，自非元功显德，不之得也。天子之礼，盖可然乎？绝父祖之血食，开朝廷之祸门。《谥法》‘昏乱纪度曰荒’，请谥荒公。”不从。

王濬有平吴之勋，而为王浑所譖毁。帝虽不从，无明赏罚，以濬为辅国大将军，天下咸为之怨。秀乃上言曰：“自大晋启祚，辅国之号，率以旧恩。此为王濬无功之时，受九列之显位，立功之后更得宠人之辱号也。四海视之，孰不失望！蜀小吴大，平蜀之后，二将皆就加三事，今濬还而降等，天下安得不惑乎！吴之未亡也，虽以三祖之神武，犹躬受其屈。以孙皓之虚名，足以惊动诸夏，每一小出，虽圣心知其垂亡，然中国辄怀惶怖。当尔时，有能借天子百万之众，平而有之，与国家结兄弟之交，臣恐朝野实皆甘之耳。今濬举蜀、汉之卒，数旬而平吴，虽举

吴人之财宝以与之，本非己分有焉，而遽与计较乎？”

后与刘暉等同议齐王攸事，忤旨，除名。寻复起为博士。秀性悻直，与物多忤。为博士前后垂二十年，卒于官。

史臣曰：齐献王以明德茂亲，经邦论道，允厘庶绩，式叙彝伦。武帝纳奸谄之邪谋，怀绍终之远虑，遂乃君兹青土，作牧东藩。远迩惊嗟，朝野失望。曹志等服膺教义，方轨儒门，蹇蹇匪躬，悽悽体国。故能抗言凤阙，忤犯龙鳞，身虽暂屈，道亦弘矣！庾氏世载清德，见称于世，汝颖之多奇士，斯焉取斯。谋甫素疾佞邪，而发因醉饱，投鼠忌器，岂易由言。窃人之财，犹谓之盗，子玄假誉攘善，将非盗乎！

赞曰：魏氏维城，济北知名。颖川多士，峻亦飞英。长岑徇义，祭酒遗荣。谋甫三爵，酗鬻斯作。象既攘善，秀性瘳恶。勇献嘉谋，几趋鼎镬。

## 列传第二十一

皇甫谧子方回 摯虞 束皙 王接

皇甫谧，字士安，幼名静，安定朝那人，汉太尉嵩之曾孙也。出后叔父，徙居新安。年二十，不好学，游荡无度，或以为痴。尝得瓜果，辄进所后叔母任氏。任氏曰：“《孝经》云：‘三牲之养，犹为不孝。’汝今年余二十，目不存教，心不入道，无以慰我。”因叹曰：“昔孟母三徙以成仁，曾父烹豕以存教，岂我居不卜邻，教有所阙，何尔鲁钝之甚也！修身笃学，自汝得之，于我何有！”因对之流涕。谧乃感激，就乡人席坦受书，勤力不怠。居贫，躬自稼穡，带经而农，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。沈静寡欲，始有高尚之志，以著述为务，自号玄晏先生。著《礼乐》、《圣真》之论。后得风痺疾，犹手不辍卷。

或劝谧修名广交，谧以为“非圣人孰能兼存出处，居田里之中亦可以乐尧、舜之道，何必崇接世利，事官鞅掌，然后为名乎”。作《玄守论》以答之，曰：

或谓谧曰：“富贵人之所欲，贫贱人之所恶，何故委形待于穷而不变乎？且道之所贵者，理世也；人之所美者，及时也。先生年迈齿变，饥寒不赡，转死沟壑，其谁知乎？”

谧曰：“人之所至惜者，命也；道之所必全者，形也；性形所不可犯者，疾病也。若扰全道以损性命，安得去贫贱存所欲哉？吾闻食人之禄者怀人之忧，形强犹不堪，况吾之弱疾乎！且贫者士之常，贱者道之实，处常得实，没齿不忧，孰与富

贵扰神耗精者乎！又生为人所不知，死为人所不惜，至矣！暗聋之徒，天下之有道者也。夫一人死而天下号者，以为损也；一人生而四海笑者，以为益也。然则号笑非益死损生也。是以至道不损，至德不益。何哉？体足也。如回天下之念以追损生之祸，运四海之心以广非益之病，岂道德之至乎！夫唯无损，则至坚矣；夫唯无益，则至厚矣。坚故终不损，厚故终不薄。苟能体坚厚之实，居不薄之真，立乎损益之外，游乎形骸之表，则我道全矣。”

遂不仕。耽玩典籍，忘寝与食，时人谓之“书淫”。或有箴其过笃，将损耗精神。谧曰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，况命之修短分定悬天乎！”

叔父有子既冠，谧年四十丧所生后母，遂还本宗。

城阳太守梁柳，谧从姑子也，当之官，人劝谧饯之。谧曰：“柳为布衣时过吾，吾送迎不出门，食不过盐菜，贫者不以酒肉为礼。今作郡而送之，是贵城阳太守而贱梁柳，岂中古人之道，是非吾心所安也。”

时魏郡召上计掾，举孝廉；景元初，相国辟，皆不行。其后乡亲劝令应命，谧为《释劝论》以通志焉。其辞曰：

相国晋王辟余等三十七人，及泰始登禅，同命之士莫不毕至，皆拜骑都尉，或赐爵关内侯，进奉朝请，礼如侍臣。唯余疾困，不及国宠。宗人父兄及我僚类，咸以为天下大庆，万姓赖之，虽未成礼，不宜安寝，纵其疾笃，犹当致身。余唯古今明王之制，事无巨细，断之以情，实力不堪，岂慢也哉！乃伏枕而叹曰：“夫进者，身之荣也；退者，命之实也。设余不疾，执高箕山，尚当容之，况余实笃！故尧、舜之世，士或收迹林泽，或过门不敢入。咎繇之徒两遂其愿者，遇时也。故朝贵致功之臣，野美全志之士。彼独何人哉！今圣帝龙兴，配名前哲，

仁道不远，斯亦然乎！客或以常言见逼，或以逆世为虑。余谓上有宽明之主，下必有听意之人，天网恢恢，至否一也，何尤于出处哉！”遂究宾主之论，以解难者，名曰《释劝》。

客曰：“盖闻天以悬象致明，地以含通吐灵。故黄钟次序，律吕分形。是以春华发萼，夏繁其实，秋风逐暑，冬冰乃结。人道以之，应机乃发。三材连利，明若符契。故士或同升于唐朝，或先觉于有莘，或通梦以感主，或释钓于渭滨，或叩角以干齐，或解褐以相秦，或冒谤以安郑，或乘駟以救屯，或班荆以求友，或借术于黄神。故能电飞景拔，超次迈伦，腾高声以奋远，抗宇宙之清音。由此观之，进德贵乎及时，何故屈此而不伸？今子以英茂之才，游精于六艺之府，散意于众妙之门者有年矣。既遭皇禅之朝，又投禄利之际，委圣明之主，偶知己之会，时清道真，可以冲迈，此真吾生濯发云汉、鸿渐之秋也。韬光逐藪，含章未曜，龙潜九泉，坚焉执高，弃通道之远由，守介人之局操，无乃乖于道之趣乎？”

且吾闻招摇昏回则天位正，五教班叙则人理定。如今王命切至，委虑有司，上招连主之累，下致骇众之疑。达者贵同，何必独异？群贤可从，何必守意？方今同命并臻，饥不待餐，振藻皇涂，咸秩天官。子独栖迟衡门，放形世表，逊遁丘园，不睨华好，惠不加人，行不合道，身婴大疾，性命难保。若其羲和促辔，大火西殒，临川恨晚，将复何阶！夫贵阴贱璧，圣所约也；颠倒衣裳，明所箴也。子其鉴先哲之洪范，副圣朝之虚心，冲灵翼于云路，浴天池以濯鳞，排闾阖，步玉岑，登紫阁，侍北辰，翻然景曜，杂沓英尘。辅唐、虞之主，化尧舜之人，宣刑错之政，配殷、周之臣，铭功景钟，参叙彝伦，存则鼎食，亡为贵臣，不亦茂哉！而忽金白之辉曜，忘青紫之班麟，辞容服之光粲，抱弊褐之终年，无乃勤乎！”

主人笑而应之曰：“吁！若宾可谓习外观之晖晖，未睹幽人之仿佛也；见俗人之不容，未喻圣皇之兼爱也；循方圆于规矩，未知大形之无外也。故曰，天玄而清，地静而宁，含罗万类，旁薄群生，寄身圣世，托道之灵。若夫春以阳散，冬以阴凝，泰液含光，元气混蒸，众品仰化，诞制殊征。故进者享天禄，处者安丘陵。是以寒暑相推，四宿代中，阴阳不治，运化无穷，自然分定，两克厥中。二物俱灵，是谓大同；彼此无怨，是谓至通。

若乃衰周之末，贵诈贱诚，牵于权力，以利要荣。故苏子出而六主合，张仪入而横势成，廉颇存而赵重，乐毅去而燕轻，公叔没而魏败，孙臆别而齐宁，蠡种亲而越霸，屈子疏而楚倾。是以君无常籍，臣无定名，损义放诚，一虚一盈。故冯以弹剑感主，女有反赐之说，项奋拔山之力，蒯陈鼎足之势，东郭劫于田荣，颜阖耻于见逼。斯皆弃礼丧真，苟荣朝夕之急者也，岂道化之本与！

若乃圣帝之创化也，参德乎三皇，齐风乎虞、夏，欲温温而和畅，不欲察察而明切也；欲混混若玄流，不欲荡荡而名发也；欲索索而条解，不欲契契而绳结也；欲芒芒而无垠际，不欲区区而分别也；欲暗然而内章，不欲示白若冰雪也；欲醇醇而任德，不欲琐琐而执法也。是以见机者以动成，好遁者无所迫。故曰，一明一昧，得道之概；一弛一张，合礼之方；一浮一沈，兼得其真。故上有劳谦之爱，下有不名之臣；朝有聘贤之礼，野有遁窜之人。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，李老寄迹于西邻，颜氏安陋以成名，原思娱道于至贫，荣期以三乐感尼父，黔娄定谥于布衾，干木偃息以存魏，荆、莱志迈于江岑，君平因蓍以道著，四皓潜德于洛滨，郑真躬耕以致誉，幼安发令乎今人。皆持难夺之节，执不回之意，遭拔俗之主，全彼人之志。故有

独定之计者，不借谋于众人；守不动之安者，不假虑于群宾。故能弃外亲之华，通内道之真，去显显之明路，入昧昧之埃尘，宛转万情之形表，排托虚寂以寄身，居无事之宅，交释利之人。轻若鸿毛，重若泥沈，损之不得，测之愈深。真吾徒之师表，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。子议吾失宿而骇众，吾亦怪子较论而不折中也。

夫才不周用，众所斥也；寢疾弥年，朝所弃也。是以胥克之废，丘明列焉；伯牛有疾，孔子斯叹。若黄帝创制于九经，岐伯剖腹以蠲肠，扁鹊造虢而尸起，文挚徇命于齐王，医和显术于秦、晋，仓公发秘于汉皇，华佗存精于独识，仲景垂妙于定方。徒恨生不逢乎若人，故乞命诉乎明王。求绝编于天录，亮我躬之辛苦，冀微诚之降霜，故俟罪而穷处。

其后武帝频下诏敦逼不已，谧上疏自称草莽臣曰：“臣以尪弊，迷于道趣，因疾抽簪，散发林阜，人纲不闲，鸟兽为群。陛下披榛采兰，并收蒿艾。是以皋陶振褐，不仁者远。臣惟顽蒙，备食晋粟，犹识唐人击壤之乐，宜赴京城，称寿阙外。而小人无良，致灾速祸，久婴笃疾，躯半不仁，右脚偏小，十有九载。又服寒食药，违错节度，辛苦荼毒，于今七年。隆冬裸袒食冰，当暑烦闷，加以咳逆，或若温虐，或类伤寒，浮气流肿，四肢酸重。于今困劣，救命呼喻，父兄见出，妻息长诀。仰迫天威，扶舆就道，所苦加焉，不任进路，委身待罪，伏枕叹息。臣闻《韶》《卫》不并奏，《雅》《郑》不兼御，故郤子入周，祸延王叔；虞丘称贤，樊姬掩口。君子小人，礼不同器，况臣糠，糲之彫胡？庸夫锦衣，不称其服也。窃闻同命之士，咸以毕到，唯臣疾疢，抱衅床蓐，虽贪明时，惧毙命路隅。设臣不疾，已遭尧、舜之世，执志箕山，犹当容之。臣闻上有明圣之主，下有输实之臣；上有在宽之政，下有委情之人。唯陛

下留神垂恕，更旌瑰俊，索隐于傅岩，收钓于渭滨，无令泥滓久浊清流。”谧辞切言至，遂见听许。

岁余，又举贤良方正，并不起。自表就帝借书，帝送一车书与之。谧虽羸疾，而披阅不怠。初服寒食散，而性与之忤，每委顿不伦，尝悲恚，叩刃欲自杀，叔母谏之而止。

济阴太守蜀人文立，表以命士有贄为烦，请绝其礼币，诏从之。谧闻而叹曰：“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，而以革历代之制，其可乎！夫‘束帛戈戈’，《易》之明义，玄纁之贄，自古之旧也。故孔子称夙夜强学以待问，席上之珍以待聘。士于是乎三揖乃进，明致之难也；一让而退，明去之易也。若殷汤之于伊尹，文王之于太公，或身即莘野，或就载以归，唯恐礼之不重，岂吝其烦费哉！且一礼不备，贞女耻之，况命士乎！孔子曰：‘赐也，尔爱其羊，我爱其礼。’弃之如何？政之失贤，于此乎在矣。”

咸宁初，又诏曰：“男子皇甫谧沈静履素，守学好古，与流俗异趣，其以谧为太子中庶子。”谧固辞笃疾。帝初虽不夺其志，寻复发诏征为议郎，又召补著作郎。司隶校尉刘毅请为功曹，并不应。著论为葬送之制，名曰《笃终》，曰：

玄晏先生以为存亡天地之定制，人理之必至也。故礼六十而制寿，至于九十，各有等差，防终以素，岂流俗之多忌者哉！吾年虽未制寿，然婴疾弥纪，仍遭丧难，神气损劣，困顿数矣。常惧天陨不期，虑终无素，是以略陈至怀。

夫人之所贪者，生也；所恶者，死也。虽贪，不得越期；虽恶，不可逃遁。人之死也，精歇形散，魂无不之，故气属于天；寄命终尽，穷体反真，故尸藏于地。是以神不存体，则与气升降；尸不久寄，与地合形。形神不隔，天地之性也；尸与土并，反真之理也。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躯，死何故隔一棺之土？

然则衣衾所以秽尸，棺槨所以隔真，故桓司马石槨不如速朽；季孙玃璠比之暴骸；文公厚葬，《春秋》以为华元不臣；杨王孙亲土，《汉书》以为贤于秦始皇。如今魂必有知，则人鬼异制，黄泉之亲，死多于生，必将备其器物，用待亡者。今若以存况终，非即灵之意也。如其无知，则空夺生用，损之无益，而启奸心，是招露形之祸，增亡者之毒也。

夫葬者，藏也，藏也者，欲人之不得见也。而大为棺槨，备赠存物，无异于埋金路隅而书表于上也。虽甚愚之人，必将笑之。丰财厚葬以启奸心，或剖破棺槨，或牵曳形骸，或剥臂捋金环，或扞肠求珠玉。焚如之形，不痛于是？自古及今，未有不死之人，又无不发之墓也。故张释之曰：“使其中有欲，虽固南山犹有隙；使其中无欲，虽无石槨，又何戚焉！”斯言达矣，吾之师也。夫赠终加厚，非厚死也，生者自为也。遂生意于无益，弃死者之所属，知者所不行也。《易》称“古之葬者，衣之以薪，葬之中野，不封不树”。是以死得归真，亡不损生。

故吾欲朝死夕葬，夕死朝葬，不设棺槨，不加缠敛，不修沐浴，不造新服，殡含之物，一皆绝之。吾本欲露形入坑，以身亲土，或恐人情染俗来久，顿革理难，今故循为之制，奢不石槨，俭不露形。气绝之后，便即时服，幅巾故衣，以遽除裹尸，麻约二头，置尸床上。择不毛之地，穿坑深十尺，长一丈五尺，广六尺，坑讫，举床就坑，去床下尸。平生之物，皆无自随，唯贲《孝经》一卷，示不忘孝道。遽除之外，便以亲土。土与地平，还其故草，使生其上，无种树木、削除，使生迹无处，自求不知。不见可欲，则奸不生心，终始无怵惕，千载不虑患。形骸与后土同体，魂爽与元气合灵，真笃爱之至也。若亡有前后，不得移柩。柩葬自周公来，非古制也。舜葬苍梧，二妃不从，以为一定，何必周礼。无问师工，无信卜筮，无拘

俗言，无张神坐，无十五日朝夕上食。礼不墓祭，但月朔于家设席以祭，百日而止。临必昏明，不得以夜。制服常居，不得墓次。夫古不崇墓，智也。今之封树，愚也。若不从此，是戮尸地下，死而重伤。魂而有灵，则冤悲没世，长为恨鬼。王孙之子，可以为诫。死誓难违，幸无改焉！

而竟不仕。太康三年卒，时年六十八。子童灵、方回等遵其遗命。

谧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，又撰《帝王世纪》、《年历》、《高士》、《逸士》、《列女》等传、《玄晏春秋》，并重于世。门人挚虞、张轨、牛综、席纯，皆为晋名臣。

方回少遵父操，兼有文才。永嘉初，博士征，不起。避乱荆州，闭户闲居，未尝入城府。蚕而后衣，耕而后食，先人后己，尊贤爱物，南土人士咸崇敬之。刺史陶侃礼之甚厚。侃每造之，著素土服，望门辄下而进。王敦遣从弟嵩代侃，迁侃为广州。侃将诣敦，方回谏曰：“吾闻敌国灭，功臣亡。足下新破杜弢，功莫与二，欲无危，其可得乎！”侃不从而行。敦果欲杀侃，赖周访获免。嵩既至荆州，大失物情，百姓叛嵩迎杜弢。嵩大行诛戮以立威，以方回为侃所敬，责其不来诣己，乃收而斩之。荆土华夷，莫不流涕。

挚虞，字仲洽，京兆长安人也。父模，魏太仆卿。虞少事皇甫谧，才学通博，著述不倦。郡檄主簿。虞尝以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天之所祐者义也，人之所助者信也。履信思顺，所以延福，违此而行，所以速祸。然道长世短，祸福舛错，怵迫之徒，不知所守，荡而积愤，或迷或放。故借之以身，假之以事，先陈处世不遇之难，遂弃彝伦，轻举远游，以极常人罔惑之情，而后引之以正，反之以义，推神明之应于视听之表，崇否泰之运于智力之外，以明天任命之不可违，故作《思游赋》。

其辞曰：

有轩辕之遐胄兮，氏仲任之洪裔。敷华颖于末叶兮，晞灵根于上世。准乾坤以斡度兮，仪阴阳以定制。匪时运其焉行兮，乘太虚而摇曳。戴朗月之高冠兮，缀太白之明璜。制文霓以为衣兮，袭采云以为裳。要华电之煜 龠兮，珮玉衡之琳琅。明景日以鉴形兮，信焕曜而重光。

至美诡好于凡观兮，修稀合而靡呈。燕石缙裘以华国兮，和璞遥弃于南荆。夏像韬尘于市北兮，瓶壘抗方于两楹。鸾皇耿介而偏栖兮，兰桂背时而独荣。关寒暑以练真兮，岂改容而爽情。

感昆吾之易越兮，怀晖光之速暮。羨一稔而三春兮，尚含英以容豫。悼曜灵之靡暇兮，限天晷之有度。聆鸣蜩之号节兮，恐陨叶于凝露。希前轨而增骛兮，眷后尘而旋顾。往者倏忽而不逮兮，来者冥昧而未著。二仪泊焉其无央兮，四节环转而靡穷。星鸟逝而时反兮，夕景潜而且融。景三后之在天兮，叹圣哲之永终。谅道修而命微兮，孰舍盈而戢冲。握隋珠与蕙若兮，时莫悦而未遑。彼未遑其何恤兮，惧独美之有伤。蹇委深而投奥兮，庶芬藻之不彰。芳处幽而弥馨兮，宝在夜而愈光。逼区内之迫胁兮，思摅翼乎八荒。望云阶之崇壮兮，愿轻举而高翔。

造庖牺以问象兮，辨吉繇于姬文。将远游于太初兮，鉴形魄之未分。四灵俨而为卫兮，六气纷以成群。骖白兽于商风兮，御苍龙于景云。简廝徒于灵囿兮，从冯夷而问津。召陵阳于游溪兮，旌王子于柏人。前祝融以掌燧兮，殿玄冥以掩尘。形飘飘而遂遐兮，气氤氲而愈新。挹玉膏于莱嶠兮，掇紫英于瀛滨。揖太昊以假憩兮，听赋政于三春。洪范翕而复张兮，百卉陨而更震。睇玉女之纷影兮，执懿筐于扶木。览玄象之韡晔兮，仍腾跃乎阳谷。吸朝霞以疗饥兮，降廩泉而濯足。将纵辔以逍遥

兮，恨东极之路促。诏纡阿而右回兮，覲殊明之赫戏。莅群神于夏庭兮，回苍梧而结知。纒焦明以承旂兮，驱天马而高驰。逸羲和于丹丘兮，诮倒景之乱仪。寻凯风而南暨兮，谢太阳于炎离。戚溽暑之陶郁兮，余安能乎留斯！闻碧鸡之长晨兮，吾将往乎西游。奥浮鹑于弱水兮，泊舳舻兮中流。苟精粹之攸存兮，诚沈羽以泛舟。轶望舒以陵厉兮，羌神漂而气浮。讯硕老于金室兮，采旧闻于前修。讥沦阴于危山兮，问王母于椒丘。观玄鸟之参趾兮，会根壹之神筹。扰鼯兔于月窟兮，诘姮娥于蓐收。爰揽辔而旋驱兮，访北叟之倚伏。乘增冰而遂济兮，凌固阴之所瀆。探龟蛇于幽穴兮，敢罔养之潜育。晒倏忽之躁狂兮，丧中黄于耳目，偈烛龙而游衍兮，穷大明于北陆。

攀招摇而上跻兮，忽蹈廓而凌虚。登闾阖而遗眷兮，頼玄黄于地舆。召黔雷以先导兮，覲天帝于清都。观浑仪以寓目兮，拊造化之大炉。爰辨惑于上皇兮，稽吉凶之元符。唐则天而民咨兮，癸乱常而感虞。孔挥涕于西狩兮，臧考祥于娄句。跖肆暴而保义兮，颜履仁而夙徂。何否泰之靡所兮，眩荣辱之不图？运可期兮不可思，道可知兮不可为。求之者劳兮欲之者惑，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。

且也四位为匠，乾☰为均。散而为物，结而为人。阳降阴升，一替一兴。流而为川，滞而为陵。祸不可攘，福不可征。其否兮有豫，其泰兮有数。成形兮未察，灵像兮已固。承明训以发蒙兮，审性命之靡求。将澄神而守一兮，奚飘飘而遐游！

斐陈辞以告退兮，主悁惘而永叹。惟升降之不仍兮，咏别易而会难。愿大飨以致好兮，盍息驾于一飨。会司仪于有始兮，延嘉宾于九乾。陈钧天之广乐兮，展万舞之至欢。枉矢铄其在手兮，狼弧翮其斯弯。睨翟犬于帝侧兮，殪熊罴于灵轩。

尔乃清道夙躔，载轮修祖。班命授号，轶辇整旅。兆司郁

以邠路兮，万灵森而陈庭。丰隆轩其警众兮，钩陈帅以属兵。堪輿竦而进时兮，文昌肃以司行。抗蚩尤之修旃兮，建雄虹之采旌。乘云车电鞭之扶舆委移兮，驾应龙青虬之容裔陆离。俯游光逸景倏烁徽霍兮，仰流旌垂旄焱攸扞纒。前湛湛而摄进兮，后亻禁儼而方驰。且启行于重阳兮，奄税驾乎少仪。跨列缺兮规乾𠄎，挥玉关兮出天门。涉汉津兮望昆仑，经赤霄兮临玄根。观品物兮终复魂，形已消兮气犹存。眺悬舟之离离兮，怀旧都之蔼蔼。仍繁荣而督引兮，将遄降而速迈。华云依靠而翼衡兮，日月炫晃而映盖。蹈烟煴兮辞天衢，心闾兮识故居。路遂适兮情欣欣，奄忽归兮反常闾。修中和兮崇彝伦，大道繇兮味琴书。乐自然兮识穷达，澹无思兮心恆娱。

举贤良，与夏侯湛等十七人策为下第，拜中郎。武帝诏曰：“省诸贤良答策，虽所言殊涂，皆明于王义，有益政道。欲详览其对，究观贤士大夫用心。”因诏诸贤良方正直言，会东堂策问，曰：“顷日食正阳，水旱为灾，将何所修，以变大眚？及法令有不宜于今，为公私所患苦者，皆何事？凡平世在于得才，得才者亦借耳目以听察。若有文武器能有益于时务而未见申叙者，各举其人。及有负俗谤议，宜先洗濯者，亦各言之。”虞对曰：“臣闻古之圣明，原始以要终，体本以正末。故忧法度之不当，而不忧人物之失所；忧人物之失所，而不忧灾害之流行。诚以法得于此，则物理于彼；人和于下，则灾消于上。其有日月之眚，水旱之灾，则反听内视，求其所由，远观诸物，近验诸身。耳目听察，岂或有蔽其聪明者乎？动心出令，岂或有倾其常正者乎？大官大职，岂或有授非其人者乎？赏罚黜陟，岂或有不得其所者乎？河滨山岩，岂或有怀道钓筑而未感于梦兆者乎？方外遐裔，岂或有命世杰出而未蒙膏泽者乎？推此类也，以求其故，询事考言，以尽其实，则天人之情可得而见，

咎征之至可得而救也。若推之于物则无忤，求之于身则无尤，万物理顺，内外咸宜，祝史正辞，言不负诚，而日月错行，天疠不戒，此则阴阳之事，非吉凶所在也。期运度数，自然之分，固非人事所能供御，其亦振廩散滞，贬食省用而已矣。是故诚遇期运，则虽陶唐、殷汤有所不变；苟非期运，则宋、卫之君，诸侯之相，犹能有感。唯陛下审其所由，以尽其理，则天下幸甚。臣生长华门，不逮异物，虽有贤才，所未接识，不敢瞽言妄举，无以畴答圣问。”擢为太子舍人，除闻喜令。

时天子留心政道，又吴寇新平，天下义安，上《太康颂》以美晋德。其辞曰：

于休上古，人之资始。四隩咸宅，万国同轨。有汉不竞，丧乱靡纪。畿服外叛，侯卫内圯。天难既降，时惟鞠凶。龙战兽争，分裂遐邦。备僭岷蜀，度逆海东。权乃缘间，割据三江。明明上帝，临下有赫。乃宣皇威，致天之辟。奋武辽隧，罪人斯获。抚定朝鲜，奄征韩、貊。文既应期，席卷梁、益。元愍委命，九夷重译。邛、冉、哀牢，是焉底绩。我皇之登，二国既平。靡适不怀，以育群生。吴乃负固，放命南冥。声教未暨，弗及王灵。皇震其威，赫如雷霆。截彼江、沔，荆、舒以清。邈矣圣皇，参乾两离。陶化以正，取乱以奇。耀武六旬，舆徒不疲。饮至数实，干旄无亏。洋洋四海，率礼和乐。穆穆宫庙，歌雍咏铄。光天之下，莫匪帝略。穷发反景，承正受朔。龙马骎骎，风于华阳。弓矢橐服，干戈戢藏。严严南金，业业余皇。雄剑班朝，造舟为梁。圣明有造，实代天工。天地不违，黎元时邕。三务斯协，用底厥庸。既远其迹，将明其踪。乔山惟岳，望帝之封。猗欤圣帝，胡不封哉！

以母忧解职。久之，召补尚书郎。

将作大匠陈勰掘地得古尺，尚书奏：“今尺长于古尺，宜

以古为正。”潘岳以为习用已久，不宜复改。虞驳曰：“昔圣人以见天下之赜而拟其形容，象物制器，以存时用。故参天两地，以正算数之纪；依律计分，以定长短之度。其作之也有则，故用之也有征。考步两仪，则天地无所隐其情；准正三辰，则悬象无所容其谬；施之金石，则音韵和谐；措之规矩，则器用合宜。一本不差而万物皆正，及其差也，事皆反是。今尺长于古尺几于半寸，乐府用之，律吕不合；史官用之，历象失占；医署用之，孔穴乖错。此三者，度量之所由生，得失之所取征，皆絃阂而不得通，故宜改今而从古也。唐、虞之制，同律度量衡，仲尼之训，谨权审度。今两尺并用，不可谓之同；知失而行，不可谓之谨。不同不谨，是谓谬法，非所以轨物垂则，示人之极。凡物有多而易改，亦有少而难变，亦有改而致烦，有变而之简。度量是人所常用，而长短非人所恋惜，是多而易改者也。正失于得，反邪于正，一时之变，永世无二，是变而之简者也。宪章成式，不失旧物，季末苟合之制，异端杂乱之用，当以时厘改，贞夫一者也。臣以为宜如所奏。”又表论封禅，见《礼志》。

虞以汉末丧乱，谱传多亡失，虽其子孙不能言其先祖，撰《族姓昭穆》十卷，上疏进之，以为足以备物致用，广多闻之益。以定品违法，为司徒所劾，诏原之。

时太庙初建，诏普增位一等。后以主者承诏失旨，改除之。虞上表曰：“臣闻昔之圣明，不爱千乘之国而惜桐叶之信，所以重至尊之命而达于万国之诚也。前《乙巳赦书》远称先帝遗惠余泽，普增位一等，以酬四海欣戴之心。驿书班下，被于远近，莫不鸟腾鱼跃，喜蒙德泽。今一旦更以主者思文不审，收既往之诏，夺已澍之施，臣之愚心窃以为不可。”诏从之。

元康中，迁吴王友。时荀顗撰《新礼》，使虞讨论得失而后

施行。元皇后崩，杜预奏：“谅暗之制，乃自上古，是以高宗无服丧之文，而唯文称不言。汉文限三十六日。魏氏以降，既虞为节。皇太子与国为体，理宜释服，卒哭便除。”虞答预书曰：“唐称遏密，殷云谅暗，各举事以为名，非既葬有殊降。周室以来，谓之丧服。丧服者，以服表丧。今帝者一日万机，太子监抚之重，以宜夺礼，葬讫除服，变制通理，垂典将来，何必附之于古，使老儒致争哉！”皇太孙尚薨，有司奏“御服齐衰期”。诏令博士议。虞曰：“太子生，举以成人之礼，则殇理除矣。太孙亦体君传重，由位成而服全，非以年也。”从之。虞又议玉辂、两社事，见《舆服志》。

后历秘书监、卫尉卿，从惠帝幸长安。及东军来迎，百官奔散，遂流离鄠、杜之间，转入南山中，粮绝饥甚，拾橡实而食之。后得还洛，历光禄勋、太常卿。时怀帝亲郊。自元康以来，不亲郊祀，礼仪弛废。虞考正旧典，法物粲然。及洛京荒乱，盗窃纵横，人饥相食。虞素清贫，遂以饿卒。

虞撰《文章志》四卷，注解《三辅决录》，又撰古文章，类聚区分为三十卷，名曰《流别集》，各为之论，辞理惬当，为世所重。

虞善观玄象，尝谓友人曰：“今天下方乱，避难之国，其唯凉土乎！”性爱士人，有表荐者，恆为其辞。东平太叔广枢机清辩，广谈，虞不能对；虞笔，广不能答；更相嗤笑，纷然于世云。

束皙，字广微，阳平元城人，汉太子太傅疏广之后也。王莽末，广曾孙孟达避难，自东海徙居沙鹿山南，因去疏之足，遂改姓焉。祖混，陇西太守。父龛，冯翊太守，并有名誉。皙博学多闻，与兄璆俱知名。少游国学，或问博士曹志曰：“当今好学者谁乎？”志曰：“阳平束广微好学不倦，人莫及也。”

“还乡里，察孝廉，举茂才，皆不就。璆娶石鉴从女，弃之，鉴以为憾，讽州郡公府不得辟，故暂等久不得调。

太康中，郡界大旱，暂为邑人请雨，三日而雨注，众谓暂诚感，为作歌曰：“束先生，通神明，请天三日甘雨零。我黍以育，我稷以生。何以畴之？报束长生。”暂与卫恆厚善，闻恆遇祸，自本郡赴丧。

尝为《劝农》及《饼》诸赋，文颇鄙俗，时人薄之。而性沈退，不慕荣利，作《玄居释》以拟《客难》，其辞曰：

束暂闲居，门人并侍。方下帷深谭，隐几而哈，含毫散藻，考撰同异，在侧者进而问之曰：“盖闻道尚变通，达者无穷。世乱则救其纷，时泰则扶其隆。振天维以赞百务，熙帝载而鼓皇风。生则率土乐其存，死则宇内哀其终。是以君子屈己伸道，不耻干时，上国有不索何获之言，《周易》著跃以求进之辞。莘老负金铉以陈烹割之说，齐客当康衢而咏《白水》之诗。今先生耽道修艺，嶷然山峙，潜朗通微，洽览深识，夜兼忘寐之勤，昼骋钻玄之思，旷年累稔，不堕其志。鳞翼成而愈伏，术业优而不试。乃欲阖棣辞价，泥蟠深处，永戢琳琅之耀，匿首穷鱼之渚，当唐年而慕长沮，邦有道而反甯武。识彼迷此，愚窃不取。

若乃士以援登，进必待求，附势之党横擢，则林藪之彦不抽，丹墀步繄夸之童，东野遗白颠之叟。盍亦因子都而事博陆，凭鹤首以涉洪流，蹈翠云以骇逸龙，振光耀以惊沈螭。徒屈蟠于陷井，晒天路而不游，学既积而身困，夫何为乎秘丘。

且岁不我与，时若奔駟，有来无反，难得易失。先生不知盱豫之讖悔迟，而忘夫朋盍之义务疾，亦岂能登海湄而抑东流之水，临虞泉而招西归之日？徒以曲畏为桎，儒学自桎，囚大道于环堵，苦形骸于蓬室。岂若托身权威，凭势假力，择栖芳

林，飞不待翼，夕宿七娥之房，朝享五鼎之食，匡三正则太阶平，赞五教而玉绳直。孰若茹藿餐蔬，终身自匿哉！”

束子曰：“居！吾将导尔以君子之道，谕尔以出处之事。尔其明受余讯，谨听余志。

昔元一既启，两仪肇立，离光夜隐，望舒昼戢，羽族翔林，蠖蛸赴湿，物从性之所安，士乐志之所执，或背丰荣以岩栖，或排兰闼而求入，在野者龙逸，在朝者凤集。虽其轨迹不同，而道无贵贱，必安其业，交不相羨，稷、契奋庸以宣道，巢、由洗耳以避禅，同垂不朽之称，俱入贤者之流。参名比誉，谁劣谁优？何必贪与二八为群，而耻为七人之畴乎！且道睽而通，士不同趣，吾窃缀处者之末行，未敢闻子之高喻，将忽蒲轮而不眇，夫何权威之云附哉！

昔周、汉中衰，时难自托，福兆既开，患端亦作，朝游巍峨之宫，夕坠峥嵘之壑，昼笑夜叹，晨华暮落，忠不足以卫己，祸不可以预度，是士讳登朝而竞赴林薄。或毁名自污，或不食其禄，比从政于匣筭之龟，譬官者于郊庙之犊，公孙泣涕而辞相，杨雄抗论于赤族。

今大晋熙隆，六合宁静。蜂蛰止毒，熊罴辍猛，五刑勿用，八纒备整，主无骄肆之怒，臣无牝纓之请，上下相安，率礼从道。朝养触邪之兽，庭有指佞之草，祸戮可以忠逃，宠禄可以顺保。

且夫进无险惧，而惟寂之务者，率其性也。两可俱是，而舍彼趣此者，从其志也。盖无为可以解天下之纷，澹泊可以救国家之急，当位者事有所穷，陈策者言有不入，翟璜不能回西邻之寇，平、勃不能正如意之立，干木卧而秦师退，四皓起而戚姬泣。夫如是何舍何执，何去何就？谓山岑之林为芳，谷底之莽为臭。守分任性，唯天所授，鸟不假甲于龟，鱼不借足于

兽，何必笑孤竹之贫而羨齐景之富！耻布衣以肆志，宁文裘而拖绣。且能约其躬，则儋石之畜以丰；苟肆其欲，则海陵之积不足；存道德者，则匹夫之身可荣；忘大伦者，则万乘之主犹辱。将研六籍以训世，守寂泊以镇俗，偶郑老于海隅，匹严叟于僻蜀。且世以太虚为舆，玄炉为肆，神游莫竞之林，心存无营之室，荣利不扰其觉，殷忧不干其寐，捐夸者之所贪，收躁务之所弃，雉圣籍之荒芜，总群言之一至。全素履于丘园，背纓綆而长逸，请子课吾业于千载，无听吾言于今日也。”

张华见而奇之。石鉴卒，王戎乃辟璆。华召皙为掾，又为司空、下邳王晃所辟。华为司空，复以为贼曹属。

时欲广农，皙上议曰：

伏见诏书，以仓廩不实，关右饥穷，欲大兴田农，以蕃嘉谷，此诚有虞戒大禹尽力之谓。然农穰可致，所由者三：一曰天时不讐，二曰地利无失，三曰人力咸用。若必春无{雨脉}霖之润，秋繁滂沱之患，水旱失中，零襮有请。虽使羲和平秩，后稷亲农，理疆隄于原隰，勤蔗蓂于中田，犹不足以致仓庾盈亿之积也。然地利可以计生，人力可以课致，诏书之旨，亦将欲尽此理乎？

今天下千城，人多游食，废业占空，无田课之实。较计九州，数过万计。可申严此防，令鉴司精察，一人失课，负及郡县，此人力之可致也。

又州司十郡，土狭人繁，三魏尤甚，而猪羊马牧，布其境内，宜悉破废，以供无业。业少之人，虽颇割徙，在者犹多，田诸苑牧，不乐旷野，贪在人间。故谓北土不宜畜牧，此诚不然。案古今之语，以为马之所生，实在冀北，大贾牂羊，取之清渤，放豕之歌，起于钜鹿，是其效也。可悉徙诸牧，以充其地，使马牛猪羊齧草于空虚之田，游食之人受业于赋给之赐，

此地利之可致者也。昔雅馱在垆，史克所以颂鲁僖；却马务田，老氏所以称有道，岂利之所以会哉？又如汲郡之吴泽，良田数千顷，泞水停滙，人不垦植。闻其国人，皆谓通泄之功不足为难，鵽鹵成原，其利甚重。而豪强大族，惜其鱼捕之饶，构说官长，终于不破。此亦谷口之谣，载在史篇。谓宜复下郡县，以详当今之计。荆、扬、兗、豫，污泥之土，渠塢之宜，必多此类，最是不待天时而丰年可获者也。以其云雨生于畚缶，多稌生于决泄，不必望朝濟而黄潦臻，禁山川而霖雨息。是故两周争东西之流，史起惜漳渠之浸，明地利之重也。宜诏四州刺史，使谨按以闻。

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阳平顿丘界，今者繁盛，合五六千家。二郡田地逼狭，谓可徙还西州，以充边土，赐其十年之复，以慰重迁之情。一举两得，外实内宽，增广穷人之业，以辟西郊之田，此又农事之大益也。

转佐著作郎，撰《晋书·帝纪》、十《志》，迁转博士，著作如故。

初，太康二年，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，或言安釐王冢，得竹书数十车。其《纪年》十三篇，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，以事接之，三家分，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。盖魏国之史书，大略与《春秋》皆多相应。其中经传大异，则云夏年多殷；益干启位，启杀之；太甲杀伊尹；文丁杀季历；自周受命，至穆王百年，非穆王寿百岁也；幽王既亡，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，非二相共和也。其《易经》二篇，与《周易》上下经同。《易繇阴阳卦》二篇，与《周易》略同，《繇辞》则异。《卦下易经》一篇，似《说卦》而异。《公孙段》二篇，公孙段与邵陟论《易》。《国语》三篇，言楚、晋事。《名》三篇，似《礼记》，又似《尔雅》、《论语》。《师春》一篇，书《左传》

诸卜筮，“师春”似是造书者姓名也。《琐语》十一篇，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。《梁丘藏》一篇，先叙魏之世数，次言丘藏金玉事。《缴书》二篇，论弋射法。《生封》一篇，帝王所封。《大历》二篇，邹子谈天类也。《穆天子传》五篇，言周穆王游行四海，见帝台、西王母。《图诗》一篇，画赞之属也。又杂书十九篇：《周食田法》，《周书》，《论楚事》，《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》。大凡七十五篇，七篇简书折坏，不识名题。冢中又得铜剑一枚，长二尺五寸。漆书皆科斗字。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，及官收之，多烬简断札，文既残缺，不复詮次。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綴次第，寻考指归，而以今文写之。暂在著作，得观竹书，随疑分释，皆有义证。迁尚书郎。

武帝尝问挚虞三日曲水之义，虞对曰：“汉章帝时，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，至三日俱亡，邨人以为怪，乃招携之水滨洗祓，遂因水以泛觴，其义起此。”帝曰：“必如所谈，便非好事。”暂进曰：“虞小生，不足以知，臣请言之。昔周公成洛邑，因流水以泛酒，故逸诗云‘羽觴随波’。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，见金人奉水心之剑，曰：‘令君制有西夏。’乃霸诸侯，因此立为曲水。二汉相缘，皆为盛集。”帝大悦，赐暂金五十斤。

时有人于嵩高山下得竹简一枚，上两行科斗书，传以相示，莫有知者。司空张华以问暂，暂曰：“此汉明帝显节陵中策文也。”检验果然，时人伏其博识。

赵王伦为相国，请为记室。暂辞疾罢归，教授门徒。年四十卒，元城市里为之废业，门生故人立碑墓侧。

暂才学博通，所著《三魏人士传》，《七代通记》、《晋书·纪》、《志》遇乱亡失，其《五经通论》、《发蒙记》、《补亡诗》、文集数十篇，行于世云。

王接，字祖游，河东猗氏人，汉京兆尹尊十世孙也。父蔚，世修儒史之学。魏中领军曹羲作《至公论》，蔚善之，而著《至机论》，辞义甚美。官至夏阳侯相。接幼丧父，哀毁过礼，乡亲皆叹曰：“王氏有子哉！”渤海刘原为河东太守，好奇，以旌才为务。同郡冯收试经为郎，七十余，荐接于原曰：“夫骅骝不总辔，则非造父之肆；明月不流光，则非隋侯之掌。伏惟明府苞黄中之德，耀重离之明，求贤与能，小无遗错，是以鄙老思献所知。窃见处士王接，岐嶷俊异，十三而孤，居丧尽礼，学过目而知，义触类而长，斯玉铉之妙味，经世之徽猷也。不患玄黎之不启，窃乐春英之及时。”原即礼命，接不受。原乃呼见曰：“君欲慕肥遁之高邪？”对曰：“接薄祜，少孤而无兄弟，母老疾笃，故无心为吏。”及母终，柴毁骨立，居墓次积年，备览众书，多出异义。性简率，不修俗操，乡里大族多不能善之，唯裴頠雅知焉。平阳太守柳澹、散骑侍郎裴遐、尚书仆射邓攸皆与接友善。后为郡主簿，迎太守温宇，宇奇之，转功曹史。州辟部平阳从事。时泰山羊亮为平阳太守，荐之于司隶校尉王堪，出补都官从事。

永宁初，举秀才。友人荥阳潘滔遗接书曰：“摯虞、卞玄仁并谓足下应和鼎味，可无以应秀才行。”接报书曰：“今世道交丧，将遂剥乱，而识智之士钳口韬笔，祸败日深，如火之燎原，其可救乎？非荣斯行，欲极陈所见，冀有觉悟耳。”是岁，三王义举，惠帝复阼，以国有大庆，天下秀孝一皆不试，接以为恨。除中郎，补征虏将军司马。

荡阴之役，侍中嵇绍为乱兵所害，接议曰：“夫谋人之军，军败则死之；谋人之国，国危则亡之，古之道也。荡阴之役，百官奔北，唯嵇绍守职以遇不道，可谓臣矣，又可称痛矣。今山东方欲大举，宜明高节，以号令天下。依《春秋》褒三累之

义，加绍致命之赏，则遐迩向风，莫敢不肃矣。”朝廷从之。

河间王颙欲迁驾长安，与关东乖异，以接成都王佐，难之，表转临汾公相国。及东海王越率诸侯讨颙，尚书令王堪统行台，上请接补尚书殿中郎，未至而卒，年三十九。

接学虽博通，特精《礼》《传》。常谓《左氏》辞义赡富，自是一家书，不主为经发。《公羊》附经立传，经所不书，传不妄起，于文为俭，通经为长。任城何休训释甚详，而黜周王鲁，大体乖核，且志通《公羊》而往往还为《公羊》疾病。接乃更注《公羊春秋》，多有新义。时秘书丞卫恆考正汲冢书，未讫而遭难。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，事多证异义。时东莱太守陈留王庭坚难之，亦有证据。皙又释难，而庭坚已亡。散骑侍郎潘滔谓接曰：“卿才学理议，足解二子之纷，可试论之。”接遂详其得失。挚虞、谢衡皆博物多闻，咸以为允当。又撰《列女后传》七十二人，杂论议、诗赋、碑颂、驳难十余万言，丧乱尽失。

长子愆期，流寓江南，缘父本意，更注《公羊》，又集《列女后传》云。

史臣曰：皇甫谧素履幽贞，闲居养疾，留情笔削，敦悦丘坟，轩冕未足为荣，贫贱不以为耻，确乎不拔，斯固有晋之高入者欤！洎乎《笃终》立论，薄葬昭俭，既戒奢于季氏，亦无取于王孙，可谓达存亡之机矣。挚虞、束皙等并详览载籍，多识旧章，奏议可观，文词雅赡，可谓博闻之士也。或摄官延阁，裁成言事之书；或莅政秩宗，参定禋郊之礼。虞既厄于从理，皙乃年位不充，天之报施，何其爽也！王接才调秀出，见赏知音，惜其夭枉，未申骥足，嗟夫！

赞曰：士安好逸，栖心蓬荜。属意文雅，忘怀荣秩。遗制可称，养生乖术。挚虞博闻，广微绝群。财成礼度，刊缉遗文。

魏篇式序，汉册斯分。祖游后出，亦播清芬。

## 列传第二十二

郤诜 阮种 华谭 袁甫

郤诜，字广基，济阴单父人也。父晞，尚书左丞。诜博学多才，瑰伟倜傥，不拘细行，州郡礼命并不应。泰始中，诏天下举贤良直言之士，太守文立举诜应选。

诏曰：“盖太上以德抚时，易简无文。至于三代，礼乐大备，制度弥繁。文质之变，其理何由？虞、夏之际，圣明系踵，而损益不同。周道既衰，仲尼犹曰从周。因革之宜，又何殊也？圣王既没，遗制犹存，霸者迭兴而翼辅之，王道之缺，其无补乎？何陵迟之不反也？岂霸德之浅欤？期运不可致欤？且夷吾之智，而功止于霸，何哉？夫昔人之为政，革乱亡之弊，建不刊之统，移风易俗，刑措不用，岂非化之盛欤？何修而向兹？朕获承祖宗之休烈，于兹七载，而人未服训，政道罔述。以古况今，何不相逮之远也？虽明之弗及，犹思与群贤虑之，将何以辨所闻之疑昧，获至论于说言乎？加自顷戎狄内侵，灾害屡作，边氓流离，征夫苦役，岂政刑之谬，将有司非其任欤？各悉乃心，究而论之。上明古制，下切当今。朕之失德，所宜振补。其正义无隐，将敬听之。”

诜对曰：

伏惟陛下以圣德君临，犹垂意于博采，故招贤正之士，而臣等薄陋，不足以降大问也。是以窃有自疑之心，虽致身于阙庭，亦僮俯矣。伏读圣策，乃知下问之旨笃焉。臣闻上古推贤

让位，教同德一，故易简而人化；三世世及，季末相承，故文繁而后整。虞、夏之相因，而损益不同，非帝王之道异，救弊之路殊也。周当二代之流，承凋伪之极，尽礼乐之致，穷制度之理，其文详备，仲尼因时宜而曰从周，非殊论也。臣闻圣王之化先礼乐，五霸之兴勤政刑。礼乐之化深，政刑之用浅。勤之则可以小安，堕之则遂陵迟。所由之路本近，故所补之功不侔也。而齐桓失之葵丘，夷吾沦于小器，功止于霸，不亦宜乎！

策曰：“建不刊之统，移风易俗，使天下洽和，何修而向兹？”臣以为莫大于择人而官之也。今之典刑，匪无一统，宰牧之才，优劣异绩，或以之兴，或以之替，此盖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。舍人务政，虽勤何益？臣窃观乎古今，而考其美恶：古人相与求贤，今人相与求爵。古之官人，君责之于上，臣举之于下，得其人有赏，失其人有罚，安得不求贤乎！今之官者，父兄营之，亲戚助之，有人事则通，无人事则塞，安得不求爵乎！贤苟求达，达在修道，穷在失义，故静以待之也。爵苟可求，得在进取，失在后时，故动以要之也。动则争竞，争竞则朋党，朋党则诬调，诬调则臧否失实，真伪相冒，主听用惑，奸之所会也。静则贞固，贞固则正直，正直则信让，信让则推贤，推贤不伐，相下无厌，主听用察，德之所趣也。故能使之静，虽日高枕而人自正；不能禁动，虽复夙夜，俗不一也。且人无愚智，咸慕名宦，莫不饰正于外，藏邪于内，故邪正之人难得而知也。任得其正，则众正益至；若得其邪，则众邪亦集。物繁其类，谁能止之！故亡国失世者，未尝不为众邪所积也。方其初作，必始于微，微而不绝，其终乃著。天地不能顿为寒暑，人主亦不能顿为隆替。故寒暑渐于春秋，隆替起于得失。当今之世，宦者无关梁，邪门启矣；朝廷不责贤，正路塞矣。得失之源，何以甚此！所谓责贤，使之相举也；所谓关梁，使

之相保也。贤不举则有咎，保不信则有罚。故古者诸侯必贡士，不贡者削，贡而不适亦削。夫士者，难知也；不适者，薄过也。不得不责，强其所不知也；罚其所不适，深其薄过，非恕也。且天子于诸侯，有不纯臣之义，斯责之矣。施行之道，宁纵不滥之矣。今皆反是，何也？夫贤者天地之纪，品物之宗，其急之也，故宁滥以得之，无纵以失之也。今则不然，世之悠悠者，各自取辨耳。故其材行并不可必，于公则政事纷乱。于私则污秽狼籍。自顷长吏特多此累，有亡命而被购悬者矣，有缚束而绞戮者矣。贪鄙窃位，不知谁升之者？兽兕出槛，不知谁可咎者？漏网吞舟，何以过此！人之于利，如蹈水火焉。前人虽败，后人复起，如彼此无已，谁止之者？风流日竞，谁忧之者？虽今圣思劳于夙夜，所使为政，恆得此属，欲圣世化美俗平，亦俟河之清耳。若欲善之，宜创举贤之典，峻关梁之防。其制既立，则人慎其举而不苟，则贤者可知。知贤而试，则官得其人矣。官得其人，则事得其序；事得其序，则物得其宜；物得其宜，则生生丰植，人用资给，和乐兴焉。是故寡过而远刑，知耻以近礼，此所以建不刊之统，移风易俗，刑措而不用也。

策曰：“自顷夷狄内侵，灾眚屡降，将所任非其人乎？何由而至此？”臣闻蛮夷猾夏，则皋陶作士，此欲善其末，则先其本也。夫任贤则政惠，使能则刑恕。政惠则下仰其施，刑恕则人怀其勇。施以殖其财，勇以结其心。故人居则资贍而知方，动则亲上而志勇。苟思其利而除其害，以生道利之者，虽死不贰；以逸道劳之者，虽勤不怨。故其命可授，其力可竭，以战则克，以攻则拔。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，恶者畏惧而削迹。止戈而武，义实在文，唯任贤然后无患耳。若夫水旱之灾，自然理也。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储，尧、汤遭之而人不困，有备故也。自顷风雨虽颇不时，考之万国，或境土相接，而丰

约不同；或顷亩相连，而成败异流，固非天之必害于人，人实不能均其劳苦。失之于人，而求之于天，则有司惰职而不劝，百姓殆业而咎时，非所以定人志，致丰年也。宜勤人事而已。

臣诚愚鄙不足以奉对圣朝，犹进之于廷者，将使取诸其怀而献之乎！臣惧不足也。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，臣则可矣，是以辞鄙不隐也。

以对策上第，拜议郎。母忧去职。

诜母病，苦无车，及亡，不欲车载柩，家贫无以市马，乃于所住堂北壁外假葬，开户，朝夕拜哭。养鸡种蒜，竭其方术。丧过三年，得马八匹，舆柩至冢，负土成坟。未毕，召为征东参军。徙尚书郎，转车骑从事中郎。

吏部尚书崔洪荐诜为左丞。及在职，尝以事劾洪，洪怨诜，诜以公正距之，语在《洪传》。洪闻而惭服。

累迁雍州刺史。武帝于东堂会送，问诜曰：“卿自以为何如？”诜对曰：“臣举贤良对策，为天下第一，犹桂林之一枝，昆山之片玉。”帝笑。侍中奏免诜官，帝曰：“吾与之戏耳，不足怪也。”诜在任威严明断，甚得四方声誉。卒于官。子延登为州别驾。

阮种，字德猷，陈留尉氏人，汉侍中胥卿八世孙也。弱冠有殊操，为嵇康所重。康著《养生论》所称阮生，即种也。察孝廉，为公府掾。是时西虏内侵，灾眚屡见，百姓饥馑，诏三公、卿尹、常伯、牧守各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。于是太保何曾举种贤良。

策曰：“在昔哲王，承天之序，光宅宇宙，咸用规矩乾坤，惠康品类，休风流行，弥于千载。朕应践洪运统位，七载于今矣。惟德弗嗣，不明于政，宵兴惕厉，未烛厥猷。子大夫韞韞道术，俨然而进，朕甚嘉焉。其各悉乃心，以阐喻朕志，深陈

王道之本，勿有所隐，朕虚心以览焉。”种对曰：“夫天地设位，圣人成能，王道至深，所以行化至远。故能开物成务，而功业不匮，近无不听，远不服，德逮群生，泽被区宇，声施无穷，而典垂百代。故《经》曰：‘圣人久于其道，而天下化成。’宜师踪往代，袭迹三五，矫世更俗，以从人望。令率士迁义，下知所适，播醇美之化，杜邪枉之路，斯诚群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风也。”

又问政刑不宣，礼乐不立。对曰：“政刑之宣，故由乎礼乐之用。昔之明王，唯此之务，所以防遏暴慢，感动心术，制节生灵，而陶化万姓也。礼以体德，乐以咏功，乐本于和，而礼师于敬矣。”

又问戎蛮猾夏。对曰：“戎蛮猾夏，侵败王略，虽古盛世，犹有此虞。故《诗》称‘猘狁孔炽’，《书》叹‘蛮夷帅服’。自魏氏以来，夷虏内附，鲜有桀悍侵渔之患。由是边守遂怠，鄣塞不设。而今丑虏内居，与百姓杂处，边吏扰习，人又忘战。受方任者，又非其材，或以狙诈，侵侮边夷；或干赏陷利，妄加讨戮。夫以微羈而御悍马，又乃操以烦策，其不制者，固其理也。是以群丑荡骇，缘间而动。虽三州覆败，牧守不反，此非胡虏之甚劲，盖用之者过也。臣闻王者之伐，有征无战，怀远以德，不闻以兵。夫兵凶器，而战危事也。兵兴则伤农，众集则费积；农伤则人匮，积费则国虚。昔汉武之世，承文帝之业，资海内之富，役其材臣，以甘心匈奴，竞战胜之功，贪攻取之利，良将劲卒，屈于沙漠，胜败相若，克不过当，夭百姓之命，填饿狼之口。及其以众制寡，令匈奴远迹，收功祁连，饮马瀚海，天下之耗，已过太半矣。夫虚中国以事夷狄，诚非计之得者也。是以盗贼蜂起，山东不振。暨宣元之时，赵充国征西零，冯奉世征南羌，皆兵不血刃，摧抑强暴，擒其首恶，

此则折冲厌难，胜败相辨，中世之明效也。”

又问咎征作见。对曰：“阴阳否泰，六沴之灾，则人主修政以御之，思患而防之，建皇极之首，详庶征之用。《诗》曰‘敬之敬之，天惟显思’，天聪明自我人聪明，是以人主祖承天命，日慎一日也。故能应受多福而永世克祚，此先王之所以退灾消眚也。”

又问经化之务。对曰：“夫王道之本，经国之务，必先之以礼义，而致人于廉耻。礼义立，则君子轨道而让于善；廉耻立，则小人谨行而不淫于制度。赏以劝其能，威以惩其废。此先王所以保义定功，化洽黎元，而勋业长世也。故上有克让之风，则下有不争之俗；朝有矜节之士，则野无贪冒之人。夫廉耻之于政，犹树艺之有丰壤，良岁之有膏泽，其生物必油然茂矣。若廉耻不存，而惟刑是御，则风俗凋弊，人失其性，锥刀之末，皆有争心，虽峻刑严辟，犹不胜矣。其于政也，如农者之殖硗野，旱年之望丰穰，必不几矣。此三代所以享德长久，风醇俗美，皆数百年保天之祿。而秦二世而弊者，盖其所由之涂殊也。”

又问：“将使武成七德，文济九功，何路而臻于兹？凡厥庶事，曷后曷先？”对曰：“夫文武经德，所以成功丕业，咸熙庶绩者，莫先于选建明哲，授方任能。令才当其官而功称其职，则万机咸理，庶僚不旷。《书》曰：‘天工人其代之。’然则继天理物，宁国安家，非贤无以成也。夫贤才之畜于国，由良工之须利器，巧匠之待绳墨也。器用利，则斫削易而材不病；绳墨设，则曲直正而众形得矣。是以人主必勤求贤，而佚以任之也。贤臣之于主，进则忠国爱人，退则砥节洁志，营职不干私义，出心必由公途，明度量以呈其能，审经制以效其功。此昔之圣王所以恭己南面而化于陶钧之上者，以其所任之贤与所

贤之信也。方今海内之士皆倾望休光，希心紫极，唯明主之所趣舍。若开四聪之听，广畴咨之求，抽群英，延俊义，考工授职，呈能制官，朝无素餐之士，如此化流罔极，树功不朽矣。

时种与郤诜及东平王康俱居上第，即除尚书郎。然毁誉之徒，或言对者因缘假托，帝乃更延群士，庭以问之。诏曰：“前者对策各指答所问，未尽子大夫所欲言，故复延见，其具陈所怀。又比年连有水旱灾眚，虽战战兢兢，未能究天人之理，当何修以应其变？人遇水旱饥馑者，何以救之？中间多事，未得宁静，思以省息烦务，令百姓不失其所。若人有所患苦者，有宜损益，使公私两济者，委曲陈之。又政在得人，而知之至难，唯有因人视听耳。若有文武隐逸之士，各举所知，虽幽贱负俗，勿有所限。故虚心思闻事实，勿务华辞，莫有所讳也。”

种对曰：“伏惟陛下以圣哲玄览，降血卮黎蒸，将济元元，同之三代，旁求俊义，以辅至化，此诚尧、舜之用心也。臣猥以顽鲁之质，应清明之举，前者对策，不足以畴塞圣诏，所陈不究，臣诚蒙昧，所以为罪。臣闻天生蒸庶，树君以司牧之，人君道洽，则彝伦攸序，五福来备。若政有愆失，刑理颇僻，则庶征不应，而淫亢为灾。此则天人之理，而兴废之由也。昔之圣王，政道备而制先具，轨人以务，致之于本，是以虽有水旱之眚，而无饥馑之患也。自顷阴阳隔并，水旱为灾，亦犹期运之致。不然，则亦有司之不帅，不能宣承圣德，以赞扬大化，故和气未降而人事未叙也。方今百姓凋弊，公私无储，诚在于休役静人，劝嗇务分，此其救也。人之所患，由于役烦网密而信道未孚也。役烦则百姓失业，网密则下背其诚，信道未孚则人无固志。此则损益之至务，安危之大端也。传曰：‘始与善，善进，则不善蔑由至。’孔子曰：‘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人焉廋哉！’若夫文武隐逸之士，幽贱负俗之才，故非愚臣之所

能识。谨竭愚以对。”

策奏，帝亲览焉，又擢为第一。转中书郎。进止有方，正已率下，朝廷咸惮其威容。每为驳议，事皆施用，遂为楷则。

迁平原相。时襄邑卫京自南阳太守迁于河内，与种俱拜，帝望而叹曰：“二千石皆若此，朕何忧乎！”种为政简惠，百姓称之，卒于郡。

华谭，字令思，广陵人也。祖融，吴左将军、录尚书事。父谭，吴黄门郎。谭期岁而孤，母年十八，便守节鞠养，动劳备至。及长，好学不倦，爽慧有口辩，为邻里所重。扬州刺史周浚引为从事史，爱其才器，待以宾友之礼。

太康中，刺史嵇绍举谭秀才，将行，别驾陈总饯之，因问曰：“思贤之主以求才为务，进取之士以功名为先，何仲舒不仕武帝之朝，贾谊失分汉文之时？此吴、晋之滞论，可辨此理而后别。”谭曰：“夫圣人在上，物无不理，百揆之职，非贤不居。故山林无匿景，衡门不栖迟。至承统之王，或是中才，或复凡人，居圣人之器，处兆庶之上，是以其教日黷，风俗渐弊。又中才之君，所资者偏，物以类感，必于其党，党言虽非，彼以为是。以所授有颜、冉之贤，所用有廊庙之器，居官者曰冀元凯之功，在上者曰庶尧、舜之义，彼岂知其政渐毁哉！朝虽有求贤之名，而无知才之实。言虽当，彼以为诬；策虽奇，彼以为妄。诬则毁己之言入，妄则不忠之责生，岂故为哉？浅明不见深理，近才不睹远体也。是以言不用，计不施，恐死亡之不暇，何论功名之立哉！故上官昵而屈原放，宰嚭宠而伍员戮，岂不哀哉！若仲舒抑于孝武，贾谊失于汉文，盖复是其轻者耳。故白起有云：‘非得贤之难，用之难。非用之难，信之难。’得贤而不能信，用而不能信，功业岂可得而成哉！”

谭至洛阳，武帝亲策之曰：“今四海一统，万里同风，天

下有道，莫斯之盛。然北有未羁之虜，西有丑施之氏，故谋夫未得高枕，边人未获晏然，将何以长弭斯患，混淆六合？”对曰：“臣闻圣人之临天下也，祖乾纲以流化，顺谷风以兴仁，兼三才以御物，开四聪以招贤。故劳谦日昃，务在择才，宣明岩穴，垂光隐滞。俊乂龙跃，帝道以光；清德风翔，王化克举。是以皋陶见举，不仁者远；陆贾重汉，远夷折节。今圣朝德音发于帷幄，清风翔乎无外，戎旗南指，江、汉席卷；干戈西征，羌蛮慕化，诚阐四门之秋，兴礼教之日也。故髦俊闻声而响赴，殊才望险而云集。虚高馆以俟贤，设重爵以待士，急善过于饥渴，用人疾于影响，杜佞谄之门，废郑声之乐，混淆六合，实由乎此。虽西北有未羁之寇，殊漠有不朝之虜，征之则劳师，得之则无益，故班固云：‘有其地不可耕而食，得其人不可臣而畜，来则惩而御之，去则备而守之。’盖安边之术也。”

又策曰：“吴、蜀恃险，今既荡平。蜀人服化，无携贰之心；而吴人越睢，屡作妖寇。岂蜀人敦朴，易可化诱；吴人轻锐，难安易动乎？今将欲绥静新附，何以为先？”对曰：“臣闻汉末分崩，英雄鼎峙，蜀栖岷陇，吴据江表。至大晋龙兴，应期受命，文皇运筹，安乐顺轨；圣上潜谋，归命向化。蜀染化日久，风教遂成；吴始初附，未改其化，非为蜀人敦悫而吴人易动也。然殊俗远境，风土不同，吴阻长江，旧俗轻悍。所安之计，当先筹其人士，使云翔阊阖，进其贤才，待以异礼；明选牧伯，致以威风；轻其赋敛，将顺咸悦，可以永保无穷，长为人臣者也。”

又策曰：“圣人称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后仁。今天成地平，大化无外，虽匈奴未羁，羌、氏骄黠，将修文德以绥之，舞干戚以来之，故兵戈载戢，武夫寢息。如此，已可消锋刃为佃器，罢尚方武库之用未邪？”对曰：“夫唐尧历载，颂声乃作；文、

武相承，礼乐大同。清一八紘，绥荡无外，万国顺轨，海内斐然。虽复被发之乡，徒跣之国，皆习章甫而入朝，要衣裳以罄折。夫大舜之德，犹有三苗之征；以周之盛，狃狁为寇。虽有文德，又须武备。备预不虞，古之善教；安不忘危，圣人常诫。无为罢武库之常职，铄锋刃为佃器。自可倒戟干戈，苞以兽皮，将帅之士，使为诸侯，于散乐休风，未为不泰也。”

又策曰：“夫法令之设，所以随时制也。时险则峻法以取平，时泰则宽网以将化。今天下太平，四方无事，百姓承德，将就无为而乂。至于律令，应有所损益不？”对曰：“臣闻五帝殊礼，三王异教，故或禅让以光政，或干戈以攻取。至于兴礼乐以和人，流清风以宁俗，其归一也。今诚风教大同，四海无虞，人皆感化，去邪从正。夫以尧、舜之盛，而犹设象刑；殷、周之隆，而甫侯制律。律令之存，何妨于政。若乃大道四达，礼乐交通，凡人修行，黎庶励节，刑罚悬而不用，律令存而无施，适足以隆太平之雅化，飞仁风乎无外矣。”

又策曰：“昔帝舜以二八成功，文王以多士兴周。夫制化在于得人，而贤才难得。今大统始同，宜搜才实。州郡有贡荐之举，犹未获出群卓越之伦。将时无其人？有而致之未得其理也？”对曰：“臣闻兴化立法，非贤无以光其道；平世理乱，非才无以宣其业。上自皇羲，下及帝王，莫不张皇纲以罗远，飞仁风以被物。故得贤则教兴，失人则政废。今四海一统，万里同风，州郡贡秀孝，台府简良才，以八紘之广，兆庶之众，岂当无卓越俊逸之才乎！譬犹南海不少明月之宝，大宛不乏千里之驹也。异哲难见，远数难睹，故尧、舜太平之化，二八由舜而甫显，殷汤革王之命，伊尹负鼎而方用。当今圣朝礼亡国之士，接遐裔之人，或貂蝉于帷幄，或剖符于千里，巡狩必有吕公之遇，宵梦必有岩穴之感。贤俊之出，可企踵而待也。”

时九州秀孝策无逮谭者。谭素以才学为东土所推。同郡刘頔时为廷尉，见之叹息曰：“不悟乡里乃有如此才也！”博士王济于众中嘲之曰：“五府初开，群公辟命，采英奇于仄陋，拔贤俊于岩穴，君吴、楚之人，亡国之余，有何秀异而应斯举？”谭答曰：“秀异固产于方外，不出于中域也。是以明珠文贝，生于江、郁之滨；夜光之璞，出乎荆、蓝之下。故以人求之，文王生于东夷，大禹生于西羌。子弗闻乎？昔武王克商，迁殷顽民于洛邑，诸君得非其苗裔乎？”济又曰：“夫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至于君臣失位，国亡无主，凡在冠带，将何所取哉！”答曰：“吁！存亡有运，兴衰有期，天之所废，人不能支。徐偃修仁义而失国，仲尼逐鲁而逼齐，段干偃息而成名，谅否泰有时，曷人力之所能哉！”济甚礼之。

寻除郎中，迁太子舍人、本国中正。以母忧去职。服阕，为鄆城令，过濮水，作《庄子赞》以示功曹。而廷掾张延为作答教，其文甚美。谭异而荐之，遂见升擢。及谭为庐江，延已为淮陵太守。又举寒族周访为孝廉，访果立功名，时以谭为知人。以父墓毁去官。寻除尚书郎。

永宁初，出为郟令。于时兵乱之后，境内饥馑，谭倾心抚恤。司徒王戎闻而善之，出谷三百斛以助之。谭甚有政绩，再迁庐江内史，加绥远将军。时石冰之党陆圭等屯据诸县，谭遣司马褚敦讨平之。又遣别军击冰都督孟徐，获其骁率。以功封都亭侯，食邑千户，赐绢千匹。

陈敏之乱，吴士多为其所逼。顾荣先受敏官，而潜谋图之。谭不悟荣旨，露檄远近，极言其非，由此为荣所怨。又在郡政严，而与上司多忤。扬州刺史刘陶素与谭不善，因法收谭，下寿阳狱。镇东将军周馥与谭素相亲善，理而出之。及甘卓讨馥，百姓奔散，馥谓谭已去，遣人视之，而更移近馥。馥叹曰：

“吾尝谓华令思是臧子源之畴，今果效矣。”甘卓尝为东海王越所捕，下令敢有匿者诛之，卓投谭而免。及此役也，卓遣人求之曰：“华侯安在？吾甘扬威使也。”谭答不知，遗绢二匹以遣之。使反，告卓。卓曰：“此华侯也。”复求之，谭已亡矣。后为纪瞻所荐，而为顾荣所止遏，遂数年不得调。

建兴初，元帝命为镇东军谘祭酒。谭博学多通，在府无事，乃著书三十卷，名曰《辨道》，上笺进之，帝亲自览焉。转丞相军谘祭酒，领郡大中正。谭荐干宝、范珣于朝，乃上笺求退曰：“谭闻霸主远听，以求才为务；僚属量身，以审己为分。故疏广告老，汉宣不违其志；干木偃息，文侯就式其庐。谭无古人之贤，窃有怀远之慕。自登清显，出入二载，执笔无赞事之功，拾遗无补阙之绩；过在纳言，暗于举善；狂寇未宾，复乏谋策。年向七十，志力日衰，素餐无劳，实宜辞退。谨奉还所假左丞相军谘祭酒版。”不听。

建武初，授秘书监，固让不拜。太兴初，拜前军，以疾复转秘书监。自负宿名，恆怏怏不得志。时晋陵硃凤、吴郡吴震并学行清修，老而未调，谭皆荐为著作佐郎。

或问谭曰：“谚言人之相去，如九牛毛，宁有此理乎？”谭对曰：“昔许由、巢父让天子之贵，市道小人争半钱之利，此之相去，何啻九牛毛也！”闻者称善。

戴若思弟邈，则谭女婿也。谭平生时常抑若思而进邈，若思每衔之。殆用事，恆毁谭于帝，由是官涂不至。谭每怀缺望，尝从容言于帝曰：“臣已老矣，将待死秘阁。汲黯之言，复存于今。”帝不怪。久之，加散骑常侍，屡以疾辞。及王敦作逆，谭疾甚，不能入省，坐免。卒于家。赠光禄大夫，金章紫绶，加散骑常侍，谥曰胡。二子：化、茂。

化字长风，为征虜司马，讨汲桑，战没。茂嗣爵。

淮南袁甫，字公胄，亦好学，与谭齐名，以词辩称。尝诣中领军何劭，自言能为剧县。劭曰：“唯欲宰县，不为台阁职，何也？”甫曰：“人各有能有不能。譬缙中之好莫过锦，锦不可以为；谷中之美莫过稻，稻不可以为赞。是以圣王使人，必先以器，苟非周材，何能悉长！黄霸驰名于州郡，而息誉于京邑。廷尉之材，不为三公，自昔然也。”劭善之，除松滋令。转淮南国大农、郎中令。石玠问甫曰：“卿名能辩，岂知寿阳已西何以恆旱？寿阳已东何以恆水？”甫曰：“寿阳已东皆是吴人，夫亡国之音哀以思，鼎足强邦，一朝失职，愤叹甚积，积忧成阴，阴积成雨，雨久成水，故其域恆涝也。寿阳已西皆是中国，新平强吴，美宝皆入，志盈心满，用长欢娱。《公羊》有言，鲁僖甚悦，故致旱京师。若能抑强扶弱，先疏后亲，则天下和平，灾害不生矣。”观者叹其敏捷。年八十余，卒于家。

史臣曰：夫缉政厘俗，拔群才以成务；振景观光，俟明主而宣绩。武皇之世，天下义安，朝廷属意于求贤，轴有怀于干禄。郤诜等并韞价州里，袞然应召，对扬天问，高步云衢，求之前哲，亦足称矣。令思行己徇义，志笃周、甘，仁者必通，抑斯之谓！虽才行夙章，而待终秘阁，积薪之恨，岂独古人乎！

赞曰：郤、阮洽闻，含章体政。华生毓德，褫巾应命。鸟路曾飞，龙津派泳。素业可久，高芬斯盛。

## 列传第二十三

### 愍怀太子（子口 臧 尚）

愍怀太子遹，字熙祖，惠帝长子，母曰谢才人。幼而聪慧，武帝爱之，恆在左右。尝与诸皇子共戏殿上，惠帝来朝，执诸皇子手，次至太子，帝曰：“是汝兒也。”惠帝乃止。宫中尝夜失火，武帝登楼望之。太子时年五岁，牵帝裾入暗中。帝问其故，太子曰：“暮夜仓卒，宜备非常，不宜令照见人君也。”由是奇之。尝从帝观豕牢，言于帝曰：“豕甚肥，何不杀以享士，而使久费五谷？”帝嘉其意，即使烹之。因抚其背，谓廷尉傅祗曰：“此兒当兴我家。”尝对群臣称太子似宣帝，于是令誉流于天下。

时望气者言广陵有天子气，故封为广陵王，邑五万户。以刘寔为师，孟珩为友，杨准、冯荪为文学。惠帝即位，立为皇太子。盛选德望以为师傅，以何劭为太师，王戎为太傅，杨济为太保，裴楷为少师，张华为少傅，和峤为少保。元康元年，出就东宫，又诏曰：“遹尚幼蒙，今出东宫，惟当赖师傅群贤之训。其游处左右，宜得正人使共周旋，能相长益者。”于是使太保卫瓘息庭、司空泰息略、太子太傅杨济息毖、太子少师裴楷息宪、太子少傅张华息祎、尚书令华嵩息恆与太子游处，以相辅导焉。

及长，不好学，惟与左右嬉戏，不能尊敬保傅。贾后素忌太子有令誉，因此密敕黄门宦媚谀于太子曰：“殿下诚可及

壮时极意所欲，何为恆自拘束？”每见喜怒之际，辄叹曰：“殿下不知用威刑，天下岂得畏服！”太子所幸蒋美人生男，又言宜隆其赏赐，多为皇孙造玩弄之器，太子从之。于是慢弛益彰，或废朝侍，恆在后园游戏。爱埤车小马，令左右驰骑，断其鞅勒，使堕地为乐。或有犯忤者，手自捶击之。性拘小忌，不许缮壁修墙，正瓦动屋。而于宫中为市，使人屠酤，手揣斤两，轻重不差。其母本屠家女也，故太子好之。又令西园卖葵菜、蓝子、鸡、面之属，而收其利。东宫旧制，月请钱五十万，备于众用，太子恆探取二月，以供嬖宠。洗马江统陈五事以谏之，太子不纳，语在《统传》中。舍人杜锡以太子非贾后所生，而后性凶暴，深以为忧，每尽忠规劝太子修德进善，远于谗谤。太子怒，使人以针著锡常所坐氈中而刺之。

太子性刚，知贾谧恃后之贵，不能假借之。谧至东宫，或舍之而于后庭游戏。詹事裴权谏曰：“贾谧甚有宠于中宫，而有不顺之色，若一旦交构，大事去矣。宜深自谦屈，以防其变，广延贤士，用自辅翼。”太子不能从。初，贾后母郭槐欲以韩寿女为太子妃，太子亦欲婚韩氏以自固。而寿妻贾午及后皆不听，而为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风。太子闻衍长女美，而贾后为谧聘之，心不能平，颇以为言。谧尝与太子围棋，争道，成都王颖见而诃谧，谧意愈不平，因此潜太子于后曰：“太子广买田业，多畜私财以结小人者，为贾氏故也。密闻其言云：‘皇后万岁后，吾当鱼肉之。’非但如是也，若宫车晏驾，彼居大位，依杨氏故事，诛臣等而废后于金墉，如反手耳。不如早为之所，更立慈顺者以自防卫。”后纳其言，又宣扬太子之短，布诸远近。于时朝野咸知贾后有害太子意。中护军赵俊请太子废后，太子不听。

九年六月，有桑生于宫西厢，日长尺余，数日而枯。十二

月，贾后将废太子，诈称上不和，呼太子入朝。既至，后不见，置于别室，遣婢陈舞赐以酒枣，逼饮醉之。使黄门侍郎潘岳作书草，若祷神之文，有如太子素意，因醉而书之，令小婢承福以纸笔及书草使太子书之。文曰：“陛下宜自了；不自了，吾当入了之。中宫又宜速自了；不了，吾当手了之。并谢妃共要克期而两发，勿疑犹豫，致后患。茹毛饮血于三辰之下，皇天许当扫除患害，立道文为王，蒋为内主。愿成，当三牲祠北君，大赦天下。要疏如律令。”太子醉迷不觉，遂依而写之，其字半不成。既而补成之，后以呈帝。帝幸式乾殿，召公卿入，使黄门令董猛以太子书及青纸诏曰：“遽书如此，今赐死。”遍示诸公王，莫有言者，惟张华、裴頠证明太子。贾后使董猛矫以长广公主辞白帝曰：“事宜速决，而群臣各有不同，若有不从诏，宜以军法从事。”议至日西不决。后惧事变，乃表免太子为庶人，诏许之。于是使尚书和郁持节，解结为副，及大将军梁王彤、镇东将军淮南王允、前将军东武公澹、赵王伦、太保何劭诣东宫，废太子为庶人。是日太子游玄圃，闻有使者至，改服出崇贤门，再拜受诏，步出承华门，乘粗犊车。澹以兵仗送太子妃王氏、三皇孙于金墉城，考竟谢淑妃及太子保林蒋俊。明年正月，贾后又使黄门自首，欲与太子为逆。诏以黄门首辞班示公卿。又遣澹以千兵防送太子，更幽于许昌宫之别坊，令治书御史刘振持节守之。先是，有童谣曰：“东宫马子莫聋空，前至腊月缠汝閤。”又曰：“南风起兮吹白沙，遥望鲁国郁嵯峨，千岁髑髅生齿牙。”南风，后名；沙门，太子小字也。

初，太子之废也，妃父王衍表请离婚。太子至许，遗妃书曰：“鄙虽顽愚，心念为善，欲尽忠孝之节，无有恶逆之心。虽非中宫所生，奉事有如亲母。自为太子以来，敕见禁检，不得见母。自宜城君亡，不见存恤，恆在空室中坐。去年十二月，

道文疾病困笃，父子之情，实相怜愍。于时表国家乞加徽号，不见听许。疾病既笃，为之求请恩福，无有恶心。自道文病，中宫三遣左右来视，云：‘天教呼汝。’到二十八日暮，有短函来，题言东宫发，疏云：‘言天教欲见汝。’即便作表求入。二十九日早入见国家，须臾遣至中宫。中宫左右陈舞见语：‘中宫旦来吐不快。’使住空屋中坐。须臾中宫遣陈舞见语：‘闻汝表陛下为道文乞王，不得王是成国耳。’中宫遥呼陈舞：‘昨天教与太子酒枣。’便持三升酒、大盘枣来见与，使饮酒啖枣尽。鄙素不饮酒，即便遣舞启说不堪三升之意。中宫遥呼曰：‘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，何以不饮？天与汝酒，当使道文差也。’便答中宫：‘陛下会同一日见赐，故不敢辞，通日不饮三升酒也。且实未食，恐不堪。又未见殿下，饮此或至颠倒。’陈舞复传语云：‘不孝那！天与汝酒饮，不肯饮，中有恶物邪？’遂可饮二升，余有一升，求持还东宫饮尽。逼迫不得已，更饮一升。饮已，体中荒迷，不复自觉。须臾有一小婢持封箱来，云：‘诏使写此文书。’鄙便惊起，视之，有一白纸，一青纸。催促云：‘陛下停待。’又小婢承福持笔研墨黄纸来，使写。急疾不容复视，实不觉纸上语轻重。父母至亲，实不相疑，事理如此，实为见诬，想众人见明也。”

太子既废非其罪，众情愤怨。右卫督司马雅，宗室之疏属也，与常从督许超并有宠于太子，二人深伤之，说赵王伦谋臣孙秀曰：“国无适嗣，社稷将危，大臣之祸必起。而公奉事中宫，与贾后亲密，太子之废，皆云豫知，一旦事起，祸必及矣。何不先谋之！”秀言于赵王伦，伦深纳焉。计既定，而秀说伦曰：“太子为人刚猛，若得志之日，必肆其情性矣。明公素事贾后，街谈巷议，皆以公为贾氏之党。今虽欲建大功于太子，太子虽将含忍宿忿，必不能加赏于公，当谓公逼百姓之望，翻

覆以免罪耳。若有瑕衅，犹不免诛。不若迁延却期，贾后必害太子，然后废贾后，为太子报仇，犹足以为功，乃可以得志。

“伦然之。秀因使反间，言殿中人欲废贾后，迎太子。贾后闻之忧怖，乃使太医令程据合巴豆杏子丸。三月，矫诏使黄门孙虑斋至许昌以害太子。初，太子恐见鸩，恆自煮食于前。虑以告刘振，振乃徙太子于小坊中，绝不与食，宫中犹于墙壁上过食与太子。虑乃逼太子以药，太子不肯服，因如厕，虑以药杵椎杀之，太子大呼，声闻于外。时年二十三。将以庶人礼葬之，贾后表曰：“遹不幸丧亡，伤其迷悖，又早短折，悲痛之怀，不能自己。妾私心冀其刻肌刻骨，更思孝道，规为稽颡，正其名号。此志不遂，重以酸恨。遹虽罪在莫大，犹王者子孙，便以匹庶送终，情实怜愍，特乞天恩，赐以王礼。妾诚暗浅不识礼义，不胜至情，冒昧陈闻。”诏以广陵王礼葬之。

及贾庶人死，乃诛刘振、孙虑、程据等，册复太子曰：“皇帝使使持节、兼司空、卫尉伊策故皇太子之灵曰：呜呼！维尔少资岐嶷之质，荷先帝殊异之宠，大启土宇，奄有淮陵。朕奉遵遗旨，越建尔储副，以光显我祖宗。祇尔德行，以从保傅，事亲孝敬，礼无违者。而朕昧于凶构，致尔于非命之祸，俾申生、孝己复见于今。赖宰相贤明，人神愤怒，用启朕心，讨厥有罪，咸伏其辜。何补于荼毒冤魂酷痛哉？是用怛悼，震动于五内。今追复皇太子丧礼，反葬京畿，祠以太牢。魂而有灵，尚获尔心。”帝为太子服长子斩衰，群臣齐衰，使尚书和郁率东宫官属具吉凶之制，迎太子丧于许昌。

丧之发也，大风雷电，帟盖飞裂。又为哀策曰：“皇帝临轩，使洗马刘劭告于皇太子之殡曰：咨尔遹！幼禀英挺，芬馨诞茂。既表髻鬣，高明逸秀。昔尔圣祖，嘉尔淑美。显诏仍崇，名振同轨。是用建尔储副，永统皇基。如何凶戾潜构，祸害如

兹！哀感和气，痛贯四时。呜呼哀哉！尔之降废，实我不明。牝乱沈灾，衅结祸成。尔之逝矣，谁百其形？昔之申生，含枉莫讼。今尔之负，抱冤于东。悠悠有识，孰不哀恻！壶关干主，千秋悟己。异世同规，古今一理。皇孙启建，隆祚尔子。虽悴前终，庶荣后始。窀穸既营，将宁尔神。华髦电逝，戎车雷震。芒芒羽盖，翼翼缙绅。同悲等痛，孰不酸辛！庶光来叶，永世不泯。” 谥曰愍怀。六月己卯，葬于显平陵。帝感阎缵之言，立思子台，故臣江统、陆机并作诔颂焉。太子三子：肱、臧、尚，并与父同幽金墉。

肱字道文，永康元年正月，薨。四月，追封南阳王。

臧字敬文。永康元年四月，封临淮王。己巳，诏曰：“咎征数发，奸回作变，遽既逼废，非命而没。今立臧为皇太孙。还妃王氏以母之，称太孙太妃。太子官属即转为太孙官属。赵王伦行太孙太傅。” 五月，伦与太孙俱之东宫，太孙自西掖门出，车服侍从皆愍怀之旧也。到铜驼街，宫人哭，侍从者皆哽咽，路人抆泪焉。桑复生于西厢，太孙废，乃枯。永宁元年正月，赵王伦篡位，废为濮阳王，与帝俱迁金墉，寻被害。太安初，追谥曰哀。

尚字敬仁。永康元年四月，封为襄阳王。永宁元年八月，立为皇太孙。太安元年三月癸卯，薨，帝服齐衰期，谥曰冲太孙。

史臣曰：愍怀挺岐嶷之姿，表夙成之质。武皇钟爱，既深诒厥之谋；天下归心，颇有后来之望。及于继明宸极，守器春坊，四教不勤，三朝或阙，豹姿未变，凤德已衰，信惑奸邪，疏斥正士，好屠酤之贱役，耽苑囿之佚游，可谓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者也。既而中宫凶忍，久怀危害之心，外戚谄谀，竞进谗邪之说；坎牲之谋已构，毙犬之譖遂行；一人乏探隐之聪，

百辟无争臣之节。遂使冤逾楚建，酷甚戾园。虽复礼备哀荣，情深悯恻，亦何补于荼毒者哉！

赞曰：愍怀聪颖，谅惟天挺。皇祖钟心，庶僚引领。震宫肇建，储德不恢。掇蜂构隙，归胙生灾。既罹凶忍，徒望归来。

## 列传第二十四

陆机

（孙拯 弟云 云弟耽 从父兄喜）

陆机，字士衡，吴郡人也。祖逊，吴丞相。父抗，吴大司马。机身长七尺，其声如钟。少有异才，文章冠世，伏膺儒术，非礼不动。抗卒，领父兵为牙门将。年二十而吴灭，退居旧里，闭门勤学，积有十年。以孙氏在吴，而祖父世为将相，有大勋于江表，深慨孙皓举而弃之，乃论权所以得，皓所以亡，又欲述其祖父功业，遂作《辩亡论》二篇。其上篇曰：

昔汉氏失御，奸臣窃命，祸基京畿，毒遍宇内，皇纲弛顿，王室遂卑。于是群雄蜂骇，义兵四合。吴武烈皇帝慷慨下国，电发荆南，权略纷纭，忠勇伯世，威棱则夷羿震荡，兵交则丑虏授馘，遂扫清宗祊，蒸禋皇祖。于时云兴之将带州，猥起之师跨邑，哮阗之群风驱，熊罴之族雾合。虽兵以义动，同盟戮力，然皆苞藏祸心，阻兵怙乱，或师无谋律，丧威稔寇。忠规武节，未有如此其著者也。

武烈既没，长沙桓王逸才命世，弱冠秀发，招揽遗老，与之述业。神兵东驱，奋寡犯众，攻无坚城之将，战无交锋之虏。诛叛柔服，而江外底定；饬法修师，则威德翕赫。宾礼名贤，

而张公为之雄；交御豪俊，而周瑜为之杰。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，雅达而聪哲，故同方者以类附，等契者以气集，江东盖多士矣。将北伐诸华，诛鉏干纪，旋皇輿于夷庚，反帝坐于紫闼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清天步而归旧物。戎车既次，群凶侧目，大业未就，中世而殒。

用集我大皇帝，以奇踪袭逸轨，睿心因令图，从政咨于故实，播宪稽乎遗风；而加之以笃敬，申之以节俭，畴谘俊茂，好谋善断，束帛旅于丘园，旌命交乎涂巷。故豪彦寻声而响臻，志士晞光而景骛，异人辐辏，猛士如林。于是张公为师傅；周瑜、陆公、鲁肃、吕蒙之侔，入为腹心，出为股肱；甘宁、凌统、程普、贺齐、硃桓、硃然之徒奋其威，韩当、潘璋、黄盖、蒋钦、周泰之属宣其力；风雅则诸葛瑾、张承、步骞以名声光国，政事则顾雍、潘浚、吕范、吕岱以器任干职，奇伟则虞翻、陆绩、张惇以风义举政，奉使则赵咨、沈珩以敏达延誉，术数则吴范、赵达以襍祥协德；董袭、陈武杀身以卫主，骆统、刘基强谏以补过。谋无遗计，举不失策。故遂割据山川，跨制荆、吴，而与天下争衡矣。魏氏尝藉战胜之威，率百万之师，浮邓塞之舟，下汉阴之众，羽楫万计，龙跃顺流，锐师千旅，武步原隰，谏臣盈室，武将连衡，喟然有吞江浒之志，壹宇宙之气。而周瑜驱我偏师，黜之赤壁，丧旗乱辙，仅而获免，收迹远遁。汉王亦凭帝王之号，帅巴、汉之人，乘危骋变，结垒千里，志报关羽之败，图收湘西之地。而我陆公亦挫之西陵，覆师败绩，困而后济，绝命永安。续以濡须之寇，临川摧锐；蓬荜之战，子轮不反。由是二邦之将，丧气挫锋，势财匱，而吴莞然坐乘其弊，故魏人请好，汉氏乞盟，遂躋天号，鼎峙而立。西界庸、益之郊，北裂淮、汉之涘，东苞百越之地，南括群蛮之表。于是讲八代之礼，搜三王之乐，告类上帝，拱揖群后。武臣毅卒，

循江而守；长棘劲铍，望森而奋。庶尹尽规于上，黎元展业于下，化协殊裔，风衍遐圻。乃俾一介行人，抚巡外域，巨象逸骏，扰于外闲，明珠玮宝，耀于内府，玫瑰重迹而至，奇玩应响而赴；辎轩骋于南荒，冲輶息于朔野；黎庶免干戈之患，戎马无晨服之虞，而帝业固矣。

大皇既没，幼主莅朝，奸回肆虐。景皇聿兴，虔修遗宪，政无大阙，守文之良主也。降及归命之初，典刑未灭，故老犹存。大司马陆公以文武熙朝，左丞相陆凯以謇谔尽规，而施绩、范慎以威重显，丁奉、钟离斐以武毅称，孟宗、丁固之徒为公卿，楼玄、贺邵之属掌机事，元首虽病，股肱犹良。爰逮末叶，群公既丧，然后黔首有瓦解之患，皇家有土崩之衅，历命应化而微，王师蹶运而发，卒散于陈，众奔于邑，城池无籓篱之固，山川无沟阜之势，非有工输云梯之械，智伯灌激之害，楚子筑室之围，燕人济西之队，军未浹辰而社稷夷矣。虽忠臣孤愤，烈士死节，将奚救哉！

夫曹、刘之将非一世所选，向时之师无曩日之众，战守之道抑有前符，险阻之利俄然未改，而成败贸理，古今诡趣，何哉？彼此之化殊，授任之才异也。

其下篇曰：

昔三方之王也，魏人据中夏，汉氏有岷、益，吴制荆、扬而掩有交、广。曹氏虽功济诸华，虐亦深矣，其人怨。刘翁因险以饰智，功已薄矣，其俗陋。夫吴，桓王基之以武，太祖成之以德，聪明睿达，懿度弘远矣。其求贤如弗及，血卍人如稚子，接士尽盛德之容，亲仁罄丹府之爱。拔吕蒙于戎行，试潘浚于系虏。推诚信士，不恤人之我欺；量能授器，不患权之我偏。执鞭鞠躬，以重陆公之威；悉委武卫，以济周瑜之师。卑宫菲食，丰功臣之赏；披怀虚己，纳谏士之算。故鲁肃一面而

自托，士燮蒙险而效命。高张公之德，而省游田之娱；贤诸葛之言，而割情欲之欢；感陆公之规，而除刑法之烦；奇刘基之议，而作三爵之誓；屏气踟躅，以伺子明之疾；分滋损甘，以育凌统之孤；登坛慷慨，归鲁子之功；削投怨言，信子瑜之节。是以忠臣竞尽其谏，志士咸得肆力，洪规远略，固不厌夫区区者也。故百官苟合，庶务未遑。初都建鄴，群臣请备礼秩，天子辞而弗许，曰：“天下其谓朕何！”宫室舆服，盖慊如也。爰及中叶，天人之分既定，故百度之缺粗修，虽醲化懿纲，未齿乎上代，抑其体国经邦之具，亦足以为政矣。地方几万里，带甲将百万，其野沃，其兵练，其器利，其财丰；东负沧海，西阻险塞，长江制其区宇，峻山带其封域，国家之利未见有弘于兹者也。借使守之以道，御之以术，敦率遗典，勤人谨政，修定策，守常险，则可以长世永年，未有危亡之患也。

或曰：“吴、蜀唇齿之国也，夫蜀灭吴亡，理则然矣。”夫蜀，盖藩援之与国，而非吴人之存亡也。其郊境之接，重山积险，陆无长毂之径；川厄流迅，水有惊波之艰。虽有锐师百万，启行不过千夫；轴轳千里，前驱不过百舰。故刘氏之伐，陆公喻之长蛇，其势然也。昔蜀之初亡，朝臣异谋，或欲积石以险其流，或欲机械以御其变。天子总群议以谕之大司马陆公，公以四渎天地之所以节宣其气，固无可遏之理，而机械则彼我所共，彼若弃长技以就所屈，即荆、楚而争舟楫之用，是天赞我也，将谨守峡口以待擒耳。逮步阐之乱，凭宝城以延强寇，资重币以诱群蛮。于时大邦之众，云翔电发，悬旌江介，筑垒遵渚，衿带要害，以止吴人之西，巴、汉舟师，沿江东下。陆公偏师三万，北据东坑，深沟高垒，按甲养威。反虜宛迹待戮，而不敢北窥生路，强寇败绩宵遁，丧师太半。分命锐师五千，西御水军，东西同捷，献俘万计。信哉贤人之谋，岂欺我哉！

自是烽燧罕惊，封域寡虞。陆公没而潜谋兆，吴衅深而六师骇。夫太康之役，众未盛乎曩日之师；广州之乱，祸有愈乎向时之难，而邦家颠覆，宗庙为墟。呜呼！“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”，不其然欤！

《易》曰“汤、武革命顺乎天”，或曰“乱不极则治不形”，言帝王之因天时也。古人有言曰“天时不如地利”，《易》曰“王侯设险以守其国”，言为国之恃险也。又曰“地利不如人和”，“在德不在险”，言守险之在人也。吴之兴也，参而由焉，孙卿所谓合其参者也。及其亡也，恃险而已，又孙卿所谓舍其参者也。夫四州之萌非无众也，大江以南非乏俊也，山川之险易守也，劲利之器易用也，先政之策易修也，功不兴而祸遘何哉？所以用之者失也。故先王达经国之长规，审存亡之至数，谦己以安百姓，敦惠以致人和，宽冲以诱俊乂之谋，慈和以结士庶之爱。是因其安也，则黎元与之同庆，及其危也，则兆庶与之同患。安与众同庆，则其危不可得也；危与下同患，则其难不足血卩也。夫然，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，《麦秀》无悲殷之思，《黍离》无愍周之感也。

至太康末，与弟云俱入洛，造太常张华。华素重其名，如旧相识，曰：“伐吴之役，利获二俊。”又尝诣侍中王济，济指羊酪谓机曰：“卿吴中何以敌此？”答云：“千里莼羹，未下盐豉。”时人称为名对。张华荐之诸公。后太傅杨骏辟为祭酒。会骏诛，累迁太子洗马、著作郎。范阳卢志于众中问机曰：“陆逊、陆抗于君近远？”机曰：“如君于卢毓、卢廷。”志默然。既起，云谓机曰：“殊邦遐远，容不相悉，何至于此！”机曰：“我父祖名播四海，宁不知邪！”议者以此定二陆之优劣。

吴王晏出镇淮南，以机为郎中令，迁尚书中兵郎，转殿中郎。赵王伦辅政，引为相国参军。豫诛贾谧功，赐爵关中侯。

伦将篡位，以为中书郎。伦之诛也，齐王冏以机职在中书，九锡文及禅诏疑机与焉，遂收机等九人付廷尉。赖成都王颖、吴王晏并救理之，得减死徙边，遇赦而止。

初机有骏犬，名曰黄耳，甚爱之。既而羁寓京师，久无家问，笑语犬曰：“我家绝无书信，汝能赍书取消息不？”犬摇尾作声。机乃为书以竹筒盛之而系其颈，犬寻路南走，遂至其家，得报还洛。其后因以为常。时中国多难，顾荣、戴若思等咸劝机还吴，机负其才望，而志匡世难，故不从。

冏既矜功自伐，受爵不让，机恶之，作《豪士赋》以刺焉。其序曰：

夫立德之基有常，而建功之路不一。何则？修心以为量者存乎我，因物以成务者系乎彼。存乎我者，隆杀止乎其域；系乎彼者，丰约惟所遭遇。落叶俟微飙以陨，而风之力盖寡；孟尝遭雍门以泣，而琴之感以末。何哉？欲陨之叶无所假烈风，将坠之泣不足烦哀响也。是故苟时启于天，理尽于人，庸夫可以济圣贤之功，斗筲可以定烈士之业。故曰“才不半古，功已倍之”，盖得之于时世也。历观今古，徼一时之功而居伊、周之位者有矣。

夫我之自我，智士犹婴其累；物之相物，昆虫皆有此情。夫以自我之量而挟非常之勋，神器晖其顾眄，万物随其俯仰，心玩居常之安，耳饱从谀之说，岂识乎功在身外，任出才表者哉！且好荣恶辱，有生之所大期，忌盈害上，鬼神犹且不免，人主操其常柄，天下服其大节，故曰天可仇乎。而时有玄服荷戟，立乎庙门之下，援旗誓众，奋于阡陌之上，况乎世主制命，自下裁物者乎！广树恩不足以敌怨，勤兴利不足以补害，故曰代大匠斫者必伤其手。且夫政由宁氏，忠臣所以慷慨；祭则寡人，人主所不久堪。是以君爽快快，不悦公旦之举；高平师师，

侧目博陆之势。而成王不遣嫌吝于怀，宣帝若负芒刺于背，非其然者欤？

嗟乎！光于四表，德莫富焉。王曰叔父，亲莫昵焉。登帝天位，功莫厚焉。守节没齿，忠莫至焉。而倾侧颠沛，仅而自全，则伊生抱明允以婴戮，文子怀忠敬而齿剑，固其所也。因斯以言，夫以笃圣穆亲，如彼之懿，大德至忠，如此之盛，尚不能取信于人主之怀，止谤于众多之口，过此以往，恶睹其可！安危之理，断可识矣。又况乎饗大名以冒道家之忌，运短才而易圣哲所难者哉！身危由于势过，而不知去势以求安；祸积起于宠盛，而不知辞宠以招福。见百姓之谋己，则申宫警守，以崇不畜之威；惧万方之不服，则严刑峻制，以贾伤心之怨。然后威穷乎震主，而怨行乎上下，众心日侈，危机将发，而方偃仰瞪眄，谓足以夸世，笑古人之未工，忘己事之已拙，知曩勋之可矜，暗成败之有会。是以事穷运尽，必有颠仆；风起尘合，而祸至常酷也。圣人忌功名之过己，恶宠禄之逾量，盖为此也。

夫恶欲之大端，贤愚所共有，而游子殉高位于生前，志士思垂名于身后，受生之分，惟此而已。夫盖世之业，名莫盛焉；率意无违，欲莫顺焉。借使伊人颇览天道，知尽不可益，盈难久持，超然自引，高揖而退，则巍巍之盛，仰邈前贤，洋洋之风，俯观来籍，而大欲不止于身，至乐无愆乎旧，节弥效而德弥广，身逾逸而名逾劭。此之不为，而彼之必昧，然后河海之迹堙为穷流，一匮之衅积成山岳，名编凶顽之条，身厌荼毒之痛，岂不谬哉！故聊为赋焉，庶使百世少有悟云。

罔不之悟，而竟以败。

机又以圣王经国，义在封建，因采其远指，著《五等论》曰：

夫体国经野，先王所慎，创制垂基，思隆后叶。然而经略不同，长世异术。五等之制，始于黄、唐，郡县之治，创于秦、汉，得失成败，备在典谟，是以其详可得而言。

夫王者知帝业至重，天下至广。广不可以偏制，重不可以独任。任重必于借力，制广终乎因人。故设官分职，所以轻其任也；并建伍长，所以弘其制也。于是乎立其封疆之典，裁其亲疏之宜，使万国相维，以成盘石之固；宗庶杂居，而定维城之业。又有以见绥世之长御，识人情之大方，知其为人不如厚己，利物不如图身；安上在于悦下，为己存乎利人。故《易》曰“悦以使人，人忘其劳”，孙卿曰“不利而利之，不如利而后利之利也”。是以分天下以厚乐，则己得与之同忧；殫天下以丰利，而己得与之共害。利博而恩笃，乐远则忧深，故诸侯享食土之实，万国受传世之祚。夫然，则南面之君各务其政，九服之内知有定主，上之子爱于是乎生，下之礼信于是乎结，世平足以敦风，道衰足以御暴。故强毅之国不能擅一时之势，雄俊之人无所寄霸王之志。然后国安由万邦之思化，主尊赖群后之图身，譬犹众目营方，则天网自昶；四体辞难，而心膂获义。盖三代所以直道，四王所以垂业也。

夫盛衰隆弊，理所固有，教之废兴，系乎其人，原法期于必谅，明道有时而暗。故世及之制弊于强御，厚下之典漏于未折，侵弱之衅遘自三委，陵夷之祸终乎七雄。昔成汤亲照夏后之鉴，公旦目涉商人之戒，文质相济，损益有物。然五等之礼，不革于时，封畛之制，有隆尔者，岂玩二王之祸而暗经世之算乎？固知百世非可悬御，善制不能无弊，而侵弱之辱愈于殄祀，土崩之困痛于陵夷也。是以经始获其多福，虑终取其少祸，非谓侯伯无可乱之符，郡县非兴化之具。故国忧赖其释位，主弱凭于翼戴。及承微积弊，王室遂卑，犹保名位，祚垂后嗣，皇

统幽而不辍，神器否而必存者，岂非事势使之然欤！

降及亡秦，弃道任术，愆周之失，自矜其得。寻斧始于所庇，制国昧于弱下，国庆独飨其利，主忧莫与共害。虽速亡趋乱，不必一道，颠沛之衅，实由孤立。是盖思五等之小怨，亡万国之大德，知陵夷之可患，暗土崩之为痛也。周之不竞，有自来矣。国乏令主，十有余世。然片言勤王，诸侯必应，一朝振矜，远国先叛，故强晋收其请隧之图，暴楚顿其观鼎之志，岂刘、项之能窥关，胜、广之敢号泽哉！借使秦人因循其制，虽则无道，有与共亡，覆灭之祸，岂在曩日！

汉矫秦枉，大启王侯，境土逾溢，不遵旧典，故贾生忧其危，晁错痛其乱。是以诸侯岨其国家之富，凭其士庶之力，势足者反疾，土狭者逆迟，六臣犯其弱纲，七子冲其漏网，皇祖夷于黔徒，西京病于东帝。是盖过正之灾，而非建侯之累也。然吕氏之难，朝士外顾；宋昌策汉，必称诸侯。逮至中叶，忌其失节，割削宗子，有名无实，天下旷然，复袭亡秦之轨矣。是以五侯作威，不忌万国；新都袭汉，易于拾遗也。光武中兴，纂隆皇统，而由遵覆车之遗辙，养丧家之宿疾，仅及数世，奸宄弃斥。卒有强臣专朝，则天下风靡，一夫从衡，而城池自夷，岂不危哉！

在周之衰，难兴王室，放命者七臣，干位者三子，嗣王委其九鼎，凶族据其天邑，钲鼙震于闾宇，锋镝流于绛阙，然祸止畿甸，害不覃及，天下晏然，以安待危。是以宣王兴于共和，襄惠振于晋、郑。岂若二汉阶阨暂扰，而四海已沸，嬖臣朝入，九服夕乱哉！

远惟王莽篡逆之事，近览董卓擅权之际，亿兆悼心，愚智同痛。然周以之存，汉以之亡，夫何故哉？岂世乏曩时之臣，士无匡合之志欤？盖远绩屈于时异，雄心挫于卑势耳。故烈士

扼腕，终委寇仇之手；中人变节，以助虐国之桀。虽复时有鸠合同志以谋王室，然上非舆主，下皆市人，师旅无先定之班，君臣无相保之志，是以义兵云合，无救劫杀之祸，众望未改，而已见大汉之灭矣。

或以“诸侯世位，不必常全，昏主暴君，有时比迹，故五等所以多乱。今之牧守，皆官方庸能，虽或失之，其得固多，故郡县易以为政”。夫德之休明，黜陟日用，长率连属，咸述其职，而淫昏之郡无所容过，何则其不治哉！故先代有以兴矣。苟或衰陵，百度自悖，鬻官之吏以货准财，则贪残之萌皆群后也，安在其不乱哉！故后王有以之废矣。且要而言之，五等之君，为己思政；郡县之长，为吏图物。何以征之？盖企及进取，仕子之常志；修己安人，良士所希及。夫进取之情锐，而安人之誉迟，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，在位所不惮；损实事以养名者，官长所夙慕也。君无卒岁之图，臣挟一时之志。五等则不然。知国为己土，众皆我民；民安，己受其利；国伤，家婴其病。故前人欲以垂后，后嗣思其堂构，为上无苟且之心，群下知胶固之义。使其并贤居政，则功有厚薄；两愚处乱，则过有深浅。然则八代之制，几可以一理贯；秦、汉之典，殆可以一言蔽也。

时成都王颖推功不居，劳谦下士。机既感全济之恩，又见朝廷屡有变难，谓颖必能康隆晋室，遂委身焉。颖以机参大将军军事，表为平原内史。太安初，颖与河间王颙起兵讨长沙王乂，假机后将军、河北大都督，督北中郎将王粹、冠军牵秀等诸军二十余万人。机以三世为将，道家所忌，又羁旅入宦，屯居群士之右，而王粹、牵秀等皆有怨心，固辞都督。颖不许。机乡人孙惠亦劝机让都督于粹，机曰：“将谓吾为首鼠避贼，适所以速祸也。”遂行。颖谓机曰：“若功成事定，当爵为郡公，位以台司，将军勉之矣！”机曰：“昔齐桓任夷吾以建九

合之功，燕惠疑乐毅以失垂成之业，今日之事，在公不在机也。

“颖左长史卢志心害机宠，言于颖曰：“陆机自比管、乐，拟君暗主，自古命将遣师，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济事者也。”颖默然。机始临戎，而牙旗折，意甚恶之。列军自朝歌至于河桥，鼓声闻数百里，汉、魏以来，出师之盛，未尝有也。长沙王义奉天子与机战于鹿苑，机军大败，赴七里涧而死者如积焉，水为之不流，将军贾棱皆死之。

初，宦人孟玖弟超并为颖所嬖宠。超领万人为小都督，未战，纵兵大掠。机录其主者。超将铁骑百余人，直入机麾下夺之，顾谓机曰：“貉奴能作督不！”机司马孙拯劝机杀之，机不能用。超宣言于众曰：“陆机将反。”又还书与玖言机持两端，军不速决。及战，超不受机节度，轻兵独进而没。玖疑机杀之，遂谮机于颖，言其有异志。将军王阐、郝昌、公师籓等皆玖所用，与牵秀等共证之。颖大怒，使秀密收机。其夕，机梦黑幟绕车，手决不开，天明而秀兵至。机释戎服，著白衾，与秀相见，神色自若，谓秀曰：“自吴朝倾覆，吾兄弟宗族蒙国重恩，入侍帷幄，出剖符竹。成都命吾以重任，辞不获已。今日受诛，岂非命也！”因与颖笺，词甚凄恻。既而叹曰：“华亭鹤唳，岂可复闻乎！”遂遇害于军中，时年四十三。二子蔚、夏亦同被害。机既死非其罪，士卒痛之，莫不流涕。是日昏雾昼合，大风折木，平地尺雪，议者以为陆氏之冤。

机天才秀逸，辞藻宏丽，张华尝谓之曰：“人之为文，常恨才少，而子更患其多。”弟云尝与书曰：“君苗见兄文，辄欲烧其笔砚。”后葛洪著书，称“机文犹玄圃之积玉，无非夜光焉，五河之吐流，泉源如一焉。其弘丽妍贍，英锐飘逸，亦一代之绝乎！”其为人所推服如此。然好游权门，与贾谧亲善，以进趣获讥。所著文章凡三百余篇，并行于世。

孙拯者，字显世，吴都富春人也。能属文，仕吴为黄门郎。孙皓世，侍臣多得罪，惟拯与顾荣以智全。吴平后，为涿令，有称绩。机既为孟玖等所诬收拯考掠，两踝骨见，终不变辞。门生费慈、宰意二人诣狱明拯，拯譬遣之曰：“吾义不可诬枉知故，卿何宜复尔？”二人曰：“仆亦安得负君！”拯遂死狱中，而慈、意亦死。

云字士龙，六岁能属文，性清正，有才理。少与兄机齐名，虽文章不及机，而持论过之，号曰“二陆”。幼时吴尚书广陵闵鸿见而奇之，曰：“此儿若非龙驹，当是凤雏。”后举云贤良，时年十六。吴平，入洛。机初诣张华，华问云何在。机曰：“云有笑疾，未敢自见。”俄而云至。华为人多姿制，又好帛绳缠须。云见而大笑，不能自己。先是，尝著纁经上船，于水中顾见其影，因大笑落水，人救获免。云与荀隐素未相识，尝会华坐，华曰：“今日相遇，可勿为常谈。”云因抗手曰：“云间陆士龙。”隐曰：“日下荀鸣鹤。”鸣鹤，隐字也。云又曰：“既开青云睹白雉，何不张尔弓，挟尔矢？”隐曰：“本谓是云龙骖骖，乃是山鹿野麋。兽微弩强，是以发迟。”华抚手大笑。刺史周浚召为从事，谓人曰：“陆士龙当今之颜子也。”

俄以公府掾为太子舍人，出补浚仪令。县居都会之要，名为难理。云到官肃然，下不能欺，市无二价。人有见杀者，主名不立，云录其妻，而无所问。十许日遣出，密令人随后，谓曰：“其去不出十里，当有男子候之与语，便缚来。”既而果然。问之具服，云：“与此妻通，共杀其夫，闻妻得出，欲与语，惮近县，故远相要候。”于是一县称其神明。郡守害其能，屡谴责之，云乃去官。百姓追思之，图画形象，配食县社。

寻拜吴王晏郎中令。晏于西园大营第室，云上书曰：“臣

窃见世祖武皇帝临朝拱默，训世以俭，即位二十有六载，宫室台榭无所新营，屡发明诏，厚戒丰奢。国家纂承，务在遵奉，而世俗陵迟，家竞盈溢，渐渍波荡，遂已成风。虽严诏屡宣，而侈俗滋广。每观诏书，众庶叹息。清河王昔起墓宅时，手诏追述先帝节俭之教，恳切之旨，形于四海。清河王毁坏成宅以奉诏命，海内听望，咸用欣然。臣愚以先帝遗教日以陵替，今与国家协崇大化、追阐前踪者，实在殿下。先敦素朴而后可以训正四方；凡在崇丽，一宜节之以制，然后上厌帝心，下允时望。臣以凡才，特蒙拔擢，亦思竭忠效节以报所受之施，是以不虑犯迕，敢陈所怀。如愚臣言有可采，乞垂三省。”

时晏信任部将，使覆察诸官钱帛，云又陈曰：“伏见令书，以部曲将李咸、冯南、司马吴定、给使徐泰等覆校诸官市买钱帛簿。臣愚以圣德龙兴，光有大国，选众官材，庶工肄业。中尉该、大农诞皆清廉淑慎，恪居所司，其下众官，悉州闾一介，疏暗之咎，虽可日闻，至于处义用情，庶无大戾。今咸、南军旅小人，定、泰士卒厮贱，非有清慎素著，忠公足称。大臣所关，犹谓未详，咸等督察，然后得信，既非开国勿用之义，又伤殿下推诚旷荡之量。虽使咸等能尽节益国，而功利百倍，至于光辅国美，犹未若开怀信士之无失。况所益不过姑息之利，而使小人用事，大道陵替，此臣所以慷慨也。臣备位大臣，职在献可，苟有管见，敢不尽规。愚以宜发明令，罢此等覆察，众事一付治书，则大信临下，人思尽节矣。”

云爰才好士，多所贡达。移书太常府荐同郡张贍曰：“盖闻在昔圣王，承天御世，殷荐明德，思和人神，莫不崇典谟以教思，兴礼学以陶远。是以帝尧昭焕而道协人天，西伯质文而周隆二代。大晋建皇，崇配天地，区夏既混，礼乐将庸。君侯应历运之会，赞天人之际，博延俊茂，熙隆载典。伏见卫将军

舍人同郡张瞻，茂德清粹，器思深通。初慕圣门，栖心重仞，启涂及阶，遂升枢奥。抽灵匱于秘宫，披金滕于玄夏，思乐百氏，博采其珍；辞迈翰林，言敷其藻。探微集逸，思心洞神；论道属书，篇章光覩。含奇宰府，婆娑公门。栖静隐宝，沦虚藏器；褻裳袭锦，缙衣被玉。曾泉改路，悬车将迈，考盘下位，岁聿屡迁。搢绅之士，具怀恹恨。方今太清辟宇，四门启籥，玄纲括地，天网广罗；庆云兴以招龙，和风起而仪凤，诚岩穴耀颖之秋，河津托乘之日也。而瞻沈沦下位，群望悼心。若得端委太学，错综先典；垂纓玉阶，论道紫宫，诚帝室之瑰宝，清庙之伟器。广乐九奏，必登昊天天庭；《韶》《夏》六变，必飨上帝之祀矣。”

入为尚书郎、侍御史、太子中舍人、中书侍郎。成都王颖表为清河内史。颖将讨齐王冏，以云为前锋都督。会冏诛，转大将军右司马。颖晚节政衰，云屡以正言忤旨。孟玖欲用其父为邯郸令，左长史卢志等并阿意从之，而云固执不许，曰：“此县皆公府掾资，岂有黄门父居之邪！”玖深忿怨。张昌为乱，颖上云为使持节、大都督、前锋将军以讨昌。会伐长沙王，乃止。

机之败也，并收云。颖官属江统、蔡克、枣嵩等上疏曰：“统等闻人主圣明，臣下尽规，苟有所怀，不敢不献。昨闻教以陆机后失军期，师徒败绩，以法加刑，莫不谓当。诚足以肃齐三军，威示远近，所谓一人受戮，天下知诫者也。且闻重教，以机图为反逆，应加族诛，未知本末者，莫不疑惑。夫爵人于朝，与众共之；刑人于市，与众弃之。惟刑之恤，古人所慎。今明公兴举义兵，以除国难，四海同心，云合响应，罪人之命，悬于漏刻，泰平之期，不旦则夕矣。机兄弟并蒙拔擢，俱受重任，不当背罔极之恩，而向垂亡之寇；去泰山之安，而赴累卵

之危也。直以机计虑浅近，不能董摄群帅，致果杀敌，进退之间，事有疑似，故令圣鉴未察其实耳。刑诛事大，言机有反逆之征，宜令王粹、牵秀检校其事。令事验显然，暴之万姓，然后加云等之诛，未足为晚。今此举措，实为太重，得则足令天下情服，失则必使四方心离，不可不令审谛，不可不令详慎。统等区区，非为陆云请一身之命，实虑此举有得失之机，敢竭愚戆，以备诽谤。”颖不纳。统等重请，颖迟回者三日。卢志又曰：“昔赵王杀中护军赵浚，赦其子骧，骧诣明公而击赵，即前事也。”蔡克入至颖前，叩头流血，曰：“云为孟玖所怨，远近莫不闻。今果见杀，罪无彰验，将令群心疑惑，窃为明公惜之。”僚属随克入者数十人，流涕固请，颖恻然有宥云色。孟玖扶颖入，催令杀云。时年四十二。有二女，无男。门生故吏迎丧葬清河，修墓立碑，四时祠祭。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，又撰《新书》十篇，并行于世。

初，云尝行，逗宿故人家，夜暗迷路，莫知所从。忽望草中有火光，于是趣之。至一家，便寄宿，见一年少，美风姿，共谈老子，辞致深远。向晓辞去，行十许里，至故人家，云此数十里中无人居，云意始悟。却寻昨宿处，乃王弼冢。云本无玄学，自此谈老殊进。

云弟耽为平东祭酒，亦有清誉，与云同遇害。大将军参军孙惠与淮南内史硃诞书曰：“不意三陆相携暗朝，一旦湮灭，道业沦丧，痛酷之深，荼毒难言。国丧俊望，悲岂一人！”其为州里所痛悼如此。后东海王越讨颖，移檄天下，亦以机、云兄弟枉害罪状颖云。

喜字恭仲。父瑁，吴吏部尚书。喜仕吴，累迁吏部尚书。少有声名，好学有才思。尝为自叙，其略曰：“刘向省《新语》而作《新序》，桓谭咏《新序》而作《新论》。余不自量，感子

云之《法言》而作《言道》，睹贾子之美才而作《访论》，观子政《洪范》而作《古今历》，鉴蒋子通《万机》而作《审机》，读《幽通》、《思玄》、《四愁》而作《娱宾》、《九思》真所谓忍愧者也。”其书近百篇。

吴平，又作《西州清论》传于世，借称诸葛孔明以行其书也。有《较论格品篇》曰：“或问予，薛莹最是国土之第一者乎？答曰：‘以理推之，在乎四五之间，问者愕然请问。答曰：‘夫孙皓无道，肆其暴虐，若龙蛇其身，沈默其体，潜而勿用，趣不可测，此第一人也。避尊居卑，禄代耕养，玄静守约，冲退澹然，此第二人也。侃然体国思治，心不辞贵，以方见惮，执政不惧，此第三人也。斟酌时宜，在乱犹显，意不忘忠，时献微益，此第四人也。温恭修慎，不为谄首，无所云补，从容保宠，此第五人也。过此已往，不足复数。故第二已上，多沦没而远悔吝，第三已下，有声位而近咎累。是以深识君子，晦其明而履柔顺也。’问者曰：‘始闻高论，终年启寤矣。’”

太康中，下诏曰：“伪尚书陆喜等十五人，南士归称，并以贞洁不容皓朝，或忠而获罪，或退身修志，放在草野。主者可皆随本位就下拜除，敕所在以礼发遣，须到随才授用。”乃以喜为散骑常侍，寻卒。子育，为尚书郎、弋阳太守。

赞曰：古人云：“虽楚有才，晋实用之。”观夫陆机、陆云，实荆、衡之杞梓，挺圭璋于秀实，驰英华于早年，风鉴澄爽，神情俊迈。文藻宏丽，独步当时；言论慷慨，冠乎终古。高词迥映，如朗月之悬光；叠意回舒，若重岩之积秀。千条析理，则电坼霜开；一绪连文，则珠流璧合。其词深而雅，其义博而显，故足远超枚、马，高躋王、刘，百代文宗，一人而已。然其祖考重光，羽楫吴运，文武奕叶，将相连华。而机以廊庙蕴才，瑚璉标器，宜其承俊乂之庆，奉佐时之业，申能展用，

保誉流功。属吴祚倾基，金陵毕气，君移国灭，家丧臣迁。矫翮南辞，翻栖火树；飞鳞北逝，卒委汤池。遂使穴碎双龙，巢倾两凤。激浪之心未骋，遽骨修鳞；凌云之意将腾，先灰劲翮。望其翔跃，焉可得哉！夫贤之立身，以功名为本；士之居世，以富贵为先。然则荣利人之所贪，祸辱人之所恶，故居安保名，则君子处焉；冒危履贵，则哲士去焉。是知兰植中涂，必无经时之翠；桂生幽壑，终保弥年之丹。非兰怨而桂亲，岂涂害而壑利？而生灭有殊者，隐显之势异也。故曰，衒美非所，罕有常安；韬奇择居，故能全性。观机、云之行己也，智不逮言矣。睹其文章之诚，何知易而行难？自以智足安时，才堪佐命，庶保名位，无忝前基。不知世属未通，运钟方否，进不能辟昏匡乱，退不能屏迹全身，而奋力危邦，竭心庸主，忠抱实而不谅，谤缘虚而见疑，生在己而难长，死因人而易促。上蔡之犬，不诚于前，华亭之鹤，方悔于后。卒令覆宗绝祀，良可悲夫！然则三世为将，衅钟来叶；诛降不祥，殃及后昆。是知西陵结其凶端，河桥收其祸末，其天意也，岂人事乎！

## 列传第二十五

夏侯湛（弟淳 淳子承）  
潘岳（从子尼） 张载（弟协协弟亢）

夏侯湛，字孝若，谯国谯人也。祖威，魏兖州刺史。父庄，淮南太守。湛幼有盛才，文章宏富，善构新词，而美容观，与潘岳友善，每行止同舆接茵，京都谓之“连璧”。

少为太尉掾。泰始中，举贤良，对策中第，拜郎中，累年不调，乃作《抵疑》以自广。其辞曰：

当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谓之曰：“吾闻有其才而不遇者，时也；有其时而不遇者，命也。吾子童幼而岐立，弱冠而著德，少而流声，长而垂名。拔萃始立，而登宰相之朝；挥翼初仪，而受卿尹之举。荡典籍之华，谈先王之言。入闾阖，蹀丹墀，染彤管，吐洪辉，干当世之务，触人主之威，有效矣。而官不过散郎，举不过贤良。凤栖五期，龙蟠六年，英耀秃落，羽仪摧残。而独雍容艺文，荡骀儒林，志不轰著述之业，口不释《雅》《颂》之音，徒费情而耗力，劳神而苦心，此术亦以薄矣。而终莫之辩，宜吾子之陆沈也。且以言乎才，则吾子优矣。以言乎时，则子之所与二三公者，义则骨肉之固，交则明道之观也。富于德，贵于官，其所发明，虽叩牛操筑之客，佣赁拘关之隶，负俗怀讥之士，犹将登为大夫，显为卿尹。于何有宝咳唾之音，爱锱铢之力？向若垂一鳞，回一翼，令吾子攀其飞腾之势，挂其羽翼之末，犹奋迅于云霄之际，腾骧于四极之外。今乃金口

玉音，漠然沈默。使吾子栖迟穷巷，守此困极，心有穷志，貌有饥色。吝江河之流，不以濯舟船之畔；惜东壁之光，不以寓贫妇之目。抑非二三公之蔽贤也，实吾子之拙惑也。”

夏侯子曰：“噫！湛也幸，有过，人必知之矣。吾子所以褒饰之太矣。斟酌之喻，非小丑之所堪也。然过承古人之诲，抑因子大夫之忝在弊室也，敢布其腹心，岂能隐几以览其概乎！”

客曰：“敢祇以听。”

夏侯子曰：“吾闻先大夫孔圣之言：‘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忧也。’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，非吾任也。是以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仆也承门户之业，受过庭之训，是以得接冠带之末，充乎士大夫之列，颇窥《六经》之文，览百家之学。弱年而入公朝，蒙蔽而当显举，进不能拔群出萃，却不能抗排当世，志则乍显乍昧，文则乍幽乍蔚。知之者则谓之欲逍遥以养生，不知之者则谓之欲遑遑以求达，此皆未是仆之所匱也。

仆又闻，世有道，则士无所执其节；黜陟明，则下不在量其力。是以当举而不辞，入朝而酬问。仆，东野之鄙人，顽直之陋生也。不识当世之便，不达朝廷之情，不能倚靡容悦，出入崎倾，逐巧点妍，呕喁辩佞。随群班之次，伏简墨之后。当此之时，若失水之鱼，丧家之狗，行不胜衣，言不出口，安能干当世之务，触人主之威，适足以露狂简而增尘垢。纵使心有至言，言有偏直，此委巷之诚，非朝廷之欲也。

今天子以茂德临天下，以八方六合为四境，海内无虞，万国玄静，九夷之从王化，犹洪声之收清响；黎苗之乐函夏，若游形之招惠景。乡曲之徒，一介之士，曾讽《急就》、习甲子者，皆奋笔扬文，议制论道。出草苗，起林藪，御青琐，入金墉者，无日不有。充三台之寺，盈中书之阁。有司不能竟其文，当年

不能编其籍，此执政之所厌闻也。若乃群公百辟，卿士常伯，被硃佩紫，耀金带白，坐而论道者，又充路盈寝，黄幄玉阶之内，饱其尺牍矣。若仆之言，皆粪土之说，消磨灰烂，垢辱招秽，适可充卫士之爨，盈扫除之器。譬犹投盈寸之胶，而欲使江海易色；烧一羽之毛，而欲令大炉增势。若燎原之烟，弥天之云，嘘之不益其热，翕之不减其气。今子见仆入朝暂对，便欲坐望高位，吐言数百，谓陵 曾一世，何吾子之失评也！仆固脂车以须放，秣马以待却，反耕于枳落，归志乎涡濑，从容乎农夫，优游乎卒岁矣。

古者天子画土以封群后，群后受国以临其邦，悬大赏以乐其成，列九伐以讨其违，兴衰相形，安危相倾。故在位者以求贤为务，受任者以进才为急。今也则九州为一家，万国为百郡，政有常道，法有恆训，因循而礼乐自定，揖让而天下大顺。夫道学之贵游，闾邑之搢绅，皆高门之子，世臣之胤，弘风长誉，推成而进，悠悠者皆天下之彦也。讽诂训，传《诗》《书》，讲儒墨，说玄虚，仆皆不如也。二三公之简仆于凡庸之肆，显仆于细猥之中，则为功也重矣；时而清谈，则为亲也周矣。且古之君子，不知士，则不明不安。是以居逸而思危，对食而肴乾。今也则否。居位者以善身为静，以寡交为慎，以弱断为重，以怯言为信。不知士者无公诽，不得士者不私愧。彼在位者皆稷、契、咎、益、伊、吕、周、召之伦，叔豹、仲熊之俦，稽古则逾黄、唐，经纬则越虞、夏，蔑昆吾之功，嗤桓文之勋，抵管仲，蹉雷晏婴。其远则欲升鼎湖，近则欲超太平。方将保保重啻神，独善其身，玄白冲虚，乞尔养真。虽力挟太山，将不举一羽；扬波万里，将不濯一鳞。咳唾成珠玉，挥袂出风云。岂肯 敝 薛鄙事，取才进人，此又吾子之失言也。子独不闻夫神人乎！噏风饮露，不食五谷。登太清，游山岳，靡芝草，

弄白玉。不因而独备，无假而自足。不与人路同嗜欲，不与世务齐荣辱。故能入无穷之门，享不死之年。以此言之，何待进贤！”

客曰：“圣人有言曰：‘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。’今子值有道之世，当太平之会，不攘袂奋气，发谋出奇。使鸣鹤受和，好爵见縻。抑乃沈身郎署，约志勤卑，不亦羸哉！且伊尹之干成汤，宁戚之迕桓公，或投己鼎俎，或庸身饭牛，明废兴之机，歌《白水》之流，德入殷王，义感齐侯。故伊尹起庖厨而登阿衡，宁戚出车下而阶大夫。外无微介，内无请谒，矫身擢手，径躐名位。吾子亦何不慕贤以自厉，希古以慷慨乎！”

夏侯子曰：“呜呼！是何言欤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，非仆之所恶也。夫干将之剑，陆断狗马，水截蛟龙，而牟公刀不能入泥。骐驎骅骝之乘，一日而致千里，而弩蹇不能迈亩。百炼之监，别须眉之数，而壁土不见泰山。鸿鹄一举，横四海之区，出青云之外，而尺鷃不陵桑榆。此利钝之觉，优劣之决也，夫欲进其身者，不过千万乘，而仆以上朝堂，答世问，不过显所知。仆以竭心思，尽才学，意无雅正可准，论无片言可采，是以顿于鄙劣而莫之能起也。以此言之，仆何为其不自衒哉！子不嫌仆德之不劭，而疑其位之不到，是犹反镜而索照，登木而下钓，仆未以此为不肖也。”

若乃伊尹负鼎以干汤，吕尚隐游以徼文，傅说操筑以寤主，宁戚击角以要君，此非仆所能也。庄周骀荡以放言，君平卖卜以自贤，接舆阳狂以蔽身，梅福弃家以求仙，此又非仆之所安也。若乃季札抗节于延陵，杨雄覃思于《太玄》，伯玉和柔于人怀，柳惠三黜于士官，仆虽不敏，窃颇仿佛其清尘。”

后选补太子舍人，转尚书郎，出为野王令。以血卍隐为急，而缓于公调。政清务闲，优游多暇，乃作《昆弟诰》。其辞曰：

惟正月才生魄，湛若曰：“咨尔弟淳、琬、瑯、谟、总、瞻：古人有言，‘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。’‘死丧之戚，兄弟孔怀。’又曰，‘周之有至德也，莫如兄弟。’於戏！古之载于训籍，传于《诗》《书》者，厥乃不思，不可不行。尔其专乃心，一乃听，砥砺乃性，以听我之格言。”淳等拜手稽首。

湛若曰：“呜呼！惟我皇乃祖滕公，肇厘厥德厥功，以左右汉祖，弘济于嗣君，用垂祚于后。世世增敷前轨，济其好行美德。明允相继，冠冕胥及。以逮于皇曾祖愨侯，寅亮魏祖，用康乂厥世，遂启土宇，以大综厥勋于家。我皇祖穆侯，崇厥基以允厘显志，用恢阐我令业。维我后府君侯，祇服哲命，钦明文思，以熙柔我家道，丕隆我先绪。钦若稽古训，用敷训典籍，乃综其微言。呜呼！自三坟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，图纬六艺，及百家众流，罔不探赜索隐，钩深致远。《洪范》九畴，彝伦攸叙。乃命世立言，越用继尼父之大业，斯文在兹。且九龄而我王母薛妃登遐，我后孝思罔极，惟以奉于穆侯之继室蔡姬，以致其子道。蔡姬登遐，隘于穆侯之命，厥礼乃不得成，用不祔于祖姑。惟乃用聘其永慕，厥乃以疾辞位，用逊于厥家，布衣席稿，以终于三载。厥乃古训无文，我后丕孝其心，用假于厥制，以穆于世父使君侯。惟伯后聪明睿智，奕世载德，用慈友于我后。我惟烝烝是虔，罔不克承厥诲，用增茂我敦笃，以播休美于一世，厥乃可不遵。惟我用夙夜匪懈，日钻其道，而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，我用欲罢不敢。岂唯予躬是惧，实令迹是奉。厥乃昼分而食，夜分而寝。岂唯令迹是畏，实尔犹是仪。呜呼，予其敬哉！俞！予闻之，周之有至德，有妇人焉。我母氏羊姬，宣慈恺悌，明粹笃诚，以抚训群子。厥乃我龔齿，则受厥教于书学，不遑惟宁。敦《诗》《书》礼乐，孳孳弗倦。我有识惟与汝服厥诲，惟仁义惟孝友是尚，忧深思远，祇以防于

微。翳义形于色，厚爱平恕，以济其宽裕。用缉和我七子，训谐我五妹。惟我兄弟姊妹束修慎行，用不辱于冠带，实母氏是凭。予其为政藁尔，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，予其望色思宽。狱之不情，教之不泰是训，予其纳戒思详。呜呼！惟母氏信著于不言，行感于神明。若夫恭事于蔡姬，敦穆于九族，乃高于古之人。古之人厥乃千里承师，矧我惟父惟母世德之余烈，服膺之弗可及，景仰之弗可阶。汝其念哉！俾群弟天祚于我家，俾尔咸休明是履。淳英哉文明柔顺，琬乃沈毅笃固，惟瑄厥清粹平理，谟茂哉！隼哲寅亮，总其弘肃简雅，瞻乃纯铄惠和。惟我蒙蔽，极否于义训。嗟尔六弟，汝其滋义洗心，以补予之尤。予乃亦不敢忘汝之阙。呜呼！小子瞻，汝其见予之长于仁，未见予之长于义也。”

瞻曰：“俞！以如何？”湛若曰：“我之肇于总角，以逮于弱冠，暨于今之二毛，受学于先载，纳诲于严父慈母。予其敬忌于厥身，而匡予之纤介，翼予之小疵，使予有过未曾不知，予知之迨改，惟冲子是赖。予亲于心，爱于中，敬于貌。厥乃口无择言，柔惠且直，廉而不刿，肃而不厉，厥其成予哉。用集我父母之训，庶明厉翼，迺可远在兹。”瞻拜手稽首曰：“俞！”湛曰：“都！在修身，在爱人。”瞻曰：“吁！惟圣其难之。”湛曰：“都！厥不行惟难，厥行惟易。”

淳曰：“俞！明而昧，崇而卑，冲而恆，显而贤，同而疑，厉而柔，和而矜。”湛曰：“俞！乃言厥有道。”淳曰：“俞！祗服训。”湛曰：“来！琬，汝亦昌言。”琬曰：“俞！身不及于人，不敢堕于勤，厥故维新。”湛曰：“俞！瑄亦昌言。”瑄曰：“俞！滋敬于己，不滋敬于己，惟敬乃恃，无忘有耻。”湛曰：“俞！谟亦昌言。”谟曰：“俞！无忘于不可不虞，形貌以心，访心于虞。”湛曰：“俞！总亦昌言。”总曰：

“俞！若忧厥忧以休。”湛曰：“俞！瞻亦昌言。”瞻曰：“俞！复外惟内，取诸内，不忘诸外。”湛曰：“俞！休哉”淳等拜手稽首，湛亦拜手稽首。乃歌曰：“明德复哉，家道休哉，世祚悠哉，百禄周哉！”又作歌曰：“讯德恭哉，训翼从哉，内外康哉！”皆拜曰：“钦哉！”

居邑累年，朝野多叹其屈。除中书侍郎，出补南阳相。迁太子仆，未就命，而武帝崩。惠帝即位，以为散骑常侍。元康初，卒，年四十九。著论三十余篇，别为一家之言。

初，湛作《周诗》成，以示潘岳。岳曰：“此文非徒温雅，乃别见孝弟之性。”岳因此遂作《家风诗》。

湛族为盛门，性颇豪侈，侯服玉食，穷滋极珍。及将没，遗命小棺薄敛，不修封树。论者谓湛虽生不砥砺名节，死则俭约令终，是深达存亡之理。

淳字孝冲。亦有文藻，与湛俱知名。官至弋阳太守。遭中原倾覆，子侄多没胡寇，唯息承渡江。

承字文子。参安东军事，稍迁南平太守。太兴末，王敦举兵内向，承与梁州刺史甘卓、巴东监军柳纯、宜都太守谭该等，并露檄远近，列敦罪状。会甘卓怀疑不进，王师败绩，敦悉诛灭异己者，收承，欲杀之，承外兄王曷苦请得免。寻为散骑常侍。

潘岳，字安仁，荥阳中牟人也。祖瑾，安平太守。父芘，琅邪内史。岳少以才颖见称，乡邑号为奇童，谓终贾之侔也。早辟司空太尉府，举秀才。

泰始中，武帝躬耕藉田，岳作赋以美其事，曰：

伊晋之四年正月丁未，皇帝亲率群后藉于千亩之甸，礼也。于是乃使甸师清畿，野庐扫路，封人壝宫，掌舍设栢。青坛郁其岳立兮，翠幕黝以云布。结崇基之灵趾兮，启四涂之广阡。

沃野坟腴，膏壤平砥。清洛浊渠，引流激水。遐阡绳直，迤陌如矢。葱辖服于缥轭兮，紺轭缀于黛耜。俨储驾于廛左兮，俟万乘之躬履。百僚先置，位以职分，自上下下，具惟命臣。袭春服之萋萋兮，接游车之辘辘。微风生于轻幘兮，纤埃起乎硃轮。森奉璋以阶列兮，望皇轩而肃震。若湛露之晞朝阳兮，众星之拱北辰也。

于是前驱鱼丽，属车鳞萃，闾阖洞启，参途方駟，常伯陪乘，太仆执轡。后妃献種稷之种，司农撰播殖之器，挈壶掌升降之节，宫正设门闾之跽。天子乃御玉辇，麾华盖，冲牙铮鏘，绡紈粹兮蔡。金根照耀以炯晃兮，龙骥腾骧而沛艾。表硃玄于离坎兮，飞青缙于震兑。中黄晔以发辉兮，方彩纷其繁会。五路鸣銮，九旗扬旆，琼鋏入彘，云罕晦蔼。箫管嘲 哲以啾嘈兮，鼓鞀砢 急以砰盖，笋虞疑以轩翥兮，洪钟越乎区外。震震填填，尘雾连天，以幸乎藉田。蝉冕颀以灼灼兮，碧色肃其芊芊。似夜光之剖荆璞兮，若茂松之依山颠也。

于是我皇乃降灵坛，抚御耦，游场染屣，洪縻在手。三推而舍，庶人终亩。贵贱以班，或五或九。于斯时也，居靡都鄙，人无华裔，长幼杂遝以交集，士女颁斌而咸戾。被褐振裾，垂髻总髻，蹀踵侧肩，倚裳连襪。黄尘为之四合兮，阳光为之潜翳。动容发音而观者，莫不抃舞乎康衢，讴吟乎圣世。情欣乐乎昏作兮，虑尽力乎树艺。靡谁督而常勤兮，莫之课而自厉。躬先劳而悦使兮，岂严刑而猛制哉！

有邑老田父，或进而称曰：“盖损益随时，理有常然。高以下为基，人以食为天。正其末者端其本，善其后者慎其先。夫九土之宜弗任，四业之务不壹，野有菜蔬之色，朝乏代耕之秩。无储蓄以虞灾，徒望岁以自必。三代之衰，皆此物也。今圣上昧旦丕显，夕惕若栗，图匮于丰，防俭于逸，钦哉钦哉，

惟谷之恤。展三时之弘务，致仓廩于盈溢，固尧、汤之用心，而存救之要术也。”若乃庙祧有事，祝宗讫日，簠簋普淖，则此之自实，缩鬯萧茅，又于是乎出。黍稷馨香，旨酒嘉栗。宜其时和年登，而神降之吉也。古人有言曰：“圣人之德，无以加于孝乎！”夫孝者，天之性、人之所由灵也。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，其或继之者，鲜哉希矣！逮我皇晋，实光斯道，仪刑孚于万国，爱敬尽于祖考。故躬稼以供粢盛，所以致孝也；劝穡以足百姓，所以固本也。能本而孝，盛德大业至矣哉！此一役也，二美显焉，不亦远乎，不亦重乎！敢作颂曰：

“思乐甸畿，薄采其芳。大君戾止，言藉其农。其农三推，万国以祗。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。我簠斯盛，我簋斯齐。我仓如陵，我庾如坻。念兹在兹，永言孝思。人力普存，祝史正辞。神只攸歆，逸豫无期。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。”

岳才名冠世，为众所疾，遂栖迟十年。出为河阳令，负其才而郁郁不得志。时尚书仆射山涛、领吏部王济、裴楷等并为帝所亲遇，岳内非之，乃题阁道为谣曰：“阁道东，有大牛。王济鞅，裴楷鞮，和峤刺促不得休。”

转怀令。时以逆旅逐末废农，奸淫亡命，多所依凑，败乱法度，敕当除之。十里一官橛，使老小贫户守之，又差吏掌主，依客舍收钱。岳议曰：

“谨案：逆旅，久矣其所由来也。行者赖以顿止，居者薄收其直，交易贸迁，各得其所。官无役赋，因人成利，惠加百姓而公无未费。语曰：‘许由辞帝尧之命，而舍于逆旅。’《外传》曰：‘晋阳处父过宁，舍于逆旅。’魏武皇帝亦以为宜，其诗曰：‘逆旅整设，以通商贾。’然则自尧到今，未有不得客舍之法。唯商鞅尤之，固非圣世之所言也。方今四海会同，九服纳贡，八方翼翼，公私满路。近畿辐辏，客舍亦稠。冬有

温庐，夏有凉廡，刍秣成行，器用取给。疲牛必投，乘凉近进，发橐写鞍，皆有所憩。

又诸劫盗皆起于迥绝，止乎人众。十里萧条，则奸轨生心；连陌接馆，则寇情震慑。且闻声有救，已发有追，不救有罪，不追有戮，禁暴捕亡，恆有司存。凡此皆客舍之益，而官橐之所乏也。又行者贪路，告余炊爨，皆以昏晨。盛夏昼热，又兼星夜，既限早闭，不及橐门。或避晚关，进逐路隅，祇是慢藏诲盗之原。苟以客舍多败法教，官守棘橐，独复何人？彼河桥、孟津，解券输钱，高第督察，数入校出，品郎两岸相检，犹惧或失之。故悬以禄利，许以功报。今贱吏疲人，独专橐税，管开闭之权，藉不校之势，此道路之蠹，奸利所殖也。率历代之旧俗，获行留之欢心，使客舍洒扫，以待征旅择家而息，岂非众庶颺颺之望。”

请曹列上，朝廷从之。

岳频宰二邑，勤于政绩。调补尚书度支郎，迁廷尉评，以公事免。杨骏辅政，高选吏佐，引岳为太傅主簿。骏诛，除名。初，谯人公孙宏少孤贫，客田于河阳，善鼓琴，颇能属文。岳之为河阳令，爱其才艺，待之甚厚。至是，宏为楚王玮长史，专杀生之政。时骏纲纪皆当从坐，同署主簿硃振已就戮。岳其夕取急在外，宏言之玮，谓之假吏，故得免。未几，选为长安令，作《西征赋》，述所经人物山水，文清旨诣，辞多不录。征补博士，未召，以母疾辄去，官免。寻为著作郎，转散骑侍郎，迁给事黄门侍郎。

岳性轻躁，趋世利，与石崇等谄事贾谧，每候其出，与崇辄望尘而拜。构愍怀之文，岳之辞也。谧二十四友，岳为其首。谧《晋书》限断，亦岳之辞也。其母数诮之曰：“尔当知足，而干没不已乎？”而岳终不能改。

既仕宦不达，乃作《闲居赋》曰：

岳读《汲黯传》至司马安四至九卿，而良史书之，题以巧宦之目，未曾不慨然废书而叹也。曰：嗟乎！巧诚有之，拙亦宜然。顾常以为士之生也，非至圣无轨微妙玄通者，则必立功立事，效当年之用。是以资忠履信以进德，修辞立诚以居业。仆少窃乡曲之誉，忝司空太尉之命，所奉之主，即太宰鲁武公其人也。举秀才为郎。逮事世祖武皇帝，为河阳、怀令，尚书郎，廷尉评。今天子谅暗之际，领太傅主簿。府主诛，除名为民。俄而复官，除长安令。迁博士，未召拜，亲疾辄去，官免。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，八徙官而一进阶，再免，一除名，一不拜职，迁者三而已矣。虽通塞有遇，抑亦拙之效也。普通人和长舆之论余也，固曰“拙于用多”。称多者，吾岂敢；言拙，则信而有征。方今俊乂在官，百工惟时，拙者可以绝意乎宠荣之事矣。太夫人在堂，有羸老之疾，尚何能违膝下色养，而屑屑从斗筲之役？于是览止足之分，庶浮云之志，筑室种树，逍遥自得。池沼足以渔钓，春税足以代耕。灌园鬻蔬，供朝夕之膳；牧羊酤酪，俟伏腊之费。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，此亦拙者之为政也。乃作《闲居赋》以歌事遂情焉。其辞曰：

遨坟素之长圃，步先哲之高衢。虽吾颜之云厚，犹内愧于宁蘧。有道余不仕，无道吾不愚。何巧智之不足，而拙艰之有余也！于是退而闲居，于洛之浹。身齐逸民，名缀下士。背京溯伊，面郊后市。浮梁黜以迳度，灵台杰其高峙。窥天文之秘奥，睹人事之终始。其西则有元戎禁营，玄幕绿徽，溪子巨黍，异綦同归，砲石雷骇，激矢虻飞，以先启行，耀我皇威。其东则有明堂辟雍，清穆敞闲，环林萦映，圆海回泉，聿追孝以严父，宗文考以配天，祇圣敬以明顺，养更老以崇年。若乃背冬涉春，阴谢阳施，天子有事于柴燎，以郊祖而展义，张钧天之

广乐，备千乘之万骑，服枵枵以齐玄，管啾啾而并吹，煌煌乎，隐隐乎，兹礼容之壮观，而王制之巨丽也。两学齐列，双宇如一，右延国胄，左纳良逸。祁祁生徒，济济儒术，或升之堂，或入之室。教无常师，道在则是。故髦士投绂，名王怀玺，训若风行，应犹草靡。此里仁所以为美，孟母所以三徙也。

爰定我居，筑室穿池，长杨映沼，芳枳树檣，游鳞灑灑，菡萏敷披，竹木蓊藹，灵果参差。张公大谷之梨，梁侯乌棗之柿，周文弱枝之枣，房陵硃仲之李，靡不毕植。三桃表櫻胡之别，二柰耀丹白之色，石榴蒲桃之珍，磊落蔓延乎其侧。梅杏郁棗之属，繁荣藻丽之饰，华实照烂，言所不能极也。菜则葱韭蒜芋，青笋紫姜，萁芥甘旨，蓼蔞芬芳，蓂荷依阴，时藿向阳，绿葵含露，白薤负霜。

于是凜秋暑退，熙春寒往，微雨新晴，六合清朗。太夫人乃御版舆，升轻轩，远览王畿，近周家园，体以行和，药以劳宣，常膳载加，旧痾有痊。于是席长筵，列孙子柳垂蔭，车结轨，陆摘紫房，水挂赭鲤，或宴于林，或楔于汜。昆弟斑白，兒童稚齿，称万寿以献觴，咸一惧而一喜。寿觴举，慈颜和，浮杯乐饮，丝竹骈罗，顿足起舞，抗音高歌，人生安乐，孰知其他。退求已而自省，信用薄而才劣。奉周任之格言，敢陈力而就列。几陋身之不保，而奚拟乎明哲，仰众妙而绝思，终优游以养拙。

初，苻为琅邪内史，孙秀为小史给岳，而狡黠自喜。岳恶其为人，数挞辱之，秀常衔忿。及赵王伦辅政，秀为中书令。岳于省内谓秀曰：“孙令犹忆畴昔周旋不？”答曰：“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！”岳于是自知不免。俄而秀遂诬岳及石崇、欧阳建谋奉淮南王允、齐王冏为乱，诛之，夷三族。岳将诣市，与母别曰：“负阿母！”初被收，俱不相知，石崇已送在市，

岳后至，崇谓之曰：“安仁，卿亦复尔邪！”岳曰：“可谓白首同所归。”岳《金谷诗》云：“投分寄石友，白首同所归。乃成其讖。岳母及兄侍御史释、弟燕令豹、司徒掾据、据弟诜，兄弟之子，己出之女，无长幼一时被害，唯释子伯武逃难得免。而豹女与其母相抱号呼不可解，会诏原之。

岳美姿仪，辞藻绝丽，尤善为哀诔之文。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，妇人遇之者，皆连手萦绕，投之以果，遂满车而归。时张载甚丑，每行，小兒以瓦石掷之，委顿而反。岳从子尼。

尼字正叔。祖勛，汉东海相。父满，平原内史。并以学行称。尼少有清才，与岳俱以文章见知。性静退不竞，唯以勤学著述为事。著《安身论》以明所守，其辞曰：

盖崇德莫大乎安身，安身莫尚乎存正，存正莫重乎无私，无私莫深乎寡欲。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后动，易其心而后语，定其交而后求，笃其志而后行。然则动者，吉凶之端也；语者，荣辱之主也；求者，利病之几也；行者，安危之决也。故君子不妄动也，动必适其道；不徒语也，语必经于理；不苟求也，求必造于义；不虚行也，行必由于正。夫然，用能免或系之凶，享自天之祐。故身不安则殆，言不从则悖，交不审则惑，行不笃则危。四者行乎中，则忧患接乎外矣。忧患之接，必生于自私，而兴于有欲。自私者不能成其私，有欲者不能济其欲，理之至也。欲苟不济，能无争乎？私苟不从，能无伐乎？人人自私，家家有欲，众欲并争，群私交伐。争，则乱之萌也；伐，则怨之府也。怨乱既构，危害及之，得不惧乎？

然弃本要末之徒，知进忘退之士，莫不饰才锐智，抽锋擢颖，倾侧乎势利之交，驰骋乎当涂之务。朝有弹冠之朋，野有结绶之友，党与炽于前，荣名扇其后。握权，则赴者鳞集；失宠，则散者瓦解；求利，则托刎颈之欢；争路，则构刻骨之隙。

于是浮伪波腾，曲辩云沸，寒暑殊声，朝夕异价，駑蹇希奔放之迹，铅刀竞一割之用。至于爱恶相攻，与夺交战，诽谤噂沓，毁誉纵横，君子务能，小人伐技，风積于上，俗弊于下。祸结而恨争也不强，患至而悔伐之未辩，大者倾国丧家，次则覆身灭祀。其故何邪？岂不始于私欲而终于争伐哉？

君子则不然。知自私之害公也，然后外其身；知有欲之伤德也，故远绝荣利；知争竞之遭灾也，故犯而不校；知好伐之招怨也，故有功而不德。安身而不为私，故身正而私全；慎言而不适欲，故言济而欲从；定交而不求益，故交立而益厚；谨行而不求名，故行成而名美。止则立乎无私之域，行则由乎不争之涂，必将通天下之理，而济万物之性。天下犹我，故与天下同其欲；己犹万物，故与万物同其利。

夫能保其安者，非谓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乐也，不忘危而已。有期进者，非谓穷贵宠之荣而藉名位之重也，不忘退而已。存其治者，非谓严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，不忘乱而已。故寝蓬室，隐陋巷，披短褐，茹藜藿，环堵而居，易衣而出，苟存乎道，非不安也。虽坐华殿，载文轩，服黼绣，御方丈，重门而处，成列而行，不得与之齐荣。用天时，分地利，甘布衣，安藪泽，沾体涂足，耕而后食，苟崇乎德，非不进也。虽居高位，飨重禄，执权衡，握机秘，功盖当时，势侔人主，不得与之比逸。遗意虑，没才智，忘肝胆，弃形器，貌若无能，志若不及，苟正乎心，非不治也。虽繁计策，广术艺，审刑名，峻法制，文辩流离，论议绝世，不得与之争功。故安也者，安乎道者也。进也者，进乎德者也。治也者，治乎心者也。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国家，进德而不能处富贵，治心而不能治万物者也。

然思危所以求安，虑退所以能进，惧乱所以保治，戒亡所

以获存也。若乃弱志虚心，旷神远致，徙倚乎不拔之根，浮游乎无垠之外，不自贵于物而物宗焉，不自重于人而人敬焉。可亲而不可慢也，可尊而不可远也。亲之如不足，天下莫之能狎也；举之如易胜，而当世莫之能困也。达则济其道而不荣也，穷则善其身而不闷也，用则立于上而非争也，舍则藏于下而非让也。夫荣之所不能动者，则辱之所不能加也；利之所不能劝者，则害之所不能婴也。誉之所不能益者，则毁之所不能损也。

今之学者诚能释自私之心，塞有欲之求，杜交争之原，去矜伐之态，动则行乎至通之路，静则入乎大顺之门，泰则翔乎寥廓之宇，否则沦乎浑冥之泉，邪气不能干其度，外物不能扰其神，哀乐不能荡其守，死生不能易其真，而以造化为工匠，天地为陶钧，名位为糟粕，势利为埃尘，治其内而不饰其外，求诸己而不假诸人，忠肃以奉上，爱敬以事亲，可以御一体，可以牧万民，可以处富贵，可以安贱贫，经盛衰而不改，则庶几乎能安身矣。

初应州辟，后以父老，辞位致养。太康中，举秀才，为太常博士。历高陆令、淮南王允镇东参军。元康初，拜太子舍人，上《释奠颂》。其辞曰：

元康元年冬十二月，上以皇太子富于春秋，而人道之始莫先于孝悌，初命讲《孝经》于崇正殿。实应天纵生知之量，微言奥义，发自圣问，业终而体达。三年春闰月，将有事于上庠，释奠于先师，礼也。越二十四日丙申，侍祠者既齐，輿驾次于太学。太傅在前，少傅在后，恂恂乎弘保训之道；宫臣毕从，三率备卫，济济乎肃翼赞之敬。乃扫坛为殿，悬幕为宫。夫子位于西序，颜回侍于北墉。宗伯掌礼，司仪辨位。二学儒官，搢绅先生之徒，垂纓佩玉，规行矩步者，皆端委而陪于堂下，以待执事之命。设樽筐于两楹之间，陈罍洗于阼阶之左。几筵

既布，钟悬既列，我后乃躬拜俯之勤，资在三之义。谦光之美弥劭，阙里之教克崇，穆穆焉，邕邕焉，真先王之徽典，不刊之美业，允不可替已。于是牲饗之事既终，享献之礼已毕，释玄衣，御春服，弛斋禁，反故式。天子乃命内外群司，百辟卿士，蕃王三事，至于学徒国子，咸来观礼，我后皆延而与之燕。金石箫管之音，八佾六代之舞，铿锵闾閭，般辟俯仰，可以澄神涤欲，移风易俗者，罔不毕奏。抑淫哇，屏《郑》《卫》，远佞邪，释巧辩。是日也，人无愚智，路无远迩，离乡越国，扶老携幼，不期而俱萃。皆延颈以视，倾耳以听，希道慕业，洗心革志，想洙、泗之风，歌来苏之惠。然后知居室之善，著应乎千里之外；不言之化，洋溢于九有之内。於熙乎若典，固皇代之壮观，万载之一会也。尼昔忝礼官，尝闻俎豆。今厕末列，亲睹盛美，漪渍徽猷，沐浴芳润，不知手舞口咏，窃作颂一篇。义近辞陋，不足测盛德之形容，光圣明之遐度。其辞曰：

三元迭运，五德代微。黄精既亢，素灵乃晖。有皇承天，造我晋畿。祚以大宝，登以龙飞。宣基诞命，景熙遐绪，三分自文，受终惟武。席卷要蛮，荡定荒阻；道济群生，化流率土。后帝承哉，丕隆曾构。奄有万方，光宅宇宙。

笃生上嗣，继期挺秀。圣敬日跻，浚哲闳茂。留精儒术，敦阅古训。遵道让齿，降心下问。铺以金声，光以玉润。如日之升，如乾之运。乃延台保，乃命学臣。圣容穆穆，侍讲闾闾。抽演微言，启发道真。探幽穷赜，温故知新。讲业既终，精义既研。崇圣重师，卜日告奠。陈其三牢，引其四县。既戒既式，乃盥乃荐。

恂恂孔圣，百王攸希。亶亶颜生，好学无违。曰皇储后，体神合几。兆吉先见，知来洞微。济济二宫，蔼蔼庶僚。俊乂鳞萃，髦士盈朝。如彼和肆，莫匪琼瑶；如彼仪凤，乐我《云》

《韶》琼瑶谁剖？四门洞开；《云》《韶》奚乐？神人允谐。蝉冕耀庭。细珮振阶。德以谦光，仁以恩怀。我酒惟清，我肴惟馨。舞以六代，歌以九成。

莘莘胄子，祁祁学生。洗心自百，观国之荣。学犹蔚苗，化若偃草。博我以文，弘我以道。万邦蝉蜕，矧乃俊造。钻蚌莹珠，剖石摘藻。丝匪玄黄，水罔方圆。引之斯流，染之斯鲜。若金受范，若埴在甄。上好如云，下效如川。

昔在周兴，王化之始。曰文曰武，时惟世子。今我皇储，齐圣通理。缉熙重光，于穆不已。于穆伊何？思文哲后。媚兹一人，实副元首。孝洽家邦，光照九有。纯嘏自晋，永世昌阜。微微下臣，过充近侍。猥躐风云，鸾龙是厕。身澡芳流，目玩盛事。竭诚作颂，祇咏圣志。

出为宛令，在任宽而不纵，恤隐勤政，厉公平而遗人事。入补尚书郎，俄转著作郎。为《乘舆箴》，其辞曰：

《易》称“有天地然后有人伦，有父子然后有君臣”。传曰：“大者天地，其次君臣。”然君臣父子之道，天地人伦之本，未有以先之者也。故天生蒸人而树之君，使司牧之，将以导群生之性，而理万物之情。岂以宠一人之身，极无量之欲，如斯而已哉！夫古之为君者，无欲而至公，故有茅茨土阶之俭；而后之为君，有欲而自利，故有瑶台琼室之侈。无欲者，天下共推之；有欲者，天下共争之。推之之极，虽禅代犹脱履；争之之极，虽劫杀而不避。故曰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之天下”，安可求而得，辞而已者乎！

夫修诸己而化诸人，出乎迩而见乎远者，言行之谓也。故人主所患，莫甚于不知其过；而所美，莫美于好闻其过。若有君于此，而曰予必无过，唯其言而莫之违，斯孔子所谓其庶几乎一言而丧国者也。盖君子之过，如日月之蚀：过也，人皆见

之，更也，人皆仰之。虽以尧、舜、汤、武之盛，必有诽谤之木，敢谏之鼓，盘杆之铭，无讳之史，所以闲其邪僻而纳诸正道，其自维持如此之备。故箴规之兴，将以救过补阙，然犹依违讽喻，使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自诫。先儒既援古义，举内外之殊，而高祖亦序六官，论成败之要，义正辞约，又尽善矣。自《虞人箴》以至于《百官》非唯规其所司，诚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。《春秋传》曰“命百官箴王阙”，则亦天子之事也。

尼以为王者膺受命之期，当神器之运，总万机而抚四海，简群才而审所授，孜孜于得人，汲汲于闻过，虽廷争面折，犹将祈请而求焉。至于箴规，谏之顺者，曷为独阙之哉？是以不量其学陋思浅，因负担之余，尝试撰而述之。不敢斥至尊之号，故以“乘舆”目篇。盖帝王之事至大，而古今之变至众，文繁而义诡，意局而辞野，将欲希企前贤，仿佛崇轨，譬犹丘坻之望华岱，恆星之系日月也，其不逮明矣。颂曰：

元元遂初，芒芒太始。清浊同流，玄黄错峙。上下弗形，尊卑靡纪。赫胥悠哉，大庭尚矣。皇极启建，两仪既分。彝伦需永序，万邦已纷。国事明王，家奉严君。各有攸尊，德用不勤。羲、农已降，暨于夏、殷。或禅或传，乃质乃文。

太上无名，下知有之。仁义不存，而人归孝慈。无为无执，何欲何思。忠信之薄，礼刑实滋。既誉既畏，以侮以欺。作誓作盟，而人始叛疑。煌煌四海，蔼蔼万乘，菲誓焉凭？左辅右弼，前疑后丞。一日万机，业业兢兢。夫出其言善，则千里是应；而莫余违，亦丧邦有征。枢机之动，式以废兴。殷监不远，若之何勿愆！

且厚味腊毒，丰屋生灾。辛作璇室，而夏兴瑶台。糟丘酒池，象箸玉杯。厥肴伊何？龙肝豹胎。惟此哲妇，职为乱阶。殷用丧师，夏亦不恢。是以帝尧在位，茅茨不翦。周文日昃，

昧旦丕显，夫德輶如毛，而或举之者鲜。故《汉》有惭德，《武》未尽善。下世道衰，末俗化浅。耽乐逸游，荒淫沈湎。不式古训，而好是佞辩；不遵王路，而覆车是践。成败之效，载在先典。匪唯陵夷，厥世用殄。故曰树君如之何？将人是司牧。视之犹伤，而知其寒 奥。故能抚之斯柔，而敦之斯睦；无远不怀，靡思不服。夫岂厌纵一人，而玩其耳目；内迷声色，外荒弛逐；不修政事，而终于颠覆？

昔唐氏授舜，舜亦命禹。受终纳祖，丕承天序。放桀惟汤，克殷伊武。故禅代非一姓，社稷无常主。四岳三涂，九州之阻。彭蠡、洞庭，殷商之旅。虞夏之隆，非由尺土。而纣之百克，卒于绝绪。故王者无亲，唯在择人。倾盖惟旧，白首乃新。望由钓夫，伊起有莘。负鼎鼓刀，而谋合圣神。夫岂借官左右，而取介近臣。盖有国有家者，莫云我聪，或此面从；莫谓我智，听受未易。甘言美疾，鲜不为累。由夷逃宠，远于脱屣。奈何人主，位极则侈？

知人则哲，惟帝所难。唐朝既泰，四族作奸。周室既隆，而管、蔡不虔。匪我二圣，孰弭斯患？若九德咸受，俊乂在官，君非臣莫治，臣非君莫安。故《书》美康哉，而《易》贵金兰。有皇司国，敢告纳言。

及赵王伦篡位，孙秀专政，忠良之士皆罹祸酷。尼遂疾笃，取假拜扫坟墓。闻齐王冏起义，乃赴许昌。冏引为参军，与谋时务，兼管书记。事平，封安昌公。历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、侍中、秘书监。永兴末，为中书令。时三王战争，皇家多故，尼职居显要，从容而已。虽忧虞不及，而备尝艰难。永嘉中，迁太常卿。洛阳将没，携家属东出成皋，欲还乡里。道遇贼，不得前，病卒于坞壁，年六十余。

张载，字孟阳，安平人也。父收，蜀郡太守。载性闲雅，

博学有文章。太康初，至蜀省父，道经剑阁。载以蜀人恃险好乱，因著铭以作诫曰：

岩岩梁山，积石峨峨。远属荆、衡，近缀岷、嶓。南通邛、夔，北达褒斜。狭过彭、碣，高逾嵩、华。惟蜀之门，作固作镇。是曰剑阁，壁立千仞。穷地之险，极路之峻。世浊则逆，道清斯顺。闭由往汉，开自有晋。秦得百二，并吞诸侯。齐得十二，田生献筹。矧兹狭隘，土之外区。一人荷戟，万夫赳。形胜之地，非亲勿居。昔在武侯，中流而喜。河山之固，见屈吴起。洞庭孟门，二国不祀。兴实由德，险亦难恃。自古及今，天命不易。凭阻作昏，鲜不败绩。公孙既没，刘氏衔壁。覆车之轨，无或重迹。勒铭山阿，敢告梁益。

益州刺史张敏见而奇之，乃表上其文，武帝遣使镌之于剑阁山焉。

载又为《权论》曰：

夫贤人君子将立天下之功，成天下之名，非遇其时，曷由致之哉！故尝试论之：殷汤无鸣条之事，则伊尹，有莘之匹夫也；周武无牧野之阵，则吕牙，渭滨之钓翁也。若兹之类，不可胜纪。盖声发响应，形动影从，时平则才伏，世乱则奇用，岂不信欤！设使秦、莽修三王之法，时致隆平，则汉祖，泗上之健吏；光武，舂陵之侠客耳，况乎附丽者哉！故当其有事也，则足非千里，不入于舆；刃非斩鸿，不韬于鞘。是以弩蹇望风而退，顽钝未试而废。及其无事也，则牛骥共牢，利钝齐列，而无长涂犀革以决之，此离硃与瞽者同眼之说也。处守平之世，而欲建殊常之勋，居太平之际，而吐违俗之谋，此犹却步而登山，鬻章甫于越也。汉文帝见李广而叹曰：“惜子不遇，当高帝时，万户侯岂足道哉！”故智无所运其筹，勇无所奋其气，则勇怯一也；才无所骋其能，辩无所展其说，则顽慧均也。是

以吴榜越船，不能无水而浮；青虬赤螭，不能无云而飞。故和璧之在荆山，隋珠之潜重川，非遇其人，焉有连城之价，照车之名乎！青骹繁霜，繫于笼中，何以效其撮东郭于鞲下也？白猿玄豹，藏于棧檻，何以知其接垂条于千仞也？孱夫与乌获讼力，非龙文赤鼎，无以明之；盖聂政与荆卿争勇，非强秦之威，孰能辨之？故饿夫庸隶，抱关屠钓之伦，一旦而都卿相之位，建金石之号者，或有怀颜、孟之术，抱伊、管之略，没世而不齿者，此言有事之世易为功，无为之时难为名也。若斯湮灭而不称，曾不足以多说。

况夫庸庸之徒，少有不得意者，则自以为枉伏。莫不饰小辩、立小善以偶时，结朋党、聚虚誉以驱俗。进之无补于时，退之无损于化。而世主相与雷同齐口，吹而煦之，岂不哀哉！今士循常习故，规行矩步，积阶级，累阊闾，碌碌然以取世资。若夫魁梧俊杰，卓跖倅傥之徒，直将伏死嵌岑之下，安能与步骤共争道里乎！至如轩冕黻班之士，苟不能匡化辅政，佐时益世，而徒俯仰取容，要荣求利，厚自封之资，丰私家之积，此沐猴而冠耳，尚焉足道哉！

载又为《蒙汜赋》，司隶校尉傅玄见而嗟叹，以车迎之，言谈尽日，为之延誉，遂知名。起家佐著作郎，出补肥乡令。复为著作郎，转太子中舍人，迁乐安相、弘农太守。长沙王义请为记室督。拜中书侍郎，复领著作。载见世方乱，无复进仕意，遂称疾笃告归，卒于家。

协字景阳，少有俊才，与载齐名。辟公府掾，转秘书郎，补华阴令、征北大将军从事中郎，迁中书侍郎。转河间内史，在郡清简寡欲。

于时天下已乱，所在寇盗，协遂弃绝人事，屏居草泽，守道不竞，以属咏自娱。拟诸文士作《七命》。其辞曰：

冲漠公子，含华隐曜，嘉遯龙蟠，超世高蹈，游心于浩然，玩志乎众妙，绝景乎大荒之遐阻，吞响乎幽山之穷奥。于是徇华大夫闻而造焉。乃整云轸，骖飞黄，越奔沙，辗流霜，陵扶摇之风，蹶坚冰之津，旌拂霄嵒，轨出苍垠，天清冷而无霞，野旷朗而无尘，临重岫而揽辔，顾石室而回轮。遂适冲漠公子之所居。其居也，峥嵘幽蔼，萧瑟虚玄，溟海浑灂涌其后，嶰谷 嘈张其前，寻竹竦茎廕其壑，百籁群鸣笼其山，冲飙发而回日，飞砾起而洒天。于是登绝巘，逆长风，陈辨惑之辞，命公子于岩中。曰：“盖闻圣人不卷道而背时，智士不遗身而匿迹，生必耀华名于玉牒，没则勒鸿伐于金册。今公子违世陆沈，避地独窳，有生之欢灭，资父之义废。愁洽百年，苦溢千载，何异促鳞之游汀泞，短羽之栖翳荟！今将荣子以天人之大宝，悦子以纵性之至娱，穷地而游，中天而居，倾四海之欢，殫九州之腴，钻屈谷之瓠，解疏属之拘，子欲之乎？”公子曰：大夫不遗，来萃荒外，虽在不敏，敬听嘉话。”

大夫曰：“寒山之桐，出自太冥，含黄钟以吐干，据苍岑而孤生。既乃琼巘层峻，金岸崑崙，右当风谷，左临云溪，上无陵虚之巢，下无跖实之蹊，摇别峻挺，茗邈嵒嶢，晞三春之溢露，溯九秋之鸣飙，零雪写其根，霏霜封其条，木既繁而后绿，草未素而先凋。于是构云梯，陟峥嵘，翦蕤宾之阳柯，剖大吕之阴茎。营匠斫其朴，伶伦均其声。器举乐奏，促调高张，音朗号钟，韵清绕梁。追逸响于八风，采奇律于归昌，启中黄之妙宫，发蓐收之变商。若乃龙火西颓，暄气初收，飞霜迎节，高风送秋，羁旅怀土之徒，流宕百罹之俦，抚促柱则酸鼻，挥危弦则涕流。若乃追清哇，赴严节，奏《绿水》，吐《白雪》，激楚回，流风结，悲萸英之朝落，悼望舒之夕缺。茝嫫为之擗擗，孀老为之呜咽，王子拂纓而倾耳，六马嘘天而仰秣。此盖

音曲之至妙，子岂能从我而听之乎？”公子曰：“余病未能也。”

大夫曰：“兰宫秘宇，雕堂绮栊，云屏烂叶，琼壁青葱，应门八袭，璇台九重，表以百常之阙，圜以万雉之墉。尔乃峣榭迎风，秀出中天，翠观岑青，彤阁霞连，长翼临云，飞陞陵山，望玉绳而结极，承倒景而开轩。赫素绚烂，粉拱嵯峨，阴虬负檐，阳马承阿。错以瑶英，镂以金华，方疏含秀，圆井吐葩。重殿叠起，交绮对楹。幽堂昼密，明室夜朗。焦冥飞而风生，尺蠖动而成响。若乃目厌常玩，体倦帷幄，携公子而双游，时娱观于林麓。登翠阜，临丹谷，华草锦繁，飞采星烛，阳叶春青，阴条秋绿，华实代新，承意恣观。仰折神恼，俯采朝兰，诉惠风于蘅薄，眷椒涂于瑶坛。尔乃浮三翼，戏中沚，潜鳃骇，惊翰起，沈丝结，飞矰理，挂归翮于赤霄之表，出华鳞于紫潭之里。然后纵棹随风，弭楫乘波，吹孤竹，抚云和，川客唱淮南之曲，榜人奏《采菱》之歌。歌曰：‘乘鸂舟兮为水嬉，临芳洲兮拔灵芝。’乐以忘戚，游以卒时，穷夜为日，毕岁为期。此盖宴居之浩丽，子岂能从我而处之乎？”公子曰：“余病未能也。”

大夫曰：“若乃白商素节，月既授衣，天凝地闭，风厉霜飞，柔条夕劲，密叶晨稀，将因气以效杀，临金郊而讲师。尔乃列轻武，整戎刚，建云髦，启雄芒。驾红阳之飞燕，骖唐公之骠骊，屯羽队于外林，纵轻翼于中荒。尔乃张修罟，布飞罗，陵黄岑，挂青峦，画长壑以为限，带流溪以为关。既乃内无疏蹊，外无漏迹，叩钲散校，举麾赞获，毂金机，驰鸣镝，翦刚豪，落劲翮，连骑竞骛，骈武齐辙，翕忽挥霍，云回风烈，声动响飞，形移影发，举戈林耸，挥锋电灭，仰倾云巢，俯殫地穴。乃有圆文之豸，斑题之豨，彭鬣风生，怒目电睒，口咬霜刃，足拨飞锋，甗林蹶石，扣跋幽丛。于是飞、黄奋锐，贲、

育逞伎。戚封豨希，才费冯豕，拉魁，挫解，钩爪摧，踞牙摆。澜漫狼藉，倾榛倒壑，陨齿挂山，僵踣掩泽，藪为毛林，隰为丹薄。于是彻围顿网，卷旆收鸢，虞人数兽，林衡计鲜；论最犒勤，息马韬弦；肴駉连 麋，酒驾方轩，千钟电醕，万燧星繁，陵阜沾流膏，溪谷厌芳烟。欢极乐殫，回节而旋。此亦畋游之壮观，子岂能从我而为之乎？”公子曰：“余病未能也。”

大夫曰：“楚之阳剑，欧冶所营，邪溪之铤，赤山之精，销逾羊头，鑠越锻成。乃炼乃铄，万辟千灌。丰隆奋椎，飞廉扇炭，神器化成，阳文阴漫。既乃流绮星连，浮采艳发，光如散电，质如耀雪，霜锷水凝，冰刃露洁，形冠豪曹，名珍巨阙，指郑则三军白首，麾晋则千里流血。岂徒水截蛟鸿，陆洒奔骊，断浮翮以为工，绝重甲而称利云尔而已哉！若其灵宝，则舒辟无方，奇锋异模，形震薛烛，光骇风胡，价兼三乡，声贵二都，或驰名倾秦，或夜飞去吴。是以功冠万载，威曜无穷，挥之者无前，拥之者身雄，可以从服九国，横制八戎，爪牙景附，函夏承风。此盖希世之神兵，子岂能从我而服之乎？”公子曰：“余病未能也。”

大夫曰：“天骥之骏，逸态超越，禀气灵川，受精皎月，眸矚黑照，玄采绀发，沫如挥红，汗如振血，秦青不能识其众尺，方堙不能睹其若灭。尔乃巾云轩，践朝雾，赴春衢，整秋御，虬踊螭腾，麟超龙翥，望山载奔，视林载赴。气盛怒发，星飞电骇，志陵九州，势越四海。影不及形，尘不暇起，浮箭未移，再践千里。尔乃逾天根，越地隔，过汗漫之所下游，躡章、亥之所未迹，阳乌为之顿羽，夸父为之投策。斯盖天下之俊乘，子岂能从我而御之乎？”公子曰：“余病未能也。”

大夫曰：“大梁之黍，琼山之禾，唐、稷播其根，农帝尝

其华。尔乃六禽殊珍，四膳异肴，穷海之错，极陆之毛，伊公爨鼎，庖丁挥刀。味重九沸，和兼勺药，晨鳧露鹄，霜黄雀，圆案星乱，方丈华错。封熊之蹠，翰音之跖，燕髀猩脰，髦残象白，灵川之龟，莱黄之鲐，丹穴之鸚，玄豹之胎，燁以秋橙，酤以春梅，接以商王之箸，承以帝辛之怀。范公之鳞，出自九溪，赭尾丹腮，紫翼青鬣。尔乃命支离，飞霜锬，红肌绮散，素肤雪落，姜子之豪不能厕其细，秋蝉之翼不足拟其薄。繁肴既阕，亦有嘉羞。商山之果，汉皋之楸，析龙眼之房，剖椰子之壳。芳旨万选，承意代奏。乃有荆南乌程、豫北竹叶，浮虬星沸，飞华萍接，玄石尝其味，仪氏进其法，倾壘一朝，可以流湏千日，单醪投川，可使三军告捷。斯人神之所歆羨，观听之所炜晬也，子岂能强起而御之乎？”公子曰：“耽爽口之饌，甘腊毒之味，服腐肠之药，御亡国之器，虽子大夫之所荣，顾亦吾人之所畏，余病未能也。”

大夫曰：“盖有晋之融皇风也，金华启征，大人有作，继明代照，配天光宅。其基德也，隆于姬公之处岐；其垂仁也，富乎有殷之在亳。南箕之风不能暢其化，离毕之云无以丰其泽。皇道昭焕，帝载缉熙。导气以乐，宣德以诗，教清乎云官之世，政穆乎鸟纪之时。玉猷四塞，函夏谧静，丹冥投锋，青徼释警，却马于粪车之辕，铭德于昆吾之鼎。群萌反素，时文载郁，耕父推畔，渔竖让陆，樵夫耻危冠之饰，輿台笑短后之服。六合时雍，巍巍荡荡，玄髻巷歌，黄发击壤，解羲皇之绳，错陶唐之象。若乃华裔之夷，流荒之貊，语不传于轡轩，地未被乎正朔，莫不骏奔稽顙，委质重译。于时昆蚊感惠，无思不扰。苑戏九尾之禽，囿栖三足之鸟，鸣凤在林，黜于黄帝之园；有龙游川，盈于孔甲之沼。万物烟煴，天地交泰，义怀靡内，化感无外，林无被褐，山无韦带。皆象刻于百工，兆发乎灵蔡，摺

绅济济，轩冕蔼蔼，功与造化争流，德与二仪比大。”言未终，公子蹶然而兴曰：“鄙夫固陋，守兹狂狷。盖理有毁之，而争宝之讼解；言有怒之，而齐王之疾痊。向子诱我以聳耳之乐，栖我以蔀家之屋，田游驰荡，利刃骏足，既老氏之攸戒，非吾人之所欲，故靡得而应子。至闻皇风载戢，时圣道醇，举实为秋，摘藻为春，下有可封之人，上有大哉之君，余虽不敏，请从后尘。”

世以为工。

永嘉初，复征为黄门侍郎，托疾不就，终于家。

亢字季阳。才藻不逮二陆，亦有属缀，又解音乐伎术。时人谓载、协、亢、陆机、云曰：“二陆”“三张”。中兴初过江，拜散骑侍郎。秘书监荀崧举亢领佐著作郎，出补乌程令，入为散骑常侍，复领佐著作。述《历赞》一篇，见《律历志》。

史臣曰：孝若揆蔚春华，时标丽藻。睹其《抵疑》论理，本穷通于自天；作诰敷文，流英声于孝悌，旨深致远，殊有大雅之风烈焉。安仁思绪云骞，词锋景焕，前史侔于贾谊，先达方之士衡。贾论政范，源王化之幽赜；潘著哀词，贯人灵之情性。机文喻海，韞蓬山而育芜；岳藻如江，濯美锦而增绚。混三家以通校，为二贤之亚匹矣。然其挟弹盈果，拜尘趋贵，蔑弃倚门之训，乾没不逞之间，斯才也而有斯行也，天之所赋，何其驳欤！正叔含咀艺文，履危居正，安其身而后动，契其心而后言，著论究人道之纲，裁箴悬乘舆之鉴，可谓玉质而金相者矣。孟阳镂石之文，见奇于张敏；《蒙汜》之咏，取重于傅玄，为名流之所挹，亦当代之文宗矣。景阳摘光王府，棣萼相辉。洎乎二陆入洛，三张减价。考核遗文，非徒语也。

赞曰：湛称弄翰，缦彩雕焕。才高位卑，往哲攸叹。岳实含章，藻思抑扬。趋权冒势，终亦罹殃。尼标雅性，夙闻词令。

晋书

·1010·

载协飞芳，棣华增映。

## 列传第二十六

江统（子肱悆）

孙楚（孙统）绰

江统，字应元，陈留圉人也。祖蕤，以义行称，为谯郡太守，封亢父男。父祚，南安太守。统静默有远志，时人为之语曰：“嶷然稀言江应元。”与乡人蔡克俱知名。袭父爵，除山阴令。时关陇、屢为氐、羌所扰，孟观西讨，自擒氐帅齐万年。统深惟四夷乱华，宜杜其萌，乃作《徙戎论》。其辞曰：

夫夷蛮戎狄，谓之四夷，九服之制，地在要荒。《春秋》之义，内诸夏而外夷狄。以其言语不通，货币不同，法俗诡异，种类乖殊；或居绝域之外，山河之表，崎岖川谷阻险之地，与中国壤断土隔，不相侵涉，赋役不及，正朔不加，故曰“天子有道，守在四夷”。禹平九土，而西戎即叙。其性气贪婪，凶悍不仁，四夷之中，戎狄为甚。弱则畏服，强则侵叛。虽有贤圣之世，大德之君，咸未能以通化率导，而以恩德柔怀也。当其强也，以殷之高宗而惫于鬼方，有周文王而患昆夷、玁狁，高祖困于白登，孝文军于霸上。及其弱也，周公来九译之贡，中宗纳单于之朝，以元成之微，而犹四夷宾服。此其已然之效也。故匈奴求守边塞，而侯应陈其不可，单于屈膝未央，望之

议以不臣。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，惟以待之有备，御之有常，虽稽颡执贄，而边城不弛固守；为寇贼强暴，而兵甲不加远征，期令境内获安，疆场不侵而已。

及至周室失统，诸侯专征，以大兼小，转相残灭，封疆不固，而利害异心。戎狄乘间，得入中国。或招诱安抚，以为己用。故申、缙之祸，颠覆宗周；襄公要秦，遽兴姜戎。当春秋时，义渠、大荔居秦、晋之域，陆浑、阴戎处伊、洛之间，郟瞞之属害及济东，侵入齐、宋，陵虐邢、卫，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，不绝若线。齐桓攘之，存亡继绝，北伐山戎，以开燕路。故仲尼称管仲之力，嘉左衽之功。逮至春秋之末，战国方盛，楚吞蛮氏，晋翦陆浑，赵武胡服，开榆中之地，秦雄咸阳，灭义渠之等。始皇之并天下也，南兼百越，北走匈奴，五岭长城，戎卒亿计。虽师役烦殷，寇贼横暴，然一世之功，戎虏奔却，当时中国无复四夷也。

汉兴而都长安，关中之郡号曰三辅，《禹贡》雍州，宗周丰、镐之旧也。及至王莽之败，赤眉因之，西都荒毁，百姓流亡。建武中，以马援领陇西太守，讨叛羌，徙其余种于关中，居冯翊、河东空地，而与华人杂处。数岁之后，族类蕃息，既恃其肥强，且苦汉人侵之。永初之元，骑都尉王弘使西域，发调羌氏，以为行卫。于是群羌奔骇，互相扇动，二州之戎，一时俱发，覆没将守，屠破城邑。邓骘之征，弃甲委兵，輿尸丧师，前后相继，诸戎遂炽，至于南入蜀汉，东掠赵、魏，唐突轶关，侵及河内。及遣北军中候硃宠将五营士于孟津距羌，十年之中，夷夏俱毙，任尚、马贤仅乃克之。此所以为害深重、累年不定者，虽由御者之无方，将非其才，亦岂不以寇发心腹，害起肘腋，疢笃难疗，疮大迟愈之故哉！自此之后，余烬不尽，小有际会，辄复侵叛。马贤怵怵，终于覆败；段颖临冲，自西徂乐。

雍州之戎，常为国患，中世之寇，惟此为大。汉末之乱，关中残灭。魏兴之初，与蜀分隔，疆场之戎，一彼一此。魏武皇帝令将军夏侯妙才讨叛氐阿贵、千万等，后因拔弃汉中，遂徙武都之种于秦川，欲以弱寇强国，扞御蜀虏。此盖权宜之计，一时之势，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。今者当之，已受其弊矣。”

夫关中土沃物丰，厥田上上，加以泾、渭之流溉其陂鹵，郑国、白渠灌浸相通，黍稷之饶，亩号一钟，百姓谣咏其殷实，帝王之都每以为居，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戎狄志态，不与华同。而因其衰弊，迁之畿服，士庶玩习，侮其轻弱，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。至于蕃育众盛，则坐生其心。以贪悍之性，挟愤怒之情，候隙乘便，辄为横逆。而居封域之内，无障塞之隔，掩不备之人，收散野之积，故能为祸滋扰，暴害不测。此必然之势，已验之事也。当今之宜，宜及兵威方盛，众事未罢，徙冯翊、北地、新平、安定界内诸羌，著先零、罕并、析支之地；徙扶风、始平、京兆之氐，出还陇右，著阴平、武都之界。廩其道路之粮，令足自致，各附本种，反其旧土，使属国、抚夷就安集之。戎晋不杂，并得其所，上合往古即叙之义，下为盛世永久之规。纵有猾夏之心，风尘之警，则绝远中国，隔阂山河，虽为寇暴，所害不广。是以充国、子明能以数万之众制群羌之命，有征无战，全军独克，虽有谋谖深计，庙胜远图，岂不以华夷异处，戎夏区别，要塞易守之故，得成其功也哉！

难者曰：方今关中之祸，暴兵二载，征戍之劳，老师十万，水旱之害，荐饥累荒，疫疠之灾，札瘥夭昏。凶逆既戮，悔恶初附，且款且畏，咸怀危惧，百姓愁苦，异人同虑，望宁息之有期，若枯旱之思雨露，诚宜镇之以安豫。而子方欲作役起徒，兴功造事，使疲悴之众，徙自猜之寇，以无谷之人，迁乏食之

虏，恐势尽力屈，绪业不卒，羌戎离散，心不可一，前害未及弭，而后变复横出矣。

答曰：羌戎狡猾，擅相号署，攻城野战，伤害牧守，连兵聚众，载离寒暑矣。而今异类瓦解，同种土崩，老幼系虏，丁壮降散，禽离兽进，不能相一。子以此等为尚挟余资，悔恶反善，怀我德惠而来柔附乎？将势穷道尽，智力俱困，惧我兵诛以至于此乎？曰，无有余力，势穷道尽故也。然则我能制其短长之命，而令其进退由己矣。夫乐其业者不易事，安其居者无迁志。方其自疑危惧，畏怖促遽，故可制以兵威，使之左右无违也。迨其死亡散流，离邇未鳩，与关中之人，户皆为仇，故可遐迁远处，令其心不怀土也。夫圣贤之谋事也，为之于未有，理之于未乱，道不著而平，德不显而成。其次则能转祸为福，因败为功，值困必济，遇否能通。今子遭弊事之终而不图更制之始，爰易辙之勤而得覆车之轨，何哉？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，率其少多，戎狄居半，处之与迁，必须口实。若有穷乏糝粒不继者，故当倾关中之谷以全其生生之计，必无挤于沟壑而不为侵掠之害也。今我迁之，传食而至，附其种族，自使相贍，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，此为济行者以廩粮，遗居者以积仓，宽关中之逼，去盗贼之原，除旦夕之损，建终年之益。若惮暂举之小劳，而忘永逸之弘策；惜日月之烦苦，而遗累世之寇敌，非所谓能开物成务，创业垂统，崇其拓迹，谋及子孙者也。

并州之胡，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。汉宣之世，冻馁残破，国内五裂，后合为二，呼韩邪遂衰弱孤危，不能自存，依阻塞下，委质柔服。建武中，南单于复来降附，遂令入塞，居于漠南，数世之后，亦辄叛戾，故何熙、梁槿戎车屡征。中平中，以黄巾贼起，发调其兵，部众不从，而杀羌渠。由是於弥扶罗求助于汉，以讨其贼。仍值世丧乱，遂乘衅而作，卤掠赵、魏，

寇至河南。建安中，又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，听其部落散居六郡。咸熙之际，以一部太强，分为三率。泰始之初，又增为四。于是刘猛内叛，连结外虏。近者郝散之变，发于谷远。今五部之众，户至数万，人口之盛，过于西戎。然其天性骁勇，弓马便利，倍于氐、羌。若有不虞风尘之虑，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。荥阳句骊本居辽东塞外，正始中，幽州刺史毋丘俭伐其叛者，徙其余种。始徙之时，户落百数，子孙孳息，今以千计，数世之后，必至殷炽。今百姓失职，犹或亡叛，犬马肥充，则有噬啮，况于夷狄，能不为变！但顾其微弱势力不陈耳。

夫为邦者，患不在贫而在不均，忧不在寡而在不安。以四海之广，士庶之富，岂须夷虏在内，然后取足哉！此等皆可申谕发遣，还其本域，慰彼羁旅怀土之思，释我华夏纤介之忧。惠此中国，以绥四方，德施永世，于计为长。

帝不能用。未及十年，而夷狄乱华，时服其深识。

迁中郎。选司以统叔父春为宜春令，统因上疏曰：“故事，父祖与官职同名，皆得改选，而未有身与官职同名，不在改选之例。臣以为父祖改选者，盖为臣子开地，不为父祖之身也。而身名所加，亦施于臣子。佐吏系属，朝夕从事，官位之号，发言所称，若指实而语，则违经礼讳尊之义；若诡辞避回，则为废官擅犯宪制。今以四海之广，职位之众，名号繁多，士人殷富，至使有受宠皇朝，出身宰牧，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称，子孙不得言其位号，所以上严君父，下为臣子，体例不通。若易私名以避官职，则违《春秋》不夺人亲之义。臣以为身名与官职同者，宜与触父祖名为比，体例既全，于义为弘。”朝廷从之。

转太子洗马。在东宫累年，甚被亲礼。太子颇阙朝覲，又奢费过度，多诸禁忌，统上书谏曰：

臣闻古之为臣者，进思尽忠，退思补过，献可替否，拾遗补阙。是以人主得以举无失行，言无口过，德音发闻，扬名后世。臣等不逮，无能云补，思竭愚诚，谨陈五事如左，惟蒙一省再省，少垂察纳。

其一曰，六行之义，以孝为首，虞舜之德，以孝为称，故太子以朝夕视君膳为职，左右就养无方。文王之为世子，可谓笃于事亲者也，故能擅三代之美，为百王之宗。自顷圣体屡有疾患，数阙朝侍，远近观听者不能深知其故，以致疑惑。伏愿殿下虽有微苦，可堪扶舆，则宜自力。《易》曰：“君子终日乾乾。”盖自勉强不息之谓也。

其二曰，古之人君虽有聪明之姿，睿喆之质，必须辅弼之助，相导之功，故虞舜以五臣兴，周文以四友隆。及成王之为太子也，则周、召为保傅，史佚昭文章，故能闻道早备，登崇大业，刑措不用，流声洋溢。伏惟殿下天授逸才，聪鉴特达，臣谓犹宜时发圣令，宣扬德音，谘询保傅，访逮侍臣，覲见宾客，得令接尽，壅否之情沛然交泰，殿下之美焕然光明。如此，则高朗之风，扇于前人；弘范令轨，永为后式。

其三曰，古之圣王莫不以俭为德，故尧称采椽茅茨，禹称卑宫恶服，汉文身衣弋绋，足履革舄，以身先物，政致太平，存为明王，没见宗祀。及诸侯修之者，鲁僖以躬俭节用，声列《雅颂》；蚡冒以筮路蓝缕，用张楚国。大夫修之者，文子相鲁，妾不衣帛；晏婴相齐，鹿裘不补，亦能匡君济俗，兴国隆家。庶人修之者，颜回以箪食瓢饮，扬其仁声；原宪以蓬户绳枢，迈其清德。此皆圣主明君贤臣智士之所履行也。故能悬名日月，永世不朽，盖俭之福也。及到末世，以奢失之者，帝王则有瑶台琼室，玉怀象箸，肴膳之珍则熊蹯豹胎，酒池肉林。诸侯为之者，至于丹楹刻桷，饬征百牢。大夫有琼弁玉纓，庶人有击

钟鼎食。亦罔不亡国丧宗，破家失身，丑名彰闻，以为后戒。窃闻后园镂饰金银，刻磨犀象，画室之巧，课试日精。臣等以为今四海之广，万物之富，以今方古，不足为侈也。然上之所好，下必从之，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。昔汉光武皇帝时，有献千里马及宝剑者，马以驾鼓车，剑以赐骑士。世祖武皇帝有上雉头裘者，即诏有司焚之都街。高世之主，不尚尤物，故能正天下之俗，刑四方之风。臣等以为画室之功，可且减省，后园杂作，一皆罢遣，肃然清静，优游道德，则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。

其四曰，以天下而供一人，以百里而供诸侯，故王侯食藉而衣税，公卿大夫受爵而资禄，莫有不赡者也。是以士农工商四业不杂。交易而退，以通有无者，庶人之业也。《周礼》三市，旦则百族，昼则商贾，夕则贩夫贩妇。买贱卖贵，贩鬻菜果，收十百之盈，以救旦夕之命，故为庶人之贫贱者也。樊迟匹夫，请学为圃，仲尼不答；鲁大夫臧文仲使妾织蒲，又讥其不仁；公仪子相鲁，则拔其园葵，言食禄者不与贫贱之人争利也。秦汉以来，风俗转薄，公侯之尊，莫不殖园圃之田，而收市井之利，渐冉相放，莫以为耻，乘以古道，诚可愧也。今西园卖葵菜、蓝子、鸡、面之属，亏败国体，贬损令问。

其五曰，窃见禁土，令不得缮修墙壁，动正屋瓦。臣以为此既违典彝旧义，且以拘挛小忌而废弘廓大道，宜可蠲除，于事为宜。

朝廷善之。

及太子废，徙许昌，贾后讽有司不听宫臣追送。统与宫臣冒禁至伊水，拜辞道左，悲泣流涟。都官从事悉收统等付河南、洛阳狱。付郡者，河南尹乐广悉散遣之，系洛阳者犹未释。都官从事孙琰说贾谧曰：“所以废徙太子，以为恶故耳。东宫故

臣冒罪拜辞，涕泣路次，不顾重辟，乃更彰太子之德，不如释之。”谥语洛阳令曹掾，由是皆免。及太子薨，改葬，统作诔叙哀，为世所重。

后为博士、尚书郎，参大司马、齐王冏军事。冏骄荒将败，统切谏，文多不载。迁廷尉正，每州郡疑狱，断处从轻。成都王颖请为记室，多所箴谏。申论陆云兄弟，辞甚切至。以母忧去职。服阕，为司徒左长史。东海王越为兖州牧，以统为别驾，委以州事，与统书曰：“昔王子师为豫州，未下车，辟荀慈明；下车，辟孔文举。贵州人士有堪应此者不？”统举高平郗鉴为贤良，陈留阮修为直言，济北程收为方正，时以为知人。寻迁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，领国子博士。永嘉四年，避难奔于成皋，病卒。凡所造赋颂表奏皆传于后。二子：肱，惇。

肱字思玄，本州辟举秀才，平南将军温峤以为参军。复为州别驾，辟司空郗鉴掾，除长山令。鉴又请为司马，转黄门郎。车骑将军庾冰镇江州，请为长史。冰薨，庾翼以为谏议参军，俄而复补长史。翼薨，大将干瓚作难，肱讨平之。除尚书吏部郎，仍迁御史中丞、侍中、吏部尚书。永和中，代桓景为护军将军。出补会稽内史，加右军将军。代王彪之为尚书仆射。哀帝即位，疑周贵人名号所宜，肱议见《礼志》。帝欲于殿庭立鸿祀，又欲躬自藉田，肱并以为礼废日久，仪注不存，中兴以来所不行，谓宜停之。为仆射积年，简文帝为相，每访政事，肱多所补益，转护军将军，领国子祭酒，卒官。子散，历琅邪内史、骠骑谏议。散子恆，元熙中为西中郎长史。恆弟夷，尚书。

惇字思俊，孝友淳粹，高节迈俗。性好学，儒玄并综。每以为君子立行，应依礼而动，虽隐显殊途，未有不傍礼教者也。若乃放达不羁，以肆纵为贵者，非但动违礼法，亦道之所弃也。乃著《通道崇检论》，世咸称之。苏峻之乱，避地东阳山，太尉

郗鉴檄为兖州治中，又辟太尉掾；康帝为司徒，亦辟焉；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儒林参军；征拜博士、著作郎，皆不就。邑里宗其道，有事必谘而后行。东阳太守阮裕、长山令王濛，皆一时名士，并与惇游处，深相钦重。养志二十余年，永和九年卒，时年四十九，友朋相与刊石立颂，以表德美云。

孙楚，字子荆，太原中都人也。祖资，魏骠骑将军。父宏，南阳太守。楚才藻卓绝，爽迈不群，多所陵傲，缺乡曲之誉。年四十余，始参镇东军事。文帝遣符劭、孙郁使吴，将军石苞令楚作书遗孙皓曰：

盖见机而作，《周易》所贵；小不事大，《春秋》所诛。此乃吉凶之萌兆，荣辱所由生也。是故许、郑以衔璧全国，曹谭以无礼取灭。载籍既记其成败，古今又著其愚智，不复广引譬类，崇饰浮辞。苟以夸大为名，更丧忠告之实。今粗论事要，以相觉悟。

昔炎精幽昧，历数将终，恆、灵失德，灾衅并兴，豺狼抗爪牙之毒，生灵罹涂炭之难。由是九州绝贯，王纲解纽，四海萧条，非复汉有。太祖承运，神武应期，征讨暴乱，克宁区夏；协建灵符，天命既集，遂廓弘基，奄有魏域。土则神州中岳，器则九鼎犹存，世载淑美，重光相袭，故知四隩之攸同，帝者之壮观也。昔公孙氏承藉父兄，世居东裔，拥带燕胡，凭陵险远，讲武游盘，不供职贡，内傲帝命，外通南国，乘桴沧海，交酬货贿，葛越布于朔土，貂马延于吴会；自以控弦十万，奔走之力，信能右折燕、齐，左震扶桑，輶辘沙漠，南面称王。宣王薄伐，猛锐长驱，师次辽阳，而城池不守；枹鼓暂鸣，而元凶折首。于是远近疆场，列郡大荒，收离聚散，大安其居，众庶悦服，殊俗款附。自兹以降，九野清泰，东夷献其乐器，肃慎贡其楛矢，旷世不羁，应化而至，巍巍荡荡，想所具闻也。

吴之先祖，起自荆、楚，遭时扰攘，潜播江表。刘备震惧，亦逃巴、岷。遂因山陵积石之固，三江五湖浩汗无涯，假气游魂，迄兹四纪。两邦合从，东西唱和，互相扇动，距捍中国。自谓三分鼎足之势，可与泰山共相终始也。相国晋王辅相帝室，文武桓桓，志厉秋霜，庙胜之算，应变无穷，独见之鉴，与众绝虑。主上钦明，委以万机，长辔远御，妙略潜授，偏师同心，上下用力，陵威奋伐，鍼入其阻，并敌一向，夺其胆气。小战江由，则成都自溃；曜兵剑阁，则姜维面缚。开地六千，领郡三十。兵不逾时，梁、益肃清，使窃号之雄，稽顙绛阙，球琳重锦，充于府库。夫韩并魏徙，虢灭虞亡，此皆前鉴，后事之表。又南中吕兴，深睹天命蝉蜕内附，愿为臣妾。外失辅车唇齿之援，内有羽毛零落之渐，而徘徊危国，冀延日月，此由魏武侯却指山河，自以为强，殊不知物有兴亡，则所美非其地也。

方今百僚济济，俊乂盈朝，武臣猛将，折冲万里，国富兵强，六军精练，思复翰飞，饮马南海。自顷国家整修器械，兴造舟楫，简习水战，楼船万艘，千里相望，剡木已来，舟车之用未有如今之殷盛者也。骁勇百万，畜力待时。役不再举，今日之师也。然主相眷眷未便电发者，犹以为爱人治国，道家所尚，崇城遂卑，文王退舍，故先开大信，喻以存亡，殷勤之指，往使所究也。若能审势安危，自求多福，蹶然改容，祇承往锡，追慕南越，婴齐入侍，北面称臣，伏听告策，则世祚江表，永为魏藩，丰功显报，隆于今日矣。若犹侮慢，未顺王命，然后谋力云合，指麾从风，雍、梁二州，顺流而东，青、徐战士，列江而西，荆、扬兖、豫，争驱八冲，征东甲卒，武步秣陵，尔乃王舆整驾，六戎徐征，羽校烛日，旌旗星流，龙游曜路，歌吹盈耳，士卒奔迈，其会如林，烟尘俱起，震天骇地，渴赏之士，锋镝争先，忽然一旦，身首横分，宗祀沦覆，取戒万世，

引领南望，良助寒心！夫疗膏肓之疾者，必进苦口之药；决狐疑之虑者，亦告逆耳之言。如其犹豫，迷而不反，恐俞附见其已死，扁鹊知其无功矣。勉思良图，惟所去就。

劭等至吴，不敢为通。

楚后迁佐著作郎，复参石苞骠骑军事。楚既负其材气，颇侮易于苞，初至，长揖曰：“天子命我参卿军事。”因此而嫌隙遂构。苞奏楚与吴人孙世山共讪毁时政，楚亦抗表自理，纷纭经年，事未判，又与乡人郭奕忿争。武帝虽不显明其罪，然以少贱受责，遂湮废积年。初，参军不敬府主，楚既轻苞，遂制施敬，自楚始也。

征西将军，扶风王骏与楚旧好，起为参军。转梁令，迁卫将军司马，时龙见武库井中，群臣将上贺，楚上言曰：“顷闻武库井中有二龙，群臣或有谓之祲祥而称贺者，或有谓之非祥无所贺者，可谓楚既失之，而齐亦未为得也。夫龙或俯鳞潜于重泉，或仰攀云汉游乎苍昊，而今蟠于坎井，同于蛙虾者，岂独管库之士或有隐伏，厮役之贤没于行伍？故龙见光景，有所感悟。愿陛下赦小过，举贤才，垂梦于傅岩，望想于渭滨，修学官，起淹滞，申命公卿，举独行君子可悼风厉俗者，又举亮拔秀异之才可以拨烦理难矫世抗言者，无系世族，必先逸贱。夫战胜攻取之势，并兼混一之威，五伯之事，韩、白之功耳；至于制礼作乐，阐扬道化，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。伏愿陛下择狂夫之言。”

惠帝初，为冯翊太守。元康三年卒。

初，楚与同郡王济友善，济为本州大中正，访问铨邑人品状，至楚，济曰：“此人非卿所能目，吾自为之。”乃状楚曰：“天才英博，亮拔不群。”楚少时欲隐居，谓济曰：“当欲枕石漱流。”误云“漱石枕流”。济曰：“流非可枕，石非可

漱。”楚曰：“所以枕流，欲洗其耳；所以漱石，欲厉其齿。

“楚少所推服，惟雅敬济。初，楚除妇服，作诗以示济，济曰：“未知文生于情，情生于文，览之凄然，增伉俪之重。”

三子：众、洵、纂。众及洵俱未仕而早终，惟纂子统、绰并知名。

统字承公。幼与绰及从弟盛过江。诞任不羁，而善属文，时人以为有楚风。征北将军褚裒闻其名，命为参军，辞不就，家于会稽。性好山水，乃求为鄞令，转在吴宁。居职不留心碎务，纵意游肆，名山胜川，靡不穷究。后为余姚令，卒。

子腾嗣，以博学著称，位至廷尉。腾弟登，少善名理，注《老子》，行于世，仕至尚书郎，早终。

绰字兴公。博学善属文，少与高阳许询俱有高尚之志。居于会稽，游放山水，十有余年，乃作《遂初赋》以致其意。尝鄙山涛，而谓人曰：“山涛吾所不解，吏非吏，隐非隐，若以元礼门为龙津，则当点额暴鳞矣。”所居斋前种一株松，恆自守护，邻人谓之曰：“树子非不楚楚可怜，但恐永无栋梁日耳。”绰答曰：“枫柳虽复合抱，亦何所施邪！”绰与询一时名流，或爱询高迈，则鄙于绰，或爱绰才藻，而无取于询。沙门支遁试问绰：“君何如许？”答曰：“高情远致，弟子早已伏膺；然一咏一吟，许将北面矣。”绝重张衡、左思之赋，每云：“《三都》、《二京》，五经之鼓吹也。”尝作《天台山赋》，辞致甚工，初成，以示友人范荣期，云：“卿试掷地，当作金石声也。”荣期曰：“恐此金石非中宫商。”然每至佳句，辄云：“应是我辈语。”除著作佐郎，袭爵长乐侯。”

绰性通率，好讥调。尝与习凿齿共行，绰在前，顾谓凿齿曰：“沙之汰之，瓦石在后。”凿齿曰：“簸之扬之，糠粃在前。”

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参军，补章安令，征拜太学博士，迁尚书郎。扬州刺史殷浩以为建威长史。会稽内史王羲之引为右军长史。转永嘉太守，迁散骑常侍，领著作郎。

时大司马桓温欲经纬中国，以河南粗平，将移都洛阳。朝廷畏温，不敢为异，而北土萧条，人情疑惧，虽并知不可，莫敢先谏。绰乃上疏曰：

伏见征西大将军臣温表“便当躬率三军，讨除二寇，荡涤河、渭，清洒旧京，然后神旂电舒，朝服济江，反皇居于中土，正玉衡于天极。”斯超世之弘图，千载之盛事。然臣之所怀，窃有未安，以为帝王之兴，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业，贵能以义平暴，因而抚之。怀愍不建，沧胥秦京，遂令胡戎交侵，神州绝纲，土崩之衅，诚由道丧。然中夏荡荡，一时横流，百郡千城曾无完郭者，何哉？亦以地不可守，投奔有所故也。天祚未革，中宗龙飞，非惟信顺协于天人而已，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。《易》称“王公设险以守其国”，险之时义大矣哉！斯已然之明效也。今作胜谈，自当任道而遗险；校实量分，不得不保小以固存。自丧乱已来六十余年，苍生殄灭，百不遗一，河洛丘、虚，函夏萧条，井堙木刊，阡陌夷灭，生理茫茫，永无依归。播流江表，已经数世，存者长子老孙，亡者丘陇成行。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，目前之哀实为交切。若迁都旋轸之日，中举五陵，即复缅成遐域。泰山之安既难以理保，烝烝之思岂不缠于圣心哉！

温今此举，诚欲大览始终，为国远图。向无山陵之急，亦未首决大谋，独任天下之至难也。今发愤忘食，忠慨亮到，凡在有心，孰不致感！而百姓震骇，同怀危惧者，岂不以反旧之乐除，而趣死之忧促哉！何者？植根于江外数十年矣，一朝拔之，顿驱蹶于空荒之地，提挈万里，逾险浮深，离坟墓，弃生

业，富者无三年之粮，贫者无一餐之饭，田宅不可复售，舟车无从而得，舍安乐之国，适习乱之乡，出必安之地，就累卵之危，将顿仆道涂，飘溺江川，仅有达者。夫国以人为本，疾寇所以为人，众丧而寇除，亦安所取裁？此仁者所宜哀矜，国家所宜深虑也。自古今帝王之都，岂有常所，时隆则宅中而图大，势屈则遵养以待会。使德不可胜，家有三年之积，然后始可谋太平之事耳。今天时人事，有未至者矣，一朝欲一宇宙，无乃顿而难举乎？

臣之愚计，以为且可更遣一将有威名资实者，先镇洛阳，于陵所筑二垒以奉卫山陵，扫平梁、许，清一河南，运漕之路既通，然后尽力于开垦，广田积谷，渐为徙者之资。如此，贼见亡征，势必远窜。如其迷逆不化，复欲送死者，南北诸军风驰电赴，若身手之救痛痒，率然之应首尾，山陵既固，中夏小康。陛下且端委紫极，增修德政，躬行汉文简朴之至，去小惠，节游费，审官人，练甲兵，以养士灭寇为先。十年行之，无使隳废，则贫者殖其财，怯者充其勇，人知天德，赴死如归，以此致政，犹运诸掌握。何故舍百胜之长理，举天下而一掷哉！陛下春秋方富，温克壮其猷，君臣相与，弘养德业，括囊元吉，岂不快乎！

今温唱高议，圣朝互同，臣以轻微，独献管见。出言之难，实在今日，而臣区区必闻天听者，窃以无讳之朝，狂瞽进说，刍荛之谋，圣贤所察，所以不胜至忧，触冒干陈。若陛下垂神，温少留思，岂非屈于一人而允亿兆之顾哉！如以干忤罪大，欲加显戮，使丹诚上达，退受刑诛，虽没泉壤，尸且不朽。

桓温见绰表，不悦，曰：“致意兴公，何不寻君《遂初赋》，知人家国事邪！”寻转廷尉卿，领著作。绰少以文才垂称，于时文士，绰为其冠。温、王、郗、庾诸公之薨，必须绰为碑文，

然后刊石焉。年五十八，卒。

子嗣，有绰风，文章相亚，位至中军参军，早亡。

史臣曰：江统风检操行，良有可称，陈留多士，斯为其冠。《徙戎》之论，实乃经国远图。然运距中衰，陵替有渐，假其言见用，恐速祸招怨，无救于将颠也。逮愍怀废徙，冒禁拜辞，所谓命轻鸿毛，义贵熊掌。胪位隆端石，竭诚献替。惇遗忽荣利，聿修天爵。虽出处异途，俱难兄弟矣。孙楚体英绚之姿，超然出类，见知武子，诚无愧色。览其贻皓之书，谅曩代之佳笔也。而负才诞傲，蔑苞忿突，违逊让之道，肆陵愤之气，丁年沈废，谅自取矣。统、绰棣华秀发，名显中兴，可谓无忝尔祖。统竟沦迹下邑，穷观胜地，会其心焉。绰献直论辞，都不惧元子，有匪躬之节，岂徒文雅而已哉！

赞曰：应元蹈义，子荆越俗。江寡悔尤，孙贻宾辱。胪、统昆弟，江左驰声。彬彬藻思，绰冠群英。

## 列传第二十七

罗宪（兄子尚） 滕修

马隆 胡奋

陶璜 吾彦 张光赵诱

罗宪，字令则，襄阳人也。父蒙，蜀广汉太守。宪年十三，能属文，早知名。师事谯周，周门人称为子贡。性方亮严整，待士无倦，轻财好施，不营产业。仕蜀为太子舍人、宣信校尉。再使于吴，吴人称焉。时黄皓预政，众多附之，宪独介然。皓恚之，左迁巴东太守。时大将军阎宇都督巴东，拜宪领军，为宇副贰。魏之伐蜀，召宇西还，宪守永安城。及成都败，城中扰动，边江长吏皆弃城走，宪斩乱者一人，百姓乃安。知刘禅降，乃率所统临于都亭三日。吴闻蜀败，遣将军盛宪西上，外托救援，内欲袭宪。宪曰：“本朝倾覆，吴为唇齿，不恤我难，而邀其利，吾宁当为降虏乎！”乃归顺。于是缮甲完聚，厉以节义，士皆用命。及钟会、邓艾死，百城无主，吴又使步协西征，宪大破其军。孙休怒，又遣陆抗助协。宪距守经年，救援不至，城中疾疫太半。或劝南出牂柯，北奔上庸，可以保全。宪曰：“夫为人主，百姓所仰，既不能存，急而弃之，君子不为也。毕命于此矣。”会荆州刺史胡烈等救之，抗退。加陵江

将军、监巴东军事、使持节，领武陵太守。泰始初入朝，诏曰：“宪忠烈果毅，有才策器干，可给鼓吹。”又赐山玄玉佩剑。泰始六年卒，赠使持节、安南将军、武陵太守，追封西鄂侯，谥曰烈。

初，宪侍宴华林园，诏问蜀大臣子弟，后问先辈宜时叙用者，宪荐蜀人常忌、杜轸等，皆西国之良器，武帝并召而任之。

子袭，历给事中、陵江将军，统其父部曲，至广汉太守。兄子尚。

尚字敬之，一名仲。父式，牂柯太守。尚少孤，依叔父宪。善属文。荆州刺史王戎以尚及刘乔为参军，并委任之。太康末，为梁州刺史。及赵廞反于蜀，尚表曰：“廞非雄才，必无所成，计日听其败耳。”乃假尚节为平西将军、益州刺史、西戎校尉。性贪，少断，蜀人言曰：“尚之所爱，非邪则佞，尚之所憎，非忠则正。富拟鲁、卫，家成市里；贪如豺狼，无复极已。”又曰：“蜀贼尚可，罗尚杀我。平西将军，反更为祸。”时李特亦起于蜀，攻蜀，杀赵廞。又攻尚于成都，尚退保江阳，初，尚乞师方岳，荆州刺史宗岱率建平太守孙阜救之，次于江州，岱、阜兵盛，诸为寇所逼者，人有奋志。尚乃使兵曹从事任锐伪降，因出密宣告于外，克日俱击，遂大破之，斩李特，传首洛阳。特子雄僭号，都于郫城。尚遣将军隗伯攻之，不克。俄而尚卒，雄遂据有蜀土。

滕修，字显先，南阳西鄂人也。仕吴为将帅，封西鄂侯。孙皓时，代熊睦为广州刺史，甚有威惠。征为执金吾。广州部曲督郭马等为乱，皓以修宿有威惠，为岭表所伏，以为使持节都督广州军事、镇南将军、广州牧以讨之。未克而王师伐吴，修率众赴难。至巴丘而皓已降，乃缟素流涕而还，与广州刺史闾丰、苍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绶，诏以修为安南将军，广州牧、

持节、都督如故，封武当侯，加鼓吹，委以南方事。修在南积年，为边夷所附。

太康九年卒，请葬京师，帝嘉其意，赐墓田一顷，谥曰声。修之子并上表曰：“亡父修羁继吴壤，为所驱驰；幸逢开通，沐浴至化，得从俘虏握戎马之要；未覲圣颜，委南藩之重，实由勋劳少闻天听故也。年衰疾笃，屡乞骸骨，未蒙垂哀，奄至薨陨。臣承遗意，輿榇还都，瞻望云阙，实怀痛裂。窃闻博士谥修曰声，直彰流播，不称行绩，不胜愚情，冒昧闻诉。”帝乃赐谥曰忠。

并子含，初为庾冰轻车长史，讨苏峻有功，封夏阳县开国侯，邑千六百户，授平南将军、广州刺史。在任积年，甚有威惠，卒谥曰戴。含弟子遁，交州刺史。

修曾孙恬之，龙骧将军、魏郡太守，戍黎阳，为翟辽所执，死之。

马隆，字孝兴，东平平陆人。少而智勇，好立名节。魏兖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诛，举州无敢收者。隆以武吏托称愚客，以私财殡葬，服丧三年，列植松柏，礼毕乃还，一州以为美谈。署武猛从事。泰始中，将兴伐吴之役，下诏曰：“吴会未平，宜得猛士以济武功。虽旧有荐举之法，未足以尽殊才。其普告州郡，有壮勇秀异才力杰出者，皆以名闻，将简其尤异，擢而用之。苟有其人，勿限所取。”兖州举隆才堪良将。稍迁司马督。

初，凉州刺史杨欣失羌戎之和，隆陈其必败。俄而欣为虏所没，河西断绝，帝每有西顾之忧，临朝而叹曰：“谁能为我讨此虏通凉州者乎？”朝臣莫对。隆进曰：“陛下若能任臣，臣能平之。”帝曰：“必能灭贼，何为不任，顾卿方略何如耳。隆曰：“陛下若能任臣，当听臣自任。”帝曰：“云何？隆曰：

“臣请募勇士三千人，无问所从来，率之鼓行而西，禀陛下威德，丑虏何足灭哉！”帝许之，乃以隆为武威太守。公卿佥曰：“六军既众，州郡兵多，但当用之，不宜横设赏募以乱常典。隆小将妄说，不可从也。”帝弗纳。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钧、弓四钧，立标简试。自旦至中，得三千五百人，隆曰：“足矣。”因请自至武库选杖。武库令与隆忿争，御史中丞奏劾隆，隆曰：“臣当亡命战场，以报所受，武库令乃以魏时朽杖见给，不可复用，非陛下使臣灭贼意也。”帝从之，又给其三年军资。隆于是西渡温水。虏树机能等以众万计，或乘险以遏隆前，或设伏以截隆后。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，地广则鹿角车营，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，且战且前，弓矢所及，应弦而倒。奇谋间发，出敌不意。或夹道累磁石，贼负铁铠，行不得前，隆卒悉被犀甲，无所留碍，贼咸以为神。转战千里，杀伤以千数。自隆之西，音问断绝，朝廷忧之，或谓已没。后隆使夜到，帝抚掌欢笑。诘朝，召群臣谓曰：“若从诸卿言，是无秦、凉也。”乃诏曰：“隆以偏师寡众，奋不顾难，冒险能济。其假节、宣威将军，加赤幢、曲盖、鼓吹。”隆到武威，虏大人猝跋韩、且万能等率万余落归降，前后诛杀及降附者以万计。又率善戎没骨能与树机能大战，斩之，凉州遂平。朝议将加隆将士勋赏，有司奏隆将士皆先加显爵，不应更授，卫将军杨珧驳曰：“前精募将士，少加爵命者，此适所以为诱引。今隆全军独克，西土获安，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后功，宜皆听许，以明要信。”乃从珧议，赐爵加秩各有差。

太康初，朝廷以西平荒毁，宜时兴复，以隆为平虏护军、西平太守，将所领精兵，又给牙门一军，屯据西平。时南虏成奚每为边患，隆至，帅军讨之。虏据险距守，隆令军士皆负农器，将若田者。虏以隆无征讨意，御众稍怠。隆因其无备，进

兵击破之。毕隆之政，不敢为寇。太熙初，封奉高县侯，加授东羌校尉。积十余年，威信震于陇右。时略阳太守冯翊严舒与杨骏通亲，蜜图代隆，毁隆年老谬耄，不宜服戎，于是征隆，以舒代镇。氏、羌聚结，百姓惊惧。朝廷恐关陇复扰，乃免舒，遣隆复职，竟卒于官。

子咸嗣，亦骁勇。成都王颖攻长沙王义，以咸为鹰扬将军，率兵屯河桥中渚，为义将王瑚所败，没于阵。

胡奋，字玄威，安定临泾人也，魏车骑将军阴密侯遵之子也。奋性开朗，有筹略，少好武事。宣帝之伐辽东也，以白衣侍从左右，甚见接待。还为校尉，稍迁徐州刺史，封夏阳子。匈奴中部帅刘猛叛，使骁骑路蕃讨之，以奋为监军、假节，顿军碓北，为蕃后继。击猛，破之，猛帐下将李恪斩猛而降。以功累迁征南将军、假节、都督荆州诸军事，迁护军，加散骑常侍。奋家世将门，晚乃好学，有刀笔之用，所在有声绩，居边特有威惠。

泰始末，武帝怠政事而耽于色，大采择公卿女以充六宫，奋女选入为贵人。奋唯有一子，为南阳王友，早亡。及闻女为贵人，哭曰：“老奴不死，唯有二儿，男入九地之下，女上九天之上。”奋既旧臣，兼有椒房之助，甚见宠待。迁左仆射，加镇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时杨骏以后父骄傲自得，奋谓骏曰：“卿恃女更益豪邪？历观前代，与天家婚，未有不灭门者，但早晚事耳。观卿举措，适所以速祸。”骏曰：“卿女不在天家乎？”奋曰：“我女与卿女作婢耳，何能损益！”时人皆为之惧，骏虽衔之，而不能害。后卒于官，赠车骑将军，谥曰壮。奋兄弟六人，兄广，弟烈，并知名。

广字宣祖，位至散骑常侍、少府。广子喜，字林甫，亦以开济为称，仕至凉州刺史、建武将军、假节、护羌校尉。

列字武玄，为将伐蜀。钟会之反也，烈与诸将皆被闭。烈子世元，时年十八，为士卒先，攻杀会，名驰远近。烈为秦州刺史，及凉州叛，烈屯于万斛堆，为虏所围，无援，遇害。

陶璜，字世英，丹阳秣陵人也。父基，吴交州刺史。璜仕吴历显位。孙皓时，交阯太守孙贇贪暴，为百姓所患。会察战邓荀至，擅调孔雀三千头，遣送秣陵，既苦远役，咸思为乱。郡吏吕兴杀贇及荀，以郡内附。武帝拜兴安南将军、交阯太守。寻为其功曹李统所杀，帝更以建宁爨谷为交阯太守，谷又死，更遣巴西马融代之。融病卒，南中监军霍弋又遣犍为杨稷代融，与将军毛炅，九真太守董元，牙门孟干、孟通、李松、王业、爨能等，自蜀出交阯，破吴军于古城，斩大都督修则、交州刺史刘俊。吴遣虞汜为监军，薛翊为威南将军、大都督，璜为苍梧太守，距稷，战于分水。璜败，退保合浦，亡其二将。翊怒谓璜曰：“若自表讨贼，而丧二帅，其责安在？”璜曰：“下官不得行意，诸军不相顺，故致败耳。”翊怒，欲引军还。璜夜以数百兵袭董元，获其宝物，船载而归，翊乃谢之，以璜领交州，为前部督。璜从海道出于不意，径至交阯，元距之。诸将将战，璜疑断墙内有伏兵，列长戟于甚后。兵才接，元伪退，璜追之，伏兵果出，长戟逆之，大破元等。以前所得宝船上锦物数千匹遗扶严贼帅梁奇，奇将万余人助璜。元有勇将解系同在城内，璜诱其弟象，使为书与系，又使象乘璜轺车，鼓吹导从而行。元等曰：“象尚若此，系必去志。”乃就杀之。翊、璜遂陷交阯。吴因用璜为交州刺史。

璜有谋策，周穷好施，能得人心。滕修数讨南贼，不能制，璜曰：“南岸仰吾盐铁，断勿与市，皆坏为田器。如此二年，可一战而灭也。”修从之，果破贼。

初，霍弋之遣稷、炅等，与之誓曰：“若贼围城未百日而

降者，家属诛；若过百日救兵不至，吾受其罪。”稷等守未百日，粮尽，乞降，璜不许，给其粮使守。诸将并谏，璜曰：“霍弋已死，不能救稷等必矣，可须其日满，然后受降，使彼得无罪，我受有义，内训百姓，外怀邻国，不亦可乎！”稷等期讫粮尽，救兵不至，乃纳之。修则既为毛晃所杀，则子允随璜南征，城既降，允求复仇，璜不许。晃密谋袭璜，事觉，收晃，呵曰：“晋贼！”晃厉声曰：“吴狗！何等为贼？”允剖其腹，曰：“复能作贼不？”晃犹骂曰：“吾志杀汝孙皓，汝父何死狗也！”璜既擒稷等，并送之。稷至合浦，发病死。孟干、爨能、李松等至建鄴，皓将杀之。或劝皓，干等忠于所事，宜宥之以劝边将，皓从其言，将徙之临海。干等志欲北归，虑东徙转远，以吴人爨蜀侧竹弩，言能作之，皓留付作部。后干逃至京都，松、能为皓所杀。干陈伐吴之计，帝乃厚加赏赐，以为日南太守。先是，以杨稷为交州刺史，毛晃为交止太守，印绶未至而败，即赠稷交州，晃及松能子并关内侯。

九真郡功曹李祚保郡内附，璜遣将攻之，不克。祚舅黎晃随军。劝祚令降。祚答曰：“舅自吴将，祚自晋臣，唯力是视耳。”逾时乃拔。皓以璜为使持节、都督交州诸军事、前将军、交州牧。武平、九德、新昌土地阻险，夷獠劲悍，历世不宾，璜征讨，开置三郡，及九真属国三十余县。征璜为武昌都督，以合浦太守修允代之。交土人请留璜以千数，于是遣还。

皓既降晋，手书遣璜息融敕璜归顺。璜流涕数日，遣使送印绶诣洛阳。帝诏复其本职，封宛陵侯，改为冠军将军。

吴既平，普减州郡兵，璜上言曰：“交土荒裔，斗绝一方，或重译而言，连带山海。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余里，外距林邑才七百里。夷帅范熊世为逋寇，自称为王，数攻百姓。且连接扶南，种类猥多，朋党相倚，负险不宾。往隶吴时，数作寇逆，

攻破郡县，杀害长吏。臣以尅弩，昔为故国所采，偏戍在南，十有余年。虽前后征讨，翦其魁桀，深山僻穴，尚有逋窜。又臣所统之卒本七千余人，南土温湿，多有气毒，加累年征讨，死亡减耗，其见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。今四海混同，无思不服，当卷甲清刃，礼乐是务。而此州之人，识义者寡，厌其安乐，好为祸乱。又广州南岸，周旋六千余里，不宾属者乃五万余户，及桂林不羁之辈，复当万户。至于服从官役，才五千余家。二州唇齿，唯兵是镇。又宁州兴古接据上流，去交址郡千六百里，水陆并通，互相维卫。州兵未宜约损，以示单虚。夫风尘之变，出于非常。臣亡国之余，议不足采，圣恩广厚，猥垂饰擢，蠲其罪衅，改授方任，去辱即宠，拭目更视，誓念投命，以报所受，临履所见，谨冒瞽陈。”又以“合浦郡土地硗确，无有田农，百姓唯以采珠为业，商贾去来，以珠贸米。而吴时珠禁甚严，虑百姓私散好珠，禁绝来去，人以饥困。又所谓猥多，限每不充。今请上珠三分输二，次者输一，粗者蠲除。自十月讫二月，非采上珠之时，听商旅往来如旧”。并从之。

在南三十年，威恩著于殊俗。及卒，举州号哭，如丧慈亲。朝廷乃以员外散骑常侍吾彦代璜。彦卒，又以员外散骑常侍顾秘代彦。秘卒，州人逼秘子参领州事。参寻卒，参弟寿求领州，州人不听，固求之，遂领州。寿乃杀长史胡肇等，又将杀帐下督梁硕，硕走得免，起兵讨寿，禽之，会寿母，令鸩杀之。硕乃迎璜子苍梧太守威领刺史，在职甚得百姓心，三年卒。威弟淑，子绥，后并为交州。自基至绥四世，为交州者五人。

璜弟浚，吴镇南大将军、荊州牧。浚弟抗，太子中庶子。浚子湮，字恭之；湮弟猷，字恭豫，并有名。湮至临海太守、黄门侍郎。猷宣城内史，王导右军长史。湮子馥，于湖令，为韩晃所杀，追赠庐江太守。抗子回，自有传。

吾彦，字士则，吴郡吴人也。出自寒微，有文武才干。身長八尺，手格猛兽，旅力绝群。仕吴为通江吏。时将军薛琚杖节南征，军容甚盛，彦观之，慨然而叹。有善相者刘札谓之曰：“以君之相，后当至此，不足慕也。”初为小将，给吴大司马陆抗。抗奇其勇略，将拔用之，患众情不允，乃会诸将，密使人阳狂拔刀跳跃而来，坐上诸将皆惧而走，唯彦不动，举几御之，众服其勇，乃擢用焉。

稍迁建平太守。时王濬将伐吴，造船于蜀，彦觉之，请增兵为备，皓不从，彦乃辄为铁锁，横断江路。及师临境，缘江诸城皆望风降附，或见攻而拔，唯彦坚守，大众攻之不能克，乃退舍礼之。

吴亡，彦始归降，武帝以为金城太守。帝尝从容问薛莹曰：“孙皓所以亡国者何也？”莹对曰：“归命侯臣皓之君吴，昵近小人，刑罚妄加，大臣大将无所亲信，人人忧恐，各不自安，败亡之衅，由此而作矣。”其后帝又问彦，对曰：“吴主英俊，宰辅贤明。”帝笑曰：“君明臣贤，何为亡国？”彦曰：“天禄永终，历数有属，所以为陛下擒。此盖天时，岂人事也！”张华时在坐，谓彦曰：“君为吴将，积有岁年，蔑尔无闻，窃所惑矣。”彦厉声曰：“陛下知我，而卿不闻乎？”帝甚嘉之。”

转在敦煌，威恩甚著。迁雁门太守。时顺阳王暢骄纵，前后内史皆诬之以罪。乃彦为顺阳内史，彦清身率下，威刑严肃，众皆畏惧。暢不能诬，乃更荐之，冀其去职。迁员外散骑常侍。帝尝问彦：“陆喜、陆抗二人谁多也？”彦对曰：“道德名望，抗不及喜；立功立事，喜不及抗。”

会交州刺史陶璜卒，以彦为南中都督、交州刺史。重饷陆机兄弟，机将受之，云曰：“彦本微贱，为先公所拔，而答诏

不善，安可爱之！”机乃止。因此每毁之。长沙孝廉尹虞谓机等曰：“自古由贱而兴者，乃有帝王，何但公卿。若何元干、侯孝明、唐儒宗、张义允等，并起自寒役，皆内侍外镇，人无讥者。卿以士则答诏小有不善，毁之无已，吾恐南人皆将去卿，卿便独坐也。”于是机等意始解，毁言渐息矣。

初，陶璜之死也，九真戍兵作乱，逐其太守，九真贼帅赵祉围郡城，彦悉讨平之。在镇二十余年，威恩宣著，南州宁靖。自表求代，征为大长秋。卒于官。

张光，字景武，江夏钟武人也。身長八尺，明眉目，美音声。少为郡吏，家世有部曲，以牙门将伐吴有功，迁江夏西部都尉，转北地都尉。

初，赵王伦为关中都督，氐、羌反叛，太守张损战没，郡县吏士少有全者。光以百余人戍马兰山北，贼围之百余日。光抚厉将士，屡出奇兵击贼，破之。光以兵少路远，自分败没。会梁王彤遣司马索靖将兵迎光，举军悲泣，遂还长安。彤表光“处绝围之地，有耿恭之忠，宜加甄赏，以明奖劝”。于是擢授新平太守，加鼓吹。

属雍州刺史刘沈被密诏讨河间王颙，光起兵助沈。沈时委任秦州刺史皇甫重，重自以关西大族，心每轻光，谋多不用。及二州军溃，为颙所擒，颙谓光曰：“前起兵欲作何策？”光正色答曰：“但刘雍州不用鄙计，故令大王得有今日也。”颙壮之，引与欢宴弥日，表为右卫司马。

陈敏作乱，除光顺阳太守，加陵江将军，率步骑五千诣荆州讨之。刺史刘弘雅敬重光，称为南楚之秀。时江夏太守陶侃与敏大将钱端相距于长岐，将战，襄阳太守皮初为步军，使光设伏以待之，武陵太守苗光为水军，藏舟舰于沔水。皮初等与贼交战，光发伏兵应之，水陆同奋，贼人大败。弘表光有殊勋，

迁材官将军，梁州刺史。先是，秦州人邓定等二千余家，饥饿流入汉中，保于成固，渐为抄盗，梁州刺史张殷遣巴西太守张燕讨之。定窘急，伪乞降于燕，并馈燕金银，燕喜，为之缓师。定密结李雄，雄遣众救定，燕退，定遂进逼汉中。太守杜正冲东奔魏兴，殷亦弃官而遁。光不得赴州，止于魏兴，乃结诸郡守共谋进取。燕唱言曰：“汉中荒败，迫近大贼，克复之事，当俟英雄。”正冲曰：“张燕受贼金银，不时进讨，阻兵缓寇，致丧汉中，实燕之罪也。”光于是发怒，呵燕令出，斩之以徇。绥抚荒残，百姓悦服。光于是却镇汉中。

时逆贼王如余党李运、杨武等，自襄阳将三千余家入汉中，光遣参军晋邈率众于黄金距之。邈受运重赂，劝光纳运。光从邈言，使居成固。既而邈以运多珍货，又欲夺之，复言于光曰：“运之徒属不事佃农，但营器械，意在难测，可掩而取之。”光又信焉。遣邈众讨运，不克。光乞师于氏王杨茂搜，茂搜遣子难敌助之。难敌求货于光，光不与。杨武乃厚赂难敌，谓之曰“流人宝物悉在光处，今伐我，不如伐光。”难敌大喜，声言助光，内与运同，光弗之知也，遣息援率众助邈。运与难敌夹攻邈等，援为流矢所中死，贼遂大盛。光婴城固守，自夏迄冬，愤激成疾。佐吏及百姓咸劝光退据魏兴，光按剑曰：“吾受国厚恩，不能翦除寇贼，今得自死，便如登仙，何得退还也！”声绝而卒，时年五十五。百姓悲泣，远近伤惜之。有二子炅、迈。

炅少辟太宰掾。迈多才略，有父风。州人推迈权领州事，与贼战没。别驾范旷及督护王乔奉光妻息，率其遗众，还据魏兴。其后义阳太守任愔为梁州，光妻子归本郡。南平太守应詹白都督王敦，称“光在梁州能兴微继绝，威振巴汉。值中原倾覆，征镇失守，外无救助，内阙资储，以寡敌众，经年抗御，

厉节不挠，宜应追论显赠，以慰存亡”。敦不能从。

赵诱，字元孙，淮南人也。世以将显。州辟言簿。值刺史郗隆被齐王冏檄，使起兵讨赵王伦，隆欲承檄举义，而诸子侄并在洛阳；欲坐观成败，恐为冏所讨，进退有疑，会群吏计议。诱说隆曰：“赵王篡逆，海内所病。今义兵飙起，其败必矣。今为明使君计，莫若自将精兵，径赴许昌，上策也。不然，且可留后，遣猛将将兵会盟，亦中策也。若遣小军随形助胜。下策耳。隆曰：“我受二帝恩，无所偏助，正欲保州而已。”诱与治中留宝、主簿张褒等谏隆：“若无所助，变难将生，州亦不可保也。”隆犹豫不决，遂为其下所害。诱还家，杜门不出。左将军王敦以为参军，加广武将军，与甘卓、周访共讨华轶，破之。又击杜弢于西湘，太兴初，复与卓攻弢，灭之。累功赐爵平阿县侯，代陶侃为武昌太守。时杜曾迎第五猗于荆州作乱，敦遣诱与襄阳太守硃轨共距之。猗既愍帝所遣，加有时望，为荆楚所归。诱等苦战皆没，敦甚悼惜之，表赠征虏将军、秦州刺史，谥曰敬。

子龚，与诱俱死。元帝为晋王，下令赠新昌太守。龚弟胤，字伯舒。王敦使周访击杜曾，胤请从行。访惮曾之强，欲先以胤饵曾，使其众疲而后击之。胤多梟首级。王导引为从事中郎。南顿王宗反，胤杀宗。于是王导、庾亮并倚仗之。转冠军将军，迁西豫州刺史，卒于官。

史臣曰：忠为令德，贞曰事君，徇国家而竭身，历夷险而一节。罗宪、滕修，濯纓入仕，指巴东而受脤，出岭峤而扬麾。属鼎命沦胥，本朝失守，郿巴丘而流涕，集都亭而大临。古之忠烈，罕辈子兹！孝兴之智勇，玄威之武艺，灭丑虜于河西，制凶酋于硤北，审杨欣之必败，讥杨骏之速祸。陶璜、吾彦，逸足齐驱，毛灵屈其深谋，陆抗奇其茂略。薪槁之任，清规自

远；鼙鼓之臣，厥声弥劭。景武，南楚秀士；元孙，累叶将门，赴死喻于登仙。效诚陈于上策，竟而俱毙，贞则斯存。

赞曰：宪居玉叠，才博流誉。修赴石门，惠政攸著。孝兴、玄威，操履无违。愚坟毕礼，杨门致讥。璜谋超绝，彦材雄杰。潜师袭董，观兵叹薛。惟赵与张，神略多方。作尉北地，立功西湘。

## 列传第二十八

周处（子 子勰 弟札 札兄子筵）

周访（子抚抚子楚 楚子琼 琼子虓

抚弟光 光子仲孙）

周处，字子隐，义兴阳羨人也。父鲂，吴鄱阳太守。处少孤，未弱冠，膂力绝人，好驰骋田猎，不修细行，纵情肆欲，州曲患之。处自知为人所恶，乃慨然有改励之志，谓父老曰：“今时和岁丰，何苦而不乐耶？”父老叹曰：“三害未除，何乐之有！”处曰：“何谓也？”答曰：“南山白额猛兽，长桥下蛟，并子为三矣。”处曰：“若此为患，吾能除之。”父老曰：“子若除之，则一郡之大庆，非徒去害而已。”处乃入山射杀猛兽，因投水搏蛟，蛟或沈或浮，行数十里，而处与之俱，经三日三夜，人谓死，皆相庆贺。处果杀蛟而反，闻乡里相庆，始知人患己之甚，乃入吴寻二陆。时机不在，见云，具以情告，曰：“欲自修而年已蹉跎，恐将无及。”云曰：“古人贵朝闻夕改，君前途尚可，且患志之不立，何忧名之不彰！”处遂励志好学，有文思，志存义烈，言必忠信克己。期年，州府交辟。仕吴为东观左丞。孙皓末，为无难督。及吴平，王浑登建鄴宫酺酒，既酣，谓吴人曰：“诸君亡国之余，得无戚乎？”处对

曰：“汉末分崩，三国鼎立，魏灭于前，吴亡于后，亡国之戚，岂惟一人！”浑有惭色。

入洛，稍迁新平太守。抚和戎狄，叛羌归附，雍土美之。转广汉太守。郡多滞讼，有经三十年而不决者，处详其枉直，一朝决遣。以母老罢归。寻除楚内史，未之官，征拜散骑常侍。处曰：“古人辞大不辞小。”乃先之楚。而郡既经丧乱，新旧杂居，风俗未一，处敦以教义，又检尸骸无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，然始就征，远近称叹。

及居近侍，多所规讽。迁御史中丞，凡所纠劾，不避宠戚。梁王彤违法，处深文案之。及氐人齐万年反，朝臣恶处强直，皆曰：“处，吴之名将子也，忠烈果毅。”乃使隶夏侯骏西征。伏波将军孙秀知其将死，谓之曰：“卿有老母，可以此辞也。”处曰：“忠孝之道，安得两全！既辞亲事君，父母复安得而子乎？今日是我死所也。”万年闻之，曰：“周府君昔临新平，我知其为人，才兼文武，若专断而来，不可当也。如受制于人，此成擒耳。”既而梁王彤为征西大将军、都督关中诸军事。处知彤不平，必当陷己，自以人臣尽节，不宜辞惮，乃悲慨即路，志不生还。中书令陈准知彤将逞宿憾，乃言于朝曰：“骏及梁王皆是贵戚，非将率之才，进不求名，退不畏咎。周处吴人，忠勇果劲，有怨无援，将必丧身。宜诏孟观以精兵万人，为处前锋，必能殄寇。不然，彤当使处先驱，其败必也。”朝廷不从。时贼屯梁山，有众七万，而骏逼处以五千兵击之。处曰：“军无后继，必至覆败，虽在亡身，为国取耻。”彤复命处进讨，乃与振威将军卢播、雍州刺史解系攻万年于六陌。将战，处军人未食，彤促令速进，而绝其后继。处知必败，赋诗曰：“去去世事已，策马观西戎。藜藿甘梁黍，期之克令终。”言毕而战，自旦及暮，斩首万计。弦绝矢尽，播、系不救。左右

劝退，处按剑曰：“此是吾效节授命之日，何退之为！且古者良将受命，凿凶门以出，盖有进无退也。今诸军负信，势必不振。我为大臣，以身徇国，不亦可乎！”遂力战而没。追赠平西将军，赐钱百万，葬地一顷，京城地五十亩为第，又赐王家近田五顷。诏曰：“处母年老，加以远人，朕每愍念，给其医药酒米，赐以终年。”

处著《默语》三十篇及《风土记》，并撰集《吴书》。时潘岳奉诏作《关中诗》曰：“周徇师令，身膏齐斧。人之云亡，贞节克举。”又西戎校尉阎纘亦上诗云：“周全其节，令问不已。身虽云没，书名良史。”及元帝为晋王，将加处策谥，太常贺循议曰：“处履德清方，才量高出；历守四郡，安人立政；入司百僚，贞节不挠；在戎致身，见危授命：此皆忠贤之茂实，烈士之远节。案谥法执德不回曰孝。”遂以谥焉。有三子：靖、札。靖早卒，、札并知名。

字宣佩。强毅沈断有父风，而文学不及。闭门洁己，不妄交游，士友咸望风敬惮焉，故名重一方。弱冠，州郡命，不就。刺史初到，召为别驾从事，虚己备礼，方始应命。累荐名宰府，举秀才，除议郎。

太安初，妖贼张昌、丘沈等聚众于江夏，百姓从之如归。惠帝使监军华宏讨之，败于障山。昌等浸盛，杀平南将军羊伊，镇南大将军、新野王歆等，所在覆没。昌别率封云攻徐州，石冰攻扬州，刺史陈徽出奔，冰遂略有扬土。密欲讨冰，潜结前南平内史王矩，共推吴兴太守顾秘都督扬州九郡军事，及江东人士同起义兵，斩冰所置吴兴太守区山及诸长史。冰遣其将羌毒领数万人距，临阵斩毒。时右将军陈敏自广陵率众助斩冰别率赵贛于芜湖，因与俱前攻冰于建康。冰北走投封云，云司马张统斩云、冰以降，徐、扬并平。不言功赏，散众还

家。

陈敏反于扬州，以 为安丰太守，加四品将军。称疾不行，密遣使告镇东将军刘准，令发兵临江，己为内应，翦发为信。准在寿春，遣督护衡彦率众而东。时敏弟昶为广武将军、历阳内史，以吴兴钱广为司马。密讽广杀昶。与顾荣、甘卓等以兵攻敏，敏众奔溃，单马北走，获之于江乘界，斩之于建康，夷三族。东海王越闻其名，召为参军。诏补尚书郎、散骑郎，并不行。元帝初镇江左，以 为仓曹属。

初，吴兴人钱璜亦起义兵讨陈敏，越命为建武将军，使率其属会于京都。璜至广陵，闻刘聪逼洛阳，畏懦不敢进。帝促以军期，璜乃谋反。时王敦迁尚书，当应征与璜俱西。璜阴欲杀敦，藉以举事，敦闻之，奔告帝。璜遂杀度支校尉陈丰，焚烧邸阁，自号平西大将军、八州都督，劫孙皓子充，立为吴王，既而杀之。来寇 县。帝遣将军郭逸、郡尉宋典等讨之，并以兵少未敢前。复率合乡里义众，与逸等俱进，讨璜，斩之，传首于建康。

三定江南，开复王略，帝嘉其勋，以 行建威将军、吴兴太守，封乌程县侯。吴兴寇乱之后，百姓饥馑，盗贼公行，甚有威惠，百姓敬爱之，期年之间，境内宁谧。帝以 频兴义兵，勋诚并茂，乃以阳羨及长城之西乡、丹阳之永世别为义兴郡，以彰其功焉。

宗族强盛，人情所归，帝疑惮之。于时中州人士佐佑王业，而 自以为不得调，内怀怨望，复为刁协轻之，耻恚愈甚。时镇东将军祭酒东莱王恢亦为周凯所侮，乃与 阴谋诛诸执政，推 及戴若思与诸南士共奉帝以经纬世事。先是，流人帅夏铁等寓于淮、泗，恢阴书与铁，令起兵，己当与 以三吴应之。建兴初，铁已聚众数百人，临淮太守蔡豹斩铁以闻。恢闻铁死，

惧罪，奔于 ， 杀之，埋于豕牢。帝闻而秘之，召 为镇东司马，未到，复改授建武将军、南郡太守。 既南行，至芜湖，又下令曰：“ 奕世忠烈，义诚显著，孤所钦喜。今以为军谘祭酒，将军如故，进爵为公，禄秩僚属一同开国之例。” 忿于回易，又知其谋泄，遂忧愤发背而卒，时年五十六。将卒，谓之勰曰：“杀我者诸伧子，能复之，乃吾子也。”吴人谓中州人曰“伧”，故云耳。赠辅国将军，谥曰忠烈。子勰嗣。

勰字彦和。常緘父言。时中国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，多居显位，驾御吴人，吴人颇怨。勰因之欲起兵，潜结吴兴郡功曹徐馥。馥家有部曲，勰使馥矫称叔父札命以合众，豪侠乐乱者翕然附之，以讨王导、刁协为名。孙皓族人弼亦起兵于广德以应之。馥杀吴兴太守袁琇，有众数千，将奉札为主。时札以疾归家，闻而大惊，乃告乱于义兴太守孔侃。勰知札不同，不敢发兵。馥党惧，攻馥，杀之。孙弼众亦溃，宣城太守陶猷灭之。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，吴人所宗，故不穷治，抚之如旧。勰为札所责，矢志归家，淫侈纵恣，每谓人曰：“人生几时，但当快意耳。”终于临淮太守。

勰弟彝，少知名，元帝辟为丞相掾，早亡。

札字宣季。性矜险好利，外方内荏，少以豪右自处，州郡辟命皆不就。察孝廉，除郎中、大司马齐王冏参军。出补句容令，迁吴国上军将军。辟东海王越参军，不就。以讨钱璜功，赐爵漳浦亭侯。元帝为丞相，表札为宁远将军、历阳内史，不之职，转从事中郎。徐馥平，以札为奋武将军、吴兴内史，录前后功，改封东迁县侯，进号征虏将军、临扬州江北军事、东中郎将，镇涂中，未之职，转右将军、都督石头水陆军事。札脚疾，不堪拜，固让经年，有司弹奏，不得已乃视职。加散骑常侍。

王敦举兵攻石头，札开门应敦，故王师败绩。敦转札为光禄勋，寻补尚书。顷之，迁右将军、会稽内史。时札兄靖子懋晋陵太守、清流亭侯，懋弟筵征虏将军，吴兴内史，筵弟赞大将军从事中郎、武康县侯，赞弟缙太子文学、都乡侯，次兄子勰临淮太守、乌程公。札一门五侯，并居列位，吴士贵盛，莫与为比，王敦深忌之。后筵丧母，送者千数，敦益惮焉。及敦疾，钱凤以周氏宗强，与沈充权势相侔，欲自托于充，谋灭周氏，使充得专威扬土，乃说敦曰：“夫有国者患于强逼，自古衅难恆必由之。今江东之豪莫强周、沈，公万世之后，二族必不静矣。周强而多俊才，宜先为之所，后嗣可安，国家可保耳。”敦纳之。时有道士李脱者，妖术惑众，自言八百岁，故号李八百。自中州至建鄴，以鬼道疗病，又署人官位，时人多信事之。弟子李弘养徒灊山，云应讖当王。故敦使庐江太守李恆告札及其诸兄子与脱谋图不轨。时筵为敦谘议参军，即营中杀筵及脱、弘，又遣参军贺鸾就沈充尽掩杀札兄弟子，既而进军会稽，袭札。札先不知，卒闻兵至，率麾下数百人出距之，兵散见杀。札性贪财好色，惟以业产为务。兵至之日，库中有精杖，外白以配兵，札犹惜不与，以弊者给之，其鄙吝如此，故士卒莫为之用。

及敦死，札、筵故吏并诣阙讼周氏之冤，宜加赠谥。事下八坐，尚书卞壶议以“札石头之役开门延寇遂使贼敦恣乱，札之责也。追赠意所未安。懋、筵兄弟宜复本位。”司徒王导议以“札在石头，忠存社稷，义在亡身。至于往年之事，自臣等有识以上，与札情岂有异！此言实贯于圣鉴，论者见奸逆既彰，便欲征往年已有不臣之渐。即复使尔，要当时众所未悟。既悟其奸萌，札与臣等便以身许国，死而后已，札亦寻取泉夷。朝廷檄命既下，大事既定，便正以为逆党。邪正失所，进退无据，

诚国体所宜深惜。臣谓宜与周顛、戴若思等同例。”尚书令希鉴议曰：“夫褒贬臧否，宜令体明例通。今周、戴以死节复位，周札以开门同例，事异赏均，意所疑惑。如司徒议，谓往年之事自有识以上皆与札不异，此为邪正坦然有在。昔宋文失礼，华乐荷不臣之罚；齐灵嬖孽，高厚有从昏之戮。以古况今，谯王、周、戴宜受若此之责，何加赠复位之有乎！今据已显复，则札宜贬责明矣。”导重议曰：“省令君议，必札之开门与谯王、周、戴异。今札开门，直出风言，竟实事邪？便以风言定褒贬，意莫若原情考征也。论者谓札知隗、协乱政，信敦匡救，苟匡救信，奸佞除，即所谓流四凶族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耳。如此，札所以忠于社稷也。后敦悖谬出所不图，札亦阖门不同，以此灭族，是其死于为义也。夫信敦当时之匡救，不图将来之大逆，恶隗、协之乱政，不失为臣之贞节者，于时朝士岂惟周、札邪！若尽谓不忠，惧有诬乎谯王、周、戴。各以死卫国，斯亦人臣之节也。但所见有同异，然期之于必忠，故宜申明耳。即如今君议，宋华、齐高其在隗、协矣。昔子纠之难，召忽死之，管仲不死。若以死为贤，则管仲当贬；若以不死为贤，则召忽死为失。先典何以两通之？明为忠之情同也。死虽是忠之一目，亦不必为忠皆当死也。汉祖遗约，非刘氏不王，非功臣不侯，违命天下共诛之。后吕后王诸吕，周勃从之，王陵廷争，可不谓忠乎？周勃诛吕尊文，安汉社稷，忠莫尚焉，则王陵又何足言，而前史两为美谈。固知死与不死，争与不争，苟原情尽意，不可定于一概也。且札阖棺定谥，违逆党顺，受戮凶邪，不负忠义明矣。”鉴又驳不同，而朝廷竟从导议，追赠札卫尉，遣使者祠以少牢。

札长子澹，太宰府掾。次子稚，察孝廉，不行。

筵卓犖有才干，拜征虏将军、吴兴太守，迁黄门侍郎。徐

馥之役，筵族兄续亦聚众应之。元帝议欲讨之，王导以为“兵少则不足制寇，多遣则根本空虚。黄门侍郎周筵忠烈至到，为一郡所敬。意谓直遣筵，足能杀续”。于是诏以力士百人给筵，使轻骑还阳羨。筵即日取道，昼夜兼行。既至郡，将入，遇续于门，筵谓续曰：“宜与君共诣孔府君，有所论。”续不肯入，筵逼牵与俱。坐定，筵谓太守孔侃曰：“府君何以置贼在坐？”续衣里带小刀，便操刃逼筵，筵叱郡传教吴曾：“何不举手！”曾有胆力，便以刀环筑续，杀之。筵因欲诛髡，札拒不许，委罪于从兄邵，诛之。筵不归家省母，遂长驱而去，母狼狽追之。其忠公如此。

迁太子右卫率。及王敦作难，加冠军将军、都督会稽、吴兴、义兴、晋陵、东阳军事，率水军三千人讨沈充，未发而王师败绩。筵闻札开城纳敦，愤咤慷慨形于辞色。寻遇害。敦平后，与札同被复官。

初，筵于姑孰立屋五间，而六梁一时跃出堕地，衡独立柱头零节之上，甚危，虽以人功，不能然也。后竟覆族。

筵弟缙，少无行检，尝在建康、乌衣道中逢孔氏婢，时与同僚二人共载，便令左右捉婢上车，其强暴若此。

周访，字士达，本汝南安城人也。汉末避地江南，至访四世。吴平，因家庐江寻阳焉。祖纂，吴威远将军。父敏，左中郎将。访少沈毅，谦而能让，果于断割，周穷振乏，家无余财。为县功曹，时陶侃为散吏，访荐为主簿，相与结友，以女妻侃子瞻。访察孝廉，除郎中、上甲令，皆不之官。乡人盗访牛于冢间杀之，访得之，密埋其肉，不使人知。

及元帝渡江，命参镇东军事。时有与访同姓名者，罪当死，吏误收访，访奋击收者，数十人皆散走，而自归于帝，帝不之罪。寻以为扬烈将军，领兵一千二百，屯寻阳鄂陵，与甘卓、

赵诱讨华轶。所统厉武将军丁乾与轶所统武昌太守冯逸交通，访收斩之。逸来攻访，访率众击破之。逸遁保柴桑，访乘胜进讨。轶遣其党王约、傅札等万余人助逸，大战于湓口，约等又败。访与甘卓等会于彭泽，与轶水军将硃矩等战，又败之。轶将周广烧城以应访，轶众溃，访执轶，斩之，遂平江州。

帝以访为振武将军、寻阳太守，加鼓吹、曲盖。复命访与诸军共征杜弼。弼作桔槔打官军船舰，访作长岐柂以距之，桔槔不得为害。而贼从青草湖密抄官军，又遣其将张彦陷豫章，焚烧城邑。王敦时镇湓口，遣督护缪蕤、李恆受访节度，共击彦。蕤于豫章、石头，与彦交战，彦军退走，访率帐下将李午等追彦，破之，临阵斩彦。时访为流矢所中，折前两齿，形色不变。及暮，访与贼隔水，贼众数倍，自知力不能敌，乃密遣人如樵采者而出，于是结阵鸣鼓而来，大呼曰：“左军至！”士卒皆称万岁。至夜，令军中多布火而食，贼谓官军益至，未晓而退。访谓诸将曰：“贼必引退，然终知我无救军，当还掩人，宜促渡水北。”既渡，断桥讫，而贼果至，隔水不得进，于是遂归湘州。访复以舟师造湘城，军达富口，而弼遣杜弘出海昏。时湓口骚动，访步上柴桑，偷渡，与贼战，斩首数百。贼退保庐陵，访追击败之，贼婴城处自守。寻而军粮为贼所掠，退住巴丘。粮廩既至，复围弘于庐陵。弘大掷宝物于城外，军人竞拾之，弘因阵乱突围而出。访率军追之，获鞍马铠杖不可胜数。弘入南康，太守将率兵逆击，又破之，奔于临贺。帝又进访龙骧将军。王敦表为豫章太守。加征讨都督，赐爵寻阳县侯。

时梁州刺史张光卒，愍帝以侍中第五猗为征南大将军，监荆、梁、益、宁四州，出自武关。贼率杜曾、挚瞻、胡混等并迎猗，奉之，聚兵数万，破陶侃于石城，攻平南将军荀崧于宛，

不克，引兵向江陵。王敦以从弟暠为荆州刺史，令督护征虏将军赵诱、襄阳太守硃轨、陵江将军黄峻等讨曾，而大败于女观湖，诱、轨并遇害。曾遂逐暠，径造沔口，大为寇害，威震江沔。元帝命访击之。访有众八千，进至沌阳。曾等锐气甚盛，访曰：“先人有夺人之心，军之善谋也。”使将军李恆督左甄，许朝督右甄，访自领中军，高张旗帜。曾果畏访，先攻左右甄。曾勇冠三军，访甚恶之，自于阵后射雉以安众心。令其众曰：“一甄败，鸣三鼓；两甄败，鸣六鼓。”赵胤领其父余兵属左甄，力战，败而复合。胤驰马告访，访怒，叱令更进。胤号哭还战，自旦至申，两甄皆败。访闻鼓音，选精锐八百人，自行酒饮之，敕不得妄动，闻鼓音乃进。贼未至三十步，访亲鸣鼓，将士皆腾跃奔赴，曾遂大溃，杀千余人。访夜追之，诸将请待明日，访曰：“曾骁勇能战，向之败也，彼劳我逸，是以克之。宜及其衰乘之，可灭。”鼓行而进，遂定汉、沔。曾等走固武当。访以功迁南中郎将、督梁州诸军、梁州刺史，屯襄阳。访谓其僚佐曰：“昔城濮之役，晋文以得臣不死而有忧色，今不斩曾，祸难未已。”于是出其不意，又击破之，曾遁走。访部将苏温收曾诣军，并获第五猗、胡混、挚瞻等，送于王敦。又白敦，说猗逼于曾，不宜杀。敦不从而斩之。进位安南将军、持节，都督、刺史如故。

初，王敦惧杜曾之难，谓访曰：“擒曾，当相论为荆州刺史。”及是而敦不用。至王廙去职，诏以访为荆州。敦以访名将，勋业隆重，有疑色。其从事中郎郭舒说敦曰：“鄙州虽遇寇难荒弊，实为用武之国，若以假人，将有尾大之患，公宜自领，访为梁州足矣。”敦从之，访大怒。敦手书譬释，并遗玉环玉碗以申厚意。访投碗于地曰：“吾岂贾竖，可以宝悦乎！”“阴欲图之。即在襄阳，务农训卒，勤于采纳，守宰有缺辄补，

然后言上。敦患之，而惮其强，不敢有异。访威风既著，远近悦服，智勇过人，为中兴名将。性谦虚，未尝论功伐。或问访曰：“人有小善，鲜不自称。卿功勋如此，初无一言何也？”访曰：“朝廷威灵，将士用命，访何功之有！”士以此重之。访练兵简卒，欲宣力中原，与李矩、郭默相结，慨然有平河、洛之志。善于抚纳，士众皆为致死。闻敦有不臣之心，访恆切齿。敦虽怀逆谋，故终访之世未敢为非。

初，访少时遇善相者庐江陈训，谓访与陶侃曰：“二君皆位至方岳，功名略同，但陶得上寿，周当下寿，优劣更由年耳。”访小侃一岁，太兴三年卒，时年六十一。帝哭之甚恻，诏赠征西将军，谥曰壮，立碑于本郡。二子：抚、光。

抚字道和。强毅有父风，而将御不及。元帝辟为丞相掾，父丧去官。服阕，袭爵，除鹰扬将军、武昌太守。王敦命为从事中郎，与邓岳俱为敦爪牙。甘卓遇害。敦以抚为沔北诸军事、南中郎将，镇沔中。及敦作逆，抚领二千人从之。敦败，抚与岳俱亡走。抚弟光将资遗其兄，而阴欲取岳。抚怒曰：“我与伯山同亡，何不先斩我！”会岳至，抚出门遥谓之曰：“何不速去！今骨肉尚欲相危，况他人乎！”岳回船而走，抚遂共入西阳蛮中，蛮酋向蚕纳之。初，岳为西阳，欲伐诸蛮，及是诸蛮皆怨，将杀之。蚕不听，曰：“邓府君穷来归我，我何忍杀之！”由是俱得免。明年，诏原敦党，岳、抚诣阙请罪，有诏禁锢之。

咸和初，司徒王导以抚为从事中郎，出为宁远将军、江夏相。苏峻作逆，率所领从温峤讨之。峻平，迁监沔北军事、南中郎将，镇襄阳。石勒将郭敬率骑攻抚，抚不能守，率所领奔于武昌，坐免官。寻迁振威将军、豫章太守，后代毋丘奥监巴东诸军事、益州刺史、假节，将军如故。寻进征虏将军，加督

宁州诸军事。永和初，桓温征蜀，进抚督梁州之汉中巴西梓潼阴平四郡军事，镇彭模。抚击破蜀余寇隗文、邓定等，斩伪尚书仆射王誓、平南将军王润，以功迁平西将军。隗文、邓定等复反，立范贤子贲为帝。初，贤为李雄国师，以左道惑百姓，人多事之，贲遂有众一万。抚与龙骧将军硃焘击破斩之，以功进爵建城县公。征西督护萧敬文作乱，杀征虏将军杨谨，据涪城，自号益州牧。恆温使督护邓遐助抚讨之，不能拔，引退。温又令梁州刺史司马勋等会抚伐之。敬文固守，自二月至于八月，乃出降，抚斩之，传首京师。升平中，进镇西将军。在州三十余年，兴宁三年卒，赠征西将军，谥曰襄。子楚嗣。

楚字元孙。起家参征西军事，从父入蜀，拜鹰扬将军、犍为太守。父卒，以楚监梁、益二州、假节，袭爵建城公。世在梁、益，甚得物情。时梁州刺史司马勋作逆，楚与硃序讨平之，进冠军将军。太和中，蜀盗李金银、广汉妖贼李弘并聚众为寇，伪称李势子，当以圣道王，年号凤皇。又陇西人李高诈称李雄子，破涪城。梁州刺史杨亮失守，楚遣其子诗平之。是岁，楚卒，谥曰定。子琼嗣。

琼劲烈有将略，历数郡，代杨亮为梁州刺史、建武将军，领西戎校尉。初，氐人襄冲求降，朝廷以为东羌校尉。后冲反，欲入汉中，安定人皇甫钊、京兆人周勋等谋纳冲，琼密知之，收钊、勋等斩之。寻卒。子虓嗣。

虓字孟威。少有节操。州召为祭酒，后历位至西夷校尉，领梓潼太守。宁康初，苻坚将扬安寇梓潼，虓固守涪城，遣步骑数千，送母妻从汉水将抵江陵，为坚将硃彤邀而获之，虓遂降于安。坚欲以为尚书郎，虓曰：“蒙国厚恩，以至今日。但老母见获，失节于此。母子获全，秦之惠也。虽公侯之贵，不以为荣，况郎任乎！”坚乃止。自是每入见坚，辄箕踞而坐，

呼之为氏贼。坚不悦。属元会，威仪甚整，坚因谓虓曰：“晋家元会何如此？”虓攘袂厉声曰：“戎狄集聚，譬犹犬羊相群，何敢比天子！”及吕光征西域，坚出钱之，戎士二十万，旌旗数百里，又问虓曰：“朕众力何如？”虓曰：“戎狄已来，未之有也。”坚党以虓不逊，屡请除之。坚待之弥厚。虓乃密书与桓冲，说贼奸计。太元三年，虓潜至汉中，坚追得之。后又与坚兄子苞谋袭坚，事泄，坚引虓问其状，虓曰：“昔渐离、豫让，燕、智之微臣，犹漆身吞炭，不忘忠节。况虓世荷晋恩，岂敢忘也。生为晋臣，死为晋鬼，复何问乎！”坚曰：“今杀之，适成其名矣。”遂挾之，徙于太原。后坚复陷顺阳、魏兴，获二守，皆执节不挠，坚叹曰：“周孟威不屈于前，丁彦远洁己于后，吉祖冲不食而死，皆忠臣也。”

虓竟以病卒于太原。其子兴迎致其丧，冠军将军谢玄亲临哭之，因上疏曰：“臣闻旌善表功，崇义明节，所以振扬声教，垂美来叶。故西夷校尉、梓潼太守周虓，执心忠烈，厉节寇庭，遂婴祸荒裔，痛寘泉壤。臣每悲其志，以为苏武之贤，不复过也。前宣告并州，访求虓丧，并索其家。负荷数千，始得来至。即以资送，还其旧陇。伏愿圣朝追其志心，表其殊节，使负霜之志不坠于地，则荣慰存亡，惠被幽显矣。”孝武帝诏曰：“虓厉志贞亮，无愧古烈。未及拔身，奄陨厥命。甄表义节，国之典也。赠龙骧将军、益州刺史，赙钱二十万，布百匹。”又贍赐其家。

光少有父风，年十一，见王敦，敦谓曰：“贵郡未有将，谁可用者？”光曰：“明公不耻下问，窃谓无复见胜。”敦笑以为宁远将军、寻阳太守。及敦举兵，光率千余人赴之。既至，敦已死，光未之知，求见敦。王应秘不言，以疾告。光退曰：“今我远来而不得见王公，公其死乎？”遽见其兄抚曰：“王

公已死，兄何为与钱凤作贼？”众并愕然。其夕，众散，钱凤走出，至阖庐洲，光捕凤，诣阙赎罪，故得不废。苏峻作逆，随温峤力战有功。峻平，赐爵曲江男，卒官。

子仲孙，兴宁初督宁州军事、振武将军、宁州刺史。在州贪暴，人不堪命。桓温以梁、益多寇，周氏世有威称，复除仲孙监益、豫、梁州之三郡。宁康初，杨安寇蜀，仲孙失守，免官。后征为光禄勋，卒。

初，陶侃微时，丁艰，将葬，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。遇一老父，谓曰：“前岗见一牛眠山污中，其地若葬，位极人臣矣。”又指一山云：“此亦其次，当世出二千石。”言讫不见。侃寻牛得之，因葬其处，以所指别山与访。访父死，葬焉，果为刺史，著称宁、益，自访以下，三世为益州四十一年，如其所言云。

史臣曰：夫仁义岂有常，蹈之即君子，背之即小人。周子隐以跖弛之材，负不羁之行，比凶蛟猛兽，纵毒乡间，终能克己厉精，朝闻夕改，轻生重义，徇国亡躯，可谓志节之士也。宣佩奋兹忠勇，屡殄妖氛，威略冠于本朝，庸绩书于王府。既而结憾朝宰，潜构异图，忿不思难，斯为隘矣。终于愤恚，岂不惜哉！札、筵等负俊逸之材，以雄豪自许，始见疑于朝廷，终获戾于权右，强弗如弱，信有征矣。而札受委扞城，乃开门揖盗，去顺效逆，彼实有之。后虽假手凶徒，可谓罪人斯得。朝廷议加荣赠，不其僭乎！有晋之刑政陵夷，用此道也。周访器兼文武，任在折冲，戡定湘、罗，克清江、汉，谋孙翼子，杖节拥旄，西蜀仰其威风，中兴推为名将，功成名立，不亦美乎！孟威陷迹虜廷，抗辞伪主，虽图史所载，何以加焉！

赞曰：平西果劲，始邪未正。勇足除残，忠能致命。宣佩懋功，三定江东。札虽启敌，筵实怀忠。寻阳纬武，拥旄持斧。

曰子曰孙，重规叠矩。孟威抗烈，心存旧主。

## 列传第二十九

汝南文成王亮（子粹 矩 子祐 蒙 宗 熙）

楚隐王玮赵 王伦王罔（郑方）

长沙王义 成都王颖

河间王颙 东海孝献王越

自古帝王之临天下也，皆欲广树蕃屏，崇固维城。唐、虞以前，宪章盖阙，夏、殷以后，遗迹可知。然而玉帛会于涂山，虽云万国，至于分疆胙土，犹或未详。泊乎周室，粲焉可观，封建亲贤，并为列国。当其兴也，周、召赞其升平；及其衰也，桓、文辅其危乱。故得卜世之祚克昌，卜年之基惟永。逮王赧即世，天禄已终，虚位无主，三十余载。爰及暴秦，并吞天下，戒衰周之削弱，忽帝业之远图，谓王室之陵迟，由诸侯之强大。于是罢侯置守，独尊诸己，至于子弟，并为匹夫，惟欲肆虐陵威，莫顾谋孙翼子。枝叶微弱，宗祐孤危，内无社稷之臣，外阙藩维之助。陈、项一呼，海内沸腾，陨身于望夷，系颈于轵道。事不师古，二世而灭。汉祖勃兴，爰革斯弊。于是分王子弟，列建功臣，锡之山川，誓以带砺。然而矫枉过直，惩羹吹齏，土地封疆，逾越往古。始则韩、彭菹醢，次乃吴、楚称乱。

然虽克灭权偏，犹足维翰王畿。洎成、哀之后，戚藩陵替，君臣乘兹间隙，窃位偷安。光武雄略纬天，慷慨下国，遂能除凶静乱，复禹配天，休祉盛于两京，鼎祚隆于四百，宗支继绝之力，可得而言。魏武忘经国之宏规，行忌刻之小数，功臣无立锥之地，子弟君不使之入，徒分茅社，实传虚爵，本根无所庇廕，遂乃三叶而亡。

有晋思改覆车，复隆盘石，或出拥旌节，{++泣}岳牧之荣；入践台阶，居端揆之重。然而付托失所，授任乖方，政令不恆，赏罚斯滥。或有材而不任，或无罪而见诛，朝为伊、周，夕为莽、卓。机权失于上，祸乱作于下。楚、赵诸王，相仍构衅，徒兴晋阳之甲，竟匪勤王之师。始则为身择利，利未加而害及；初乃无心忧国，国非忧而奚拯！遂使昭阳兴废，有甚弈棋；乘輿幽繫，更同姜里。胡羯陵侮，宗庙丘墟，良可悲也。

夫为国之有藩屏，犹济川之有舟楫，安危成败，义实相资。舟楫且完，波涛不足称其险；藩屏式固，祸乱何以成其阶！向使八王之中，一藩繫赖，如梁王之御大故，若硃虚之除大憝，则外寇焉敢凭陵，内难奚由窃发！纵令天子暗劣，鼎臣奢放，虽或颠沛，未至土崩。何以言之？琅邪譬彼诸王，权轻众寡，度长絜大，不可同年。遂能匹马济江，奄有吴会，存重宗社，百有余年。虽曰天时，抑亦人事。岂如赵伦、齐罔之辈，河间、东海之徒，家国俱亡，身名并灭。善恶之数，此非其效欤！西晋之政乱朝危，虽由时主，然而煽其风，速其祸者，咎在八王，故序而论之，总为其传云耳。

汝南文成王亮，字子翼，宣帝第四子也。少清警有才用，仕魏为散骑侍郎、万岁亭侯，拜东中郎将，进封广阳乡侯。讨诸葛诞于寿春，失利，免官。顷之，拜左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、假节，出监豫州诸军事。五等建，改封祁阳伯，转镇西将军。

武帝践阼，封扶风郡王，邑万户，置骑司马，增参军掾属，持节、都督关中雍、凉诸军事。会秦州刺史胡烈为羌虜所害，亮遣将军刘旂、骑督敬琰赴救，不进，坐是贬为平西将军。旂当斩，亮与军司曹罔上言，节度之咎由亮而出，乞丐旂死。诏曰：“高平困急，计城中及旂足以相拔，就不能径至，尚当深进。今奔突有投，而坐视覆败，故加旂大戮。今若罪不在旂，当有所在。”有司又奏免亮官，削爵土。诏惟免官。顷之，拜抚军将军。是岁，吴将步阐来降，假亮节都督诸军事以纳之。寻加侍中之服。

咸宁初，以扶风池阳四千一百户为太妃伏氏汤沐邑，置家令丞仆，后改食南郡枝江。太妃尝有小疾，祓于洛水，亮兄弟三人侍从，并持节鼓吹，震耀洛滨。武帝登陵云台望见，曰：“伏妃可谓富贵矣。”其年进号卫将军，加侍中。时宗室殷盛，无相统摄，乃以亮为宗师，本官如故，使训导观察，有不遵礼法，小者正以义方，大者随事闻奏。

三年，徙封汝南，出为镇南大将军、都督豫州军事，开府、假节，之国，给追锋车、皂轮犊车，钱五十万。顷之，征亮为侍中、抚军大将军，领后军将军，统冠军、步兵、射声、长水等营，给兵五百人，骑百匹。迁太尉、录尚书事、领太子太傅，侍中如故。

及武帝寝疾，为杨骏所排，乃以亮为侍中、大司马、假黄钺、大都督、督豫州诸军事，出镇许昌，加轩悬之乐，六佾之舞。封子叡为西阳公。未发，帝大渐，诏留亮委以后事。杨骏闻之，从中书监华嵩索诏视，遂不还。帝崩，亮惧骏疑己，辞疾不入，于大司马门外叙哀而已，表求过葬。骏欲讨亮，亮知之，问计于廷尉何劭。劭曰：“今朝廷皆归心于公，公何不讨人而惧为人所讨！”或说亮率所领入废骏，亮不能用，夜驰赴

许昌，故得免。及骏诛，诏曰：“大司马、汝南王亮体道冲粹，通识政理，宣翼之绩，显于本朝，《二南》之风，流于方夏，将凭远猷，以康王化。其以亮为太宰、录尚书事，入朝不趋，剑履上殿，增掾属十人，给千兵百骑，与太保卫瓘对掌朝政。”亮论赏诛杨骏之功过差，欲以苟悦众心，由是失望。

楚王玮有勋而好立威，亮惮之，欲夺其兵权。玮甚憾，乃承贾后旨，诬亮与瓘有废立之谋，矫诏遣其长史公孙宏与积弩将军李肇夜以兵围之。帐下督李龙白外有变，请距之，亮不听。俄然楚兵登墙而呼，亮惊曰：“吾无二心，何至于是！若有诏书，其可见乎？”宏等不许，促兵攻之。长史刘准谓亮曰：“观此必是奸谋，府中俊义如林，犹可尽力距战。”又弗听，遂为肇所执，而叹曰：“我之忠心，可破示天下也，如何无道，枉杀不辜！”是时大热，兵人坐亮于车下，时人怜之，为之交扇。将及日中，无敢害者。玮出令曰：“能斩亮者，赏布千匹。”遂为乱兵所害，投于北门之壁，鬢发耳鼻皆悉毁焉。及玮诛，追复亮爵位，给东园温明秘器，朝服一袭，钱三百万，布绢三百匹，丧葬之礼如安平献王孚故事，庙设轩悬之乐。有五子：粹、矩、蒙、宗、熙。

粹字茂弘。早卒。

矩字延明。拜世子，为屯骑校尉，与父亮同被害。追赠典军将军，谥怀王。子祐立，是为威王。

祐字永猷。永安中，从惠帝北征。帝迁长安，祐反国。及帝还洛，以征南兵八百人给之，特置四部牙门。永兴初，率众依东海王越，讨刘乔有功，拜扬武将军，以江夏云杜益封，并前二万五千户。越征汲桑，表留祐领兵三千守许昌，加鼓吹、麾旗。越还，祐归国。永嘉末，以寇贼充斥，遂南渡江，元帝命为军谿祭酒。建武初，为镇军将军。太兴末，领左军将军，

太宁中，进号卫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咸和元年，薨，赠侍中、特进。

子恭王统立，以南顿王宗谋反，被废。其后成帝哀亮一门殄绝，诏统复封，累迁秘书监、侍中。薨，追赠光禄勋。子义立，官至散骑常侍。薨，子遵之立。义熙初，梁州刺史刘稚谋反，推遵之为主，事泄，伏诛。弟楷之子莲扶立。宋受禅，国除。

兼字延年。太康末，封西阳县公，拜散骑常侍。亮之被害也，兼时年八岁，镇南将军裴楷与之亲姻，窃之以逃，一夜八迁，故得免。及玮诛，进爵为王，历步兵校尉、左军骁骑将军。元康初，进封郡王。永兴初，拜侍中。以长沙王义党，废为庶人。惠帝还洛，复兼封，为抚军将军，又以汝南期思、西陵益其国。永嘉初，拜镇军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领后军将军，复以郟、蕲春益之，并前三万五千户。随东海王越东出鄆城，遂南渡江。

元帝承制，更拜抚军大将军、开府，给千兵百骑，诏与南顿王宗统流人以实中州，江西荒梗，复还。及元帝践阼，进位侍中、太保。以兼属尊，元会特为设床。太兴初，录尚书事，寻领大宗师，加羽葆、斧钺，班剑六十人，进位太宰。及王敦平，领太尉。明帝即位，以兼宗室元老，特为之拜。兼放纵兵士劫钞，所司奏免兼官，诏不问。及帝寝疾，兼与王导同受顾命辅成帝。时帝幼冲，诏兼依安平献王孚故事，设床帐于殿上，帝亲迎拜。咸和初，坐弟南顿王宗免官，降为弋阳县王。及苏峻作乱，兼诣峻称述其勋，峻大悦，矫诏复兼爵位。峻平，赐死。世子播、播弟充及息崧并伏诛，国除。咸康初，复其属籍，以兼孙珉为奉车都尉、奉朝请。

宗字延祚。元康中，封南顿县侯，寻进爵为公。讨刘乔有

功，进封王，增邑五千，并前万户，为征虏将军。与兄羨俱过江。元帝承制，拜散骑常侍。愍帝之在西都，以宗为平东将军。元帝即位，拜抚军将军，领左将军。明帝践阼，加长水校尉，转左卫将军。与虞胤俱为帝所昵，委以禁旅。

宗与王导、庾亮志趣不同，连结轻侠，以为腹心，导、亮并以为言。帝以宗戚属，每容之。及帝疾笃，宗、胤密谋为乱，亮排闥入，升御床，流涕言之，帝始悟。转为骠骑将军。胤为大宗正。宗遂怨望形于辞色。咸和初，御史中丞钟雅劾宗谋反，庾亮使右卫将军赵胤收之。宗以兵距战，为胤所杀，贬其族为马氏，徙妻子于晋安，既而原之。三子：绰、超、演，废为庶人。咸康中，复其属籍。绰为奉车都尉、奉朝请。

熙初封汝阳公，讨刘乔有功，进爵为王。永嘉末，没于石勒。

楚隐王玮，字彦度，武帝第五子也。初封始平王，历屯骑校尉。太康末，徙封于楚，出之国，都督荆州诸军事、平南将军，转镇南将军。武帝崩，入为卫将军，领北军中候，加侍中、行太子少傅。

杨骏之诛也，玮屯司马门。玮少年果锐，多立威刑，朝廷忌之。汝南王亮、太保卫瓘以玮性很戾，不可大任，建议使与诸王之国，玮甚忿之。长史公孙宏、舍人岐盛并薄于行，为玮所昵。瓘等恶其为人，虑致祸乱，将收盛。盛知之，遂与宏谋，因积弩将军李肇矫称玮命，谮亮、瓘于贾后。而后不之察，使惠帝为诏曰：“太宰、太保欲为伊、霍之事，王宜宣诏，令淮南、长沙、成都王屯宫诸门，废二公。”夜使黄门赍以授玮。玮欲覆奏，黄门曰：“事恐漏泄，非密诏本意也。”玮乃止。遂勒本军，复矫诏召三十六军，手令告诸军曰：“天祸晋室，凶乱相仍。间者杨骏之难，实赖诸君克平祸乱。而二公潜图不

轨，欲废陛下以绝武帝之祀。今辄奉诏，免二公官。吾今受诏都督中外诸军。诸在直卫者皆严加警备，其在外营，便相率领，径诣行府。助顺讨逆，天所福也。悬赏开封，以待忠效。皇天后土，实闻此言。”又矫诏使亮、瓘上太宰太保印绶、侍中貂蝉，之国，官属皆罢遣之。又矫诏赦亮、瓘官属曰：“二公潜谋，欲危社稷，今免还第。官属以下，一无所问。若不奉诏，便军法从事。能率所领先出降者，封侯受赏。朕不食言。”遂收亮、瓘，杀之。

岐盛说玮，可因兵势诛贾模、郭彰，匡正王室，以安天下。玮犹豫未决。会天明，帝用张华计，遣殿中将军王宫赍骑虞幡麾众曰：“楚王矫诏。”众皆释杖而走。玮左右无复一人，窘迫不知所为，惟一奴年十四，驾牛车将赴秦王柬。帝遣谒者诏玮还营，执之于武贲署，遂下廷尉。诏以玮矫制害二公父子，又欲诛灭朝臣，谋图不轨，遂斩之，时年二十一。其日大风，雷雨霹雳。诏曰：“周公决二叔之诛，汉武断昭平之狱，所不得已者。廷尉奏玮已伏法，情用悲痛，吾当发哀。”玮临死，出其怀中青纸诏，流涕以示监刑尚书刘颂曰：“受诏而行，谓为社稷，今更为罪，托体先帝，受枉如此，幸见申列。”颂亦歔歔不能仰视。公孙宏、岐盛并夷三族。

玮性开济好施，能得众心，及此莫不陨泪，百姓为之立祠。贾后先恶瓘、亮，又忌玮，故以计相次诛之。永宁元年，追赠骠骑将军，封其子范为襄阳王，拜散骑常侍，后为石勒所害。

赵王伦，字子彝，宣帝第九子也，母曰柏夫人。魏嘉平初，封安乐亭侯。五等建，改封东安子，拜谏议大夫。武帝受禅，封琅邪郡王。坐使散骑将刘缉买工所将盗御裘，廷尉杜友正缉弃市，伦当与缉同罪。有司奏伦爵重属亲，不可坐。谏议大夫刘毅驳曰：“王法赏罚，不阿贵贱，然后可以齐礼制而明典刑

也。伦知裘非常，蔽不语吏，与缉同罪。当以亲贵议减，不得阙而不论。宜自于一时法中，如友所正。”帝是毅驳，然以伦亲亲故，下诏赦之。及之国，行东中郎将、宣威将军。咸宁中，改封于赵，迁平北将军、督鄴城守事，进安北将军。元康初，迁征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镇关中。伦刑赏失中，氏、羌反叛，征还京师。寻拜车骑将军、太子太傅。深交贾、郭，谄事中宫，大为贾后所亲信。求录尚书，张华、裴頠固执不可。又求尚书令，华、頠复不许。

愍怀太子废，使伦领右军将军。时左卫司马督司马雅及常从督许超，并尝给事东宫，二人伤太子无罪，与殿中中郎士猗等谋废贾后，复太子，以华、頠不可移，难与图权，伦执兵之要，性贪冒，可假以济事，乃说伦嬖人孙秀曰：“中宫凶妒无道，与贾谧等共废太子。今国无嫡嗣，社稷将危，大臣将起大事。而公名奉事中宫，与贾、郭亲善，太子之废，皆云豫知，一朝事起，祸必相及。何不先谋之乎？”秀许诺，言于伦，伦纳焉。遂告通事令史张林及省事张衡、殿中侍御史殷浑、右卫司马督路始，使为内应。事将起，而秀知太子聪明，若还东宫，将与贤人图政，量己必不得志，乃更说伦曰：“太子为人刚猛，不可私请。明公素事贾后，时议皆以公为贾氏之党。今虽欲建大功于太子，太子含宿怒，必不加赏于明公矣。当谓逼百姓之望，翻覆以免罪耳。此乃所以速祸也。今且缓其事，贾后必害太子，然后废后，为太子报仇，亦足以立功，岂徒免祸而已。”伦从之。秀乃微泄其谋，使谧党颇闻之。伦、秀因劝谧等早害太子，以绝众望。

太子既遇害，伦、秀之谋益甚，而超、雅惧后难，欲悔其谋，乃辞疾。秀复告右卫饮飞督闾和，和从之，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筹，以鼓声为应。至期，乃矫诏敕三部司马曰：“中宫与

贾谧等杀吾太子，今使车骑入废中宫。汝等皆当从命，赐爵关中侯。不从，诛三族。”于是众皆从之。伦又矫诏开门夜入，陈兵道南，遣翊军校尉、齐王冏将三部司马百人，排阁而入。华林令骆休为内应，迎帝幸东堂。遂废贾后为庶人，幽之于建始殿。收吴太妃、赵粲及韩寿妻贾午等，付暴室考竟。诏尚书以废后事，仍收捕贾谧等，召中书监、侍中、黄门侍郎、八坐，皆夜入殿，执张华、裴頠、解结、杜斌等，于殿前杀之。尚书始疑诏有诈，郎师景露版奏请手诏。伦等以为沮众，斩之以徇。明日，伦坐端门，屯兵北向，遣尚书和郁持节送贾庶人于金墉。诛赵粲叔父中护军赵浚及散骑侍郎韩豫等，内外群官多所黜免。伦寻矫诏自为使持节、大都督、督中外诸军事、相国，侍中、王如故，一依宣、文辅魏故事，置左右长史、司马、从事中郎四人、参军十人，掾属二十人、兵万人。以其世子散骑常侍萑领冗从仆射；子馥前将军，封济阳王；虔黄门郎，封汝阴王；羽散骑侍郎，封霸城侯。孙秀等封皆大郡，并据兵权，文武官封侯者数千人，百官总已听于伦。

伦素庸下，无智策，复受制于秀，秀之威权振于朝廷，天下皆事秀而无求于伦。秀起自琅邪小史，累官于赵国，以谄媚自达。既执机衡，遂恣其奸谋，多杀忠良，以逞私欲。司隶从事游颢与殷浑有隙，浑诱颢奴晋兴，伪告颢有异志。秀不详察，即收颢及襄阳中正李迈，杀之，厚待晋兴，以为己部曲督。前卫尉石崇、黄门郎潘岳皆与秀有嫌，并见诛。于是京邑君子不乐其生矣。

淮南王允、齐王冏以伦、秀骄僭，内怀不平。秀等亦深忌焉，乃出冏镇许，夺允护军。允发愤，起兵讨伦。允既败灭，伦加九锡，增封五万户。伦伪为饰让，诏遣百官诣府敦劝，侍中宣诏，然后受之。加萑抚军将军、领军将军，馥镇军将军、

领护军将军，虔中军将军、领右卫将军，诩为侍中。又以孙秀为侍中、辅国将军、相国司马，右率如故。张林等并居显要。增相府兵为二万人，与宿卫同，又隐匿兵士，众过三万。起东宫三门四角华櫓，断宫东西道为外徼。或谓秀曰：“散骑常侍杨准、黄门侍郎刘逵欲奉梁王彤以诛伦。”会有星变，乃徙彤为丞相，居司徒府，转准、逵为外官。

伦无学，不知书；秀亦以狡黠小才，贪淫昧利。所共立事者，皆邪佞之徒，惟竞荣利，无深谋远略。苟浅薄鄙陋，馥、虔暗很强戾，诩愚嚚轻詖，而各乖异，互相憎毁。秀子会，年二十，为射声校尉，尚帝女河东公主。公主母丧未期，便纳聘礼。会形貌短陋，奴仆之下者，初与富室儿于城西贩马，百姓忽闻其尚主，莫不骇愕。

伦、秀并惑巫鬼，听妖邪之说。秀使牙门赵奉诈为宣帝神语，命伦早入西宫。又言宣帝于北芒为赵王佐助，于是别立宣帝庙于芒山。谓逆谋可成。以太子詹事裴劭、左军将军卞粹等二十人为从事中郎，掾属又二十人。秀等部分诸军，分布腹心，使散骑常侍、义阳王威兼侍中，出纳诏命，矫作禅让之诏，使使持节、尚书令满奋，仆射崔随为副，奉皇帝玺绶以禅位于伦。伦伪让不受。于是宗室诸王、群公卿士咸假称符瑞天文以劝进，伦乃许之。左卫王舆与前军司马雅等率甲士入殿，譬喻三部司马，示以威赏，皆莫敢违。其夜，使张林等屯守诸门。义阳王威及骆休等逼夺天子玺绶。夜漏未尽，内外百官以乘舆法驾迎伦。惠帝乘云母车，鹵簿数百人，自华林西门出居金墉城。尚书和郁，兼侍中、散骑常侍、琅邪王睿，中书侍郎陆机从，到城下而反。使张衡卫帝，实幽之也。

伦从兵五千人，入自端门，登太极殿，满奋、崔随、乐广进玺绶于伦，乃僭即帝位，大赦，改元建始。是岁，贤良方正、

直言、秀才、孝廉、良将皆不试；计吏及四方使命之在京邑者，太学生年十六以上及在学二十年，皆署吏；郡县二千石令长赦日在职者，皆封侯；郡纲纪并为孝廉，县纲纪为廉史。以世子萇为太子，馥为侍中、大司农、领护军、京兆王，虔为侍中、大将军领军、广平王，诩为侍中、抚军将军、霸城王，孙秀为侍中、中书监、骠骑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张林等诸党皆登卿将，并列大封。其余同谋者咸超阶越次，不可胜纪，至于奴卒斯役亦加以爵位。每朝会，貂蝉盈坐，时人为之颜曰：“貂不足，狗尾续。”而以苟且之惠取悦人情，府库之储不充于赐，金银冶铸不给于印，故有白版之侯，君子耻服其章，百姓亦知其不终矣。

伦亲祠太庙，还，遇大风，飘折麾盖。孙秀既立非常之事，伦敬重焉。秀住文帝为相国时所居内府，事无巨细，必谘而后行。伦之诏令，秀辄改革，有所与夺，自书青纸为诏，或朝行夕改者数四，百官转易如流矣。时有雉入殿中，自太极东阶上殿，驱之，更飞西钟下，有顷，飞去。又伦于殿上得异鸟，问皆不知名，累日向夕，宫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刘鸟。伦使录小兒并鸟闭置牢室，明旦开视，户如故，并失人鸟所在。伦目上有瘤，时以为妖焉。

时齐王冏、河间王颙、成都王颖并拥强兵，各据一方。秀知冏等必有异图，乃选亲党及伦故吏为三王参佐及郡守。

秀本与张林有隙，虽外相推崇，内实忌之。及林为卫将军，深怨不得开府，潜与萇笈，具说秀专权，动违众心，而功臣皆小人，挠乱朝廷，要一时诛之。萇以书白伦，伦以示秀。秀劝伦诛林，伦从之。于是伦请宗室会于华林园，召林、秀及王舆入，因收林，杀之，诛三族。

及三王起兵讨伦檄至，伦、秀始大惧，遣其中坚孙辅为上

军将军，积弩李严为折冲将军，率兵七千自延寿关出，征虜张泓、左军蔡璜、前军闾和等率九千人自堽坂关出，镇军司马雅、扬威莫原等率八千人自成皋关出。召东平王楙为使持节、卫将军，都督诸军以距义师。使杨珍昼夜诣宣帝别庙祈请，辄言宣帝谢陛下，某日当破贼。拜道士胡沃为太平将军，以招福祐。秀家日为淫祀，作厌胜之文，使巫祝选择战日。又令近亲于嵩山著羽衣，诈称仙人王乔，作神仙书，述伦祚长久以惑众。秀欲遣馥、虔领兵助诸军战，馥、虔不肯。虔素亲爱刘舆，秀乃使舆说虔，虔然后率众八千为三军继援。而泓、雅等连战虽胜，义军散而辄合，雅等不得前。许超等与成都王颖军战于黄桥，杀伤万余人。泓径造阳翟，又于城南破齐王冏輜重，杀数千人，遂据城保邸阁。而冏军已在颖阴，去阳翟四十里。冏分军渡颖，攻泓等不利。泓乘胜至于颖上，夜临颖而阵。冏纵轻兵击之，诸军不动，而孙辅、徐建军夜乱，径归洛自首。辅、建之走也，不知诸军督尚存，乃云：“齐王兵盛，不可当，泓等已没。”伦大震，秘之，而召虔及超还。会泓败冏露布至，伦大喜，及复遣超，而虔还已至庾仓。超还济河，将士疑阻，锐气内挫。泓等悉其诸军济颖，进攻冏营，冏出兵击其别率孙髦、司马谭、孙辅，皆破之，士卒散归洛阳，泓等收众还营。秀等知三方日急，诈传破冏营，执得冏，以诳惑其众，令百官皆贺，而士猗、伏胤、孙会皆杖节各不相从。伦复授太子詹事刘琨节，督河北将军，率步骑千人催诸军战。会等与义军战于激水，大败，退保河上，刘琨烧断河桥。

自义兵之起，百官将士咸欲诛伦、秀以谢天下。秀知众怒难犯，不敢出省。及闻河北军悉败，忧懣不知所为。义阳王威劝秀至尚书省与八坐议征战之备，秀从之。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，皆诣司隶，从伦出战。内外诸军悉欲劫杀秀，

威惧，自崇礼闼走还下舍。许超、士猗、孙会等军既并还，乃与秀谋，或欲收余卒出战，或欲焚烧宫室，诛杀不附己者，挟伦南就孙旂、孟观等，或欲乘船东走入海，许未决。王舆反之，率营兵七百余人自南掖门入，敕宫中兵各守卫诸门，三部司马为应于内。舆自往攻秀，秀闭中书南门。舆放兵登墙烧屋，秀及超、猗遽走出，左卫将军赵泉斩秀等以徇。收孙奇于右卫营，付廷尉诛之。执前将军谢悛、黄门令骆休、司马督王潜，皆于殿中斩之。三部司马兵于宣化闼中斩孙弼以徇，时司马馥在秀坐，舆使将士囚之于散骑省，以大戟守省阁。八坐皆入殿中，坐东除树下。王舆屯云龙门，使伦为诏曰：“吾为孙秀等所误，以怒三王。今已诛秀，其迎太上复位，吾归老于农田。”传诏以驺虞幡敕将士解兵。文武官皆奔走，莫敢有居者。黄门将伦自华林东门出，及萇皆还汶阳里第。于是以甲士数千迎天子于金墉，百姓咸称万岁。帝自端门入，升殿，御广室，送伦及萇等付金墉城。

初，秀惧西军至，复召虔还。是日宿九曲，诏遣使者免虔官，虔惧，弃军将数十人归于汶阳里。

梁王彤表伦父子凶逆，宜伏诛。百官会议于朝堂，皆如彤表。遣尚书袁敞持节赐伦死，饮以金屑苦酒。伦惭，以巾覆面，曰：“孙秀误我！孙秀误我！”于是收萇、馥、虔、诩付廷尉狱，考竟。馥临死谓虔曰：“坐尔破家也！”百官是伦所用者，皆斥免之，台省府卫仅有存者，自兵兴六十余日，战所杀害仅十万人。

凡与伦为逆豫谋大事者：张林为秀所杀；许超、士猗、孙弼、谢悛、殷浑与秀为王舆所诛；张衡、闾和、孙髦、高越自阳翟还，伏胤战败还洛阳，皆斩于东市；蔡璜自阳翟降齐王冏，还洛自杀；王舆以功免诛，后与东莱王蕤谋杀冏，又伏法。

齐武闵王冏，字景治，献王攸之子也。少称仁惠，好振施，有父风。初，攸有疾，武帝不信，遣太医诊候，皆言无病。及攸薨，帝往临丧，冏号踊诉父病为医所诬，诏即诛医。由是见称，遂得为嗣。元康中，拜散骑常侍，领左军将军、翊军校尉。赵王伦密与相结，废贾后，以功转游击将军。冏以位不满意，有恨色。孙秀微觉之，且惮其在内，出为平东将军、假节，镇许昌。伦篡，迁镇东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欲以宠安之。

冏因众心怨望，潜与离狐王盛、颍川王处穆谋起兵诛伦。伦遣腹心张乌玆之，乌反，曰：“齐无异志。”冏既有成谋未发，恐或泄，乃与军司管袭杀处穆，送首于伦，以安其意。谋定，乃收袭杀之。遂与豫州刺史何劭、龙骧将军董艾等起军，遣使告成都、河间、常山、新野四王，移檄天下征镇、州郡县国，咸使闻知。扬州刺史郗隆承檄，犹豫未决，参军王邃斩之，送首于冏。冏屯军阳翟，伦遣其将闾和、张泓、孙辅出堽坂，与冏交战。冏军失利，坚垒自守。会成都军破伦众于黄桥，冏乃出军攻和等，大破之。及王舆废伦，惠帝反正，冏诛讨贼党既毕，率众入洛，顿军通章署，甲士数十万，旌旗器械之盛，震于京都。天子就拜大司马，加九锡之命，备物典策，如宣、景、文、武辅魏故事。

冏于是辅政，居攸故宫，置掾属四十人。大筑第馆，北取五谷市，南开诸署，毁坏庐舍以百数，使大匠营制，与西宫等。凿千秋门墙以通西阁，后房施钟悬，前庭舞八佾，沈于酒色，不入朝见。坐拜百官，符敕三台，选举不均，惟宠亲昵。以车骑将军何劭领中领军。封葛为牟平公，路秀小黄公，卫毅阴平公，刘真安乡公，韩泰封丘公，号曰“五公”，委以心膂。殿中御史桓豹奏事，不先经冏府，即考竟之。于是朝廷侧目，海内失望矣。南阳处士郑方露版极谏，主簿王豹屡有箴规，冏并

不能用，遂奏豹杀之。有白头公入大司马府大呼，言有兵起，不出甲子旬。即收杀之。

罔骄恣日甚，终无悛志。前贼曹属孙惠复上谏曰：

惠闻天下五难，四不可，而明公皆以居之矣。捐宗庙之主，忽千乘之重，躬贯甲冑，犯冒锋刃，此一难也。奋三百之卒，决全胜之策，集四方之众，致英豪之士，此二难也。舍殿堂之尊，居单幕之陋，安嚣尘之惨，同将士之劳，此三难也。驱乌合之众，当凶强之敌，任神武之略，无疑阻之惧，此四难也。檄六合之内，著盟信之誓，升幽宫之帝，复皇祚之业，此五难也。大名不可久荷，大功不可久任，大权不可久执，大威不可久居。未有行其五难而不以为难，遗其不可而谓之为可。惠窃所不安也。

自永熙以来，十有一载，人不见德，惟戮是闻。公族构篡夺之祸，骨肉遭泉夷之刑，群王被囚槛之困，妃主有离绝之哀。历观前代，国家之祸，至亲之乱，未有今日之甚者也。良史书过，后嗣何观！天下所以不去于晋，符命长存于世者，主无严虐之暴，朝无酷烈之政，武帝余恩，献王遗爱，圣慈惠和，尚经人心。四海所系，实在于兹。

今明公建不世之义，而未为不世之让，天下惑之，思求所悟。长沙、成都，鲁、卫之密，国之亲亲，与明公计功受赏，尚不自先。今公宜放桓、文之勋，迈臧、札之风，刍狗万物，不仁其化，崇亲推近，功遂身退，委万机于二王，命方岳于群后，耀义让之旗，鸣思归之銮，宅大齐之墟，振泱泱之风，垂拱青、徐之域，高枕营丘之籓。金石不足以铭高，八音不足以赞美，姬文不得专圣于前，太伯不得独贤于后。今明公忘亢极之悔，忽穷高之凶，弃五岳之安，居累卵之危，外以权势受疑，内以百揆损神。虽处高台之上，逍遥重仞之墉，及其危亡之忧，

过于颖、翟之虑。群下竦战，莫之敢言。

惠以衰亡之余，遭阳九之运，甘矢石之祸，赴大王之义，脱褐冠胄，从戎于许。契阔战阵，功无可记，当随风尘，待罪初服。屈原放斥，心存南郢；乐毅适赵，志恋北燕。况惠受恩，偏蒙识养，虽复暂违，情隆二臣，是以披露血诚，冒昧干迁。言入身戮，义让功举，退就鈇钺，此惠之死贤于生也。

罔不纳，亦不加罪。

翊军校尉李含奔于长安，诈云受密诏，使河间王颙诛罔，因导以利谋。颙从之，上表曰：

王室多故，祸难罔已。大司马罔虽唱义有兴复皇位之功，而定都邑，克宁社稷，实成都王勋力也。而罔不能固守臣节，实协异望。在许昌营有东西掖门，官置治书侍御史，长史、司马直立左右，如侍臣之仪。京城大清，篡逆诛夷，而率百万之众来绕洛城。阻兵经年，不一朝觐，百官拜伏，晏然南面。坏乐官市署，用自增广。辄取武库秘杖，严列不解。故东莱王蕤知其逆节，表陈事状，而见诬陷，加罪黜徙。以树私党，僭立官属。幸妻嬖妾，名号比之中宫。沈湎酒色，不恤群黎。董艾放纵，无所畏忌，中丞按奏，而取退免。张伟恇恇，拥停诏可，葛旗小竖，维持国命。操弄王爵，货赂公行。群奸聚党，擅断杀生。密署腹心，实为货谋。斥罪忠良，伺窥神器。

臣受重任，蕃卫方岳，见罔所行，实怀激愤。即日翊军校尉李含乘驿密至，宣腾诏旨。臣伏读感切，五情若灼。《春秋》之义，君亲无将。罔拥强兵，树置私党，权官要职，莫非腹心。虽复重责之诛，恐不义服。今辄勒兵，精卒十万，与州征并协忠义，共会洛阳。骠骑将军长沙王义，同奋忠诚，废罔还第。有不顺命，军法从事。成都王颖明德茂亲，功高勋重，往岁去就，允合众望，宜为宰辅，代罔阿衡之任。

颢表既至，罔大惧，会百僚曰：“昔孙秀作逆，篡逼帝王，社稷倾覆，莫能御难。孤纠合义众，扫除元恶，臣子之节，信著神明。二王今日听信谗言，造构大难，当赖忠谋以和不协耳。“司徒王戎、司空东海王越说罔委权崇让。罔从事中郎葛旃怒曰：“赵庶人听任孙秀，移天易日，当时喋喋，莫敢先唱。公蒙犯矢石，躬贯甲冑，攻围陷阵，得济今日。计功行封，事殷未遍。三台纳言，不恤王事，赏报稽缓，责不在府。谗言僭逆，当共诛讨，虚承伪书，令公就第。汉、魏以来，王侯就第宁有得保妻子者乎！议者可斩。”于是百官震悚，无不失色。

长沙王乂径入宫，发兵攻罔府。罔遣董艾陈兵宫西。乂又遣宋洪等放火烧诸观阁及千秋、神武门。罔令黄门令王湖悉盗驹虞幡，唱云：“长沙王矫诏。”乂又称：“大司马谋反，助者诛五族。”是夕，城内大战，飞矢雨集，火光属天。帝幸上东门，矢集御前。群臣救火，死者相枕。明日，罔败，乂擒罔至殿前，帝恻然，欲活之。乂叱左右促牵出，罔犹再顾，遂斩于阊阖门外，徇首六军。诸党属皆夷三族。幽其子淮陵王超、乐安王冰、济阳王英于金墉。暴罔尸于西明亭，三日而莫敢收敛。罔故掾属荀闾等表乞殡葬，许之。

初，罔之盛也，有一妇人诣大司马府求寄产。吏诘之，妇人曰：“我截齐便去耳。”识者闻而恶之。时又谣曰：“著布衲腹，为齐持服。”俄而罔诛。

永兴初，诏以罔轻陷重刑，前勋不宜湮没，乃赦其三子超、冰、英还第，封超为县王，以继罔祀，历员外散骑常侍。光熙初，追册罔曰：“咨故大司马、齐王罔：王昔以宗籙穆胤绍世，绪于东国，作翰许京，允镇静我王室。涎率义徒，同盟触泽，克成元勋，大济颖东。朕用应嘉茂绩，谓笃尔劳，俾式先典，以畴兹显懿。廓土殊分，跨兼吴楚，崇礼备物，宠侔萧、霍，

庶凭翼戴之重，永隆邦家之望。而恭德不建，取侮二方，有司过举，致王于戮。古人有言曰：‘用其法，犹思其人。’况王功济朕身，勋存社稷，追惟既往，有悼于厥心哉！今复王本封，命嗣子还绍厥绪，礼秩典度，一如旧制。使使持节、大鸿胪即墓赐策，祠以太牢。魂而有灵，祇服朕命，肆宁尔心，嘉兹宠荣。”子超嗣爵。

永嘉中，怀帝下诏，重述罔唱义元勋，还赠大司马，加侍中、假节，追谥。及洛阳倾覆，超兄弟皆没于刘聪，罔遂无后。太元中，诏以故南顿王宗子柔之袭封齐王，绍攸、罔之祀，历散骑常侍。元兴初，会稽王道子将讨桓玄，诏柔之兼侍中，以骑虞幡宣告江、荆二州，至姑孰，为玄前锋所害。赠光禄勋。子建之立。宋受禅，国除。

郑方者，字子回，慷慨有志节，博涉史传，卓犖不常，乡间有识者叹其奇，而未能荐达。及罔辅政专恣，方发愤步诣洛阳，自称荆楚逸民，献书于罔曰：“方闻圣明辅世，夙夜祇惧，泰而不骄，所以长守贵也。今大王安不虑危，耽于酒色，燕乐过度，其失一也。大王檄命，当使天下穆如清风，宗室骨肉永无纤介，今则不然，其失二也。四夷交侵，边境不静，大王自以功业兴隆，不以为念，其失三也。大王兴义，群庶竞赴，天下虽宁，人劳穷苦，不闻大王振救之令，其失四也。又与义兵歃血而盟，事定之后，赏不逾时，自清泰已来，论功未分，此则食言，其失五也。大王建非常之功，居宰相之任，谤声盈涂，人怀忿怨，方以狂愚，冒死陈诚。”罔含忍答之云：“孤不能致五阙，若无子，则不闻其过矣。”未几而败焉。

长沙厉王义，字士度，武帝第六子也。太康十年受封，拜员外散骑常侍。及武帝崩，义时年十五，孺慕过礼。会楚王玮奔丧，诸王皆近路迎之，义独至陵所，号恸以俟玮。拜步兵校

尉。及玮之诛二公也，又守东掖门。会骆虞幡出，又投弓流涕曰：“楚王被诏，是以从之，安知其非！”玮既诛，又以同母，贬为常山王，之国。

又身长七尺五寸，开朗果断，才力绝人，虚心下士，甚有名誉。三王之举义也，又率国兵应之，过赵国，房子令距守，又杀之，进军为成都后系。常山内史程恢将贰于义，又到鄴，斩恢及其五子。至洛，拜抚军大将军，领左军将军。顷之，迁骠骑将军、开府，复本国。

又见齐王冏渐专权，尝与成都王颖俱拜陵，因谓颖曰：“天下者，先帝之业也，王宜维之。”时闻其言者皆惮之。及河间王颙将诛冏，传檄以义为内主。冏遣其将董艾袭义，又将左右百余人，手斫车幟，露乘驰赴宫，闭诸门，奉天子与冏相攻，起火烧冏府，连战三日，冏败，斩之，并诛诸党与二千余人。

颙本以义弱冏强，冀义为冏所擒，然后以义为辞，宣告四方共讨之，因废帝立成都王，己为宰相，专制天下。即而又杀冏，其计不果，乃潜使侍中冯荪、河南尹李含、中书令卞粹等袭义。义并诛之。颙遂与颖同伐京都。颖遣刺客图义，时长沙国左常侍王矩侍直，见刺客色动，遂杀之。诏以义为大都督以距颙。连战自八月至十月，朝议以义、颖兄弟，可以辞说而释，乃使中书令王衍行太尉，光禄勋石陋行司徒，使说颖，令与义分陕而居，颖不从。义因致书于颖曰：“先帝应乾抚运，统摄四海，勤身苦己，克成帝业，六合清泰，庆流子孙。孙秀作逆，反易天常，卿兴义众，还复帝位。齐王恃功，肆行非法，上无宰相之心，下无忠臣之行，遂其谗恶，离徙骨肉，主上怨伤，寻已荡除。吾之与卿，友于十人，同产皇室，受封外都，各不能阐敷王教，经济远略。今卿复与太尉共起大众，阻兵百万，重围宫城。群臣同忿，聊即命将，示宣国威，未拟摧殄。自投

沟涧，荡平山谷，死者日万，酷痛无罪。岂国恩之不慈，则用刑之有常。卿所遣陆机不乐受卿节钺，将其所领，私通国家。想来逆者，当前行一尺，却行一丈，卿宜还镇，以宁四海，令宗族无羞，子孙之福也。如其不然，念骨肉分裂之痛，故复遣书。”

颖复书曰：“文、景受图，武皇乘运，庶几尧、舜，共康政道，恩隆洪业，本枝百世。岂期骨肉豫祸，后族专权，杨、贾纵毒，齐、赵内篡。幸以诛夷，而未静息。每忧王室，心悸肝烂。羊玄之、皇甫商等恃宠作祸，能不兴慨！于是征西羽檄，四海云应。本谓仁兄同其所怀，便当内擒商等，收级远送。如何迷惑，自为戎首！上矫君诏，下离爱弟，推移辇毂，妄动兵威，还任豺狼，弃戮亲善。行恶求福，如何自勉！前遣陆机董督节钺，虽黄桥之退，而温南收胜，一彼一此，未足增庆也。今武士百万，良将锐猛，要与兄整顿海内。若能从太尉之命，斩商等首，投戈退让，自求多福，颖亦自归鄴都，与兄同之。奉览来告，缅然慷慨。慎哉大兄，深思进退也！”

义前后破颖军，斩获六七万人。战久粮乏，城中大饥，虽曰疲弊，将士同心，皆愿效死。而义奉上之礼未有亏失，张方以为未可克，欲还长安。而东海王越虑事不济，潜与殿中将军收义送金墉城。义表曰：“陛下笃睦，委臣朝事。臣小心忠孝，神祇所鉴。诸王承谬，率众见责，朝臣无正，各虑私困，收臣别省，送臣幽宫。臣不惜躯命，但念大晋衰微，枝党欲尽，陛下孤危。若臣死国宁，亦家之利。但恐快凶人之志：无益于陛下耳。”

殿中左右恨义功垂成而败，谋劫出之，更以距颖。越惧难作，欲遂诛义。黄门郎潘滔劝越密告张方，方遣部将郅辅勒兵三千，就金墉收义，至营，炙而杀之。义冤痛之声达于左右，

三军莫不为之垂涕。时年二十八。

又将殡于城东，官属莫敢往，故掾刘佑独送之，步持丧车，悲号断绝，哀感路人。张方以其义士，不之问也。初，又执权之始，洛下谣曰：“草木萌芽杀长沙。”又以正月二十五日废，二十七日死，如谣言焉。永嘉中，怀帝以父子硕嗣，拜散骑常侍，后没于刘聪。

成都王颖，字章度，武帝第十六子也。太康末受封，邑十万户。后拜越骑校尉，加散骑常侍、车骑将军。贾谧尝与皇太子博，争道。颖在坐，厉声呵谧曰：“皇太子国之储君，贾谧何得无礼！”谧惧，由此出颖为平北将军，镇鄴。转镇北大将军。

赵王伦之篡也，进征北大将军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及齐王冏举义，颖发兵应冏，以鄴令卢志为左长史，顿丘太守郑琰为右长史，黄门郎程牧为左司马，阳平太守和演为右司马。使兖州刺史王彦，冀州刺史李毅，督护赵骧、石超等为前锋。羽檄所及，莫不响应。至朝歌，众二十余万。赵骧至黄桥，为伦将士猗、许超所败，死者八千余人，士众震骇。颖欲退保朝歌，用卢志、王彦策，又使赵骧率众八万，与王彦俱进。伦复遣孙会、刘琨等率三万人，与猗、超合兵距骧等，精甲耀日，铁骑前驱。猗既战胜，有轻骧之心。未及温十余里，复大战，猗等奔溃。颖遂过河，乘胜长驱。左将军王舆杀孙秀，幽赵王伦，迎天子反正。及颖入京都，诛伦。使赵骧、石超等助齐王冏攻张泓于阳翟，泓等遂降。冏始率众入洛，自以首建大谋，遂擅威权。颖营于太学，及入朝，天子亲劳焉。颖拜谢曰：“此大司马臣冏之勋，臣无豫焉。”见讫，即辞出，不复还营，便谒太庙，出自东阳城门，遂归鄴。遣信与冏别，冏大惊，驰出送颖，至七里涧及之。颖驻车言别，流涕，不及时事，惟以太妃

疾苦形于颜色，百姓观者莫不倾心。

至鄴，诏遣兼太尉王粹加九锡殊礼，进位大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假节、加黄钺、录尚书事，入朝不趋，剑履上殿。颖拜受徽号，让殊礼九锡，表论兴义功臣卢志、和演、董洪、王彦、赵骧等五人，皆封开国公侯。又表称：“大司马前在阳翟，与强贼相持既久，百姓创痍，饥饿冻馁，宜急振救。乞差发郡县车，一时运河北邸阁米十五万斛，以振阳翟饥人。”卢志言于颖曰：“黄桥战亡者有八千余人，既经夏暑，露骨中野，可为伤恻。昔周王葬枯骨，故《诗》云‘行有死人，尚或瑾之’。况此等致死王事乎！”颖乃造棺八千余枚，以成都国秩为衣服，敛祭，葬于黄桥北，树枳篱为之茔域。又立都祭堂，刊石立碑，纪其赴义之功，使亡者之家四时祭祀有所。仍表其门闾，加常战亡二等。又命河内温县埋藏赵伦战死士卒万四千余人。颖形美而神昏，不知书，然器性敦厚，委事于志，故得成其美焉。

及齐王冏骄侈无礼，于是众望归之。诏遣侍中冯荪、中书令卞粹喻颖入辅政，并使受九锡。颖犹让不拜。寻加太子太保。颖嬖人孟玖不欲还洛，又程太妃爱恋鄴都，以此议久不决。留义募将士既久，咸怨旷思归，或有辄去者，乃题鄴城门云：“大事解散蚕欲遽。请且归，赴时务。昔以义来，今以义去。若复有急更相语。”颖知不可留，因遣之，百姓乃安。及冏败，颖悬执朝政，事无巨细，皆就鄴谘之。后张昌扰乱荆土，颖拜表南征，所在响赴。既恃功骄奢，百度弛废，甚于冏时。

颖方恣其欲，而惮长沙王义在内，遂与河间王颙表请诛后父羊玄之、左将军皇甫商等，檄义使就第。乃与颙将张方伐京都，以平原内史陆机为前锋都督、前将军、假节。颖次朝歌，每夜矛戟有光若火，其垒井中皆有龙象。进军屯河南，阻清水

为垒，造浮桥以通河北，以大木函盛石，沈之以系桥，名曰石鳖。陆机战败，死者甚众，机又为孟玖所谮，颖收机斩之，夷其三族，语在《机传》于是进攻京城。时常山人王舆合众万余，欲袭颖，会又被执，其党斩舆降。颖既入京师，复旋镇于鄴，增封二十郡，拜丞相。河间王颙表颖宜为储副，遂废太子覃，立颖为皇太弟，丞相如故，制度一依魏武故事，乘舆服御皆迁于鄴。表罢宿卫兵属相府，更以王官宿卫。僭侈日甚，有无君之心，委任孟玖等，大失众望。

永兴初，左卫将军陈 ，殿中中郎襍苞、成辅及长沙故将上官巳等，奉大驾讨颖，驰檄四方，赴者云集。军次安阳，众十余万，鄴中震惧。颖欲走，其掾步熊有道术，曰：“勿动！南军必败。”颖会其众问计，东安王繇乃曰：“天子亲征，宜罢甲，缟素出迎请罪。”司马王混、参军崔旷劝颖距战，颖从之，乃遣奋武将军石超率众五万，次于荡阴。 二弟匡、规自鄴赴王师，云：“鄴中皆已离散。”由是不甚设备。超众奄至，王师败绩，矢及乘舆，侍中嵇绍死于帝侧，左右皆奔散，乃弃天子于藁中。超遂奉帝幸鄴。颖改元建武，害东安王繇，署置百官，杀生自己，立郊于鄴南。

安北将军王浚、宁北将军东嬴公腾杀颖所置幽州刺史和演，颖征浚，浚屯冀州不进，与腾及乌丸、羯硃袭颖。候骑至鄴，颖遣幽州刺史王斌及石超、李毅等距浚，为羯硃等所败。鄴中大震，百僚奔走，士卒分散。颖惧，将帐下数十骑，拥天子，与中书监虑志单车而走，五日至洛。羯硃追至朝歌，不及而还。河间王颙遣张方率甲卒二万救颖，至洛，方乃挟帝，拥颖及豫章王并高光、虑志等归于长安。颙废颖归藩，以豫章王为皇太弟。

颖既废，河北思之。鄴中故将公师藩、汲桑等起兵以迎颖，

众情翕然。颙复拜颖镇军大将军、都督河北诸军事，给兵千人，镇鄴。颖至洛，而东海王越率众迎大驾，所在锋起。颖以北方盛强，惧不可进，自洛阳奔关中。值大驾还洛，颖自华阴趋武关，出新野。帝诏镇南将军刘弘、南中郎将刘陶收捕颖，于是弃母妻，单车与二子庐江王普、中都王廓渡河赴朝歌，收合故将士数百人，欲就公师籓。顿丘太守冯嵩执颖及普、廓送鄴，范阳王虓幽之，而无他意。属虓暴薨，虓长史刘舆见颖为鄴都所服，虑为后患，秘不发丧，伪令人为台使，称诏夜赐颖死。颖谓守者田徽曰：“范阳王亡乎？”徽曰：“不知。”颖曰：“卿年几？”徽曰：“五十。”颖曰：“知天命不？”徽曰：“不知。”颖曰：“我死之后，天下安乎不安乎？我自放逐，于今三年，身体手足不见洗沐，取数斗汤来！”其二子号泣，颖敕人将去。乃散发东首卧，命徽缢之，时年二十八。二子亦死。鄴中哀之。

颖之败也，官属并奔散，惟卢志随从不怠，论者称之。其后汲桑害东嬴公腾，称为颖报仇，遂出颖棺，载之于军中，每事启灵，以行军令。桑败，度棺于故井中。颖故臣收之，改葬于洛阳，怀帝加以县王礼。

颖死后数年，开封间有传颖子年十余岁，流离百姓家，东海王越遣人杀之。永嘉中，立东莱王蕤子遵为颖嗣，封华容县王。后没于贼，国除。

河间王颙，字文载，安平献王孚孙，太原烈王瑰之子也。初袭父爵，咸宁二年就国。三年，改封河间。少有清名，轻财爱士。与诸王俱来朝，武帝叹颙可以为诸国仪表。元康初，为北中郎将，监鄴城。九年，代梁王彤为平西将军，镇关中。石函之制，非亲亲不得都督关中，颙于诸王为疏，特以贤举。

及赵王伦篡位，齐王冏谋讨之。前安西参军夏侯爽自称侍

御史，在始平合众，得数千人，以应冏，遣信要颿。颿遣主簿房阳、河间国人张方讨擒爽，及其党十数人，于长安市腰斩之。及冏檄至，颿执冏使，送之于伦。伦征兵于颿，颿遣方率关右健将赴之。方至华阴，颿闻二王兵盛，乃加长史李含龙骧将军，领督护席萇等追方军回，以应二王。义兵至潼关，而伦、秀已诛，天子反正，含、方各率众还。及冏论功，虽怒颿初不同，而终能济义，进位侍中、太尉，加三赐之礼。

后含为翊军校尉，与冏参军皇甫商、司马赵骧等有憾，遂奔颿，诡称受密诏伐冏，因说利害。颿纳之，便发兵，遣使邀成都王颖。以含为都督，率诸军屯阴盘，前锋次于新安，去洛百二十里。檄长沙王乂讨冏。及冏败，颿以含为河南尹，使与冯荪、卞粹等潜图害乂。商知含前矫妄及与颿阴谋，具以告乂。乂乃诛含等。颿闻含死，即起兵以讨商为名，使张方为都督，领精卒七万向洛。方攻商，商距战而溃，方遂进攻西明门。乂率中军左右卫击之，方众大败，死者五千余人。方初于馼水桥西为营，于是筑垒数重，外引廩谷，以足军资。乂复从天子出攻方，战辄不利。及乂死，方还长安。诏以颿为太宰、大都督、雍州牧。颿废皇太子覃，立成都王颖为太弟，改年，大赦。

左卫将军陈 奉天子伐颖，颿又遣方率兵二万救鄴。天子已幸鄴。方屯兵洛阳。及王浚等伐颖，颖挟天子归洛阳。方将兵入殿中，逼帝幸其垒，掠府库，将焚宫庙以绝众心。卢志谏，乃止。方又逼天子幸长安。颿及选置百官，改秦州为定州。及东海王越起兵徐州，西迎大驾，关中大惧，方谓颿曰：“方所领犹有十余万众，奉送大驾还洛宫，使成都王反鄴，公自留镇关中，方北讨博陵。如此，天下可小安，无复举手者。”颿虑事大难济，不许。乃假刘乔节，进位镇东大将军，遣成都王颖总统楼褒、王阐等诸军，据河桥以距越。王浚遣督护刘根，

将三百骑至河上。阐出战，为根所杀。颖顿军张方故垒，范阳王虓遣鲜卑骑与平昌、博陵众袭河桥，楼褒西走，追骑至新安，道路死者不可胜数。

初，越以张方劫迁车驾，天下怨愤，唱义与山东诸侯克期奉迎，先遣说颙，令送帝还都，与颙分陕而居。颙欲从之，而方不同。及东军大捷，成都等败，颙乃令方亲信将郅辅夜斩方，送首以示东军。寻变计，更遣刁默守潼关，乃咎辅杀方，又斩辅。颙先遣将吕朗等据荥阳，范阳王虓司马刘琨以方首示朗，于是朗降。时东军既盛，破刁默以入关，颙惧，又遣马瞻、郭传于霸水御之，瞻等战败散走。颙乘单马，逃于太白山。东军入长安，大驾旋，以太弟太保梁柳为镇西将军，守关中。马瞻等出诣柳，因共杀柳于城内。瞻等与始平太守梁迈合从，迎颙于南山。颙初不肯入府，长安令苏众、记室督硃永劝颙表称柳病卒，辄知方事。弘农太守裴嵩、秦国内史贾龛、安定太守贾疋等起义讨颙，斩马瞻、梁迈等。东海王越遣督护麋晃率国兵伐颙。至郑，颙将牵秀距晃，晃斩秀，并其二子。义军据有关中，颙保城而已。

永嘉祖，诏书以颙为司徒，乃就征。南阳王模遣将梁臣于新安雍谷车上扼杀之，并其三子。诏以彭城元王植子融为颙嗣，改封乐成县王。薨，无子。建兴中，元帝又以彭城康王释子钦为融嗣。

东海孝献王越，字元超，高密王泰之次子也。少有令名，谦虚持布衣之操，为中外所宗。初以世子为骑都尉，与驸马都尉杨邈及琅邪王伉子繇俱侍讲东宫，拜散骑侍郎，历左卫将军，加侍中。讨杨骏有功，封五千户侯。迁散骑常侍、辅国将军、尚书右仆射，领游击将军。复为侍中，加奉车都尉，给温信五十人，别封东海王，食六县。永康初，为中书令，徙侍中，迁

司空，领中书监。

成都王颖攻长沙王义，义固守洛阳，殿中诸将及三部司马疲于战守，密与左卫将军硃默夜收义别省，逼越为主，启惠帝免义官。事定，越称疾逊位。帝不许，加守尚书令。太安初，帝北征鄴，以越为大都督。六军败，越奔下邳，徐州都督、东平王楙不纳，越径还东海。成都王颖以越兄弟宗室之美，下宽令招之，越不应命。帝西幸，以越为太傅，与太宰颙夹辅朝政，让不受。东海中尉刘洽劝越发兵以备颖，越以洽为左司马，尚书曹馥为军司。既起兵，楙惧，乃以州与越。越以司空领徐州都督，以楙领兖州刺史。越三弟并据方任征伐，辄选刺史守相，朝士多赴越。而河间王颙挟天子，发诏罢越等，皆令就国。越唱义奉迎大驾，还复旧都，率甲卒三万，西次萧县。豫州刺史刘乔不受越命，遣子祐距之，越军败。范阳王虓遣督护田徽以突骑八百迎越，遇祐于谯，祐众溃，越进屯阳武。山东兵盛，关中大惧，颙斩送张方首求和，寻变计距越。越率诸侯及鲜卑许扶历、驹次宿归等步骑迎惠帝反洛阳。诏越以太傅录尚书，以下邳、济阳二郡增封。

及怀帝即位，委政于越。吏部郎周穆，清河王覃舅，越之姑子也，与其妹夫诸葛玫共说越曰：“主上之为太弟，张方意也。清河王本太子，为群凶所废。先帝暴崩，多疑东宫。公盍思伊、霍之举，以宁社稷乎？”言未卒，越曰：“此岂宜言邪！”遂叱左右斩之。以玫、穆世家，罪止其身，因此表除三族之法。帝始亲万机，留心庶事，越不悦，求出籓，帝不许。越遂出镇许昌。

永嘉初，自许昌率苟晞及冀州刺史丁劭讨汲桑，破之。越还于许，长史潘滔说之曰：“兖州天下枢要，公宜自牧。”及转苟晞为青州刺史，由是与晞有隙。

寻诏越为丞相，领兖州牧，督兖、豫、司、冀、幽、并六州。越辞丞相不受，自许迁于鄆城。越恐清河王覃终为储副，矫诏收付金墉城，寻害之。

王弥入许，越遣左司马王斌率甲士五千人入卫京都。鄆城自坏，越恶之，移屯濮阳，又迁于荥阳。召田甄等六率，甄不受命，越遣监军刘望讨甄。初，东嬴公腾之镇鄆也，携并州将田甄、甄弟兰、任祉、祁济、李恇、薄盛等部众万余人至鄆，遣就谷冀州，号为乞活。及腾败，甄等邀破汲桑于赤桥，越以甄为汲郡，兰为钜鹿大守。甄求魏郡，越不许，甄怒，故召不至。望既渡河，甄退。李恇、薄盛斩田兰，率其众降，甄、祉、济弃军奔上党。

越自荥阳还洛阳，以太学为府。疑朝臣贰己，乃诬帝舅王延等为乱，遣王景率甲士三千人入宫收延等，付廷尉杀之。越解兖州牧，领司徒。越既与苟晞构怨，又以顷兴事多由殿省，乃奏宿卫有侯爵者皆罢之。时殿中武官并封侯，由是出者略尽，皆泣涕而去。乃以东海国上军将军何伦为右卫将军，王景为左卫将军，领国兵数百人宿卫。

越自诛王延等，大失众望，而多有猜嫌。散骑侍郎高韬有忧国之言，越诬以讪谤时政害之，而不自安。乃戎服入见，请讨石勒，且镇集兖、豫以援京师。帝曰：“今逆虏侵逼郊畿，王室蠢蠢，莫有固心。朝廷社稷，倚赖于公，岂可远出以孤根本！”对曰：“臣今率众邀贼，势必灭之。贼灭则不逞消殄，已东诸州职贡流通。此所以宣畅国威，藩屏之宜也。若端坐京辇以失机会，则衅弊日滋，所忧逾重。”遂行。留妃裴氏，世子、镇军将军毗，及龙骧将军李恇并何伦等守卫京都。表以行台随军，率甲士四万东屯于项，王公卿士随从者甚众。诏加九锡。越乃羽檄四方曰：“皇纲失御，社稷多难，孤以弱才，备

当大任。自顷胡寇内逼，偏裨失利，帝乡便为戎州，冠带奄成殊域，朝廷上下，以为忧惧。皆由诸侯蹉跎，遂及此难。投袂忘履，讨之已晚。人情奉本，莫不义奋。当须合会之众，以俟战守之备。宗庙主上，相赖匡救。檄至之日，便望风奋发，忠臣战士效诚之秋也。”所征皆不至。而苟晞又表讨越，语在《晞传》。越以豫州刺史冯嵩为左司马，自领豫州牧。

越专擅威权，图为霸业，朝贤素望，选为佐吏，名将劲卒，充于己府，不臣之迹，四海所知。而公私罄乏，所在寇乱，州郡携贰，上下崩离，祸结衅深，遂忧惧成疾。永嘉五年，薨于项。秘不发丧。以襄阳王范为大将军，统其众。还葬东海。石勒追及于苦县宁平城，将军钱端出兵距勒，战死，军溃。勒命焚越柩曰：“此人乱天下，吾为天下报之，故烧其骨以告天地。”于是数十万众，勒以骑围而射之，相践如山。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。王弥弟璋焚其余众，并食之。天下归罪于越。帝发诏贬越为县王。

何伦、李恽闻越之死，秘不发丧，奉妃裴氏及毗出自京邑，从者倾城，所经暴掠。至洧仓，又为勒所败，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没于贼。李恽杀妻子奔广宗，何伦走下邳。裴妃为人所略，卖于吴氏，太兴中，得渡江，欲招魂葬越。元帝诏有司详议，博士傅纯曰：“圣人制礼，以事缘情，设冢椁以藏形，而事之以凶；立庙祧以安神，而奉之以吉。送形而往，迎精而还。此墓庙之大分，形神之异制也。至于室庙寝庙祊祭非一处，所以广求神之道，而独不祭于墓，明非神之所处也。今乱形神之别，错庙墓之宜，违礼制义，莫大于此。”于是下诏不许。裴妃不奉诏，遂葬越于广陵。太兴末，墓毁，改葬丹徒。

初，元帝镇建鄴，裴妃之意也，帝深德之，数幸其第，以第三子冲奉越后。薨，无子，成帝以少子奕继之。哀帝徙奕为

琅邪王，而东海无嗣。隆安初，安帝更以会稽忠王次子彦璋为东海王，继冲为曾孙。为桓玄所害，国除。

史臣曰：昔高辛抚运，衅起参商；宗周嗣历，祸缠管、蔡。祥观曩册，逖听前古，乱臣贼子，昭鉴在焉。有晋郁兴，载崇籓翰，分茅锡瑞，道光恆典；仪台饰衮，礼备彝章。汝南以纯和之姿，失于无断；楚隐习果锐之性，遂成凶很。或位居朝右，或职参近禁，俱为女子所诈，相次受诛，虽曰自贻，良可哀也！伦实庸琐，见欺孙秀，潜构异图，煽成奸慝。乃使元良遭怨酷，上宰陷诛夷，乾耀以之暂倾，皇纲于焉中圯。遂裂冠毁冕，幸百六之会；绾玺扬纛，窥九五之尊。夫神器焉可偷安，鸿名岂容妄假！而欲托兹淫祀，享彼天年，凶暗之极，未之有也。罔名父之子，唱义勤王，摧伪业于既成，拯皇舆于已坠，策勋考绩，良足可称。然而临祸忘忧，逞心纵欲，曾不知乐不可极，盈难久持，笑古人之未工，忘己事之已拙。向若采王豹之奇策，纳孙惠之嘉谋，高谢袞章，永表东海，虽古之伊、霍，何以加焉！长沙材力绝人，忠概迈俗，投弓掖门，落落标壮夫之气；驰车魏阙，懔懔怀烈士之风。虽复阳九数屯，在三之情无夺。抚其遗节，终始可观。颖既入总大权，出居重镇，中台藉以成务，东夏资其宅心，乃协契河间，共图进取。而颛任李含之狙诈，杖张方之陵虐，遂使武闵丧元，长沙授首，逞其无君之志，矜其不义之强。銮驾北巡，异乎有征无战；乘舆西幸，非由望秩观风。若火燎原，犹可扑灭，矧兹安忍，能无及乎！东海纠合同盟，创为义举，匡复之功未立，陵暴之衅已彰，罄彼车徒，固求出镇。既而帝京寡弱，狡寇凭陵，遂令神器劫迁，宗社颠覆，数十万众并垂饵于豺狼，三十六王咸隕身于锋刃。祸难之极，振古未闻。虽及焚如，犹为幸也。自惠皇失政，难起萧墙，骨肉相残，黎元涂炭，胡尘惊而天地闭，戎兵接而宫庙隳，支

属肇其祸端，戎羯乘其间隙，悲夫！《诗》所谓“谁生厉阶，至今为梗”，其八王之谓矣。

赞曰：亮总朝政，玮怀职竞。谗巧乘间，艳妻过听。构怨连祸，递遭非命。伦实下愚，敢窃龙图，乱常奸位，遑及严诛。伟哉武闵！首创宏谟。德之不建，良可悲夫！长沙奉国，始终靡慝；功亏一篑，奄罹残贼。章度勤王，效立名扬；合从关右，犯顺争强，事穷势蹙，俱为乱亡。元超作辅，出征入抚，败国丧师，无君震主。焚如之变，抑惟自取。

## 列传第三十

解系（弟结 结弟育） 孙旂 孟观  
牵秀 缪播（从弟胤） 皇甫重 张辅李含  
张方 阎鼎 索靖（子綝） 贾疋

解系，字少连，济南著人也。父修，魏琅邪太守、梁州刺史，考绩为天下第一。武帝受禅，封梁邹侯。系及二弟结、育并清身洁己，甚得声誉。时荀勖门宗强盛，朝野畏惮之。勖诸子谓系等曰：“我与卿为友，应向我公拜。”勖又曰：“我与尊先使君亲厚。”系曰：“不奉先君遗教。公若与先君厚，往日哀顿，当垂书问。亲厚之诲，非所敢承。”勖父子大惭，当世壮之。后辟公府掾，历中书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、豫州刺史，迁尚书，出为雍州刺史、扬烈将军、西戎校尉、假节。会氏羌叛，与征西将军赵王伦讨之。伦信用佞人孙秀，与系争军事，更相表奏。朝廷知系守正不挠，而召伦还。系表杀秀以谢氏羌，不从。伦、秀譖之，系坐免官，以白衣还第，阖门自守。及张华、裴頠之被诛也，伦、秀以宿憾收系兄弟。梁王彤救系等，伦怒曰：“我于水中见蟹且恶之，况此人兄弟轻我邪！此而可忍，孰不可忍！”彤苦争之不得，遂害之，并戮其妻子。

后齐王冏起义时，以裴、解为冤首。伦、秀既诛，冏乃奏曰：“臣闻兴微继绝，圣主之高政；贬恶嘉善，《春秋》之美谈。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，表商容之间，诚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。孙秀逆乱，灭佐命之国，诛骨鯁之臣，以斫丧王室，肆其虐戾，

功臣之后，多见泯灭。至如张华、裴頠，各以见惮取诛于时，系、结同以羔羊被害，欧阳建等无罪而死，百姓怜之。陛下更日月之光照，布惟新之明命，然此等未蒙恩理。昔桀纣降在卑隶，而《春秋》传其人；幽王绝功臣之后，弃贤者子孙，而诗人以为刺。臣备忝右职，思竭股肱，献纳愚诚。若合圣意，可群官通议。”八坐议以“系等清公正直，为奸邪所疾，无罪横戮，冤痛已甚。如大司马所启，彰明枉直，显宣当否，使冤魂无愧无恨，为恩大矣。”永宁二年，追赠光禄大夫，改葬，加吊祭焉。

结字叔连，少与系齐名。辟公府掾，累迁黄门侍郎，历散骑常侍、豫州刺史、魏郡太守、御史中丞。时孙秀乱关中，结在都，坐议秀罪应诛，秀由是致憾。及系被害，结亦同戮。女适裴氏，明日当嫁，而祸起，裴氏欲认活之，女曰：“家既若此，我何活为！”亦坐死。朝廷遂议革旧制，女不从坐，由结女始也。后赠结光禄大夫，改葬，加吊祭。

结弟育，字稚连，名亚二兄。历公府掾、太子洗马、尚书郎、卫军长史、弘农太守，与二兄俱被害，妻子徙边。

孙旂，字伯旗，乐安人也。父历，魏晋际为幽州刺史、右将军。旂洁静，少自修立。察孝廉，累迁黄门侍郎，出为荆州刺史，名位与二解相亚。永熙中，征拜太子詹事，转卫尉，坐武库火，免官。岁余，出为兖州刺史，迁平南将军、假节。旂子弼及弟子髦、辅、琰四人，并有吏材，称于当世，遂与孙秀合族。及赵王伦起事，夜从秀开神武门下观阅器械。兄弟旬月相次为公府掾、尚书郎。弼又为中坚将军，领尚书左丞，转为上将军，领射声校尉。髦为武卫将军，领太子詹事。琰为武威将军，领太子左率。皆赐爵开国郡侯。推崇旂为车骑将军、开府。初，旂以弼等受署伪朝，遣小息回责让弼等，以过差之事，

必为家祸。弼等终不从，旃制之不可，但恸哭而已。及齐王冏起义，四子皆伏诛。襄阳太守宗岱承冏檄斩旃，夷三族。

弟尹，字文旗，历陈留、阳平太守，早卒。

孟观，字叔时，渤海东光人也。少好读书，解天文。惠帝即位，稍迁殿中中郎。贾后悖妇姑之礼，阴欲诛杨骏而废太后，因骏专权，数言之于帝，又使人讽观。会楚王玮将讨骏，观受贾后旨宣诏，颇加诬其事。及骏诛，以观为黄门侍郎，特给亲信四十人。迁积弩将军，封上谷郡公。氐帅齐万年反于关中，众数十万，诸将覆败相继。中书令陈准、监张华，以赵、梁诸王在关中，雍容贵戚，进不贪功，退不惧罪，士卒虽众，不为之用，周处丧败，职此之由，上下离心，难以胜敌。以观沈毅，有文武材用，乃启观讨之。观所领宿卫兵，皆趯捷勇悍，并统关中士卒，身当矢石，大战十数，皆破之，生擒万年，威慑氐羌。转东羌校尉，征拜右将军。

赵王伦篡位，以观所在著绩，署为安南将军、监河北诸军事、假节，屯宛。观子平为淮南王允前锋将军，讨伦，战死。孙秀以观杖兵在外，假言平为允兵所害，赠积弩将军以安观。义军既起，多劝观应齐王冏，观以紫宫帝坐无他变，谓伦应之，遂不从众议而为伦守。及帝反正，永饶冶令空桐机斩观首，传于洛阳，遂夷三族。

牵秀，字成叔，武邑观津人也。祖招，魏雁门太守。秀博辩有文才，性豪侠，弱冠得美名，为太保卫瓘、尚书崔洪所知。太康中，调补新安令，累迁司空从事中郎。与帝舅王恺素相轻侮，恺讽司隶荀恺奏秀夜在道中载高平国守土田娶妻。秀即表诉被诬，论恺秽行，文辞亢厉，以讥抵外戚。于时朝臣虽多证明其行，而秀盛名美誉由是而损，遂坐免官。后司空张华请为长史。

秀任气，好为将帅。张昌作乱，长沙王乂遣秀讨昌，秀出关，因奔成都王颖。颖伐乂，以秀为冠军将军，与陆机、王粹等共为河桥之役。机战败，秀证成其罪，又谄事黄门孟玖，故见亲于颖。惠帝西幸长安，以秀为尚书。秀少在京辇，见司隶刘毅奏事而扼腕慷慨，自谓居司直之任，当能激浊扬清；处鼓鞞之间，必建将帅之勋。及在常伯纳言，亦未曾有规献弼违之奇也。

河间王颙甚亲任之。关东诸军奉迎大驾，以秀为平北将军，镇冯翊。秀与颙将马瞻等将辅颙以守关中，颙密遣使就东海王越求迎，越遣将麋晃等迎颙。时秀拥众在冯翊，晃不敢进。颙长史杨腾前不应越军，惧越讨之，欲取秀以自效，与冯翊大姓诸严诈称颙命，使秀罢兵，秀信之，腾遂杀秀于万年。

繆播，字宣则，兰陵人也。父悦，光禄大夫。播才思清辩，有意义。高密王泰为司空，以播为祭酒，累迁太弟中庶子。

惠帝幸长安，河间王颙欲挟天子令诸侯。东海王越将起兵奉迎天子，以播父时故吏，委以心膂。播从弟右卫率胤，颙前妃之弟也。越遣播、胤诣长安说颙，令奉帝还洛，约与颙分陕为伯。播、胤素为颙所敬信，既相见，虚怀从之。颙将张方自以罪重，惧为诛首，谓颙曰：“今据形胜之地，国富兵强，奉天子以号令，谁敢不服！”颙惑方所谋，犹豫不决。方恶播、胤为越游说，阴欲杀之。播等亦虑方为难，不敢复言。时越兵锋甚盛，颙深忧之，播、胤乃复说颙，急斩方以谢，可不劳而安。颙从之，于是斩方以谢山东诸侯。颙后悔之，又以兵距越，屡为越所败。帝反旧都，播亦从太弟还洛，契阔艰难，深相亲狎。

及帝崩，太弟即帝位，是为怀帝，以播为给事黄门侍郎。俄转侍中，徙中书令，任遇日隆，专管诏命。时越威权自己，

帝力不能讨，心甚恶之。以播、胤等有公辅之量，又尽忠于国，故委以心膂。越惧为己害，因入朝，以兵入宫，执播等于帝侧。帝叹曰：“奸臣贼子无世无之，不自我先，不自我后，哀哉！”起执播等手，涕泗歔歔，不能自禁。越遂害之。朝野愤惋，咸曰：“善人，国之纪也，而加虐焉，其能终乎！”及越薨，帝赠播卫尉，祠以少牢。

胤字休祖，安平献王外孙也，与播名誉略齐。初为尚书郎，后迁太弟左卫率，转魏郡太守。及王浚军逼鄴，石超等大败，胤奔东海王越于徐州，越使胤与播俱入关，而所说得行，大驾东还。越以胤为冠军将军、南阳太守。胤从蓝田出武关，之南阳，前守卫展距胤不受，胤乃还洛。怀帝即位，拜胤左卫将军，转散骑常侍、太仆卿。既而与播及帝舅王延、尚书何绥、太史令高堂冲并参机密，为东海王越所害。

皇甫重，字伦叔，安定朝那人也。性沈果，有才用，为司空张华所知，稍迁新平太守。元康中，华版为秦州刺史。齐王冏辅政，以重弟商为参军。冏诛，长沙王乂又以为参军。时河间王颙镇关中，其将李含先与商、重有隙，每衔之，及此，说颙曰：“商为乂所任，重终不为人用，宜急除之，以去一方之患。可表迁重为内职，因其经长安，乃执之。”重知其谋，乃露檄上尚书，以颙信任李含，将欲为乱，召集陇上士众，以讨含为名。乂以兵革累兴，今始宁息，表请遣使诏重罢兵，征含为河南尹。含既就征，重不奉诏，颙遣金城太守游楷、陇西太守韩稚等四郡兵攻之。

顷之，成都王颖与颙起兵共攻乂，以讨后父尚书仆射羊玄之及商为名。乂以商为左将军、河东太守，领万余人于关门距张方，为方所破，颙军遂进。乂既屡败，乃使商间行赍帝手诏，使游楷尽罢兵，令重进军讨颙。商行过长安，至新平，遇其从

甥，从甥素憎商，以告颢，颢捕得商，杀之。义既败，重犹坚守，闭塞外门，城内莫知，而四郡兵筑土山攻城，重辄以连弩射之。所在为地窟以防外攻，权变百端，外军不得近城，将士为之死战。颢知不可拔，乃上表求遣御史宣诏喻之令降。重知非朝廷本意，不奉诏。获御史骆人问曰：“我弟将兵来，欲至未？”骆云：“已为河间王所害。”重失色，立杀骆。于是城内知无外救，遂共杀重。

先是，重被围急，遣养子昌求救于东海王越，越以颢新废成都王颖，与山东连和，不肯出兵。昌乃与故殿中人杨篇诈称越命，迎羊后于金墉城入宫，以后令发兵讨张方，奉迎大驾。事起仓卒，百官初皆从之，俄而又共诛昌。

张辅，字世伟，南阳西鄂人，汉河间相衡之后也。少有干局，与从母兄刘乔齐名。初补蓝田令，不为豪强所屈。时强弩将军庞宗，西州大姓，护军赵浚，宗妇族也，故僮仆放纵，为百姓所患。辅绳之，杀其二奴，又夺宗田二百余顷以给贫户，一县称之。转山阳令，太尉陈准家僮亦暴横，辅复击杀之。累迁尚书郎，封宜昌亭侯。

转御史中丞。时积弩将军孟观与明威将军郝彦不协，而观因军事害彦，又贾谧、潘岳、石崇等共相引重，乃义阳王威有诈冒事，辅并纠劾之。梁州刺史杨欣有姊丧，未经旬，车骑长史韩预强聘其女为妻。辅为中正，贬预以清风俗，论者称之。用孙秀执权，威构辅于秀，秀惑之，将绳辅以法。辅与秀笺曰：“辅徒知希慕古人，当官而行，不复自知小为身计。今义阳王诚弘恕，不以介意。然辅母年七十六，常见忧虑，恐辅将以怨疾获罪。愿明公留神省察辅前后行事，是国之愚臣而已。”秀虽凶狡，知辅雅正，为威所诬，乃止。

后迁冯翊太守。是时长沙王义以河间王颢专制关中，有不

臣之迹，言于惠帝，密诏雍州刺史刘沈、秦州刺史皇甫重使讨颺。于是沈等与颺战于长安，辅遂将兵救颺，沈等败绩。颺德之，乃以辅代重为秦州刺史。当赴颺之难，金城太守游楷亦皆有功，转梁州刺史，不之官。楷闻辅之还，不时迎辅，阴图之。又杀天水太守封尚，欲扬威西土。召陇西太守韩稚会议，未决。稚子朴有武干，斩异议者，即收兵伐辅。辅与稚战于遮多谷口，辅军败绩，为天水故帐下督富整所杀。

初，辅尝著论云：“管仲不若鲍叔，鲍叔知所奉，知所投。管仲奉主而不能济，所奔又非济事之国，三归反坫，皆鲍不为。”又论班固、司马迁云：“迁之著述，辞约而事举，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；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，烦省不同，不如迁一也。良史述事，善足以奖劝，恶足以监诫，人道之常。中流小事，亦无取焉，而班皆书之，不如二也。毁贬晁错，伤忠臣之道，不如三也。迁既造创，固又因循，难易益不同矣。又迁为苏秦、张仪、范雎、蔡泽作传，逞辞流离，亦足以明其大才。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，叙实录则隐核名检，此所以迁称良史也。”又论魏武帝不及刘备，乐毅减于诸葛亮，词多不载。

李含，字世容，陇西狄道人也。侨居始平。少有才干，两郡并举孝廉。安定皇甫商州里年少，少恃豪族，以含门寒微，欲与结交，含距而不纳，商恨焉，遂讽州以短檄召含为门亭长。会州刺史郭奕素闻其贤，下车擢含为别驾，遂处群僚之右。寻举秀才，荐之公府，自太保掾转秦国郎中令。司徒迁含领始平中正。秦王柬薨，含依台仪，葬讫除丧。尚书赵浚有内宠，疾含不事己，遂奏含不应除丧。本州大中正傅祗以名义贬含。中丞傅咸上表理含曰：

臣州秦国郎中令始平李含，忠公清正，才经世务，实有史鱼秉直之风。虽以此不能协和流俗，然其名行峻厉，不可得掩，

二郡并举孝廉异行。尚书郭奕临州，含寒门少年，而奕超为别驾。太保卫瓘辟含为掾，每语臣曰：“李世容当为晋匪躬之臣。”

秦王之薨，悲恻感人，百僚会丧，皆所目见。而今以含俯就王制，谓之背戚居荣，夺其中正。天王之朝，既葬不除，籓国之丧，既葬而除。籓国欲同不除，乃当责引尊准卑，非所宜言耳。今天朝告于上，欲令籓国服于下，此为籓国之义隆，而天朝之礼薄也。又云诸王公皆终丧，礼宁尽乃叙，明以丧制宜隆，务在敦重也。夫宁尽乃叙，明以哀其病耳。异于天朝，制使终丧，未见斯文。国制既葬而除，既除而祔。爰自汉魏迄于圣晋，文皇升遐，武帝崩殂，世祖过哀，陛下毁顿，衔疚谅闇，以终三年，率土臣妾岂无攀慕遂服之心，实以国制不可而逾，故于既葬不敢不除。天王之丧，释除于上，籓国之臣，独遂于下，此不可安。复以秦王无后，含应为丧主，而王丧既除而附，则应吉祭。因曰王未有庙，主不应除服。秦王始封，无所连祔，灵主所居，即便为庙。不问国制云何，而以无庙为贬。以含今日之所行，移博士使案礼文，必也放勋之殂，遏密三载，世祖之崩，数旬即吉，引古绳今，阖世有贬，何但李含不应除服。今也无贬，王制故也。圣上谅闇，哀声不辍，股肱近侍，犹宜心丧，不宜便行婚娶欢乐之事，而莫云者，岂不以大制不可而曲邪？且前以含有王丧，上为差代。尚书敕王葬日在近，葬讫，含应摄职，不听差代。葬讫，含犹踌躇，司徒屡罚访问，蹶含摄职，而随击之，此为台敕府符陷含于恶。若谓台府为伤教义，则当据正，不正符敕，唯含是贬，含之困蹶尚足惜乎！国制不可偏耳。

又含自以陇西人，虽户属始平，非所综悉。自初见使为中正，反复言辞，说非始平国人，不宜为中正。后为郎中令，又自以选官引台府为比，以让常山太守苏韶，辞意恳切，形于文

墨。含之固让，乃在王未薨之前，葬后踌躇，穷于对罚而摄职耳。臣从弟祗为州都，意在欲隆风教，议含已过，不良之人遂相扇动，冀挟名义，法外致案，足有所邀，中正庞腾便割含品。臣虽无祁大夫之德，见含为腾所侮，谨表以闻，乞朝廷以时博议，无令腾得妄弄刀尺。

帝不从，含遂被贬，退割为五品。归长安，岁余，光禄差含为寿城邸阁督。司徒王戎表含曾为大臣，虽见割削，不应降为此职。诏停。后为始平令。

及赵王伦篡位，或谓孙秀曰：“李含有文武大才，无以资人。”秀以为东武阳令。河间王颙表请含为征西司马，甚见信任。顷之，转为长史。颙诛夏侯爽，送齐王冏使与赵王伦，遣张方率众赴伦，皆含谋也。后颙闻三王兵盛，乃加含龙骧将军，统席逵等铁骑，回遣张方军以应义师。天子反正，含至潼关而还。

初，梁州刺史皇甫商为赵王伦所任，伦败，去职诣颙，颙慰抚之甚厚。含谏颙曰：“商，伦之信臣，惧罪至此，不宜数与相见。”商知而恨之。及商当还都，颙置酒饯行，商因与含忿争，颙和释之。后含被征为翊军校尉。时商参齐王冏军事，而夏侯爽兄在冏府，称爽立义，被西藩枉害。含心不自安。冏右司马赵骧又与含有隙，冏将阅武，含惧骧因兵讨之，乃单马出奔于颙，矫称受密诏。颙即夜见之，乃说颙曰：“成都王至亲，有大功，还藩，甚得众心。齐王越亲而专执威权，朝廷侧目。今檄长沙王令讨齐，使先闻于齐，齐必诛长沙，因传檄以加齐罪，则冏可擒也。既去齐，立成都，除逼建亲，以安社稷，大勋也。”颙从之，遂表请讨冏，拜含为都督，统张方等率诸军以向洛阳。含屯阴盘，而长沙王义诛冏，含等旋师。

初，含之本谋欲并去义、冏，使权归于颙，含因得肆其宿

志。既长沙胜齐，颙、颖犹各守藩，志望未允。颙表含为河南尹。时商复被义任遇，商兄重时为秦州刺史，含疾商滋甚，复与重构隙。颙自含奔还之后，委以心膂，复虑重袭己，乃使兵围之，更相表罪。侍中冯荪党颙，请召重还。商说义曰：“河间之奏，皆李含所交构也。若不早图，祸将至矣。且河间前举，由含之谋。”义乃杀含。

张方，河间人也。世贫贱，以材勇得幸于河间王颙，累迁兼振武将军。永宁中，颙表讨齐王冏，遣方领兵二万为前锋。及冏被长沙王义所杀，颙及成都王颖复表讨义，遣方率众自函谷入屯河南。惠帝遣左将军皇甫商距之，方以潜军破商之众，遂入城。义奉帝讨方于城内，方军望见乘舆，于是小退，方止之不得，众遂大败，杀伤满于衢巷。方退壁于十三里桥，人情挫衄，无复固志，多劝方夜遁。方曰：“兵之利钝是常，贵因败以为成耳。我更前作垒，出其不意，此用兵之奇也。”乃夜潜进逼洛城七里。义既新捷，不以为意，忽闻方垒成，乃出战，败绩。东海王越等执义，送于金墉城。方使郅辅取义还营，炙杀之。于是大掠洛中官私奴婢万余人，而西还长安。颙加方右将军、冯翊太守。

荡阴之役，颙又遣方镇洛阳，上官巳、苗愿等距之，大败而退。清河王覃夜袭巳、愿，巳、愿出奔，方乃入洛阳。覃于广阳门迎方而拜，方驰下车扶止之。于是复废皇后羊氏。及帝自鄴还洛，方遣息黑以三千骑奉迎。将渡河桥，方又以所乘阳燧车、青盖素升三百人为小鹵簿，迎帝至芒山下。方自帅万余骑奉云母舆及旌旗之饰，卫帝而进。初，方见帝将拜，帝下车自止之。

方在洛既久，兵士暴掠，发哀献皇女墓。军人喧喧，无复留意，议欲西迁，尚匿其迹，欲须天子出，因劫移都。乃请帝

谒庙，帝不许。方遂悉引兵入殿迎帝，帝见兵至，避之于竹林中，军人引帝出，方于马上稽首曰：“胡贼纵逸，宿卫单少，陛下今日幸臣垒，臣当捍御寇难，致死无二。”于是军人便乱入宫阁，争割流苏武帐而为马棧。方奉帝至弘农，颡遣司马周弼报方，欲废太弟，方以为不可。

帝至长安，以方为中领军、录尚书事，领京兆太守。时豫州刺史刘乔檄称颡川太守刘舆迫胁范阳王虓距逆诏命，及东海王越等起兵于山东，乃遣方率步骑十万往讨之。方屯兵霸上，而刘乔为虓等所破。颡闻乔败，大惧，将罢兵，恐方不从，迟疑未决。

初，方从山东来，甚微贱，长安富人郅辅厚相供给。及贵，以辅为帐下督，甚昵之。颡参军毕垣，河间冠族，为方所侮，忿而说颡曰：“张方久屯霸上，闻山东贼盛，盘桓不进，宜防其未萌。其亲信郅辅具知其谋矣。”而缪播等先亦构之，颡因使召辅，垣迎说辅曰：“张方欲反，人谓卿知之。王若问卿，何辞以对？”辅惊曰：“实不闻方反，为之若何？”垣曰：“王若问卿，但言尔尔。不然，必不免祸。”辅既入，颡问之曰：“张方反，卿知之乎？”辅曰：“尔。”颡曰：“遣卿取之可乎？”又曰：“尔。”颡于是使辅送书于方，因令杀之。辅既昵于方，持刀而入，守阁者不疑，因火下发函，便斩方头。颡以辅为安定太守。初缪播等议斩方，送首与越，冀东军可罢。及闻方死，更争入关，颡颇恨之，又使人杀辅。

史臣曰：晋氏之祸难荐臻，实始藩翰。解系等以干时之用，处危乱之辰，并托迹府朝，参谋王室。或抗忠尽节，或饰诈怀奸。虽邪正殊途，而咸至诛戮，岂非时艰政紊，利深祸速者乎！古人所以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，戒惧于此也。

阎鼎，字台臣，天水人也。初为太傅东海王越参军，转卷

令，行豫州刺史事，屯许昌。遭母丧，乃于密县间鸠聚西州流人数千，欲还乡里。值京师失守，秦王出奔密中，司空荀藩、藩弟司隶校尉组，及中领军华恆、河南尹华荟，在密县建立行台，以密近贼，南趣许颖。司徒左长史刘畴在密为坞主，中书令李恆、太傅参军骆捷刘蔚、镇军长史周顓、司马李述皆来赴畴。金以鼎有才用，且手握强兵，劝藩假鼎冠军将军、豫州刺史，蔚等为参佐。

鼎少有大志，因西土人思归，欲立功乡里，乃与抚军长史王毗、司马传逊怀翼戴秦王之计，谓畴、捷等曰：“山东非霸王处，不如关中。”河阳令傅暢遗鼎书，劝奉秦王过洛阳，谒拜山陵，径据长安，绥合夷晋，兴起义众，克复宗庙，雪社稷之耻。鼎得书，便欲诣洛，流人谓北道近河，惧有抄截，欲南自武关向长安。畴等皆山东人，咸不愿西入，荀藩及畴、捷等并逃散。鼎追藩不及，恆等见杀，唯顓、述走得免。遂奉秦王行，止上洛，为山贼所袭，杀百余人，率余众西至蓝田。时刘聪向长安，为雍州刺史贾疋所逐，走还平阳。疋遣人奉迎秦王，遂至长安，而与大司马南阳王保、卫将军梁芬、京兆尹梁综等并同心推戴，立王为皇太子，登坛告天，立社稷宗庙，以鼎为太子詹事，总摄百揆。

梁综与鼎争权，鼎杀综，以王毗为京兆尹。鼎首建大谋，立功天下。始平太守曲允、抚夷护军索綝并害其功，且欲专权，冯翊太守梁纬、北地太守梁肃，并综母弟，綝之姻也，谋欲除鼎，乃证其有无君之心，专戮大臣，请讨之，遂攻鼎。鼎出奔雍，为氏奚首所杀，传首长安。

索靖，字幼安，敦煌人也。累世官族，父湛，北地太守。靖少有逸群之量，与乡人泛衷、张彪、索乡、索永俱诣太学，驰名海内，号称“敦煌五龙”。四人并早亡，唯靖该博经史，

兼通内纬。州辟别驾，郡举贤良方正，对策高第。傅玄、张华与靖一面，皆厚与之相结。拜驸马都尉，出为西域戊己校尉长史。太子仆同郡张勃特表，以靖才艺绝人，宜在台阁，不宜远出边塞。武帝纳之，擢为尚书郎。与襄阳罗尚、河南潘岳、吴郡顾荣同官，咸器服焉。靖与尚书令卫瓘俱以善草书知名，帝爱之。瓘笔胜靖，然有楷法，远不能及靖。

靖在台积年，除雁门太守，迁鲁相，又拜酒泉太守。惠帝即位，赐爵关内侯。

靖有先识远量，知天下将乱，指洛阳宫门铜驼，叹曰：“会见汝在荆棘中耳！”

元康中，西戎反叛，拜靖大将军梁王彤左司马，加荡寇将军，屯兵粟邑，击贼，败之。迁始平内史。及赵王伦篡位，靖应三王义举，以左卫将军讨孙秀有功，加散骑常侍，迁后将军。太安末，河间王颙举兵向洛阳，拜靖使持节、监洛城诸军事、游击将军，领雍、秦、凉义兵，与贼战，大破之，靖亦被伤而卒，追赠太常，时年六十五。后又赠司空，进封安乐亭侯，谥曰庄。

靖著《五行三统正验论》，辩理阴阳气运。又撰《索子》、《晋诗》各二十卷。又作《草书状》，其辞曰：

圣皇御世，随时之宜。仓颉既生，书契是为。科斗鸟篆，类物象形。睿哲变通，意巧兹生。损之隶草，以崇简易。百官毕修，事业并丽。盖草书之为状也，宛若银钩，漂若惊鸾。舒翼未发，若举复安；虫蛇虬螭，或往或还。类阿那以羸形，歛奋衅而桓桓。及其逸游舛向，乍正乍邪。骐驎暴怒逼其辔，海水寇隆扬其波。芝草蒲陶还相继，棠棣融融载其华。玄熊对踞于山岳，飞燕相追而差池。举而察之，又似乎和风吹林，偃草扇树。枝条顺气，转相比附，窈娆廉苦，随体散布。纷扰扰以

猗靡，中持疑而犹豫。玄螭蛟兽嬉其间，腾猿飞猿相奔趣。凌鱼奋尾，蛟龙反据。投空自窜，张设牙距。或若登高望其类，或若既往而中顾，或若俶傥而不群，或若自检于常度。于是多才之英，笃艺之彦，役心精微，耽此文宪。守道兼权，触类生变。离析八体，靡形不判。去繁存微，大象未乱。上理开元，下周谨案。骋辞放手，雨行冰散。高音翰厉，溢越流漫。忽班班而成章，信奇妙之灿烂。体磔落而壮丽，姿光润以粲粲。命杜度运其指，使伯英回其腕。著绝势于纨素，垂百世之殊观。

先时，靖行见姑臧城南石地，曰：“此后当起宫殿。”至张骏，于其地立南城，起宗庙，建宫殿焉。

靖有五子：鯁、缵、璆、聿、緄，皆举秀才。聿，安昌乡侯，卒。少子緄最知名。

緄字巨秀，少有逸群之量，靖每曰：“緄廊庙之才，非简札之用，州郡吏不足汗吾儿也。”举秀才，除郎中。尝报兄仇，手杀三十七人，时人壮之。俄转太宰参军，除好畤令，人为黄门侍郎，出参征西军事，转长安令，在官有称。

及成都王颖劫迁惠帝幸鄴，颖为王浚所破，帝遂播越。河间王颙使张方及緄东迎乘舆，以功拜鹰扬将军，转南阳王模从事中郎。刘聪侵掠关东，以緄为奋威将军以御之，斩聪将吕逸，又破聪党刘丰，迁新平太守。聪将苏铁、刘五斗等劫掠三辅，除緄安西将军、冯翊太守。緄有威恩，华夷向服，贼不敢犯。

及怀帝蒙尘，长安又陷，模被害，緄泣曰：“与其俱死，宁为伍子胥。”乃赴安定，与雍州刺史贾疋、扶风太守梁综、安夷护军鞠允等纠合义众，频破贼党，修复旧馆，迁定宗庙。进救新平，小大百战，緄手擒贼帅李羌，与阎鼎立秦王为皇太子，及即尊位，是为愍帝。緄迁侍中、太仆，以首迎大驾、升坛授玺之功，封弋居伯。又迁前将军、尚书右仆射、领吏部、

京兆尹，加平东将军，进号征东。寻又诏曰：“朕昔遇厄运，遭家不造，播越宛楚，爰失旧京。幸宗庙宠灵，百辟宣力，得从藩卫，托乎群公之上。社稷之不隳，实公是赖，宜赞百揆，傅弼朕躬。其授卫将军，领太尉，位特进，军国之事悉以委之。”

及刘曜侵逼王城，以緄为都督征东大将军，持节讨之。破曜呼曰逐王呼延莫，以功封上洛郡公，食邑万户，拜夫人荀氏为新丰君，子石元为世子，赐子弟二人乡亭侯。刘曜入关芟麦苗，緄又击破之。自长安伐刘聪，聪将赵染杖其累捷，有自矜之色，帅精骑数百与緄战，大败之，染单马而走。转骠骑大将军、尚书左仆射、录尚书，承制行事。

刘曜复率众人冯翊，帝累征兵于南阳王保，保左右议曰：“蝮蛇在手，壮士解其腕。且断陇道，以观其变。”从事中郎裴洗曰：“蛇已螫头，头可截不？”保以胡崧行前锋都督，须诸军集，乃当发。麴允欲挟天子趣保，緄以保必逞私欲，乃止。自长安以西，不复奉朝廷。百官饥乏，采稻自存。时三秦人尹桓、解武等数千家，盗发汉霸、杜二陵，多获珍宝。帝问緄曰：“汉陵中物何乃多邪？”緄对曰：“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，天下贡赋三分之，一供宗庙，一供宾客，一充山陵。汉武帝殁年久长，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，其树皆已可拱。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，于今犹有朽帛委积，珠玉未尽。此二陵是俭者耳，亦百世之诫也。”

后刘曜又率众围京城，緄与麴允固守长安小城。胡崧承檄奔命，破曜于灵台。崧虑国家威举，则麴、索功盛，乃案兵渭北，遂还槐里。城中饥窘，人相食，死亡逃奔不可制，唯凉州义众千人守死不移。帝使侍中宋敞送笺降于曜。緄潜留敞，使其子说曜曰：“今城中食犹足支一岁，未易可克也。若许緄以车骑、仪同、万户郡公者，请以城降。”曜斩而送之曰：“帝

王之师，以义行也。孤将军十五年，未尝以谲诡败人，必穷兵极势，然后取之。今索綝所说如是，天下之恶一也，辄相为戮之。若审兵食未尽者，便可勉强固守。如其粮竭兵微，亦宜早悟天命。孤恐霜威一震，玉石俱摧。”及帝出降，綝随帝至平阳，刘聪以其不忠于本朝，戮之于东市。

贾疋，字彦度，武威人，魏太尉诩之曾孙也。少有志略，器望甚伟，见之者莫不悦附，特为武夫之所瞻仰，愿为致命。初辟公府，遂历显职，迁安定太守。雍州刺史丁绰，贪横失百姓心，乃谮疋于南阳王模，模以军司谢班伐之。疋奔泸水，与胡彭荡仲及氏襄首结为兄弟，聚众攻班。绰奔武都，疋复入安定，杀班。愍帝以疋为骠骑将军、雍州刺史，封酒泉公。时诸郡百姓饥馑，白骨蔽野，百无一存。疋帅戎晋二万余人，将伐长安，西平太守竺恢亦固守，刘粲闻之，使刘曜、刘雅及赵染距疋，先攻恢，不克，疋邀击，大败之，曜中流矢，退走。疋追之，至于甘泉。旋自渭桥袭荡仲，杀之。遂迎秦王，奉为皇太子。后荡仲子夫保持帅群胡攻之，疋败走，夜堕于涧，为夫护所害。疋勇略有志节，以匡复晋室为己任，不幸颠堕，时人咸痛惜之。

史臣曰：自永嘉荡覆，宇内横流，亿兆靡依，人神乏主。于时武皇之胤，惟有建兴，众望攸归，曾无与二。阎鼎等忠存社稷，志在经纶，乃契阔艰难，扶持幼孺，遂得纂尧承绪，祀夏配天，校绩论功，有足称矣。然而抗滔天之巨寇，接凋弊之余基，威略未申，寻至倾覆。昔宗周遭犬戎而东徙，有晋违狄而西迁，彼既灵庆悠长，此则祸难遑及，岂愍皇地非奥主，将綝允材谢辅臣，何修短之殊途，而成败之异数者也？

赞曰：怀惠不竞，戚藩力争。狙诈参谋，凭凶乱政。为恶不已，并罗非命。解纆忠肃，无闻余庆。愍皇纂戎，实赖群公。

晋书

·1101·

鼎图福始，緡遂凶终。

## 列传第三十一

周浚（子嵩 谡 从父弟馥）

成公简 苟晞 华轶

刘乔（孙耽 耽子柳）

周浚，字开林，汝南安成人也。父裴，少府卿。浚性果烈。以才理见知，有人伦鉴识。乡人史曜素微贱，众所未知，浚独引之为友，遂以妹妻之，曜竟有名于世。浚初不应州郡之辟，后仕魏为尚书郎。累迁御史中丞，拜折冲将军、扬州刺史，封射阳侯。

随王浑伐吴，攻破江西屯戍，与孙皓中军大战，斩伪丞相张悌等首级数千，俘馘万计，进军屯于横江。时闻龙骧将军王濬既破上方，别驾何恽说浚曰：“张悌率精锐之卒，悉吴国之众，殄灭于此，吴之朝野莫不震慑。今王龙骧既破武昌，兵威甚盛，顺流而下，所向辄克，土崩之势见矣。窃谓宜速渡江，直指建鄴，大军卒至，夺其胆气，可不战而擒。”浚善其谋，便使白浑。恽曰：“浑暗于事机，而欲慎己免咎，必不我从。

“浚固使白之，浑果曰：“受诏但令江北抗衡吴军，不使轻进。贵州虽武，岂能独平江东！今者违命，胜不足多；若其不胜，为罪已重。且诏令龙骧受我节度，但当具君舟楫，一时俱济耳。

“恽曰：“龙骧克万里之寇，以既济之功来受节度，未之闻也。且握兵之要，可则夺之，所谓受命不受辞也。今渡江必全克获，将有何虑？若疑于不济，不可谓智；知而不行，不可谓忠，实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。”浑执不听。居无何而濬至，浑召之不来，乃直指三山，孙皓遂降于浚。浑深恨之，而欲与浚争功。恽笺与浚曰：“《书》贵克让，《易》大谦光，斯古文所咏，道家所崇。前破张悌，吴人失气，龙骧因之，陷其区宇。论其前后，我实缓师，动则为伤，事则不及。而今方竞其功。彼既不吞声，将亏雍穆之弘，兴矜争之鄙，斯愚情之所不取也。”浚得笺，即谏止浑，浑不能纳，遂相表奏。

浚既济江，与浑共行吴城垒，绥抚新附，以功进封成武侯，食邑六千户，赐绢六千匹。明年，移镇秣陵。时吴初平，屡有逃亡者，频讨平之。宾礼故老，搜求俊义，甚有威德，吴人悦服。

初，吴之未平也，浚在弋阳，南北为互市，而诸将多相袭夺以为功。吴将蔡敏守于沔中，其兄珪为将在秣陵，与敏书曰：“古者兵交，使在其间，军国固当举信义以相高。而闻疆场之上，往往有袭夺互市，甚不可行，弟慎无为小利而忘大备也。”候者得珪书以呈浚，浚曰：“君子也。”及渡江，求珪，得之，问其本，曰：“汝南人也。”浚戏之曰：“吾固疑吴无君子，而卿果吾乡人。”

迁侍中。武帝问浚：“卿宗后生，称谁为可？”答曰：“臣叔父子恢，称重臣宗；从父子馥，称清臣宗。”帝并召用。浚转少府，以本官领将作大匠。改营宗庙讫，增邑五百户。后代王浑为使持节、都督扬州诸军事、安东将军，卒于位。三子：顗、嵩、谟。顗嗣爵，别有传云。

嵩字仲智，狷直果侠，每以才气陵物。元帝作相，引为参

军。及帝为晋王，又拜奉朝请。嵩上疏曰：“臣闻取天下者，常以无事。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故古之王者，必应天顺时，义全而后取，让成而后得，是以享世长久，重光万载也。今议者以殿下化流江汉，泽被六州，功济苍生，欲推崇尊号。臣谓今梓宫未反，旧京未清，义夫泣血，士女震动；宜深明周公之道，先雪社稷大耻，尽忠言嘉谋之助，以时济弘仁之功，崇谦谦之美，推后己之诚；然后揖让以谢天下，谁敢不应，谁敢不从！”由是忤旨，出为新安太守。

嵩怏怏不悦，临发，与散骑郎张嶷在侍中戴邈坐，褒贬朝士，又诋毁邈，邈密表之。帝召嵩入，面责之曰：“卿矜豪傲慢，敢轻忽朝廷，由吾不德故耳。”嵩跪谢曰：“昔唐虞至圣，四凶在朝。陛下虽圣明御世，亦安能无碌碌之臣乎！”帝怒，收付廷尉。廷尉华恆以嵩大不敬弃市论，嶷以扇和减罪除名。时顓方贵重，帝隐忍。久之，补庐陵太守，不之职，更拜御史中丞。

是时帝以王敦势盛，渐疏忌王导等。嵩上疏曰：

臣闻明君思隆其道，故贤智之士乐在其朝；忠臣将明其节，故量时而后仕。乐在其朝，故无过任之讥；将明其节，故无过宠之谤。是以君臣并隆，功格天地。近代以来，德废道衰，君怀术以御臣，臣挟利以事君，君臣交利而祸乱相寻，故得失之迹难可详言。臣请较而明之。

夫传说之相高宗，申召之辅宣王，管仲之佐齐桓，衰范之翼晋文，或宗师其道，垂拱受成，委以权重，终至匡主，未有忧其逼己，还为国蠹者也。始田氏擅齐，王莽篡汉，皆藉封土之强，假累世之宠，因暗弱之主，资母后之权，树比周之党，阶绝灭之势，然后乃能行其私谋，以成篡夺之祸耳。岂遇立功之主，为天人所相，而能运其奸计，以济其不轨者哉！光武以

王族奋于闾阎，因时之望，收揽英奇，遂续汉业，以美中兴之功。及天下既定，颇废黜功臣者，何哉？武力之士不达国体，以立一时之功，不可久假以权势，其兴废之事，亦可见矣。近者三国鼎峙，并以雄略之才，命世之能，皆委赖俊哲，终成功业，贻之后嗣，未有愆失遗方来之恨者也。

今王导、王广等，方之前贤，犹有所后。至于忠素竭诚，义以辅上，共隆洪基，翼成大业，亦昔之亮也。虽陛下乘奕世之德，有天人之际，割据江东，奄有南极，龙飞海颿，兴复旧物，此亦群才之明，岂独陛下之力也。今王业虽建，羯寇未梟，天下荡荡，不宾者众，公私匱竭，仓庾未充，梓宫沈沦，妃后不反，正委贤任能推毂之日也。功业垂就，晋祚方隆，而一旦听孤臣之言，惑疑似之说，乃更以危为安，以疏易亲，放逐旧德，以佞伍贤，远亏既往之明，顾伤伊管之交，倾巍巍之望，丧如山之功，将令贤智杜心，义士丧志，近招当时之患，远遗来世之笑。夫安危在号令，存亡在寄任，以古推今，岂可不寒心而哀叹哉！

臣兄弟受遇，无彼此之嫌，而臣干犯时讳，触忤龙鳞者何？诚念社稷之忧，欲报之于陛下也。古之明王，思闻其过，悟逆旅之言，以明成败之由，故采纳愚言，以考虚实，上为宗庙无穷之计，下收亿兆元元之命。臣不胜忧愤，竭愚以闻。

疏奏，帝感悟，故导等获全。

王敦既害顓而使人吊嵩，嵩曰：“亡兄天下人，为天下人所杀，复何所吊！”敦甚衔之，惧失人情，故未加害，用为从事中郎。嵩，王应嫂父也，以顓横遇祸，意恆愤愤，尝众中云：“应不宜统兵。”敦密使妖人李脱诬嵩及周筵潜相署置，遂害之。嵩精于事佛，临刑犹于市诵经云。

谟以顓故，频居显职。王敦死后，诏赠戴若思、谯王承等，

而未及顓。时谡为后军将军，上疏曰：

臣亡兄顓，昔蒙先帝顾眄之施，特垂表启，以参戎佐，显居上列，遂管朝政，并与群后共隆中兴，仍典选曹，重蒙宠授，忝位师傅，得与陛下揖让抗礼，恩结特隆。加以鄙族结婚帝室，义深任重，庶竭股肱，以报所受。凶逆所忌，恶直丑正。身陷极祸，忠不忘君，守死善道，有陨无二。顓之云亡，谁不痛心，况臣同生，能不哀结！

王敦无君，由来实久，元恶之甚，古今无二。幸赖陛下圣聪神武，故能摧破凶强，拨乱反正，以宁区宇。前军事之际，圣恩不遗，取顓息闵，得充近侍。臣时面启，欲令闵还袭臣亡父侯爵。时卞壺、庾亮并侍御坐，壺云：“事了当论显赠。”时未淹久，言犹在耳。至于谯王承、甘卓，已蒙清复，王澄久远，犹在论议。况顓忠以卫主，身死王事，虽嵇绍之不违难，何以过之！至今不闻复封加赠褒显之言。不知顓有余责，独负殊恩，为朝廷急于时务，不暇论及？此臣所以痛心疾首，重用哀叹者也。不胜辛酸，冒陈愚款。

疏奏，不报。谡复重表，然后追赠顓官。

谡历少府、丹阳尹、侍中、中护军，封西平侯。卒赠金紫光禄大夫，谥曰贞。

馥字祖宣，浚从父弟也。父蕤，安平太守。馥少与友人成公简齐名，俱起家为诸王文学，累迁司徒左西属。司徒王浑表“馥理识清正，兼有才干，主定九品，检括精详。臣委任责成，褒贬允当，请补尚书郎”。许之。稍迁司徒左长史、吏部郎，选举精密，论望益美。转御史中丞、侍中，拜徐州刺史，加冠军将军、假节。征为廷尉。

惠帝幸鄴，成都王颖以馥守河南尹。陈、上官已等奉清河王覃为太子，加馥卫将军、录尚书，馥辞不受。覃令馥与

上官已合军，馥认已小人纵暴，终为国贼，乃共司隶满奋等谋共除之，谋泄，为已所袭，奋被害，馥走得免。及已为张方所败，召馥还摄河南尹。暨东海王越迎大驾，以馥为中领军，未就，迁司隶校尉，加散骑常侍、假节，都督诸军事于浞池。帝还宫，出为平东将军、都督扬州诸军事，代刘淮为镇东将军，与周 等讨陈敏，灭之，以功封永宁伯。

馥自经世故，每欲维正朝迁，忠情恳至。以东海王越不尽臣节，每言论厉然，越深惮之。馥睹群贼孔炽，洛阳孤危，乃建策迎天子迁都寿春。永嘉四年，与长史吴思、司马殷识上书曰：“不图厄运遂至于此！戎狄交侵，畿甸危逼。臣辄与祖纳、裴宪、华谭、孙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计，念以殷人有屡迁之事，周王有岐山之徙，方今王都罄乏，不可久居，河朔萧条，崤函险涩，宛都屡败，江汉多虞，于今平夷，东南为愈。淮扬之地，北阻涂山，南抗灵岳，名川四带，有重险之固。是以楚人东迁，遂宅寿春，徐邳、东海，亦足戍御。且运漕四通，无患空乏。虽圣上神聪，元辅贤明，居俭守约，用保宗庙，未若相土迁宅，以享永祚。臣谨选精卒三万，奉迎皇驾。辄檄前北中郎将裴宪行使持节、监豫州诸军事、东中郎将，风驰即路。荆、湘、江、扬各先运四年米租十五万斛，布绢各十四万匹，以供大驾。令王浚、苟晞共平河朔，臣等戮力以启南路。迁都弭寇，其计并得。皇舆来巡，臣宜转据江州，以恢王略。知无不为，古人所务，敢竭忠诚，庶报万分。朝遂夕陨，犹生之愿。”

越与苟晞不协，馥不先白于越，而直上书，越大怒。先是，越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硕，馥不肯行，而令硕率兵先进。硕贰于馥，乃举兵称馥擅命，已奉越密旨图馥，遂袭之，为馥所败。硕退保东城，求救于元帝。帝遣扬威将军甘卓、建威将军郭逸攻馥于寿春。安丰太守孙惠帅众应之，使谢摛为檄。摛，馥之

故将也。馥见檄，流涕曰：“必谢擒之辞。”擒闻之，遂毁草。旬日而馥众溃，奔于项，为新蔡王确所拘，忧愤发病卒。

初，华谭之失庐江也，往寿春依馥，及馥军败，归于元帝。帝问曰：“周祖宣何至于反？”谭封曰：“周馥虽死，天下尚有直言之士。馥见寇贼滋蔓，王威不振，故欲移都以纾国难。方伯不同，遂致其伐。曾不逾时，而京都沦没。若使从馥之谋，或可后亡也。原情求实，何得为反！”帝曰：“馥位为征镇，握兵方隅，召而不入，危而不持，亦天下之罪人也。”谭曰：“然。馥振纓中朝，素有俊彦之称；出据方岳，实有偏任之重，而高略不举，往往失和，危而不持，当与天下共受其责。然谓之反，不亦诬乎！”帝意始解。

馥有二子：密、矫。密字泰玄，性虚简，时人称为清士，位至尚书郎，矫字正玄，亦有才干。

成公简，字宗舒，东郡人也。家世二千石。性朴素，不求荣利，潜心味道，罔有干其志者。默识过人。张茂先每言：“简清静比杨子云，默识拟张安世。”后为中书郎。时馥已为司隶校尉，迁镇东将军。简自以才高而在馥之下，谓馥曰：“扬雄为郎，三世不徙，而王莽、董贤位列三司，古今一揆耳。”馥甚惭之。官至太子中庶子、散骑常侍。永嘉末，奔苟晞，与晞同没。

苟晞，字道将，河内山阳人也。少为司隶部从事，校尉石鉴深器之。东海王越为侍中，引为通事令史，累迁阳平太守。齐王冏辅政，晞参冏军事，拜尚书右丞，转左丞，廉察诸曹，八坐以下皆侧目惮之。及冏诛，晞亦坐免。长沙王义为骠骑将军，以晞为从事中郎。惠帝征成都王颖，以为北军中候。及帝还洛阳，晞奔范阳王虓，虓承制用晞行兖州刺史。

汲桑之破鄴也，东海王越出次官渡以讨之，命晞为前锋。

桑素惮之，于城外为栅以自守。晞将至，顿军休士，先遣单骑示以祸福。桑众大震，弃栅宵遁，婴城固守。晞陷其九垒，遂定鄴而还。西讨吕朗等，灭之。后高密王泰讨青州贼刘根，破汲桑故将公师籛，败石勒于河北，威名甚盛，时人拟之韩白。进位抚军将军、假节、都督青兖诸军事，封东平郡侯，邑万户。

晞练于官事，文簿盈积，断决如流，人不敢欺。其从母依之，奉养甚厚。从母子求为将，晞距之曰：“吾不以王法贷人，将无后悔邪？”固欲之，晞乃以为督护。后犯法，晞杖节斩之，从母叩头请救，不听。既而素服哭之，流涕曰：“杀卿者兖州刺史，哭弟者苟道将。”其杖法如此。

晞见朝政日乱，惧祸及己，而多所交结，每得珍物，即贻都下亲贵。兖州去洛五百里，恐不鲜美，募得千里牛，每遣信，旦发暮还。

初，东海王越以晞复其仇耻，甚德之，引升堂，结为兄弟。越司马潘滔等说曰：“兖州要冲，魏武以之辅相汉室。苟晞有大志，非纯臣，久令处之，则患生心腹矣。若迁于青州，厚其名号，晞必悦，公自牧兖州，经纬诸夏，籛卫本朝，此所谓谋之于未有，为之于未乱也。”越以为然，乃迁晞征东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、假节、都督青州诸军事，领青州刺史，进为郡公。晞乃多置参佐，转易守令，以严刻立功，日加斩戮，流血成川，人不堪命，号曰“屠伯”。顿丘太守魏植为流人所逼，众五六万，大掠兖州。晞出屯无盐，以弟纯领青州，刑杀更甚于晞，百姓号“小苟酷于大苟”。晞寻破植。

时潘滔及尚书刘望等共诬陷晞，晞怒，表求滔等首，又请越从事中郎刘洽为军司，越皆不许。晞于是昌言曰：“司马元超为宰相不平，使天下淆乱，苟道将岂可以不义使之？韩信不忍衣食之惠，死于妇人之手。今将诛国贼，尊王室，桓文岂远

哉！”乃移告诸州，称己功伐，陈越罪状。

时怀帝恶越专权，乃诏晞曰：“朕以不德，戎车屡兴，上惧宗庙之累，下愍兆庶之困，当赖方岳，为国藩翰。公威震赫然，梟斩籓、桑，走降乔、朗，魏植之徒复以诛除，岂非高识明断，朕用委成。加王弥、石勒为社稷之忧，故有诏委统六州。而公谦分小节，稽违大命，非所谓与国同忧也。今复遣诏，便施檄六州，协同大举，翦除国难，称朕意焉。”晞复移诸征镇州郡曰：“天步艰险，祸难殷流，刘元海造逆于汾阴，石世龙阶乱于三魏，荐食畿甸，覆丧鄴都，结垒近郊，仍震兖豫，害三刺史，杀二都督，郡守官长，堙没数十，百姓流离，肝脑涂地。晞以虚薄，负荷国重，是以弭节海隅，援枹曹卫。猥被中诏，委以关东，督统诸军，钦承诏命。克今月二日，当西经济黎阳，即日得荥阳太守丁疑白事，李恽、陈午等救怀诸军与羯大战，皆见破散。怀城已陷，河内太守裴整为贼所执。宿卫阙乏，天子蒙难，宗庙之危，甚于累卵。承问之日，忧叹累息。晞以为先王选建明德，庸以服章，所以藩固王室，无俾城坏。是以舟楫不固，齐桓责楚；襄王逼狄，晋文致讨。夫翼奖皇家，宣力本朝，虽陷汤火，大义所甘。加诸方牧，俱受荣宠，义同毕力，以报国恩。晞虽不武，首启戎行，秣马裹粮，以俟方镇。凡我同盟，宜同赴救。显立名节，在此行矣。”

会王弥遣曹疑破琅邪，北攻齐地。苟纯城守，疑众转盛，连营数十里。晞还，登城望之，有惧色，与贼连战，辄破之。后简精锐，与贼大战，会大风扬尘，遂败绩，弃城夜走。疑追至东山，部众皆降疑。晞单骑奔高平，收邸阁，募得数千人。

帝又密诏晞讨越，晞复上表曰：“殿中校尉李初至，奉被手诏，肝心若裂。东海王越得以宗臣遂执朝政，委任邪佞，宠树奸党，至使前长史潘滔、从事中郎毕邈、主簿郭象等操弄天

权，刑赏由己。尚书何绥、中书令繆播、太仆繆胤、黄门侍郎应绍，皆是圣诏亲所抽拔，而滔等妄构，陷以重戮。带甲临宫，诛讨后弟，翦除宿卫，私树国人。崇奖魏植，招诱逋亡，覆丧州郡。王途圯隔，方贡乖绝，宗庙阙蒸尝之飧，圣上有约食之匮。镇东将军周馥、豫州刺史冯嵩、前北中郎将裴宪，并以天朝空旷，权臣专制，事难之兴，虑在旦夕，各率士马，奉迎皇舆，思隆王室，以尽臣礼。而滔、邈等劫越出关，矫立行台，逼徙公卿，擅为诏令，纵兵寇抄，茹食居人，交尸塞路，暴骨盈野。遂令方镇失职，城邑萧条，淮豫之萌，陷离涂炭。臣虽愤懣，守局东颍，自奉明诏，三军奋厉，卷甲长驱，次于仓垣。即日承司空、博陵公浚书，称殿中中郎刘权赍诏，敕浚与臣共克大举。辄遣前锋征虏将军王赞径至项城，使越稽首归政，斩送滔等。伏愿陛下宽宥宗臣，听越还国。其余逼迫，宜蒙旷荡。辄写诏宣示征镇，显明义举。遣扬烈将军阎弘步骑五千，镇卫宗庙。”

五年，帝复诏晞曰：“太傅信用奸佞，阻兵专权，内不遵奉皇宪，外不协比方州，遂令戎狄充斥，所在犯暴。留军何伦抄掠宫寺，劫剥公主，杀害贤士，悖乱天下，不可忍闻。虽惟亲亲，宜明九伐。诏至之日，其宣告天下，率齐大举，桓文之绩，一以委公。其思尽诸宜，善建弘略。道涩，故练写副，手笔示意。”晞表曰：“奉被手诏，委臣征讨，喻以桓文，纸练兼备，伏读跪叹，五情惶怛。自顷宰臣专制，委杖佞邪，内擅朝威，外残兆庶，矫诏专征，遂图不轨，纵兵寇掠，陵践宫寺。前司隶校尉刘暉、御史中丞温畿、右将军杜育，并见攻劫。广平、武安公主，先帝遗体，咸被逼辱。逆节虐乱，莫此之甚。辄祇奉前诏，部分诸军，遣王赞率陈午等将兵诣项，龚行天罚。初，越疑晞与帝有谋，使游骑于成阜间，获晞使，果得诏

令及朝廷书，遂大构疑隙。越出牧豫州以讨晞，复下檄说晞罪恶，遣从事中郎杨瑁为兖州，与徐州刺史裴盾共讨晞。晞使骑收河南尹潘滔，滔夜遁，及执尚书刘会、侍中程延，斩之。会越薨，盾败，诏晞为大将军大都督、督青徐兖豫荆扬六州诸军事，增邑二万户，加黄钺，先官如故。

晞以京邑荒馑日甚，寇难交至，表请迁都，遣从事中郎刘会领船数十艘，宿卫五百人，献谷千斛以迎帝。朝臣多有异同。俄而京师陷，晞与王赞屯仓垣。豫章王端及和郁等东奔晞，晞群官尊端为皇太子，置行台。端承制以晞领太子太傅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，自仓垣徙屯蒙城，赞屯阳夏。

晞出于孤微，位至上将，志颇盈满，奴婢将千人，侍妾数十，终日累夜不出户庭，刑政苛虐，纵情肆欲。辽西阎亨以书固谏，晞怒，杀之。晞从事中郎明预有疾居家，闻之，乃举病谏晞曰：“皇晋遭百六之数，当危难之机，明公亲稟庙算，将为国家除暴。阎亨美士，奈何无罪一旦杀之！”晞怒白：“我自杀阎亨，何关人事，而举病来骂我！”左右为之战栗，预曰：“以明公以礼见进，预欲以礼自尽。今明公怒预，其若远近怒明公何！昔尧舜之在上也，以和理而兴；桀纣之在上也，以恶逆而灭。天子且犹如此，况人臣乎！愿明公且置其怒而思预之言。”晞有惭色。由是众心稍离，莫为致用，加以疾疫饥馑，其将温畿、傅宣皆叛之。石勒攻阳夏，灭王赞，驰袭蒙城，执晞，署为司马，月余乃杀之。晞无子，弟纯亦遇害。

华轶，字彦夏，平原人，魏太尉歆之曾孙也。祖表，太中大夫。父澹，河南尹。轶少有才气，闻于当世，泛爱博纳，众论美之。初为博士，累迁散骑常侍。东海王越牧兖州，引为留府长史。永嘉中，历振威将军、江州刺史。虽逢丧乱，每崇典礼，置儒林祭酒以弘道训，乃下教曰：“今大义颓替，礼典无

宗，朝廷滞议，莫能攸正，常以慨然，宜特立此官，以弘其事。军谘祭酒杜夷，栖情玄远，确然绝俗，才学精博，道行优备，其以为儒林祭酒。”俄被越檄使助讨诸贼，轶遣前江夏太守陶侃为扬武将军，率兵三千屯夏口，以为声援。轶在州其有威惠，州之豪士接以友道，得江表之欢心，流亡之士赴之如归。

时天子孤危，四方瓦解，轶有匡天下之志，每遣贡献入洛，不失臣节。谓使者曰：“若洛都道断，可输之琅邪王，以明吾之为司马氏也。”轶自以受洛京所遣，而为寿春所督，时洛京尚存，不能祇承元帝教命，郡县多谏之，轶不纳，曰：“吾欲见诏书耳。”时帝遣扬烈将军周访率众屯彭泽以备轶，访过姑孰，著作郎干宝见而问之，访曰：“大府受分，令屯彭泽，彭泽，江州西门也。华彦夏有忧天下之诚，而不欲碌碌受人控御，顷来纷纭，粗有嫌隙。今又无故以兵守其门，将成其衅。吾当屯寻阳故县，既在江西，可以捍御北方，又无嫌于相逼也。”寻洛都不守，司空荀藩移檄，而以帝为盟主。既而帝承制改易长吏，轶又不从命，于是遣左将军王敦都督甘卓、周访、宋典、赵诱等讨之。轶遣别驾陈雄屯彭泽以距敦，自为舟军以为外援。武昌太守冯逸次于湓口，访击逸，破之。前江州刺史卫展不为轶所礼，心常快快。至是，与豫章太守周广为内应，潜军袭轶，轶众溃，奔于安城，追斩之，及其五子，传首建鄴。

初，广陵高惺寓居江州，轶避为西曹掾，寻而轶败，惺藏匿轶二子及妻，崎岖经年。既而遇赦，惺携之出首，帝嘉而宥之。

刘乔，字仲彦，南阳人也。其先汉宗室，封安众侯，传袭历三代。祖嵩，魏侍中。父阜，陈留相。乔少为秘书郎，建威将军王戎引为参军。伐吴之役，戎使乔与参军罗尚济江，破武昌，还授荥阳令，迁太子洗马。以诛杨骏功，赐爵关中侯，拜

尚书右丞。豫诛贾谧，封安众男，累迁散骑常侍。

齐王冏为大司马，初，嵇绍为冏所重，每下阶迎之。乔言于冏曰：“裴、张之诛，朝臣畏惮孙秀，故不敢不受财物。嵇绍今何所逼忌，故畜裴家车牛、张家奴婢邪？乐彦辅来，公未尝下床，何独加敬于绍？”冏乃止。绍谓乔曰：“大司马何故不复迎客？”乔曰：“似有正人言，以卿不足迎者。”绍曰：“正人为谁？”乔曰：“其则不远。”绍默然。顷之，迁御史中丞。冏腹心董艾势倾朝廷，百僚莫敢忤旨。乔二旬之中，奏劾艾罪衅者六。艾讽尚书右丞荀晞免乔官，复为屯骑校尉。张昌之乱，乔出为威远将军、豫州刺史，与荆州刺史刘弘共讨昌，进左将军。

惠帝西幸长安，乔与诸州郡举兵迎大驾。东海王越承制转乔安北将军、冀州刺史，以范阳王虓领豫州刺史。乔以虓非天子命，不受代，发兵距之。颍川太守刘舆昵于虓，乔上尚书列舆罪恶。河间王颙得乔所上，乃宣诏使镇南将军刘弘、征东大将军刘准、平南将军彭城王释与乔并力攻虓于许昌。舆弟琨率众救虓，未至而虓败，虓乃与琨俱奔河北。未几，琨率突骑五千济河攻乔，乔劫琨父蕃，以槛车载之，据考城以距虓，众不敌而溃。

乔复收散卒，屯于平氏，河间王颙进乔镇东将军、假节，以其长子祐为东郡太守，又遣刘弘、刘准、彭城王释等率兵援乔。弘与乔笈曰：“适承范阳欲代明使君。明使君受命本朝，列居方伯，当官而行，同奖王室，横见迁代，诚为不允。然古人有言，牵牛以蹊人之田，信有罪矣，而夺之牛，罚亦重矣。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，甘为戎首，窃以为过。何者？至人之道，用行舍藏。跨下之辱，犹宜俯就，况于换代之嫌，纤介之衅哉！范阳国属，使君庶姓，周之宗盟，疏不间亲，曲直既

均，责有所在。廉蔺区区战国之将，犹能升降以利社稷，况命世之士哉！今天下纷纭，主上播越，正是忠臣义士同心戮力之时。弘实暗劣，过蒙国恩，愿与使君共戴盟主，雁行下风，扫除凶寇，救苍生之倒悬，反北辰于太极。此功未立，不宜乖离。备蒙顾遇，情隆于常，披露丹诚，不敢不尽。春秋之时，诸侯相伐，复为和亲者多矣。愿明使君回既往之恨，追不二之踪，解连环之结，修如初之好。范阳亦将悔前之失，思崇后信矣。

东海王越将讨乔，弘又与越书曰：“适闻以吾州将擅举兵逐范阳，当讨之，诚明同异、惩祸乱之宜。然吾窃谓不可。何者？今北辰迁居，元首移幸，群后抗义以谋王室，吾州将荷国重恩，列位方伯，亦伐鼓即戎，戮力致命之秋也。而范阳代之，吾州将不从，由代之不允，但矫枉过正，更以为罪耳。昔齐桓赦射钩之仇而相管仲，晋文忘斩祛之怨而亲勃鞞，方之于今，当何有哉！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，今奸臣弄权，朝廷困逼，此四海之所危惧，宜释私嫌，共存公义，含垢匿瑕，忍所难忍，以大逆为先，奉迎为急，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。苟崇忠恕，共明分局，连旗推锋，各致臣节，吾州将必输写肝胆，以报所蒙，实不足计一朝之谬，发赫然之怒，使韩卢东郭相困而为豺狼之擒也。吾虽庶姓，负乘过分，实愿足下率齐内外，以康王室，窃耻同侪自为蠹害。贪猷所怀，惟足下图之。”又上表曰：“范阳王虓欲代豫州刺史乔，乔举兵逐虓，司空、东海王越以乔不从命讨之。臣以为乔忝受殊恩，显居州司，自欲立功于时，以徇国难，无他罪阙，而范阳代之，代之为非。然乔亦不得以虓之非，专威辄讨，诚应显戮以惩不恪。然自顷兵戈纷乱，猜祸锋生，恐疑隙构于群王，灾难延于宗子，权柄隆于朝廷，逆顺效于成败，今夕为忠，明旦为逆，翩其反而，互为戎首，载籍以来，骨肉之祸未有如今者也。臣窃悲之，痛心疾首。今边

陲无备豫之储，中华有杼轴之困，而股肱之臣不惟国体，职竞寻常，自相楚剥，为害转深，积毁销骨。万一四夷乘虚为变，此亦猛兽交斗，自效于卞庄者矣。臣以为宜速发明诏，诏越等令两释猜嫌，各保分局。自今以后，其有不被诏书擅兴兵马者，天下共伐之。《诗》云：‘谁能执热，逝不以濯？’若诚濯之，必无灼烂之患，永有泰山之固矣。”

时河间王颙方距关东，倚乔为助，不纳其言。东海王越移檄天下，帅甲士三万，将入关迎大驾，军次于萧，乔惧，遣子祐距越于萧县之灵壁。刘琨分兵向许昌，许昌人纳之。琨自荥阳率兵迎越，遇祐，众溃见杀。乔众遂散，与五百骑奔平氏。帝还洛阳，大赦，越复表乔为太傅军谘祭酒。越薨，复以乔为都督豫州诸军事、镇东将军、豫州刺史。卒于官，时年六十三。愍帝末，追赠司空。子挺，颍川太守。挺子耽。

耽字敬道。少有行检，以义尚流称，为宗族所推。博学，明习《诗》、《礼》、三史。历度支尚书，加散骑常侍。在职公平廉慎，所莅著绩。桓玄，耽女婿也。及玄辅政，以耽为尚书令，加侍中，不拜，改授特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寻卒，追赠左光禄大夫、开府。耽子柳。

柳字叔惠，亦有名誉。少登清官，历尚书左右仆射。时右丞傅迪好广读书而不解其义，柳唯读《老子》而已，迪每轻之。柳云：“卿读书虽多，而无所解，可谓书麓矣。”时人重其言。出为徐、兖、江三州刺史。卒，赠右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乔弟义，始安太守。义子成，丹阳尹。

史臣曰：周浚人伦鉴悟，周馥理识精详，华轶动顾礼经，刘乔志存谅直，用能历官内外，咸著勋庸。而祖宣献策迁都，乖忤于东海，彦夏系心宸极，获罪于琅邪，乃被以恶名，加其显戮，岂不哀哉！向若违左衽任于伊川，建右社于淮服，据方

城之险，藉全楚之资，简练吴越之兵，漕引淮海之粟，纵未能祈天永命，犹足以纾难缓亡。嗟乎！“不用其良，覆俾我悖”，其此之谓也。苟晞擢自庸微，位居上将，释位之功未立，贪暴之衅已彰，假手世龙，以至屠戮，斯所谓“杀人多矣，能无及此乎”！

赞曰：开林才理，爰登贵仕，绩著折冲，化行江汜。轶既尊主，馥亦勤王，背时获戾，违天不祥。乔为戎首，未识行藏。道将鞠旅，威名克举，领虐有闻，忠勤未取。

## 列传第三十二

刘琨（子群 琨兄舆 舆子演）

祖逖（兄纳）

刘琨，字越石，中山魏昌人，汉中山靖王胜之后也。祖迈，有经国之才，为相国参军、散骑常侍。父蕃，清高冲俭，位至光禄大夫。琨少得俊朗之目，与范阳祖纳俱以雄豪著名。年二十六，为司隶从事。时征虏将军石崇河南金谷涧中有别庐，冠绝时辈，引致宾客，日以赋诗。琨预其间，文咏颇为当时所许。秘书监贾谧参管朝政，京师人士无不倾心。石崇、欧阳建、陆机、陆云之徒，并以文才降节事谧，琨兄弟亦在其间，号曰“二十四友”。太尉高密王泰辟为掾，频迁著作郎、太学博士、尚书郎。

赵王伦执政，以琨为记室督，转从事中郎。伦子萑，即琨姊婿也，故琨父子兄弟并为伦所委任。及篡，萑为皇太子，琨为萑詹事。三王之讨伦也，以琨为冠军、假节，与孙秀子会率宿卫兵三万距成都王颖，战于黄桥，琨大败而还，焚河桥以自固。及齐王冏辅政，以其父兄皆有当世之望，故特宥之，拜兄舆为中书郎，琨为尚书左丞，转司徒左长史。冏败，范阳王虓镇许昌，引为司马。

及惠帝幸长安，东海王越谋迎大驾，以琨父蕃为淮北护军、豫州刺史。刘乔攻范阳王虓于许昌也，琨與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之，未至而虓败，琨與虓俱奔河北，琨之父母遂为刘乔所执。琨乃说冀州刺史温羨，使让位于虓。及虓领冀州，遗琨诣幽州，乞师于王浚，得突骑八百人，与虓济河，共破东平王懋于廩丘，南走刘乔，始得其父母。又斩石超，降吕朗，因统诸军奉迎大驾于长安。以动封广武侯，邑二千户。

永嘉元年，为并州刺史，加振威将军，领匈奴中郎将。琨在路上表曰：“臣以顽蔽，志望有限，因缘际会，遂忝过任。九月未得发，道险山峻，胡寇塞路，辄以少击众，冒险而进，顿伏艰危，辛苦备尝，即日达壶口关。臣自涉州疆，目睹困乏，流移四散，十不存二，携老扶弱，不绝于路。及其在者，鬻卖妻子，生相捐弃，死亡委危，白骨横野，哀呼之声，感伤和气。群胡数万，周匝四山，动足遇掠，开目睹寇。唯有壶关，可得告余。而此二道，九州之阴，数人当路，则百夫不敢进，公私往反，没丧者多。婴守穷城，不得薪采，耕牛既尽，又乏田器。以臣愚短，当此至难，忧如循环，不遑寝食。臣伏思此州虽去边朔，实迩皇畿，南通河内，东连司冀，北捍殊俗，西御强虏，是劲弓良马勇士精锐之所出也。当须委输，乃全其命。今上尚书，请此州谷五百万斛，绢五百万匹，绵五百万斤。愿陛下时出臣表，速见听处。”朝廷许之。

时东嬴公腾自晋阳镇鄴，并土饥荒，百姓随腾南下，余户不满二万，寇贼继横，道路断塞。琨募得千余人，转斗至晋阳。府寺焚毁，僵尸蔽地，其有存者，饥羸无复人色，荆棘成林，豺狼满道。琨剪除荆棘，收葬枯骸，造府朝，建市狱。寇盗互来掩袭，恆以城门为战场，百姓负楯以耕，属鞬而耨。琨抚循劳徠，甚得物情。刘元海时在离石，相去三百许里。琨密遣离

间其部杂虏，降者万余落。元海甚惧，遂城蒲子而居之。在官未期，流人稍复，鸡犬之音复相接矣。琨父蕃自洛赴之。人士奔迸者多归于琨，琨善于怀抚，而短于控御。一日之中，虽归者数千，去者亦以相继。然素奢豪，嗜声色，虽暂自矫励，而辄复纵逸。

河南徐润者，以音律自通，游于贵势，琨甚爱之，署为晋阳令。润恃宠骄恣，干预琨政。奋威护军令狐盛性亢直，数以此为谏，并劝琨除润，琨不纳。初，单于猗以救东嬴公腾之功，琨表其弟猗卢为代郡公，与刘希合众于中山。王浚以琨侵己之地，数来击琨，琨不能抗，由是声实稍损。徐润又谮令狐盛于琨曰：“盛将劝公称帝矣。”琨不之察，便杀之。琨母曰：“汝不能弘经略，驾豪杰，专欲除胜己以自安，当何以得济！如是，祸必及我。”不从。盛子泥奔于刘聪，具言虚实。聪大喜，以泥为乡导。属上党太守袭醇降于聪，雁门乌丸复反，琨亲率精兵出御之。聪遣子粲及令狐泥乘虚袭晋阳，太原太守高乔以郡降聪，琨父母并遇害。琨引猗卢并力攻粲，大败之，死者十五六。琨乘胜追之，更不能克。猗卢以为聪未可灭，遗琨牛羊车马而去，留其将箕澹、段繁等戍晋阳。琨志在复仇，而屈于力弱，泣血尸立，抚慰伤痍，移居阳邑城，以招集亡散。

愍帝即位，拜大将军、都督并州诸军事，加散骑常侍、假节。琨上疏谢曰：

陛下略臣大愆，录臣小善，猥蒙天恩，光授殊宠，显以蝉冕之荣，崇以上将之位。伏省诏书，五情飞越。

臣闻晋文以郤縠为元帅而定霸功，高祖以韩信为大将而成王业，咸有敦诗阅礼之德，戎昭果毅之威，故能振丰功于荆南，拓洪基于河北。况臣凡陋，拟踪前哲，俯惧折鼎，虑在覆餗。昔曹沫三北，而收功于柯盟；冯异垂翅，而奋翼于渑池，皆能

因败为成，以功补过。陛下宥过之恩已隆，而臣自新之善不立。臣虽不逮，预闻前训，恭让之节，臣犹庶几。所以冒承宠命者，实欲没身报国，辄死自效，要以致命寇场，尽其臣节。至于宠荣之施，非言辞所谢。又谒者史兰、殿中中郎王春等继至，奉诏，臣俯寻圣旨，伏纸饮泪。

臣闻夷险流行，古时代有，灵厌皇德，曾未悔祸。蚁狄续毒于神州，夷裔肆虐于上国，七庙阙禋祀之飨，百官丧彝伦之序，梓宫沦辱，山陵未兆，率土永慕，思同考妣。陛下龙姿日茂，睿质弥光，升区宇于既颓，崇社稷于已替，四海之内，肇有上下，九服之萌，复睹典制。伏惟陛下蒙尘于外，越在秦郊，蒸尝之敬在心，桑梓之思未克。臣备位历年，才质驽下，丘山之衅已彰，毫厘之效未著。顷以时宜，权假位号，竟无殄戎之绩，而有负乘之累，当肆刑书，以明黜陟。是以臣前表上闻，敢缘愚款，乞奉先朝之班，苟存偏师之职，赦其三败之愆，必其一功之用，得骋志虏场，快意大逆，虽身膏野草，无恨黄墟。陛下偏恩过隆，曲蒙擢拔，遂授上将，位兼常伯，征讨之务，得从事宜。拜命惊惶，五情战悸，惧于陨越，以为朝羞。昔申胥不徇伯举，而成公壻之勋；伍员不从城父，而济入郢之庸。臣虽顽凶，无凯古人，其于被坚执锐，致身寇仇，所谓天地之施，群生莫谢不胜。受恩至深，谨拜表陈闻。

及麴允败，刘曜斩赵冉，琨又表曰：

逆胡刘聪，敢率犬羊，冯陵鞬鞞，人神发愤，遐迩奋怒。伏省诏书，相国、南阳王保，太尉、凉州刺史轨，纠合二州，同恤王室，冠军将军允、护军将军綝，总齐六军，戮力国难，王旅大捷，俘馘千计，旌旗首于晋路，金鼓振于河曲，崑函无虔刘之警，汧陇有安业之庆，斯诚宗庙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。含气之类，莫不引领，况臣之心，能无踊跃。

臣前表当与鲜卑猗卢克今年三月都会平阳，会匈羯石勒以三月三日径掩蓟城，大司马、博陵公浚受其伪和，为勒所虏，勒势转盛，欲来袭臣。城坞骇惧，志在自守。又猗卢国内欲生奸谋，幸卢警虑，寻皆诛灭。遂使南北顾虑，用愆成举，臣所以泣血宵吟，扼腕长叹者也。勒据襄国，与臣隔山，寇骑朝发，夕及臣城，同恶相求，其徒实繁。自东北八州，勒灭其七，先朝所授，存者唯臣。是以勒朝夕谋虑，以图臣为计，窥伺间隙，寇抄相寻，戎士不得解甲，百姓不得在野。天网虽张，灵泽未及，唯臣子然与寇为伍。自守则稽颡之诛，进讨则勒袭其后，进退唯谷，首尾狼狈。徒怀愤踊，力不从愿，惭怖征营，痛心疾首，形留所在，神驰寇庭。秋谷既登，胡马已肥，前锋诸军并有至者，臣当首启戎行，身先士卒。臣与二虏，势不并立，聪、勒不臬，臣无归志，庶凭陛下威灵，使微意获展，然后陨首谢国，没而无恨。

三年，帝遣兼大鸿胪赵廉持节拜琨为司空、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。琨上表让司空，受都督，克期与猗卢讨刘聪。寻猗卢父子相图，卢及兄子根皆病死，部落四散。琨子遵先质于卢，众皆附之。及是，遵与箕澹等帅卢众三万人，马牛羊十万，悉来归琨，琨由是复振，率数百骑自平城抚纳之。属石勒攻乐平，太守韩据请救于琨，而琨自以土众新合，欲因其锐以威勒。箕澹谏曰：“此虽晋人，久在荒裔，未习恩信，难以法御。今内收鲜卑之余谷，外抄残胡之牛羊，且闭关守险，务农息士，既服化感义，然后用之，则功可立也。”琨不从，悉发其众，命澹领步骑二万为前驱，琨自为后继。勒先据险要，设伏以击澹，大败之，一军皆没，并土震骇。寻又炎旱，琨穷蹙不能复守。幽州刺史鲜卑段匹磾数遣信要琨，欲与同奖王室。琨由是率众赴之，从飞狐入蓟。匹磾见之，甚相崇重，与琨结婚，约为兄

弟。

是时西都不守，元帝称制江左，琨乃令长史温峤劝进，于是河朔征镇夷夏一百八十人连名上表，语在《元纪》。令报曰：“豺狼肆毒，荐覆社稷，亿兆颡颡，延首罔系。是以居于王位，以答天下，庶以克复圣主，扫荡讎耻，岂可猥当隆极，此孤之至诚著于遐迩者也。公受奕世之宠，极人臣之位，忠允义诚，精感天地。实赖远谋，共济艰难。南北迥邈，同契一致，万里之外，心存咫尺。公其抚宁华戎，致罚丑类。动静以闻。”

建武元年，琨与匹磾期讨石勒，匹磾推琨为大都督， 舂血载书，檄诸方守，俱集襄国。琨、匹磾进屯固安，以俟众军。匹磾从弟末波纳勒厚赂，独不进，乃沮其计。琨、匹磾以势弱而退。是岁，元帝转琨为侍中、太尉，其余如故，并赠名刀。琨答曰：“谨当躬自执佩，馘截二虜。”

匹磾奔其兄丧，琨遣世子群送之，而末波率众要击匹磾而败走之，群为末波所得。末波厚礼之，许以琨为幽州刺史，共结盟而袭匹磾，密遣使赍群书请琨为内应，而为匹磾逻骑所得。时琨别屯故征北府小城，不之知也。因来见匹磾，匹磾以群书示琨曰：“意亦不疑公，是以白公耳。”琨曰：“与公同盟，志奖王室，仰凭威力，庶雪国家之耻。若儿书密达，亦终不以一子之故负公忘义也。”匹磾雅重琨，初无害琨志，将听还屯。其中弟叔军好学有智谋，为匹磾所信，谓匹磾曰：“吾胡夷耳，所以能服晋人者，畏吾众也。今我骨肉构祸，是其良图之日，若有奉琨以起，吾族尽矣。”匹磾遂留琨。琨之庶长子遵惧诛，与琨左长史杨桥、并州治中如绥闭门自守。匹磾谕之不得，因纵兵攻之。琨将龙季猛迫于乏食，遂斩桥、绥而降。

初，琨之去晋阳也，虑及危亡而大耻不雪，亦知夷狄难以义伏，冀输写至诚，侥幸万一。每见将佐，发言慷慨，悲其道

穷，欲率部曲列于贼垒。斯谋未果，竟为匹磾所拘。自知必死，神色怡如也。为五言诗赠其别驾卢谡曰：

握中有悬璧，本是荆山球。惟彼太公望，昔是渭滨叟。邓生何感激，千里来相求。白登幸曲逆，鸿门赖留侯。重耳凭五贤，小白相射钩。能隆二伯主，安问党与仇！中夜抚枕叹，想与数子游。吾衰久矣夫，何其不梦周？谁云圣达节，知命故无忧。宣尼悲获麟，西狩泣孔丘。功业未及建，夕阳忽西流。时哉不我与，去矣如云浮。殊实陨劲风，繁英落素秋。狭路颂华盖，骇駟摧双辀。何意百炼刚，化为绕指柔。

琨诗托意非常，摅暢幽愤，远想张陈，感鸿门、白登之事，用以激谡。谡素无奇略，以常词酬和，殊乖琨心，重以诗赠之，乃谓琨曰：“前篇帝王大志，非人臣所言矣。”

然琨既忠于晋室，素有重望，被拘经月，远近愤叹。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闾嵩，与琨所署雁门太守王据、后将军韩据连谋，密作攻具，欲以袭匹磾。而韩据女为匹磾兒妾，闻其谋而告之匹磾，于是执王据、辟闾嵩及其徒党悉诛之。会王敦密使匹磾杀琨，匹磾又惧众反己，遂称有诏收琨。初，琨闻敦使到，谓其子曰：“处仲使来而不我告，是杀我也。死生有命，但恨仇耻不雪，无以下见二亲耳。”因歔歔不能自胜。匹磾遂缢之，时年四十八。子侄四人俱被害。朝廷以匹磾尚强，当为国讨石勒，不举琨哀。

三年，琨故从事中郎卢谡、崔悦等上表理琨曰：

臣闻经国之体，在于崇明典刑；立政之务，在于固慎关塞。况方岳之臣，杀生之柄，而可不正其枉直，以杜其奸邪哉！窃见故司空、广武侯琨，在惠帝扰攘之际，值群后鼎沸之难，戮力皇家，义诚弥厉，躬统华夷，亲受矢石，石超授首，吕朗面缚，社稷克宁，銮輿反驾，奉迎之勋，琨实为隆，此琨效忠之

一验也。其后并州刺史、东嬴公腾以晋川荒匱，移镇临漳，太原、西河尽徙三魏。琨受任并州，属承其弊，到官之日，遗户无几，当易危之势，处难济之土，鸠集伤痍，抚和戎狄，数年之间，公私渐振。会京都失守，群逆纵逸，边萌顿仆，苟怀宴安，咸以为并州之地四塞为困，且可闭关守险，畜资养徒，抗辞厉声，忠亮奋发，以为天子沈辱而不陨身死节，情非所安，遂乃跋履山川，东西征讨。屠各乘虚，晋阳沮溃，琨父母罹屠戮之殃，门族受歼夷之祸。向使琨从州人之心，为自守之计，则圣朝未必加诛，而族党可以不丧。及猗卢败乱，晋人归奔，琨于平城纳其初附。将军箕澹又以为此虽晋人，久在荒裔，难以法整，不可使用。琨又让之，义形于色。假从澹议，偷于苟存，则晏然于并土，必不亡身于燕蓟也。琨自以备位方岳，纲维不举，无缘虚荷大任，坐居三司，是以陛下登阼，使引衍告逊，前后章表，具陈诚款。寻令从事中郎臣续澹以章绶节传奉还本朝，与匹磾使荣邵期一时俱发。又匹磾以琨王室大臣，惧夺己威重，忌琨之形，渐彰于外。琨知其如此，虑不可久，欲遣妻息大小尽诣京城，以其门室一委陛下。有征举之会，则身充一卒；若匹磾纵凶慝，则妻息可免。具令臣澹密宣此旨，求诏敕路次，令相迎卫。会王成从平阳逃来，说南阳王保称号陇右，士众甚盛，当移关中。匹磾闻此，私怀顾望，留停荣邵，欲遣前兼鸿胪边邈奉使诣保，惧澹独南，言其此事，遂不许引路。丹诚赤心，卒不上达。匹磾兄眷丧亡，嗣子幼弱，欲因奔丧夺取其国。又自以欺国陵家，怀邪乐祸，恐父母宗党不容其罪，是以卷甲囊弓，阴图作乱，欲害其从叔麟、从弟末波等，以取其国。匹磾亲信密告麟、波，麟、波乃遣人距之，匹磾仅以身免。百姓谓匹磾已没，皆凭向琨。若琨于时有害匹磾之情，则居然可擒，不复营于人力。自此之后，上下并离，匹磾遂欲

尽勒胡晋，徙居上谷。琨深不然之，劝移厌次，南凭朝廷。匹磾不能纳，反祸害父息四人，从兄二息同时并命。琨未遇害，知匹磾必有祸心，语臣等云：“受国厚恩，不能克报，虽才略不及，亦由遇此厄运。人谁不死，死生命也。唯恨下不能效节于一方，上不得归诚于陛下。”辞旨慷慨，动于左右。匹磾既害琨，横加诬谤，言琨欲窥神器，谋图不轨。琨免述器顽凶之思，又无信布惧诛之情，崎岖乱亡之际，夹肩异类之间，而有如此之心哉！虽臧获之愚，厮养之智，犹不为之，况在国土之列，忠节先著者乎！

匹磾之害琨，称陛下密诏。琨信有罪，陛下加诛，自当肆诸市朝，与众弃之，不令殊俗之竖戮台辅之臣，亦已明矣。然则擅诏有罪，虽小必诛；矫制有功，虽大不论，正以兴替之根成在于此，开塞之由不可不闭故也。而匹磾无所顾忌，怙乱专杀，虚假王命，虐害鼎臣，辱诸夏之望，败王室之法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！若圣朝犹加隐忍，未明大体，则不逞之人袭匹磾之迹，杀生自由，好恶任意，陛下将何以诛之哉！折冲厌难，唯存战胜之将；除暴讨乱，必须知略之臣。故古语云“山有猛兽，藜藿为之不采”，非虚言矣。自河以北，幽并以南，丑类有所顾惮者，唯琨而已。琨受害之后，群凶欣欣，莫不得意，鼓行中州，曾无纤介，此又华夷小大所以长叹者也。

伏惟陛下睿圣之隆，中兴之绪，方将平章典刑，以经序万国。而琨受害非所，冤痛已甚，未闻朝廷有以甄论。昔壶关三老讼卫太子之罪，谷永、刘向辨陈汤之功，下足以明功罪之分，上足以悟圣主之怀。臣等祖考以来，世受殊遇，人侍翠幄，出簪彤管，弗克负荷，播越遐荒，与琨周旋，接事终始，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义，谨陈本末，冒以上闻，仰希圣朝曲赐哀察。

太子中庶子温峤又上疏理之，帝乃下诏曰：“故太尉、广

武侯刘琨忠亮开济，乃诚王家，不幸遭难，志节不遂，朕甚悼之。往以戎事，未加吊祭。其下幽州，便依旧吊祭。”赠侍中、太尉，谥曰愍。

琨少负志气，有纵横之才，善交胜己，而颇浮夸。与范阳祖逖为友，闻逖被用，与亲故书曰：“吾枕戈待旦，志枭逆虏，常恐祖生先吾著鞭。”其意气相期如此。在晋阳，常为胡骑所围数重，城中窘迫无计，琨乃乘月登楼清啸，贼闻之，皆凄然长叹。中夜奏胡笳，贼又流涕歔歔，有怀土之切。向晓复吹之，贼并弃围而走。子群嗣。

群字公度，少拜广武侯世子。随父在晋阳，遭逢寇乱，数领偏军征讨。性清慎，有裁断，得士类欢心。及琨为匹磾所害，琨从事中郎卢谡等率余众奉群依未波。温峤前后表称：“姨弟刘群，内弟崔悦、卢谡等，皆在未波中，翘首南望。愚谓此等并有文思，于人之中少可愍惜。如蒙录召，继绝兴亡，则陛下更生之恩，望古无二。”咸康二年，成帝诏征群等，为未波兄弟爱其才，托以道险不遣。

石季龙灭辽西，群及谡、悦同没胡中，季龙皆优礼之，以群为中书令。至冉闵败后，群遇害。时勒及季龙得公卿人士多杀之，其见擢用，终至大官者，唯有河东裴宪，渤海石璞，荥阳郑系，颍川荀绰，北地傅畅及群、悦、谡等十余人而已。

舆字庆孙。隽朗有才局，与琨并尚书郭奕之甥，名著当时。京都为之语曰：“洛中奕奕，庆孙，越石。”辟宰府尚书郎。兄弟素侮孙秀，及赵王伦辅政，孙秀执权，并免其官。妹适伦世子萇，萇与秀不协，复以舆为散骑侍郎。齐王冏辅政，以舆为中书侍郎。东海王越、范阳王虓之举兵也，以舆为颍川太守。及河间王颙檄刘乔讨虓于许昌，矫诏曰：“颍川太守刘舆迫协范王虓，距逆诏命，多树私党，擅劫郡县，合聚兵众。舆兄弟

昔因赵王婚亲，擅弄权势，凶狡无道，久应诛夷，以遇赦令，得全首领。小人不忌，为恶日滋，辄用苟晞为兖州，断截王命。镇南大将军弘，平南将军、彭城王释，征东大将军准，各勒所领，径会许昌，与乔并力。今遣右将这张方为大都督，督建威将军吕朗、阳平太守刁默，率步骑十万，同会许昌，以除舆兄弟。敢有举兵距违王命，诛及五族。能杀舆兄弟送首者，封三千户县侯，赐绢五千匹。”虓之败，舆与之俱奔河北。虓既镇鄴，以舆为征虏将军、魏郡太守。

虓薨，东海王越将召之，或曰：“舆犹臑也，近则污人。”及至，越疑而御之。舆密视天下兵簿及仓库、牛马、器械、水陆之形，皆默识之。是时军国多事，每会议，自潘滔以下，莫知所对。舆既见越，应机辩画，越倾膝酬接，即以为左长史。越既总录，以舆为上佐，宾客满筵，文案盈机，远近书记日有数千，终日不倦，或以夜继之，皆人人欢畅，莫不悦附。命议如流，酬对款备，时人服其能，比之陈遵。时称越府有三才：潘滔大才，刘舆长才，裴邈清才。越诛缪播、王延等，皆舆谋也。延爱妾荆氏有音伎，延尚未殒，舆便娉之。未及迎，又为太傅从事中郎王俊所争夺。御史中取丞傅宣劾奏，越不问舆，而免俊官。舆乃说越，遣琨镇并州，为越北面之重。洛阳未败，病指疽卒，时年四十七。追赠骠骑将军。先有功封定襄侯，谥曰贞。子演嗣。

演字始仁。初辟太尉掾，除尚书郎，以父忧去职。服阕，袭爵，太傅、东海王越引为主簿。迁太子中庶子，出为阳平太守。自洛奔琨，琨以为辅国将军、魏郡太守。琨将讨石勒，以演领勇士千人，行北中郎将、兖州刺史，镇廩丘。演斩王桑，走赵固，得众七千人。为石勒所攻，演距战，勒退。元帝拜为都督、后将军，假节。后为石季龙所围，求救于邵续、段鸯，

鸯骑救之，季龙走，随鸯屯厌次，被害。

弟胤为琨引兵，路逢乌桓贼，战没。胤弟挹初为太傅、东海王越掾，与琨俱被害。挹弟启，启弟述，与琨子群俱在末波中，后并入石季龙。启为季龙尚书仆射，后归国，穆帝拜为前将军，加给事中。永和九年，随中军将军殷浩北伐，为姚襄所败，启战没。述为季龙侍中，随启归国，拜骁骑将军。

祖逖，字士稚，范阳道人。世吏二千石，为北州旧姓。父武，晋王掾、上谷太守。逖少孤，兄弟六人。兄该、纳等并开爽有才干。逖性豁荡，不修仪检，年十四五犹未知书，诸兄每忧之。然轻财好侠，慷慨有节尚，每至田舍，辄称兄意，散谷帛以周贫乏，乡党宗族以是重之。后乃博览书记，该涉古今，往来京师，见者谓逖有赞世才具。侨居阳平。年二十四，阳平辟察孝廉，司隶再辟举秀才，皆不行。与司空刘琨俱为司州主簿，情好绸缪，共被同寝。中夜闻荒鸡鸣，蹴琨觉曰：“此非恶声也。”因起舞。逖、琨并有英气，每语世事，或中宵起坐，相谓曰：“若四海鼎沸，豪杰并起，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。”

辟齐王冏大司马掾、长沙王义骠骑祭酒，转主簿，累迁太子中舍人、豫章王从事中郎。从惠帝北伐，王师败绩于荡阴，遂退还洛。大驾西幸长安，关东诸侯范阳王虓、高密王略、平昌公模等竞召之，皆不就。东海王越以逖为典兵参军、济阴太守，母丧不之官。及京师大乱，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，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，躬自徒步，药物衣粮与众共之，又多权略，是以少长咸宗之，推逖为行主。达泗口，元帝逆用为徐州刺史，寻征军谘祭酒，居丹徒之京口。

逖以社稷倾覆，常怀振复之志。宾客义徒皆暴杰勇士，逖遇之如子弟。时扬土大饥，此辈多为盗窃，攻剽富室，逖抚慰问之曰：“比复南塘一出不？”或为吏所绳，逖辄拥护救解之。

谈者以此少逖，然自若也。时帝方拓定江南，未遑北伐，逖进说曰：“晋室之乱，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。由籓王争权，自相诛灭，遂使戎狄乘隙，毒流中原。今遗黎既被残酷，人有奋击之志。大王诚能发威命将，使若逖等为之统主，则郡国豪杰必因风向赴，沈弱之士欣于来苏，庶几国耻可雪，愿大王图之。”

“帝乃以逖为奋威将军、豫州刺史，给千人禀，布三千匹，不给铠仗，使自招募。仍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，中流击楫而誓曰：“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，有如大江！”辞色壮烈，众皆慨叹。屯于江阴，起冶铸兵器，得二千余人而后进。”

初，北中郎将刘演距于石勒也，流人坞主张平、樊雅等在谯，演署平为豫州刺史，雅为谯郡太守。又有董瞻、于武、谢浮等十余部，众各数百，皆统属平。逖诱浮使取平，浮譟平与会，遂斩以献逖。帝嘉逖勋，使运粮给之，而道远不至，军中大饥。进据太丘。樊雅遣众夜袭逖，遂入垒，拔戟大呼，直趣逖幕，军士大乱。逖命左右距之，督护董昭与贼战，走之。逖率众追讨，而张平余众助雅攻逖。蓬陂坞主陈川，自号宁朔将军、陈留太守。逖遣使求救于川，川遣将李头率众援之，逖遂克谯城。

初，樊雅之据谯也，逖以力弱，求助于南中郎将王含，含遣桓宣领兵助逖。逖既克谯，宣等乃去。石季龙闻而引众围谯，含又遣宣救逖，季龙闻宣至而退。宣遂留，助逖讨诸屯坞未附者。

李头之讨樊雅也，力战有功。逖时获雅骏马，头甚欲之而不敢言，逖知其意，遂与之。头感逖恩遇，每叹曰：“若得此人为主，吾死无恨。”川闻而怒，遂杀头。头亲党冯宠率其属四百人归于逖，川益怒，遣将魏硕掠豫州诸郡，大获子女车马。逖遣将军卫策邀击于谷水，尽获所掠者，皆令归本，军无私焉。

川大惧，遂以众附石勒。逖率众伐川，石季龙领兵五万救川，逖设奇以击之，季龙大败，收兵掠豫州，徙陈川还襄国，留桃豹等守川故城，住西台。逖遣将韩潜等镇东台。同一大城，贼从南门出入放牧，逖军开东门，相守四旬。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状，使千余人运上台，又令数人担米，伪为疲极而息于道，贼果逐之，皆弃担而走。贼既获米，谓逖士众丰饱，而胡戎饥久，益惧，无复胆气。石勒将刘夜堂以驴千头运粮以馈桃豹，逖遣韩潜、冯铁等追击于汴水，尽获之。豹宵遁，退据东燕城，逖使潜进屯封丘以逼之。冯铁据二台，逖镇雍丘，数遣军要截石勒，勒屯戍渐蹙。候骑常获濮阳人，逖厚待遣归。咸感逖恩德，率乡里五百家降逖。勒又遣精骑万人距逖，复为逖所破，勒镇戍归附者甚多。时赵固、上官巳、李矩、郭默等各以诈力相攻击，逖遣使和解之，示以祸福，遂受逖节度。逖爱人下士，虽疏交贱隶，皆恩礼遇之，由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。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，皆听两属，时遣游军伪抄之，明其未附。诸坞主感戴，胡中有异谋，辄密以闻。前后克获，亦由此也。其有微功，赏不逾日。躬自俭约，劝督农桑，克己务施，不畜资产，子弟耕耘，负担樵薪，又收葬枯骨，为之祭醮，百姓感悦。尝置酒大会，耆老中坐流涕曰：“吾等老矣！更得父母，死将何恨！”乃歌曰：“幸哉遗黎免俘虏，三辰既朗遇慈父，玄酒忘劳甘瓠脯，何以咏恩歌且舞。”其得人心如此。故刘琨与亲故书，盛赞逖威德。诏进逖为镇西将军。

石勒不敢窥兵河南，使成皋县修逖母墓，因与逖书，求通使交市，逖不报书，而听互市，收利十倍，于是公私丰赡，士马日滋。方当推锋越河，扫清冀朔，会朝廷将遣戴若思为都督，逖以若思是吴人，虽有才望，无弘致远识，且已翦荆棘，收河南地，而若思雍容，一旦来统之，意甚快快。且闻王敦与刘隗

等构隙，虑有内难，大功不遂。感激发病，乃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。时中原士庶咸谓逖当进据武牢，而反置家险厄，或谏之，不纳。逖虽内怀忧愤，而图进取不辍，营缮武牢城，城北临黄河，西接成皋，四望甚远。逖恐南无坚垒，必为贼所袭，乃使从子汝南太守济率汝阳太守张敞、新蔡内史周闳率众筑垒。未成，而逖病甚。先是，华谭、庾阐问术人戴洋，洋曰：“祖豫州九月当死。”初有妖星见于豫州之分，历阳陈训又谓人曰：“今年西北大将当死。”逖亦见星，曰：“为我矣！方平河北，而天欲杀我，此乃不祐国也。”俄卒于雍丘，时年五十六。豫州士女若丧考妣，谯梁百姓为之立祠。册赠车骑将军。王敦久怀逆乱，畏逖不敢发，至是始得肆意焉。寻以逖弟约代领其众。约别有传。逖兄纳。

纳字士言，最有操行，能清言，文义可观。性至孝，少孤贫，常自炊爨以养母，平北将军王敦闻之，遗其二婢，辟为从事中郎。有戏之曰：“奴价倍婢。”纳曰：“百里奚何必轻于五羖皮邪！”转尚书三公郎，累迁太子中庶子。历官多所驳正，有补于时。

齐王冏建义，越王伦收冏弟北海王实及前前黄门郎弘农董祚弟艾，与冏俱起，皆将害之，纳上疏救焉，并见宥。后为中护军、太子詹事，封晋昌公。以洛下将乱，乃避地东南。元帝作相，引为军諮祭酒。纳好奕棋，王隐谓之曰：“禹惜寸阴，不闻数棋。”对曰：“我奕忘忧耳。”隐曰：“盖闻古人遭逢，则以功达其道，若其不遇，则以言达其道。古必有之，今亦宜然。当晋未有书，而天下大乱，旧事荡灭，君少长五都，游臣四方，华裔成败，皆当闻见，何不记述而有裁成？应仲远作《风俗通》，崔子真作《政论》蔡伯喈作《劝学篇》，史游作《急就章》，犹皆行于世，便成没而不朽。仆虽无才，非志不立，故疾

没世而无闻焉，所以自强不息也。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迹，俱取散悉，此可兼济，何必围棋然后忘忧也！”纳喟然叹曰：“非不悦子之道，力不足耳。”乃言之于帝曰：“自古小国犹有史官，况于大府，安可不置。”因举隐，称“清纯亮直，学思沈敏，五经、群史多所综悉，且好学不倦，从善如流。若使修著一代之典，褒贬与夺，诚一时之俊也。”帝以问记室参军钟雅，雅曰：“纳所举虽有史才，而今未能立也。”事遂停。然史官之立，自纳始也。

初，弟约与逖同母，偏相亲爱，纳与约异母，颇有不平，乃密以启帝，称：“约怀陵上之性，抑而使之可也。今显侍左右，假其权势，将为乱阶”。人谓纳与约异母，忌其宠贵，乃露其表以示约，约憎纳如仇，朝廷因此弃纳。纳既闲居，但清谈、披阅文史而已。及约为逆，朝野叹纳有鉴裁焉。温峤以纳州里父党，敬而拜之。峤既为时用，盛言纳有名理，除光禄大夫。

纳尝问梅陶曰：“君乡里立月旦评，何如？”陶曰：“善褒恶贬，则佳法也。”纳曰：“未益。”时王隐在坐，因曰：“《尚书》称‘三载考绩，三考黜陟幽明’，何得一月便行褒贬！”陶曰：“此官法也。月旦，私法也。”隐曰：“《易》称‘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’称家者岂不是官？必须积久，善恶乃著，公私何异！古人有言，贞良而亡，先人之殃；酷烈而存，先人之勋。累世乃著，岂但一月！若必月旦，则颜回食埃，不免贪污；盗跖引少，则为清廉。朝种暮获，善恶未定矣。”时梅陶及钟雅数说余事，纳辄困之，因曰：“君汝颖之士，利如锥；我幽冀之士，钝如槌。持我钝槌，捶君利锥，皆当摧矣。”陶、雅并称“有神锥，不可得槌”。纳曰：“假有神锥，必有神槌。”雅无以对。卒于家。

史臣曰：刘琨弱龄，本无异操，飞纓贾谧之馆，借箸马伦之幕，当于是日，实佻巧之徒欤！祖逖散谷周贫，闻鸡暗舞，思中原之燎火，幸天步之多艰，原其素怀，抑为贪乱者矣。及金行中毁，乾维失统，三后流亡，递萦居彘之祸，六戎横噬，交肆长蛇之毒，于是素丝改色，跣弛易情，各运奇才，并腾英气，遇时屯而感激，因世乱以驱驰，陈力危邦，犯疾风而表劲，励其贞操，契寒松而立节，咸能自致三铉，成名一时。古人有言曰：“世乱识忠良。”益斯之谓矣。天不祚晋，方启戎心，越石区区，独御鲸鲵之锐，推心异类，竟终幽圜，痛哉！士稚叶迹中兴，克复九州之半，而灾星告衅，笠鞞徒招，惜矣！

赞曰：越石才雄，临危效忠，枕戈长息，投袂徼功，崎岖汾晋，契阔獯戎。见欺段氏，于嗟道穷！祖生烈烈，夙怀奇节。扣楫中流，誓清凶孽。邻丑景附，遗萌载悦。天妖是征，国耻奚雪！

## 列传第三十三

邵续 李矩 段匹磾

魏浚（族子该 郭默）

邵续，字嗣祖，魏郡安阳人也。父乘，散骑侍郎。续朴素有志烈，博览经史，善谈理义，妙解天文。初为成都王颖参军，颖将讨长沙王乂，续谏曰：“续闻兄弟如左右手，今明公当天下之敌，而欲去一手乎？续窃惑之。”颖不纳。后为苟晞参军，除沁水令。

时天下渐乱，续去县还家，纠合亡命，得数百人。王浚假续绥集将军、乐陵太守，屯厌次，以续子乂为督护。续绥怀流散，多归附之。石勒既破浚，遣乂还招续，续以孤危无援，权附于勒，勒亦以乂为督护。既而段匹磾在蓟，遗书要续俱归元帝，续从之。其下谏曰：“今弃勒归匹磾，任子危矣。”续垂泣曰：“我出身为国，岂得顾子而为叛臣哉！”遂绝于勒，勒乃害乂。续惧勒攻，先求救于匹磾，匹磾遣弟文鸯救续。文鸯未至，勒已率八千骑围续。勒素畏鲜卑，又闻文鸯至，乃弃攻具东走。续与文鸯追勒至安陵，不及，虏勒所署官，并驱三千余家，又遣骑入抄勒北边，掠常山，亦二千家而还。

匹磾既杀刘琨，夷晋多怨叛，遂率其徒依续。勒南和令赵

领等率广川、渤海千余家背勒归续。而帝以续为平原乐安太守、右将军、冀州刺史，进平北将军、假节，封祝阿子。续遣兄子武邑内史存与文鸯率匹磾众就食平原，为石季龙所破。续先与曹嶷互相侵掠，嶷因存等败，乃破续屯田，又抄其户口，续首尾相救，疲于奔命。太兴初，续遣存及文鸯屯济南黄巾固，因以逼嶷，嶷惧，求和。俄而匹磾率众攻段末杯，石勒知续孤危，遣季龙乘虚围续。季龙骑至城下，掠其居人，续率众出救，季龙伏骑断其后，遂为季龙所得，使续降其城。续呼其兄子竺等曰：“吾志雪国难，以报所受，不幸至此。汝等努力自勉，便奉匹磾为主，勿有二心。”

时帝既闻续没，下诏曰：“邵续忠烈在公，义诚慷慨，绥集荒余，忧国亡身。功勋未遂，不幸陷没，朕用悼恨于怀。所统任重，宜时有代。其部曲文武，已共推其息缙为营主。续之忠诚，著于公私，今立其子，足以安众，一以续本位即授缙，使总率所统，效节国难，雪其家仇。”

季龙遣使送续于勒，勒使使徐光让之曰：“国家应符拨乱，八表宅心，遗晋怖威，远窜扬越。而续蚁封海阿，跋扈王命，以夷狄不足为君邪？何无上之甚也！国有常刑，于分甘乎？”续对曰：“晋末饥乱，奔控无所，保合乡宗，庶全老幼。属大王龙飞之始，委命纳质，精诚无感，不蒙慈恕。言归遗晋，仍荷宠授，誓尽忠节，实无二心。且受彼厚荣，而复二三其趣者，恐亦不容于明朝矣。周文生于东夷，大禹出于西羌，帝王之兴，盖惟天命所属，德之所招，当何常邪！伏惟大王圣武自天，道隆虞夏，凡在含生，孰不延首神化，耻隔皇风，而况囚乎！使囚去真即伪，不得早叩天门者，大王负囚，囚不负大王也。衅鼓之刑，囚之恆分，但恨天实为之，谓之何哉！”勒曰：“其言慨至，孤愧之多矣。夫忠于其君者，乃吾所求也。”命张宝

延之于馆，厚抚之，寻以为从事中郎。今自后诸克敌擒俊，皆送之，不得辄害，冀获如续之流。

初，季龙之攻续也，朝廷有王敦之逼，不遑救恤。续既为勒所执，身灌园鬻菜，以供衣食。勒屡遣察之，叹曰：“此真高人矣。不如是，安足贵乎！”嘉其清苦，数赐谷帛。每临朝嗟叹，以励群官。

续被获之后，存及竺、缉等与匹磾婴城距寇，而帝又假存扬武将军、武邑太守。勒屡遣季龙攻之，战守疲苦，不能自立。久之，匹磾及其弟文鸯与竺、缉等悉见获，惟存得溃围南奔，在道为贼所杀。续竟亦遇害。

李矩，字世回，平阳人也。童龀时，与群儿聚戏，便为其率，计画指授，有成人之量。及长，为吏，送故县令于长安，征西将军梁王彤以为牙门。伐氏齐万年有殊功，封东明亭侯。还为本郡督护。太守宋胄欲以所亲吴畿代之，矩谢病去。畿恐矩复还，阴使人刺矩，会有人救之，故得免。属刘元海攻平阳，百姓奔走，矩素为乡人所爱，乃推为坞主，东屯茌阳，后移新郑。

矩勇毅多权略，志在立功，东海王越以为汝阴太守。永嘉初，使矩与汝南太守袁孚率众修洛阳千金碣，以利运漕。及洛阳不守，太尉荀藩奔阳城，卫将军华荟奔成皋。时大饥，贼帅侯都等每略人而食之，藩、荟部曲多为所啖。矩讨都等灭之，乃营护藩、荟，各为立屋宇，输谷以给之。及藩承制，建行台，假矩茌阳太守。矩招怀离散，远近多附之。

石勒亲率大众袭矩，矩遣老弱入山，令所在散牛马，因设伏以待之。贼争取牛马。伏发，齐呼，声动山谷，遂大破之，斩获甚众，勒乃退。藩表元帝，加矩冠军将军，轺车幢盖，进封阳武县侯，领河东、平阳太守。时饥馑相仍，又多疫病，矩

垂心抚恤，百姓赖焉。会长安群盗东下，所在多虏掠，矩遣部将击破之，尽得贼所略妇女千余人。诸将以非矩所部。欲遂留之。矩曰：“俱是国家臣妾，焉有此彼此！”乃一时遣之。

时刘琨所假河内太守郭默为刘元海所逼，乞归于矩，矩将使其甥郭诵迎致之，而不敢进。会刘琨遣参军张肇，率鲜卑范胜等五百馀骑往长安，属默被围，道路不通，将还依邵续，行至矩营，矩谓肇曰：“默是刘公所授，公家之事，知无不为。

“屠各旧畏鲜卑，遂邀肇为声援，肇许之。贼望见鲜卑，不战而走。诵潜遣轻舟济河，使勇士夜袭怀城，掩贼留营，又大破之。默遂率其属归于矩。后刘聪遣从弟暢步骑三万讨矩，屯于韩王故垒，相去七里，遣使招矩。时暢卒至，矩未暇为备，遣使奉牛酒诈降于暢，潜匿精勇，见其老弱。暢不以为虞，大飧渠帅，人皆醉饱。矩谋夜袭之，兵士以贼众，皆有惧色。矩令郭诵祷郑子产祠曰：“君昔相郑，恶鸟不鸣。凶胡臭羯，何得过庭！”使巫扬言：“东里有教，当遣神兵相助。”将士闻之，皆踊跃争进。乃使诵及督选杨璋等选勇敢千人，夜掩暢营，获铠马甚多，斩首数千级，暢仅以身免。

先是，郭默闻矩被攻，遣弟芝率众援之。既而闻破暢，芝复驰来赴矩。矩乃与芝马五百匹，分军为三道，夜追贼，复大获而旋。

先是，聪使其将赵固镇洛阳，长史周振与固不协，密陈固罪。矩之破暢也，帐中得聪书，敕暢平矩讫，过洛阳，收固斩之，便以振代固。矩送以示固，固即斩振父子，遂率骑一千来降，矩还令守洛。后数月，聪遣其太子粲率刘雅生等步骑十万屯孟津北岸，分遣雅生攻赵固于洛。固奔阳城山，遣弟告急，矩遣郭诵屯洛口以救之。诵使将张皮简精卒千人夜渡河。粲候者告有兵至，粲恃其众，不以为虞。既而诵等奄至，十道俱攻，

粲众惊扰，一时奔溃，杀伤大半，因据其营，获其器械军资不可胜数。及旦，粲见皮等人少，更与雅生悉余众攻之，苦战二十余日不能下。矩进救之，使壮士三千泛舟迎皮。贼临河列阵，作长钩以钩船，连战数日不得渡。矩夜遣部将格增潜济入皮垒，与皮选精骑千余，而杀所获牛马，焚烧器械，夜穴围而出，奔武牢。聪追之，不及而退。聪因愤恚，发病而死。帝嘉其功，除矩都督河南三郡军事、安西将军、荥阳太守，封修武县侯。

及刘粲嗣位，昏虐日甚，其将靳准乃起兵杀粲，并其宗族，发聪冢，斩其尸，遣使归矩，称“刘元海屠各小丑，因大晋事故之际，作乱幽并，矫称天命，至令二帝幽没虏庭。辄率众扶侍梓宫，因请上闻”。矩驰表于帝，帝遣太常韩胤等奉迎梓宫，未至而准已为石勒、刘曜所没。矩以众少不足立功，每慷慨愤叹。及帝践阼，以为都督司州诸军事、司州刺史，改封平阳县侯，将军如故。时弘农太守尹安、振威将军宋始等四军并屯洛阳，各相疑阻，莫有固志。矩、默各遣千骑至洛以镇之。安等乃同谋告石勒，勒遣石生率骑五千至洛阳，矩、默军皆退还。俄而四将复背勒，遣使乞迎，默又遣步卒五百人入洛。石生以四将相谋，不能自安，乃虏宋始一军，渡河而南。百姓相率归矩，于是洛中遂空。矩乃表郭诵为扬武将军、阳翟令，阻水筑垒，且耕且守，为灭贼之计。属赵固死，石生遣骑袭诵，诵多计略，贼至，辄设伏破之，虏掠无所得。生怒，又自率四千余骑暴掠诸县，因攻诵垒，接战须臾，退军堙坂。诵率劲勇五百追及生于磐脂故亭，又大破之。矩以诵功多，表加赤幢曲盖，封吉阳亭侯。

郭默欲侵祖约，矩禁之不可，遂为约所破。石勒遣其养子匆袭默，默惧后患未已，将降于刘曜，遣参军郑雄诣矩谋之，矩距而不许。后勒遣其将石良率精兵五千袭矩，矩逆击不利。

郭诵弟元复为贼所执，贼遣元以书说矩曰：“去年东平曹嶷，西宾猗卢，矩如牛角，何不归命？”矩以示诵，诵曰：“昔王陵母在贼，犹不改意，弟当何论！”勒复遗诵麈尾马鞭，以示殷勤，诵不答。勒将石生屯洛阳，大掠河南，矩、默大饥，默因复说矩降曜。矩既为石良所破遂，从默计，遣使于曜。曜遣从弟岳军于河阴，欲与矩谋攻石生。勒遣将围岳，岳闭门不敢出。默后为石匆所败，自密南奔建康。矩闻之大怒，遣其将郭诵等赍书与默，又敕诵曰：“汝识唇亡之谈不？迎接郭默，皆由于卿，临难逃走，其必留之。”诵追及襄城，默自知负矩，弃妻子而遁。诵拥其余众而归，矩待其妻子如初。刘岳以外援不至，降于石季龙。

矩所统将士有阴欲归勒者，矩知之而不能讨，乃率众南走，将归朝廷，众皆道亡，惟郭诵及参军郭方，功曹张景，主簿苟远，将军騫韬、江霸、梁志、司马尚、季弘、李瑰、段秀等百余人弃家送矩。至于鲁阳县，矩坠马卒，葬襄阳之岷山。

段匹磾，东部鲜卑人也。种类劲健，世为大人。父务勿尘，遣军助东海王越征讨有功，王浚表为亲晋王，封辽西公，嫁女与务勿尘，以结邻援。怀帝即位，以务勿尘为大单于，匹磾为左贤王，率众助国征讨，假抚军大将军。务勿尘死，弟涉复辰以务勿尘子疾陆眷袭号。

刘曜逼洛阳，王浚遣督护王昌等率疾陆眷及弟文鸯、从弟末杯攻石勒于襄国。勒败还垒，末杯追入垒门，为勒所获。勒质末杯，遣使求和于疾陆眷，疾陆眷将许之，文鸯谏曰：“受命讨勒，宁以末杯一人，故纵成擒之寇？既失浚意，且有后忧，必不可许。”疾陆眷不听，以铠马二百五十匹、金银各一簏赠末杯。勒归之，又厚以金宝采绢报疾陆眷。疾陆眷令文鸯与石季龙同盟，约为兄弟，遂引骑还。昌等不能独守，亦还。

建武初，匹磾推刘琨为大都督，结盟讨勒，并檄涉复辰、疾陆眷、末杯等三面俱集襄国，琨、匹磾进屯固安，以候众军。勒惧，遣间使厚赂末杯。然末杯既思报其旧恩，且因匹磾在外，欲袭夺其国，乃间匹磾于涉复辰、疾陆眷曰：“以父兄而从子弟邪？虽一旦有功，匹磾独收之矣。”涉复辰等以为然，引军而还。匹磾亦止。会疾陆眷病死，匹磾自蓟奔丧，至于右北平。末杯宣言匹磾将篡，出军击败之。末杯遂害涉复辰及其子弟党与二百余人，自立为单于。

及王浚败，匹磾领幽州刺史，刘琨自并州依之，复与匹磾结盟，俱讨石勒。匹磾复为末杯所败，士众离散，惧琨图己，遂害之，于是晋人离散矣。匹磾不能自固，北依邵续，末杯又攻败之。匹磾被疮，谓续曰：“吾夷狄慕义，以至破家，君若不忘旧要，与吾进讨，君之惠也。”续曰：“赖公威德，续得效节。今公有难，岂敢不俱！遂并力追末杯，斩获略尽。又令文鸯北讨末杯弟于蓟城，及还，去城八十里，闻续已没，众惧而散，复为石季龙所遮，文鸯以其亲兵数百人力战破之，始得入城。季龙复抄城下，文鸯登城临见，欲出击之，匹磾不许。文鸯曰：“我以勇闻，故百姓杖我。见人被略而不救，非丈夫也。令众失望，谁复为我致死乎！”遂将壮士数十骑出战，杀胡甚多。遇马乏，伏不能起。季龙呼曰：“大兄与我俱是戎狄，久望共同。天不违愿，今日相见，何故复战？请释杖。”文鸯骂曰：“汝为寇虐，久应合死，吾兄不用吾计，故令汝得至此，吾宁死，不为汝擒。”遂下马苦战，槊折，执刀力战不已。季龙军四面解马罗披自鄣，前捉文鸯。文鸯战自辰至申，力极而后被执。城内大惧。

匹磾欲单骑归朝，续弟乐安内史洎协兵，不许，洎复欲执台使王英送于季龙，匹磾正色责之曰：“卿不能遵兄之志，逼

吾不得归朝，亦以甚矣，复欲执天子使者，我虽胡素，所未闻也。”因谓英曰：“匹磾世受重恩，不忘忠孝。今日事逼，欲归罪朝廷，而见逼迫，忠款不遂。若得假息，未死之日，心不忘本。”遂渡黄河南。匹磾著朝服，持节，宾从出见季龙曰：“我受国恩，志在灭汝。不幸吾国自乱，以至于此。既不能死，又不能为汝敬也。”勒及季龙素与匹磾结为兄弟，季龙起而拜之。匹磾到襄国，又不为勒礼，常著朝服，持晋节。经年，国中谋推匹磾为主，事露，被害。文鸯亦遇鸩而死，惟末波存焉。及死，弟牙立。牙死，其后从祖就陆眷之孙辽立。

自务勿尘已后，值晋丧乱，自称位号，据有辽西之地，而臣御晋人。其地西尽幽州，东界辽水。然所统胡晋可三万余家，控弦可四五万骑，而与石季龙递相侵掠，连兵不息，竟为季龙所破，徙其遗黎数万家于司雍之地。其子兰复聚兵，与季龙为患久之。及石氏之亡，末波之子勤鸠集胡羯得万余人，保枉人山，自称赵王，附于慕容俊。俄为冉闵所败，徙于绎幕，僭即尊号。俊遣慕容恪击之，勤惧而降。

魏浚，东郡东阿人也，寓居关中。初为雍州小吏，河间王颙败乱之际，以为武威将军。后为度支校尉，有干用。永嘉末，与流人数百家东保河阴之硖石。时京邑荒俭，浚劫掠得谷麦，献之怀帝，帝以为扬威将军、平阳太守，度支如故。以乱不之官。及洛阳陷，屯于洛北石梁坞，抚养遗众，渐修军器。其附贼者，皆先解喻，说大晋运数灵长，行已建立，归之者甚众。其有恃远不从命者，遣将讨之，服从而已，不加侵暴。于是远近感悦，襁负至者渐众。刘琨承制，假浚河南尹。时太尉荀藩建行台在密县，浚诣藩谘谋军事，藩甚悦，要李矩同会。矩将夜赴之，矩官属以浚不可信，不宜夜往。矩曰：“忠臣同心，将何疑乎！”及会，客主尽叹，浚因与矩相结而去。刘曜忌浚

得众，率众军围之。刘演、郭默遣军来救，曜分兵逆于河北，乃伏兵深隐处，以邀演、默军，大破之，尽虏演等骑。浚夜遁走，为曜所得，遂死之。追赠平西将军。族子该领其众。

该一名亥，本侨居京兆阴磐。河间王颙之伐赵王伦，以该为将兵都尉。及刘曜攻洛阳，随浚赴难，先领兵守金墉城，故得无他。曜引去，余众依之。

时杜预子尹为弘农太守，屯宜阳界一泉坞，数为诸贼所抄掠。尹要该共距之，该遣其将马瞻将三百人赴尹。瞻知其无备，夜袭尹杀之，迎该据坞。坞人震惧，并服从之。乃与李矩、郭默相结以距贼。荀藩即以该为武威将军，统城西雍凉人，使讨刘曜。元帝承制，加冠军将军、河东太守。督护河东、河南、平阳三郡。

曜尝攻李矩，该破之。及矩将迎郭默，该遣军助之，又与河南尹任愔相连结。后渐饥弊，曜寇日至，欲率众南徙，众不从，该遂单骑走至南阳。帝又以为前锋都督、平北将军、雍州刺史。马瞻率该余众降曜。曜征发既苦，瞻又骄虐，部曲遣使呼该，该密往赴之，其众杀瞻而纳该。该迁于新野，率众助周访讨平杜曾，诏以该为顺阳太守。

王敦之反也，梁州刺史甘卓不从，欲观该去就，试以敦旨动之。该曰：“我本去贼，惟忠于国。今王公举兵向天子，非吾所宜与也。”遂距而不应。及苏峻反，率众救台，军次石头，受陶侃节度。峻未平，该病笃还屯，卒于道，葬于武陵。从子雄统其众。

郭默，河内怀人。少微贱，以壮勇事太守裴整，为督将。永嘉之乱，默率遗众自为坞主，以渔舟抄东归行旅，积年遂致巨富，流人依附者渐众。抚循将士，甚得其欢心。默妇兄同郡陆嘉取官米数石饷妹，默以为违制，将杀嘉，嘉惧，奔石勒。

默乃自射杀妇，以明无私。遣使谒刘琨，琨加默河内太守。刘元海遣从子曜讨默，曜列三屯围之，欲使饿死。默送妻子为质，并请余焉，余毕，设守。曜怒，沈默妻子于河而攻之。默遣弟芝求救于刘琨，琨知默狡猾，留之而缓其救。默更遣人告急。会芝出城浴马，使强与俱归。默乃遣芝质于石勒，勒以默多诈，封默书与刘曜。默使人伺得勒书，便突围投李矩。后与矩并力距刘、石，事见矩传。

太兴初，除颖川太守。默与石匆战败，矩转蹙弱，默深忧惧，解印授其参军殷峤，谓之曰：“李使君遇吾甚厚，今遂弃去，无颜谢之，三日可白吾去也。”乃奔阳翟。矩闻之，大怒，遣其将郭诵追默，至襄城，及之。默弃家人，单马驰去。默至京都，明帝授征虏将军。刘遐卒，以默为北中郎将、监淮北军事、假节。遐故部曲李龙等谋反，诏默与右卫将军赵胤讨平之。

朝廷将征苏峻，惧其为乱，召默拜后将军，领屯骑校尉。初战有功，及六军败绩，南奔。郗鉴议于曲阿北大业里作垒，以分贼势，使默守之。峻遣韩晃等攻默甚急，垒中颇乏水，默惧，分人马出外，乃潜从南门荡出，留人坚守。会峻死，围解，征为右军将军。

默乐为边将，不愿宿卫，及赴召，谓平南将军刘胤曰：“我能御胡而不见用。右军主禁兵，若疆场有虞，被使出征，方始配给，将卒无素，恩信不著，以此临敌，少有不败矣。时当为官择才，若人臣自择官，安得不乱乎”胤曰：“所论事虽然，非小人所及也。”当发，求资于胤。时胤被诏免官，不即归罪，方自申理，而骄侈更甚，远近怪之。

初，默之被征距苏峻也，下次寻阳，见胤，胤参佐张满等轻默，俛露视之，默常切齿。至是，胤腊日饷默酒一器，肫一头，默对信投之水中，忿愤益甚。又侨人盖肫先略取祖焕所杀

孔炜女为妻，炜家求之，张满等使还其家，肫不与，因与胤、满有隙。至是，肫谓默曰：“刘江州不受免，密有异图，与长史司马张满、荀楷等日夜计谋，反逆已形，惟忌郭侯一人，云当先除郭侯而后起事。祸将至矣，宜深备之。”默既怀恨，便率其徒候旦门开袭胤。胤将吏欲距默，默句之曰：“我被诏有所讨，动者诛及三族。”遂入至内寝。胤尚与妾卧，默牵下斩之。出取胤僚佐张满、荀楷等，诬以大逆。传胤首于京师，诈作诏书，宣视内外。掠胤女及诸妾，并金宝还船。初云下都，俄而还，停胤故府，招桓宣、王愨期。愨期惧逼，劝默为平南、江州，默从之。愨期因逃庐山，桓宣固守不应。

司徒王导惧不可制，乃大赦天下，枭胤首于大航，以默为西中郎将、豫州刺史。武昌太守邓岳驰白太尉陶侃，侃闻之，投袂起曰：“此必诈也。”即日率众讨默，上疏陈默罪恶。导闻之，乃收胤首，诏庾亮助侃讨默。默欲南据豫章，而侃已至城下筑土山以临之。诸军大集，围之数重。侃惜默骁勇，欲活之，遣郭诵见默，默许降，而默将张丑、宋侯等恐为侃所杀，故致进退，不时得出。攻之转急，宋侯遂缚默求降，即斩于军门，同党死者四十人，传首京师。

史臣曰：邵、李、魏、郭等诸将，契阔丧乱之辰，驱驰戎马之际，威怀足以容众，勇略足以制人，乃保据危城，折冲千里，招集义勇，抗御仇讎，虽艰阻备尝，皆乃心王室。而矩能以少击众，战胜获多，遂使玄明愤恚，世龙挫衄。惜其寡弱，功亏一篑。方之数子，其最优乎！默既拔迹危亡，参陪朝伍，忿因眦睚，祸及诛夷，非夫狂悖，岂宜至此！段匹磾本自遐方，而系心朝廷，始则尽忠国难，终乃抗节虏廷，自苏子卿以来，一人而已。越石之见诛段氏，实以威名；匹磾之取戮世龙，亦由众望：祸福之应，何其速哉！《诗》云：“无言不酬，无德

不报”，此之谓也。

赞曰：邵李诸将，实惟忠壮。蒙犯艰危，驱驰亭鄣。力小任重，功亏身丧。匹磾劲烈，陨身全节。默实凶残，自贻罪戾。

## 列传第三十四

### 武十三王 元四王 简文三子

武帝二十六男：杨元后生毗陵悼王轨、惠帝、秦献王柬。审美人生城阳怀王景、楚隐王玮、长沙厉王义。徐才人生城阳殇王宪。匱才人生东海冲王祗。赵才人生始平哀王裕。赵美人生代哀王演。李夫人生淮南忠壮王允、吴孝王晏。庄保林生新都怀王该。陈美人生清河康王暹。诸姬生汝阴哀王谟。程才人生成都王颖。王才人生孝怀帝。杨悼后生渤海殇王恢。余八子不显母氏，并早夭，又无封国及追谥，今并略之。其玮、义、颖自有传。

毗陵悼王轨，字正则，初拜骑都尉，年二岁而夭。太康十年，追加封谥，以楚王玮子义嗣。

秦献王柬，字弘度，沈敏有识量。泰始六年，封汝南王。咸宁初，徙封南阳王，拜左将军、领右军将军、散骑常侍。武帝尝幸宣武场，以三十六军兵簿令不料校之，东一省便撻脱谬，帝异之，于诸子中尤见宠爱。以左将军居齐献王故府，甚贵宠，为天下所瞩目。性仁讷，无机辩之誉。太康十年，徙封于秦，邑八万户。于时诸王封中土者皆五万户，以柬与太子同产，故特加之。转镇西将军、西戎校尉、假节，与楚、淮南王俱之国。

及惠帝即位，来朝，拜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、录尚书事，进位大将军。时杨骏伏诛，柬既痛舅氏覆灭，甚有

忧危之虑，屡述武帝旨，请还籓，而汝南王亮留柬辅政。及亮与楚王玮被诛，时人谓柬有先识。

元康元年薨，时年三十，朝野痛惜之。葬礼如齐献文王攸故事，庙设轩悬之乐。无子，以淮南王允子郁为嗣，与允俱被害。永宁二年，追谥曰悼。又以吴王晏子鄴嗣。怀帝崩，鄴入篡帝位，国绝。

城阳怀王景，字景度，出继叔父城阳哀王兆后。泰始五年受封，六年薨。

东海冲王祗，字敬度，泰始九年五月受封。殇王薨，复以祗继兆，其年薨，时年三岁。

始平哀王裕，字濬度，咸宁三年受封，其年薨，年七岁。无子，以淮南王允子迪为嗣。太康十年，改封汉王，为赵王伦所害。

淮南忠壮王允，字钦度，咸宁三年，封濮阳王，拜越骑校尉。太康十年，徙封淮南，仍之国，都督扬江二州诸军事、镇东大将军、假节。元康九年入朝。

初，愍怀之废，议者将立允为太弟。会赵王伦废贾后，诏遂以允为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，都督如故，领中护军。允性沈毅，宿卫将士皆敬服之。

伦既有篡逆志，允阴知之，称疾不朝，密养死士，潜谋诛伦。伦甚惮之，转为太尉，外示优崇，实夺其兵也。允称疾不拜。伦遣御史逼允，收官属以下，劾以太逆。允恚，视诏，乃孙秀手书也。大怒，便收御史，将斩之，御史走而获免，斩其令史二人。厉色谓左右曰：“赵王欲破我家！”遂率国兵及帐下七百人直出，大呼曰：“赵王反，我将攻之，佐淮南王者左袒。”于是归之者甚众。允将赴宫，尚书左丞舆闭东掖门，允不得入，遂围相府。允所将兵，皆淮南奇才剑客也。与战，频

败之，伦兵死者千余人。太子左率陈徽勒东宫兵鼓噪于内以应，允结陈于承华门前，弓弩齐发，射伦，飞矢雨下。主书司马畦秘以身蔽伦，箭中其背而死。伦官属皆隐树而立，每树辄中数百箭，自辰至未。徽兄淮时为中书令，遣麾骑虞以解斗。伦子虔为侍中，在门下省，密要壮士，约以富贵。于是遣司马督护伏胤领骑四百从宫中出，举空版，诈言有诏助淮南王允。允不之觉，开陈纳之，下车受诏，为胤所害，时年二十九。初，伦兵败，皆相传：“已擒伦矣。”百姓大悦。既而闻允死，莫不叹息。允三子皆被害，坐允夷灭者数千人。

及伦诛，齐王冏上表理允曰：“故淮南王允忠孝笃诚，忧国忘身，讨乱奋发，几于克捷。遭天凶运，奄至陨没，逆党进恶，并害三子，冤魂酷毒，莫不悲酸。洎兴义兵，淮南国人自相率领，众过万人，人怀慷慨，愍国统灭绝，发言流涕。臣辄以息超继允后，以尉存亡。”有诏改葬，赐以殊礼，追赠司徒。冏败，超被幽金墉城。后更以吴王晏子祥为嗣，拜散骑常侍洛京倾覆，为刘聪所害。

代哀王演，字宏度，太康十年受封。少有废疾，不之国，演常止于宫中。薨，无子，以成都王颖子廓为嗣，改封中都王，后与颖俱死。

新都王该，字玄度，咸宁三年受封，太康四年薨，时年十二。无子，国除。

清河康王遐，字深度，美容仪，有精彩，武帝爱之。既受封，出继叔父城阳哀王兆。太康十年，封渤海郡，历右将军、散骑常侍、前将军。元康初，进抚军将军，加侍中，遐长而懦弱，无所是非。性好内，不能接士大夫。及楚王玮之举兵也，使遐收卫瓘，而瓘故吏荣晦遂尽杀瓘子孙，遐不能禁，为世所尤。永康元年薨，时年二十八。四子：覃、籥、铨、端。覃嗣

立。

及冲太孙薨，齐王冏表曰：“东宫旷然，冢嗣莫继。天下大业，帝王神器，必建储副，以固洪基。今者后宫未有孕育，不可庶幸将来而虚天绪，非祖宗之遗志，社稷之长计也。礼，兄弟之子犹子，故汉成无嗣，继由定陶；孝和之绝，安以绍兴。此先王之令典，往代之成式也。清河王覃神姿岐嶷，慧智早成，康王正妃周氏所生，先帝众孙之中，于今为嫡。昔薄姬贤明，文则承位。覃外祖恢世载名德，覃宜奉宗庙之重，统无穷之祚，以宁四海颙颙之望。覃兄弟虽并出绍，可简令淑还为国胤，不替其嗣。辄咨大将军颖及群公卿士，咸同大愿。请具礼仪，择日迎拜。”遂立覃为皇太子。既而河间王颙协迁大驾，表成都王颖为皇太弟，废覃复为清河王。初，覃为清河世子，所佩金铃欵生隐起如麻粟，祖母陈太妃以为不祥，毁而卖之。占者以金是晋行大兴之祥，覃为皇胤，是其瑞也。毁而卖之，象覃见废不终之验也。永嘉初，前北军中候任城吕雍、度支校尉陈颜等谋立覃为太子，事觉，幽于金墉城。未几，被害，时年十四，葬以庶人礼。

籥初封新蔡王，覃薨，还封清河王。

铨初封上庸王，怀帝即位，更封豫章王。二年，立为皇太子。洛京倾覆，没于刘聪。

端初封广川王，铨之为皇太子也，转封豫章，礼秩如皇子，拜散骑常侍、平南将军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、假节。当之国，会洛阳陷没，端东奔苟晞于蒙。晞立为皇太子，七十日，为石勒所没。

汝阴哀王谏，字令度，太康七年薨，时年十一。无后，国除。

吴敬王晏，字平度，太康十年受封，食丹阳、吴兴并吴三

郡，历射声校尉、后军将军。与兄淮南王允共攻赵王伦，允败，收晏付廷尉，欲杀之。傅祗于朝堂正色而争，于是群官并谏，伦乃贬为宾徒县王。后徙封代王。伦诛，诏复晏本封，拜上军大将军、开府，加侍中。长沙王乂、成都王颖之相攻也，乂以晏为前锋都督，数交战。永嘉中，为太尉、太将军。晏为人恭愿，才不及中人，于武帝诸子中最劣。又少有风疾，视瞻不端，后转增剧，不堪朝覲。及洛京倾覆，晏亦遇害，时年三十一。愍帝即位，追赠太保。五子，长子不显名，与晏同没。余四子：祥、鄴、固、衍。祥嗣淮南王允。鄴即愍帝。固初封汉王，改封济南。衍初封新都王，改封济阴，为散骑常侍。皆没于贼。

渤海殇王恢，字思度，太康五年薨，时年二岁，追加封谥。

元帝六男：宫人荀氏生明帝及琅邪孝王哀。石婕妤生东海哀王冲。王才人生武陵威王晞。郑夫人生琅邪悼王焕及简文帝。

琅邪孝王哀字道成，母荀氏，以微贱入宫，元帝命虞妃养之。哀初继叔父长乐亭侯浑，后徙封宣城郡公，拜后将军。及帝为晋王，有司奏立太子，帝以哀有成人之量，过于明帝，从容谓王导曰：“立子以德不以年。”导曰：“世子、宣城俱有朗隽之目，固当以年。”于是太子位遂定。更封哀琅邪，嗣恭王后，改食会稽、宣城邑五万二千户，拜散骑常侍、使持节、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、车骑将军，征还京师。建武元年薨，年十八，赠车骑大将军，加侍中。及妃山氏薨，祔葬，穆帝更赠哀太保。子哀王安国立，未逾年薨。

东海哀王冲，字道让。元帝以东海王越世子毗没于石勒，不知存亡，乃以冲继毗后，称东海世子，以毗陵郡增本封邑万户，又改食下邳、兰陵，以越妃裴氏为太妃，拜长水校尉。高选僚佐，以沛国刘耽为司马，颍川庾怿为功曹，吴郡顾和为主簿。永昌初，迁中军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及东海太妃薨，因发

毗丧。冲即王位，以荥阳益东海国，转车骑将军，徙骠骑将军。咸康七年薨，年三十一，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无子。

成帝临崩，诏曰：“哀王无嗣，国统将绝，朕所哀怛。其以小晚生奕继哀王为东海王。”以道远，罢荥阳，更以临川郡益东海。及哀帝以琅邪王即尊位，徙奕为琅邪王，东海国阙，无嗣。奕后入篡大业，桓温废之，复为东海王，既而贬为海西公，东海国又阙嗣。隆安三年，安帝诏以会稽忠王次子彦璋为东海王，继哀王为曾孙，改食吴兴郡。为桓玄所害，国除。

武陵威王晞，字道叔，出继武陵王喆后，太兴元年受封。咸和初，拜散骑常侍。后以湘东增武陵国，除左将军，迁镇军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康帝即位，加侍中、特进。建元初，领秘书监。穆帝即位，转镇军大将军，迁太宰。太和初，加羽葆鼓吹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，剑履上殿。固让。

晞无学术而有武干，为桓温所忌。及简文帝即位，温乃表晞曰：“晞体自皇极，故宠灵光世，不能率由王度，修己慎行，而聚纳轻剽，苞藏亡命。又息综矜忍，虐加于人。袁真叛逆，事相连染。顷自猜惧，将成乱阶。请免晞官，以王归藩，免其世子综官，解子逢散骑常侍。”逢以梁王随晞，晞既见黜，送马八十五匹、三百人杖以归温。温又逼新蔡王晁使自诬与晞、综及著作郎殷涓、太宰长史庾倩、掾曹秀、舍人刘彊等谋逆，遂收付廷尉，请诛之。简文帝不许，温于是奏徙新安郡，家属悉从之，而族诛殷涓等，废晁徙冲阳郡。

太元六年，晞卒于新安，时年六十六。孝武帝三日临于西堂，诏曰：“感惟摧恻，便奉迎灵柩，并改移妃应氏及故世子梁王诸丧，家属悉还。”复下诏曰：“故前武陵王体自皇极，克己思愆。仰惟先朝仁宥之旨，岂可情礼靡寄！其追封新宁郡

王，邑千户。”晞三子：综、逢、遵。以遵嗣。追赠综给事中，逢散骑郎。十二年，追复晞武陵国，综、逢各复先官，逢还继梁国。

梁王逢，字贤明，出继梁王翹，官至永安太仆，与父晞俱废。薨，子和嗣。太元中复国。薨，子珍之嗣。桓玄篡位，国人孔朴奉珍之奔于寿阳。桓玄败，珍之归朝廷。太将军武陵王令曰：“梁王珍之理悟贞立，蒙险违难，抚义怀顺，载奔阙庭。值寿阳扰乱，在危克固，且可通直散骑郎。”累迁游击将军、左卫、太常。刘裕伐姚泓，请为谏议参军。裕将弱王室，诬其罪害之。

忠敬王遵，字茂远。初袭封新宁，时年十二，受拜流涕，哀感左右。右将军桓伊尝诣遵，遵曰：“门何为通桓氏？”左右曰：“伊与桓温疏宗，相见无嫌。”遵曰：“我闻人姓木边，便欲杀之，况诸桓乎！”由是少称聪慧。及晞追复封武陵王，以遵嗣，历位散骑常侍、秘书监、太常、中领军。桓玄用事，拜金紫光禄大夫。玄篡，贬为彭泽侯，遣之国。行次石头，夜涛水入淮，船破，未得发。会义旗兴，复还国第。朝廷称受密诏，使遵总摄万机，加侍中、大将军，移入东宫，内外毕敬。迁转百官，称制书；又教称令书。安帝反正，更拜太保，加班剑二十人。义熙四年薨，时年三十五，诏赐东园温明神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，钱百万，布千匹，策赠太傅，葬加殊礼。子定王季度立，拜散骑侍郎。薨，子球之立。宋兴，国除。

琅邪悼王焕，字耀祖。母有宠，元帝特所钟爱。初继帝弟长乐亭侯浑，后封显义亭侯。尚书令刁协奏：“昔魏临淄侯以邢颙为家丞，刘楨为庶子。今侯幼弱，宜选明德。”帝令曰：“临淄万户封，又植少有美才，能同游田苏者。今晚生蒙弱，何论于此！间封此兒，不以宠稚子也。亡弟当应继嗣，不获已

耳。家丞、庶子，足以摄祠祭而已，岂宜屈贤才以受无用乎！“及焕疾笃，帝为之撤膳，乃下诏封为琅邪王，嗣恭王后，俄而薨，年二岁。

帝悼念无已，将葬，以焕既封列国，加以成人之礼，诏立凶门柏历，备吉凶仪服，营起陵园，功役甚众。琅邪国右常侍会稽孙霄上疏谏曰：

臣闻法度典制，先王所重，吉凶之礼，事贵不过。是以世丰不使奢放，凶荒必务约杀。朝聘嘉会，足以展庠序之仪；殡葬送终，务以称哀荣之情。上无奢泰之谬，下无匱竭之困。故华元厚葬，君子谓之不臣；嬴博至俭，仲尼称其合。礼明伤财害时，古人之所讥；节省简约，圣贤之所嘉也。语曰，上之化下，如风靡草。京邑翼翼，四方所则，明教化法制，不可不慎也。陛下龙飞践阼，兴微济弊，圣怀劳谦，务从简俭，宪章旧制，犹欲节省，礼典所无，而反尚饰，此臣愚情窃所不安也。棺槨舆服旒之属，礼典旧制，不可废阙。凶门柏历，礼典所无，天晴可不用，遇雨则无益，此至宜节省者也。若琅邪一国一时所用，不为大费，臣在机近，义所不言。今天台所居，王公百僚聚在都辇，凡有丧事，皆当供给材木百数、竹薄千计，凶门两表，衣以细竹及材，价直既贵，又非表凶哀之宜，如此过饰，宜从粗简。

又案《礼记》国君之葬，棺槨之间容祝，大夫容壶，士容甒。以甒为差，则祝财大于壶明矣，槨周于棺，槨不甚大也。语曰，葬者藏也，藏欲其深而固也。槨大则难为坚固，无益于送终，而有损于财力。凶荒杀礼，经国常典，既减杀而犹过旧，此为国之所厚惜也。又礼，将葬，迁柩于庙祖而行，及墓即窆，葬之日即反哭而虞。如此，则柩不宿于墓上也。圣人非不哀亲之在土而无情于丘墓，盖以墓非安神之所，故修虞于殡宫。始

则营草宫于山陵，迁神枢于墓侧，又非典也。非礼之事，不可以训万国。

臣至愚至贱，忽求革前之非，可谓狂瞽不知忌讳。然今天下至弊，自古所希，宗庙社稷，远托江表半州之地，凋残以甚。加之荒旱，百姓困瘁，非但不足，死亡是惧。此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愍，可忧之至重也。正是匡矫末俗，改张易调之时，而犹当竭已罢之人，营无益之事，殫已困之财，修无用之费，此固臣之所不敢安也。今琅邪之于天下，国之最大，若割损非礼之事，务遵古典，上以彰圣朝简易之至化，下以表万世无穷之规则，此刍蕘之言有补万一，尘露之微有增山海。

表寝不报。

永昌元年，立焕母弟昱为琅邪王，即简文帝也。咸和二年，徙封会稽，以康帝为琅邪王。康帝即位，哀帝为琅邪王。哀帝即位，废帝为琅邪王。废帝即位，又以简文帝摄行琅邪王国祀。简文登阼，国遂无嗣。帝临崩，封少子道子为琅邪王。太元十七年，道子为会稽王，更以恭帝为琅邪王。恭帝即位，于是琅邪国除。

简文帝七子：王皇后生会稽思世子道生、皇子俞生。胡淑仪生临川献王郁、皇子殊生。王淑仪生皇子天流。李夫人生孝武帝、会稽文孝王道子。俞生、殊生、天流并早夭，今并略之。

会稽思世子道生，字延长。帝为会稽王，立道生为世子，拜散骑侍郎、给事中。性疏躁，不修行业，多失礼度，竟以幽废而卒，时年二十四，无后。及孝武帝即位，尝昼日见道生及临川献王郁，郁曰：“大郎饥乏辛苦。”言竟不见。帝伤感，因以西阳王录玄孙珣之为后。珣之历吴兴太守。刘裕之伐关中，以为谘议参军。时帝道方谢，珣之为宗室之美，与梁王珍之俱被害。

临川献王郁，字深仁，幼而敏慧。道生初以无礼失旨，郁数劝以敬慎之道。道生不纳，郁为之流涕，简文帝深器异之。年十七而薨。久之，追谥献世子。宁康初，赠左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追封郡王，以武陵威王曾孙宝为嗣，追尊其母胡淑仪为临川太妃。

宝字弘文，历秘书监、太常、左将军、散骑常侍、护军将军。宋兴，以为金紫光禄大夫，降为西丰侯，食邑千户。

会稽文孝王道子，字道子。出后琅邪孝王，少以清澹为谢安所称。年十岁，封琅邪王，食邑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一户，摄会稽国五万九千一百四十户。太元初，拜散骑常侍、中军将军，进骠骑将军。后公卿奏：“道子亲贤莫二，宜正位司徒。”固让不拜。使隶尚书六条事，寻加开府，领司徒。及谢安薨，诏曰：“新丧哲辅，华戎未一，自非明贤懋德，莫能绥御内外。司徒、琅邪王道子体道自然，神识颖远，实当旦奭之重，宜总二南之任，可领扬州刺史、录尚书、假节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。卫府文武，一以配骠骑府。”让不受。数年，领徐州刺史、太子太傅。公卿又奏：“宜进位丞相、扬州牧、假黄钺，羽葆鼓吹。”并让不受。

于时孝武帝不亲万机，但与道子酣歌为务，妯姆尼僧，尤为亲暱，并窃弄其权。凡所幸接，皆出自小竖。郡守长吏，多为道子所树立。既为扬州总录，势倾天下，由是朝野奔凑。中书令王国宝性卑佞，特为道子所宠昵。官以贿迁，政刑谬乱。又崇信浮屠之学，用度奢侈，下不堪命。太元以后，为长夜之宴，蓬首昏目，政事多阙。桓玄尝候道子，正遇其醉，宾客满坐，道子张目谓人曰：“桓温晚途欲作贼，云何？”玄伏地流汗不得起。长史谢重举板答曰：“故宣武公黜昏登圣，功超伊霍，纷纭之议，宜裁之听览。”道子颌曰：“依知依知。”因

举酒属玄，玄乃得起。由是玄益不自安，切齿于道子。

于时朝政既紊，左卫领营将军会稽许荣上疏曰：“今台府局吏、直卫武官及仆隶婢兒取母之姓者，本臧获之徒，无乡邑品第，皆得命议，用为郡守县令，并带职在内，委事于小吏手中；僧尼乳母，竞进亲党，又受货赂，辄临官领众。无卫霍之才，而比方古人，为患一也。臣闻佛者清远玄虚之神，以五诫为教，绝酒不淫。而今之奉者，秽慢阿尼，酒色是耽，其违二矣。夫致人于死，未必手刃害之。若政教不均，暴滥无罪，必夭天命，其违三矣。盗者未必躬窃人财，江乙母失布，罪由令尹。今禁令不明，劫盗公行，其违四矣。在上化下，必信为本。昔年下书，敕使尽规，而众议兼集，无所采用，其违五矣。尼僧成群，依傍法服。诫粗法，尚不能遵，况精妙乎！而流惑之徒，竞加敬事，又侵渔百姓，取财为惠，亦未合布施之道也。”又陈“太子宜出临东宫，克奖德业”。疏奏，并不省。中书郎范宁亦深陈得失，帝由是渐不平于道子，然外每优崇之。国宝即宁之甥，以谄事道子，宁奏请黜之。国宝惧，使陈郡袁悦之因尼妙音致书与太子母陈淑媛，说国宝忠谨，宜见亲信。帝因发怒，斩悦之。国宝甚惧，复潜宁于帝。帝不获已，流涕出宁为豫章太守。道子由是专恣。

嬖人赵牙出自优倡，茹千秋本钱塘捕贼吏，因赂谄进，道子以牙为魏郡太守，千秋骠骑谘议参军。牙为道子开东第，筑山穿池，列树竹木，功用钜万。道子使宫人为酒肆，沽卖于水侧，与亲昵乘船就之饮宴，以为笑乐。帝尝幸其宅，谓道子曰：“府内有山，因得游瞩，甚善也。然修饰太过，非示天下以俭。”道子无以对，唯唯而已，左右侍臣莫敢有言。帝还宫，道子谓牙曰：“上若知山是板筑所作，尔必死矣。”牙曰：“公在，牙何敢死！”营造弥甚。千秋卖官贩爵，聚资货累亿。

又道子既为皇太妃所爱，亲遇同家人之礼，遂恃宠乘酒，时失礼敬。帝益不能平，然以太妃之故，加崇礼秩。博平令吴兴闻人爽上疏曰：“骠骑谘议参军茹千秋协辅宰相，起自微贱，窃弄威权，衒卖天官。其子寿龄为乐安令，赃私狼藉，畏法奔逃，竟无罪罚，傲然还县。又尼媼属类，倾动乱时。谷贱人饥，流殍不绝，由百姓单贫，役调深刻。又振武将军庾恆鸣角京邑，主簿戴良夫苦谏被囚，殆至没命。而恆以醉酒见怒，良夫以执忠废弃。又权宠之臣，各开小府，施置吏佐，无益于官，有损于国。”疏奏，帝益不平，而逼于太妃，无所废黜，乃出王恭为兖州，殷仲堪为荆州，王珣为仆射，王雅为太子少傅，以张王室，而潜制道子也。道子复委任王绪，由是朋党竞扇，友爱道尽。太妃每和解之，而道子不能改。

中书郎徐邈以国之至亲，唯道子而已，宜在敦穆，从容言于帝曰：“昔汉文明主，犹悔淮南；世祖聪达，负愧齐王。兄弟之际，实宜深慎。”帝纳之，复委任道子如初。

时有人为《云中诗》以指斥朝廷曰：“相王沈醉，轻出教命。捕贼千秋，干豫朝政。王愷守常，国宝驰竞。荆州大度，散诞难名；盛德之流，法护、王宁；仲堪、仙民，特有言咏，东山安道，执操高抗，何不征之，以为朝匠？”荆州，谓王忱也；法护，即王珣；宁，即王恭；仙民，即徐邈字；安道，戴逵字也。

及恭帝为琅邪王，道子受封会稽国，并宣城为五万九千户。安帝践阼，有司奏：“道子宜进位太傅、扬州牧、中书监，假黄钺，备殊礼。”固辞不拜，又解徐州。诏内外众事，动静谘之。帝既冠，道子稽首归政，王国宝始总国权，势倾朝廷。王恭乃举兵讨之。道子惧，收国实付廷尉，并其徒弟琅邪内史绪悉斩之，以谢于恭，恭即罢兵。道子乞解中外都督、录尚书以

谢方岳，诏不许。

道子世子元显，时年十六，为侍中，心恶恭，请道子讨之。乃拜元显为征虜将军，其先卫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。属道子妃薨，帝下诏曰：“会稽王妃尊贤莫二，朕义同所亲。今葬加殊礼，一依琅邪穆太妃故事。元显夙令光懋，乃心所寄，诚孝性蒸蒸，至痛难夺，然不以家事辞王事，《阳秋》之明义；不以私限违公制，中代之变礼。故闵子腰经，山王逼屈。良以至戚由中，轨容著外，有礼无时，贤哲斯顺。须妃葬毕，可居职如故。”

于时王恭威振内外，道子甚惧，复引譙王尚之以为腹心。尚之说道子曰：“藩伯强盛，宰相权轻，宜密树置，以自藩卫。”道子深以为然，乃以其司马王愉为江州刺史以备恭，与尚之等日夜谋议，以伺四方之隙。王恭知之，复举兵，以讨尚之为名。荆州刺史殷仲堪、豫州刺史庾楷、广州刺史桓玄并应之。道子使人说楷曰：“本情相与，可谓断金。往年帐中之饮，结带之言，宁可忘邪！卿今弃旧交，结新援，忘王恭畴昔陵侮之耻乎，若乃欲委体而臣之。若恭得志，以卿为反覆之人，必不相信，何富贵可保，祸败亦旋及矣！”楷怒曰：“王恭昔赴山陵，相王忧惧无计，我知事急，即勒兵而至。去年之事，亦俟命而奋。我事相王，无相负者。既不能距恭，反杀国宝。自尔已来，谁复敢攘袂于君之事乎！庾楷实不能以百口助人屠灭，当与天下同举，诛鉏奸臣，何忧府不开，爵不至乎！”时楷已应恭檄，正征士马。信反，朝廷忧惧，于是内外戒严。元显攘袂慷慨谓道子曰：“去年不讨王恭，致有今役。今若复从其欲，则太宰之祸至矣。”道子曰：“饮醇酒，而委事于元显。元显虽年少，而聪明多涉，志气果锐，以安危为己任。尚之为之羽翼。时相傅会者，皆谓元显有明帝神武之风。于是以为征讨都督、假节，统前将军王珣、左将军谢琰及将军桓之才、毛泰、高素

等伐恭，灭之。

既而杨佺期、桓玄、殷仲堪等复至石头，元显于竹里驰还京师，遣丹阳尹王恺、鄱阳太守桓放之、新蔡内史何嗣、颍川太守温详、新安太守孙泰等，发京邑士庶数万人，据石头以距之。道子将出顿中堂，忽有惊马蹂藉军中，因而扰乱，赴江而死者甚众。仲堪既知王恭败死，狼狈西走，与桓玄屯于寻阳。朝廷严兵相距，内外骚然。诏元显甲杖百人入殿，寻加散骑常侍、中书令，又领中领军，持节、都督如故。

会道子有疾，加以昏醉，元显知朝望去之，谋夺其权，讽天子解道子扬州、司徒，而道子不之觉元显自以少年顿居权重，虑有讥议，于是以琅邪王领司徒，元显自为扬州刺史。既而道子酒醒，方知去职，于是大怒，而无如之何。庐江太守会稽张法顺以刀笔之才，为元显谋主，交结朋援，多树亲党，自桓谦以下，诸贵游皆敛衽请交。元显性苛刻，生杀自己，法顺屡谏，不纳。又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，号曰“乐属”，移置京师，以充兵役，东土嚣然，人不堪命，天下苦之矣。既而孙恩乘衅作乱，加道子黄钺，元显为中军以讨之。又加元显录尚书事。然道子更为长夜之饮，政无大小，一委元显。时谓道子为东录，元显为西录。西府车骑填凑，东第门下可设雀罗矣。元显无良师友，正言弗闻，谄誉日至，或以为一时英杰，或谓为风流名士，由是自谓无敌天下，故骄侈日增。帝又以元显有翼亮之功，加其所生母刘氏为会稽王夫人，金章紫绶。会洛阳覆没，道子以山陵幽辱，上疏送章绶，请归藩，不许。及太皇太后崩，诏道子乘舆入殿。元显因讽礼官下议，称己德隆望重，既录百揆，内外群僚皆应尽敬。于是公卿皆拜。于时军旅荐兴，国用虚竭，自司徒已下，日廩七升，而元显聚敛不已，富过帝室。及谢琰为孙恩所害，元显求领徐州刺史，加侍中、后将军、开府仪同

三司、都督十六州诸军事，封其子彦璋为东海王。寻以星变，元显解录，复加尚书令。

会孙恩至京口，元显栅断石头，率兵距战，频不利。道子无他谋略，唯日祷蒋侯庙为厌胜之术。既而孙恩遁于北海，桓玄复据上流，致笺于道子曰：“贼造近郊，以风不得进，以雨不致火，食尽故去耳，非力屈也。昔国宝卒后，王恭不乘此威入统朝政，足见其心非侮于明公也，而谓之非忠。今之贵要腹心，有时流清望者谁乎？岂可云无佳胜，直是不能信之耳。用理之人，然后可以信义相期；求利之徒，岂有所惜而更委信邪？尔来一朝一夕，遂成今日之祸矣。阿衡之重，言何容易，求福则立至，干忤或致祸。在朝君子，岂不有怀，但惧害及身耳。玄忝任在远，是以披写事实。”元显览而大惧。张法顺谓之曰：“桓玄承籍门资，素有豪气，既并殷、杨，专有荆楚。然桓氏世在西藩，人或为用，而第下之所控引，止三吴耳。孙恩为乱，东土涂地，编户饥馑，公私不赡，玄必乘此纵其奸凶，窃用忧之。”元显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法顺曰：“玄始据荆州，人情未辑，方就绥抚，未遑他计。及其如此，发兵诛之，使刘牢之为前锋，而第下以大军继进，桓玄之首必悬于麾下矣。”元显以为然，遣法顺至京口，谋于牢之，而牢之有疑色。法顺还，说元显曰：“观牢之颜色，必贰于我，未若召入杀之。不尔，败人大事。”元显不从。

道子寻拜侍中、太傅，置左右长史、司马、从事中郎四人，崇异之仪，备尽盛典。其骠骑将军僚佐文武，即配太傅府。加元显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、征讨大都督、十八州诸军事、仪同三司，加黄钺，班剑二十人，以伐桓玄，竟以牢之为前锋。法顺又言于元显曰：“自举大事，未有威断，桓谦兄弟每为上流耳目，斩之，以孤荆楚之望。且事之济不，继在前军，而牢

之反覆，万一有变，则祸败立至。可令牢之杀谦兄弟，以示不贰。若不受命，当逆为其所。”元显曰：“非牢之无以当桓玄。且始事而诛大将，人情必动，二三不可。”于时扬土饥虚，运漕不继，玄断江路，商旅遂绝。于是公私匮乏，士卒唯给糗橡。

大军将发，玄从兄骠骑长史石生驰使告玄。玄进次寻阳，传檄京师，罪状元显。俄而玄至西阳，帝戎服饯元显于西池，始登舟而玄至新亭。元显弃船退屯国子学堂。明日，列阵于宣阳门外，元显佐吏多散走。或言玄已至大桁，刘牢之遂降于玄。元显回入宣阳门，牢之参军张畅之率众逐之，众溃。元显奔入相府，唯张法顺随之。问计于道子，道子对之泣。玄遣太傅从事中郎毛泰收元显送于新亭，缚于舫前而数之。元显答曰：“为王诞、张法顺所误。”于是送付廷尉，并其六子皆害之。玄又奏：“道子酣纵不孝，当弃市。”诏徙安成郡，使御史杜竹林防卫，竟承玄旨鸩杀之，时年三十九。帝三日哭于西堂。

及玄败，大将军、武陵王遵承旨下令曰：“故太傅公阿衡二世，契阔皇家，亲贤之重，地无与二。骠骑大将军内总朝维，外宣威略，志荡世难，以宁国祚。天未静乱，祸酷备钟，悲动区宇，痛贯人鬼，感惟永往，心情崩陨。今皇祚反正，幽显式叙，宜崇明国体，以述旧典。便可追崇太傅为丞相，加殊礼，一依安平献王故事。追赠骠骑为太尉，加羽葆鼓吹。丞相墳塋翳然，飘薄非所，须南道清通，便奉迎神枢。太尉宜便迁改。可下太史祥吉日，定宅兆。”于是遣通直常侍司马珣之迎道子枢于安成。时寇贼未平，丧不时达。义熙元年，合葬于王妃陵。追谥元显曰忠。以临川王宝子修之为道子嗣，尊妃王氏为太妃。义熙中，有称元显子秀熙避难蛮中而至者，太妃请以为嗣，于是修之归于别第。刘裕意其诈而案验之，果散骑郎滕羨奴勺药也，竟坐弃市。太妃不悟，哭之甚恸。修之复为嗣。薨，谥悼

王，无子，国除。

史臣曰：泰始之受终也，乃宪章往昔，稽古前王，广誓山河，大开藩屏，文昭武穆，方驾于鲁、卫、应、韩；磐石犬牙，连衡于吴、楚、齐、代。然而作法于乱，付托非才，何曾叹经国之无谋，郭钦识危亡之有兆。及宫车晏驾，填土未干，国难荐臻，朝章弛废。重以八王继乱，九服沸腾，戎羯交驰，乘舆幽逼，瑶枝琼萼，锋镝而消亡；硃芾绿车，与波尘而殄瘁。遂使茫茫禹迹，咸窟穴于豺狼；喋喋周余，竟沈沦于涂炭。呜呼！运极数穷，一至于此！详观载籍，未或前闻。道子地则亲贤，任惟元辅，耽荒曲蘖，信惑谗谀。遂使尼媪窃朝权，奸邪制国命，始则彝伦攸斁，终则宗社沦亡。元显以童丕之年，受栋梁之寄，专制朝廷，陵蔑君亲，奋庸琐之常材，抗奸凶之臣寇，丧师殄国。不亦宜乎！斯则元显为安帝之孙强，道子实晋朝之宰嚭者也。列代之崇建维城，用藩王室；有晋之分封子弟，实树乱阶。《诗》云：“怀德惟宁，宗子维成。无俾城坏，无独期畏。”城既坏矣，畏也宜哉！典午之丧乱弘多，实此之由矣。

赞曰：帝子分封，嬰此鞠凶。札瘥继及，祸难仍钟。秦献聪悟，清河内顾。淮南忠勇，宣城识度。道子昏凶，遂倾国祚。